

陪读一家人

PEI DU YI JIA REN

孙英美◎著



钟书国际文化出版社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AN IMPRINT OF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LLC



作者简介

孙英美，籍贯山东日照，教育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就职于日照市文联，发表报告文学20多篇，从事社会活动、家庭教育研究及咨询。

QQ信箱：1812186062@qq.com



陪读一家人

PEI DU YI JIA REN

孙英美◎著

PEI DU YI JIA REN © 2013 by Sun Ying Mei . All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part of this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551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10017.

本书的所有版权受到保护，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方法抄袭本书任何部分，违者须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PEI DU YI JIA REN

陪读一家人

Author Sun Ying Mei

作 者 孙英美

Editor Liao Yan Li Jun

责任编辑 廖彦 李君

Art design Fa La Mei

美术设计 樊腊梅

Publisher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出版社 钟书国际文化出版社

Address 551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10017.

通讯地址 美国纽约第五大道551号，邮编10017

Acquisition Beijing Booklover media CO., LTD.

Address Dachen Road, Feng Tai Dist. Beijing, China.

策划组稿 钟书国际出版网

<http://www.bookloverpress.com>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6号大成时代中心2788室

邮 编 100141

电 话 010-88177119

电 邮 bookloverpress@sina.com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0mm×240mm 1/16 印张：23.12 字数：383千字

ISBN 978-1-6260-9033-0

Price \$18.00

目 录

第一章 陪读奏鸣曲

1. 陪读开始 / 2
2. 天时地利人缘 / 17
3. 高中军训 / 23
4. 406 室第一夜 / 36
5. 406 室的私话 / 44
6. 内务达标 / 51
7. 严格的军训标准 / 54
8. 开学 / 61
9. 对高中的感觉 / 64
10. 已不再陌生 / 70
11. 我想有个琴房 / 73
12. 被冠以“早恋的开始” / 77
13. 挖掘语言潜力 / 80

第二章 陪读进行中

1. 初中情结 / 88
2. 手架眼睛惹的祸 / 89

3. 未释的初中情结 / 97
4. 对琴房的等待 / 109
5. 生日鱼缸里的故事 / 114
6. 被忽视的萌芽 / 121
7. 没被警惕的萌芽 / 126
8. 叛逆与自我赞誉 / 129
9. 琴房欢喜 / 132
10. 搬来好邻居 / 137
11. 琴房忧 / 146
12. 好邻居聚餐 / 151
13. 带同学回家 / 153

第三章 青春的守候

1. 美丽的班主任 / 158
2. 穿回家的衣服 / 160
3. 青春向前 / 164
4. 家长会的发现…… / 166
5. 找不到答案的美 / 175
6. 父亲的强权失败 / 178
7. 母亲理念的坚持 / 187
8. 教育智慧 / 200
9. 概念的距离 / 203
10. 缓和的家庭关系 / 220
11. 陪读、赡养同步 / 228
12. 氛围里的学习 / 230
13. 第一学期总复习 / 236

第四章 蜕变的痛

1. 第二学期开始 / 240
2. 家庭教育的挖掘 / 243

3. 强化计划开始 / 246
4. 感冒的痛苦 / 248
5. 小事讲印象 / 250
6. 强化演习 / 254
7. 比赛与概念 / 258
8. 天大的误会 / 272
9. 青春不会迟到 / 277
10. 没有预料的烦恼 / 285
11. 青春的决堤 / 294
12. 学校高考氛围 / 301
13. 把感觉说出来 / 306

第五章 面对高考的心态

1. 高一的最后 / 314
2. 高一暑假 / 321
3. 高二分科 / 329
4. 高二开始 / 331
5. 家庭文化 / 334
6. 高二家长会 / 337
7. 乡间的家事 / 339
8. 决定体验高考 / 341
9. 陪读妈妈住院 / 343
10. 体验高考 / 346
11. 被发现的纸条 / 347
12. 说出来的秘密 / 351
13. 转业与安置 / 355
14. 进入高三 / 357
15. 高考临即 / 359

第一章

陪读奏鸣曲

1. 陪读开始

在一套三居室单元楼里，中学教师费红萍给参加中考的女儿王丽准备好了早饭，王丽一副信心十足、迎接挑战的神情走向餐桌，部队副团级干部王大纲一直关注着今天将要中考的女儿王丽的神态。

王丽用调皮的语气说：“爸妈，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

费红萍一副轻松的表情，用诧异的眼神看一眼王丽：“吃饭，去早一点，免得卡着点到考场，答卷的时候缓不过神来。”

王丽到饭桌前坐下说：“我知道。”

王大纲眼睛一直看着王丽：“吃饱了就行了，别吃得太多。”

费红萍俏皮地说：“在考场上饿了怎么办，吃饱。”

王丽放下筷子，“我吃饱了”，离开饭桌。

费红萍再次嘱咐：“三个志愿都填一中。”

王大纲说：“听你妈妈的。”

王丽说：“考一中没问题。”

费红萍：“好好考就行了，名次自然会有。”

王丽：“我走了。”一边说着一边转身离开。

日照一中迎来第82个中考，在考场上，王丽拿着志愿卡的一瞬，父亲严肃的表情和母亲期望的深情浮现在她的眼前（父亲：“还是一中教学质量好。”母亲：“就选择一中，还是一中好。”），她那颗叛逆的心还是软了，在志愿卡上匆匆涂抹上了日照一中，走出考场。

王丽和同学秦言走在一中的校园里，她看着教学楼微微地笑了，停止了脚步，她说：“这里是挺好的，教学楼是六角形的，听说可以防震。我要在这里完成我伟大的高中学业！我有一种特别想走近它的感觉，比如此时此刻，亲切！”

“你填了一中？”秦言立刻反问到。

“是呀！听我妈的话，我硬着头皮在志愿书上填上了一中！我妈说，上就上一中！”王丽说。

这时，张应手里拿一包冰走过来，王丽好不客气夺过那包冰说：“拿来！来！给我！”

张应拿着冰的手示意要往王丽身上抹去，“来！擦一把。”

王丽一边躲闪，一边在口袋里掏出纸巾给张应，“啊！啊！别！别！给！给！给！”

秦言又抢走了王丽手中的冰，“这冰很好。”取一块放嘴里。

“我志愿填了一中！勇敢地填了一中。”张应说。

“我也填的是一中！”秦言说。

“啊！怎么都是一中呀！”王丽立刻反问：“哎，不是不上一中吗？”

秦言和张应同时回答：“怕分数不够！”

“我妈说，要考就考最好的，甭怕考不上！勇敢地填上一中！现在早就为我读高中准备好了‘陪读！’”王丽说。

“王丽没问题，你闭着眼答也能考进去。”张应告诉王丽。

“恩！看吧！”王丽的语气带着一种自信。

“我妈也是这样说的，上就上一中。”秦言说。

“哎……都是听话的孩子呀！”众人笑……“怎么总是老让父母给铺路呀！走吧。”王丽突然阴阳怪气地说。

“走，我们去海边吧，考试结束了，放松了。”张应说。

王丽和秦言说：“好！”

她们来到海边，王丽说“哎呀！英语，我感觉……”

“王丽你的英语没问题，不用担心，依你的学习成绩，考一中没问题。这次考试出题确实挺难。”张应说。

“是挺难。”秦言也说。

王丽心情平静了许多，她说：“开始我真的拿不定注意，现在好了，我决定了，就一中了！这也是我妈的意思。怎么给我们出这么难的题！哎呀！考试都过去了，说说志愿吧，听说今年一中录取分很高，我怕……”

秦言说：“你这么大了，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了，不要老让父母给你铺路。”

王丽说：“我从小家教就很严，父母做的决定我没法反驳，父母让我报一中我也没办法啊！”

秦言说：“是你自己就想考一中吧。”

王丽说：“幸亏我们的老班尽职尽责，文言文讲得多，练得也多。英语我也还有点基础，不然的话，可就紧张了。”

张应反问道：“你？不可能！一中，你闭着眼答也能考进去。”

“老师说，不能以考进一中作为最高目标，还有分数的问题。”王丽说。

她们停下脚步，站在海边看着大海。

秦言喊：“那条轮船停下了！它不走了！坏了是不是？抛锚了！”

王丽告诉她：“等待靠港。”

秦言恍然大悟：“对呀！这是港口。”

王丽看着满满的海水，抒情地说：“啊，满潮啦！”

秦言问：“怎么看出来是满潮？”

王丽告诉她：“这是常识。看！第一，海水这么满；第二，货轮从四面聚拢靠港而来。看，又有好多条轮船驶过来，这是港口人的常识，我妈妈就在渔村长大的，在她的潜移默化中让我知道的，你也学着点。”

秦言嘲讽：“你懂吗？”

王丽大言不惭地说：“我知道很多，为此自豪。”

秦言说：“一知半解还差不多。”

王丽说：“海有很多的知识，海边的人肯定知道得多些，像海潮的规律，赶海诀窍等等。”

秦言说：“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明白过来了，是那么回事。”

她们三个走在沙滩上，海水满过脚面，秦言突然喊：“哎，一只螃蟹！”弯腰拿起来。

王丽纠错：“海里是没有螃蟹的！”

秦言说：“真的！你看！活的！”

王丽说：“那是什么蟹呢？它有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民间的、也是通俗的，什么蟑豆爬。”

秦言说：“也是荒唐的舆论。绰号还差不多。送你了。”

王丽说：“你要吧。”

秦言说：“看看樟豆爬，是像樟豆吗？樟豆什么样？”

王丽说：“就是那样。”又说：“这里我很长时间没来了，想起一首渔民儿子的散文诗，“也许有一天我会接过父亲的航巴，航行在蓝色海洋，耕耘在这片蓝色的土地，希望之田……”

秦言说：“那是你心情和原来的不一样了。在你中考结束的时候。”

王丽说：“过去对海潮的规律有点神秘。”

秦言说：“过去你是小孩。赶海的规律知道多少？”

王丽回答：“不着急，我慢慢教你们，在沙滩上挖纹蛤，教你们认迷。”

秦言问：“你能辨认出来？”

王丽回答：“那当然。”

秦言问：“什么样呀？”

王丽说：“就一个凹。”

秦言问：“什么凹呀？”

王丽指着一个凹说：“就这样的凹。”用手超出一个纹蛤。

秦言一看：“啊，就这样的？快找，真奇怪呀。”

王丽解释：“不奇怪。”

张应喊到：“我怎么找不着呀！没有呀！”

秦言也说：“就是，怎么没有呀？”

王丽告诉她们：“看见有个凹你就找，准没错。”

秦言蹲下挖出个纹蛤兴奋高呼：“我挖了一个，我会认迷了。”

张应说：“我怎么找不着呀！”

秦言有点兴奋地高喊：“我认得了！有很多。”

张应终于也挖出一个：“我也找着一个，我也认得了。”

王丽告诉她们：“我已经挖了六个了。”

秦言急着过来看：“在哪？”

王丽伸开手展示：“在这里，很漂亮的。”

张应也过来看：“真的很漂亮呀！”

王丽告诉她们：“不玩了吧，该回家了。”

秦言说：“走吧，走吧。”三个人朝岸边走着……

王丽说：“哎呀，终于考完了，放松了。这个假期没事了，可以玩啦。你们去找我玩吧。”

秦言和张应兴奋地抢着说：“我去。”

“一定来哦。”王丽说，目光里满载着向往。

秦言问：“王丽，这个假期你干什么？”

王丽用流利的英语回答：“等着上高中呗。”

秦言说：“哎哎……你们都去我家玩吧。”

王丽恶作剧地回答：“行，说不定哪天我们就去了，在家做饭等我们啊！呵呵……”

王丽回家，看见父亲王大纲和母亲费红萍正在和伯父王建军和伯母刘敏谈话，她赶紧打招呼：“伯父、伯母。”

伯母刘敏看着王丽问：“考得怎么样”

王丽回答：“还行。”

红萍观察着王丽的表情，没有问王丽。

刘敏说：“王丽没问题，能考第一名。”

王丽说：“哪能呀！”有一点谦虚的表情。

“现在优秀孩子多了。”红萍补充着说。

这时，王大纲把话题转上父亲，他说：“昨天我回老家了，父亲身体不错，八十多了，还算可以，咱是不是该考虑不让他在家住了，年纪大了。”

王建军问：“你说怎么办好？”

王大纲说：“让他在我们两家轮流住，不知道大姐什么意见，等和她商量商量。”

“就得让大姐知道，你们不让她养，她那个孝顺劲儿不和你们对命才怪，得征求大姐意见，父亲最听大姐的话，也最疼大姐，大姐的话就是好使。”费红萍听了他们的谈话，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敏一直听着他们说话，最后说：“行呀，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听大纲安排。红萍，我和你哥过来想和你说王充工作的事，你有机会的时候想着这个事，我和你哥也没能力安排他，就靠你和大纲了。”刘敏表达了来意。

“我也想把王充安排的理想一点，现在解决一个人就业可不容易。”红萍说。

“你还要想想办法。”大网站在哥嫂一边要求红萍帮忙。

“太难了，我尽量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红萍说。

“王丽中考结束了，没什么心事了，晚上去我家吃饭吧，我包饺子，大纲最爱吃水饺。”刘敏看一眼红萍的神态，觉得目的基本达成，起身准备离开。

“行。”大纲回得干脆，红萍对大纲的回答很不满意，但只好沉默。

“王丽再见，晚上去我家吃饭。”刘敏对王丽说着离开。

送走了王建军和刘敏，红萍问：“王丽考得怎么样？这么晚才回来？去哪里了？”

王丽回答：“我和秦言、张应一起去海边了。”

红萍说：“原以为你会先回家，再出去玩。”

王丽回答：“我又做错了，下次要先和恁说一声。”

红萍说：“那倒也不一定，根据情况而定，只要安全就可以了。考试怎么样？志愿填哪儿？”

王丽回答：“按照恁的意思填了一中，三个志愿都填了一中。秦言和张应她们都填了一中，很多人也填了一中，很多人怕考不上。”

“一中教学质量好些，知识相对规范和高端。”红萍说。

“妈！我想过了，都说一中好其实就是一概念。”王丽说。

“概念？你是说一中在社会上形成的东西？”费红萍问。

“是呀！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王丽说。

“孩子，你悟性特别高，只有在一中读过书的人才知道一中的优秀。”费红萍说。

“是你对一中的偏爱。”王丽说。

“我告诉你，这是历史，是学校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等你翻开校史就明白了。”费红萍这样告诉王丽。

“说这么深刻的话题干什么，怎么讲？什么校史？”王丽问。

“建校初期老师有从北大过来的，当时一中只是一所初中，可见起点是多高，老师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学校育人的质量，北大来的老师和地方师范毕业的老师是有区别的。”费红萍告诉王丽。

“是吗？为什么呀？”王丽兴奋起来。

“这是历史！以后你会明白的。”费红萍说。

“选择一中是对的，首先是办学时间长，也有一些经验性的东西，这也很重要！”王大纲说。

“等到了一中你就知道了，它会让你自觉地学习，英语老师也是不错的，我给你找了最好的英语老师指导你的英语。我再三考虑决定陪读，房子我已找好了，你去看看吗？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费红萍说。

王丽说：“行，既然你们已决定了，听你们的安排吧。”

“分数公布以后落实陪读的房子。”红萍说。

王大纲：“今天我回家，看父亲一个人在家真的不行，岁数大了，各方面都不行了，自理能力差了，我们不放心，要临着住了。”

红萍：“我是考虑，我给王丽陪读，怕照顾不过来父亲。”

王大纲没有回答红萍……

晚上在刘敏家聚餐，刘敏看着王丽说“王丽越长越漂亮了。”

王丽笑笑说：“漂亮什么，哪里漂亮呀。”

“看着自己的孩子哪里都好。”刘敏说。

“王丽你伯母多喜欢你。”红萍说。

“红萍你快和王丽坐下喝水，我一会就好，再过去坐着和你说话。王丽快坐下，让你伯伯给你削个苹果。”刘敏说。

“不用，我不吃。”王丽说。

“给王丽削个苹果。”建军说着起身。

“我不吃。”王丽说。

“不用给她削，她不吃。”王大纲看一眼王丽然后告诉建军不用削。

“嫂子，我和你两个人来包，还快些。”红萍走到厨房对刘敏说。

“很快，你过去坐着喝水吧。”刘敏告诉她。

“红萍，不用你，你快过来坐下喝水，我给你倒上了。”王建军也说。

“你们先坐着，孩子也都坐下，我和嫂子把饺子包完了再坐下，嫂子，面板在哪？”红萍说着去帮刘敏。

“我拿（把面板放灶台上），面板太重了你拿不动。”王建军说。红萍沉默，心里明白建军这是为儿子讨好的表现，没说什么。

“红萍，我擀皮你包。”刘敏用极其温和的语调。

“我来吧。”刘敏，“哎呀，不用。”红萍并不故作娇柔，拿起擀面杖。

擀好最后一张饺子皮的时候，红萍收拾面板，建军看见了赶紧过来帮忙：“来，我拿吧，你拿不动。”红萍观察建军的表现，并一直保持沉默，刘敏看见红萍话不多，故意说：“红萍，你累了吧？快坐下休息一会，王充快给你二娘倒上水。”

“二娘坐下喝水吧。”王充非常领悟母亲的意思，马上给红萍重新倒好了一杯水。

“好。”红萍只好坐下了。

建军去伙房帮刘敏上菜、上饭，红萍起身帮忙，“不用呀，让你包饺子，把你累着了。”建军赶紧说。

吃饭的时候，刘敏说“王丽越长越漂亮了，好好学习，以后肯定有出息，王充敬你二娘一杯，你工作的事就靠你二娘了。”

“二娘，我敬您这一杯。”王充接着母亲的话。

“不用客气，以前我也想到这事，现在正在考虑这事。”红萍说。

“你们好好陪读，父亲的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我们照顾，你们放心陪读就行了。”王建军说。

“王丽真是个好孩子，一定没错，一定会有出息，看出来，学习好的孩子就是不同于一般的孩子。”眼前的气氛冲散了刘敏暂时的私心杂念，她看着王丽笑笑。

“就你大娘会说话。”红萍看看王丽。

“是我大娘赞美的水平高。”王丽说。

“王丽是比较优秀，能够发现你大娘的优点。”红萍接王丽话一语双关。

“你听不出来？我大娘就是会说话，而且还很温柔。”王丽说。

“王丽学习优秀，说话也说到我心坎儿上去了，真是个好姑娘，王充就不如王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刘敏旨在提醒红萍尽快解决王充的工作问题。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怎么解决。”红萍听了刘敏的这番话，也只好这样答应了。

“王充以后得好好感谢你，养你的老。”王建军赶紧接话，王充低着头不说话。

“哼，不用了。养你们的老就行了。”红萍嘲讽的一笑。

“我哥不愿意，他害怕了，连话也不敢说了，不用害怕，你要养，我也不让呀。”王丽说。

“听王丽说话就是个好孩子，一定要好好培养呀。”刘敏说。

“大娘，就你赏识我。”王丽嘲讽。

“王丽真的不错，就连她爷爷那么重男轻女的人还那么喜欢王丽，好好学习，以后有大出息，给我们王家扬眉吐气。”王建军夸奖王丽。

“别说好听的安慰我了，你们以为我傻看出来呀，我爷爷才不稀罕我呢，他喜欢我哥哥。”王丽说了实话。

“其实全家人还是喜欢你，看重的是你的优秀和潜力。”王充说。

“算了吧，别说着让我高兴了。”王丽意识不到。

“让父亲在我们家多住些日子，你们家住楼房不方便，就住在我们这里。”刘敏为了达到让红萍给王充尽快安排工作目的，有意扯出公爹。

“我准备给王丽陪读，在学校附近租房。”红萍接着说。

“你们先培养孩子，老人我们照顾着，过来的话住在我们家。”刘敏接过红萍的话。

“王充的事让红萍想办法给办好。”王大纲高兴并且感激地说，红萍也只能默认了。

“父亲八十多了，身体还算可以，该考虑我们赡养的问题了，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家住怕是不行了。”王大纲把回家看到的现状再次告诉哥哥。

“你说怎么办好？”王建军听完了大纲的话问道。

“在我们两家轮流住，大姐如果愿意赡养的话，那就在我们三家轮流住，等和她商量商量。”王大纲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就得让大姐知道，你们不让他养，她那个孝顺劲的不和你们对命才怪，得征求大姐意见，父亲最听大姐的话，也最疼大姐，大姐的话就是好使。”费红萍不露声色地玩起小聪明，是减轻自己作为儿媳妇的负担。

“大姐也很孝顺。但不知父亲现在怎么想。”大纲说。

“父亲他有什么想法就说了，你们还不了解他。”费红萍一再否定任何理由排除大姐。

“行呀，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听大纲安排。”刘敏更狡猾，心里藏着自己的小九九。

红萍和大纲带着王丽回家，王大纲和红萍说：“父亲临着住，我们陪读照顾不过来父亲，让嫂子多照顾着父亲，父亲临到我们家的时候，就让他住在嫂子家住，我们安心给王丽陪读，今天哥和嫂子也提到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了我们陪读的困难。”

红萍：“那你就让她们多照顾着父亲，我们陪读，我怕照顾不过来父亲，让她们帮忙吧。”

大纲说：“她们的意思很明确，解决王充的就业问题。”

红萍：“想办法呗。陪读很重要，只要不耽误给王丽陪读，其他的都可以想办法解决。”

王大纲问：“让谁给解决呀？”

红萍说：“让大姐给想办法，市长那里的关系要大姐出面才行，不然不好使。”

王大纲没有说话，他在想着自己的逻辑，或有自己的目的……

红萍又说：“在高考的时候，英语这门课成绩很关键，从现在开始要给王丽安排高考英语学习计划，一中有一位英语老师，她对高考英语掌握得比较好，她的两个孩子高考英语都考得比较好，让她给王丽带带英语。”

王大纲：“行，你安排吧。”

王丽在一边听着父母对自己的学习计划，她是服从和默认的。

红萍说：“等公布分数以后再做决定。”

王大纲说：“好。”

王丽听着他们的决定，没有说话。

刘敏、建军送走红萍一家后，开始合计今晚达成的效果，刘敏说“在今晚这种气氛下，红萍不得不答应我们提出的请求，就是让她答应，只要是答应了，她就得办，不办不行，让大纲给她压力”刘敏诡秘地告诉建军。

“给她什么压力？”建军不明白地问。

“一步步来，明天你马上回家，让父亲说要决定到你们几家轮流住，再让大姐不接受，就说传统上姑娘没有养老的说法，给红萍陪读制造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把父亲接过来，让她红萍看着办吧，她是要脸面的人，一定会满足我们唯一的需求，解决王充的工作问题。她现在有这个能力。”刘敏这样告诉建军。

“行，我明天回去。”建军说。

“你要告诉父亲怎么说，大姐那边先要和她商量。”刘敏说。

“给大姐打个电话，把情况给她说说。”建军说。

“让她来，过来说，大姐会同意我们的想法。”刘敏告诉建军。

“没问题，只要是我们说了他们都会同意。”建军告诉刘敏。

“你问问大姐明天有没有时间呀，让她过来”刘敏告诉建军，建军拨通了大姐王珍的电话。

第二天，大姐王珍一大早就来到建军家，刘敏看见了。“大姐来了？这么早，几点钟开始走的？快坐下休息一下。”刘敏说。把王珍让进正面的沙发坐下。

“五点钟我就起床了，早晨风凉，太晚了热。”王珍这样说。又问“建军叫我来有什么事呀！”

“王充的工作还没落实好，我和建军急得要命，昨天晚上红萍来吃饭的时候答应了，让她姐姐做工作，想着让她快点办呀，这不是把你叫来和你商量，你们王家就王充这么一个男孩子，安排工作的高低直接影响你们王家将来门槛的高低”刘敏说。

王珍认真听刘敏说话，心里想着怎么开始和刘敏谈话，自己立意该放在哪合适。“红萍表态了？”她看着刘敏问。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答应了，好不容易才能让她答应，她还是有原则的，真不容易。”刘敏这样和王珍说。

“她姐夫能办？”王珍问。

“可能是她姐夫的关系，有一个同学在一个厅里是领导。”刘敏说。

“那样的话，安排个人就业没问题，让红萍给说说。”王珍说。

“关键是红萍她不给说，始终不松口。”刘敏说着，开始带着情绪。

“那还要从红萍那里走，想想怎么走，你没问问大纲他怎么说。”王珍这样告诉刘敏，显然是站在王充这边的。

“就是把你叫来商量，看看这事怎么办好。”刘敏告诉王珍。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王珍经求刘敏的意见。

“大纲昨天晚上说，觉得父亲年纪大了，应该考虑我们几家轮流赡养的问题，现在红萍给王丽陪读，照顾不过来父亲，但她又不会不参与赡养，在这关键的时候，你是闺女可以拒绝赡养，我们把父亲接到我们家，红萍她是要脸面的人，让她看王

充的事怎么办。”刘敏给王珍讲。

“行呀，反正她能办，就得让红萍给办，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王珍告诉刘敏。

“父亲那边，我也要告诉他，让他听我们安排，要多在我们这里住，让红萍和大纲觉得欠我们的情面，这样红萍才能肯解决王充的事。让建军回家告诉父亲。”刘敏说。

“提前跟父亲说好。”王珍也嘱咐建军。

接近中午的时候，建军把父亲接到家，王珍、建军、刘敏聚在一起商量王充的事，刘敏跟公爹讲了让红萍找关系为王充安排工作的问题，并提出要求公爹配合，公爹一听是给孙子找工作，笑呵呵地答应了，“我去找红萍，告诉她和大纲晚上在你们这里开会。”说着就离开。

红萍在教室刚刚结束讲课，瞥一眼窗外发现公爹王家塾站在外面等她，便走出教室。“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打个电话？给你钥匙，你回家吧。”红萍说。

“红萍，你打个电话叫你大姐过来，晚上在你大哥家开个会，我有个重要的事和你们商量。”公爹说完接过钥匙，准备离开。

“爸，我给你叫个出租车？”红萍问。“我自己出去找吧。”公爹回答。

“爸，我这就给大姐打电话，早点告诉她，让她准备。”红萍拿起电话……

红萍正在办公室批阅学生作业，大姐来了，她轻轻地叫一声“红萍。”红萍抬起头，

“大姐你来了？这么快？”“咱爹有什么事呀？接你电话就来了，父亲年龄大了，惦记着不放心……”大姐王珍说。

“不知道。坐吧。”红萍摇摇头自然而然地回答。

“你有事，我不在这啦。”大姐看看周围正在办公的老师们说。

“去我家吧，中午在那吃饭，王丽在家。”红萍告诉她。

“王丽在家学习？我去看看她，很长时间没见她了。”王珍说。

“在家练琴，你回去吧，你听听她琴弹得怎么样了，有没有长进。”红萍和王珍说。

“咱父亲在哪儿？”王珍问红萍。

“在我们家，你回家吧。”红萍告诉大姐王珍。

中午饭的时候，王大纲没有回来吃饭，公爹问红萍：“大纲怎么不回来吃饭。”他在胡思乱想，问个究竟。

“他有事不回来吃，我们吃。”红萍简短地告诉他。

“怎么不回来吃？”公爹看看红萍的眼神似乎，想从红萍这里了解儿子的社会活动和动向。

“有人请客。”王珍接过父亲的话茬儿告诉他，替红萍回答，以免红萍回答起来尴尬。

“单位里有事，到饭店去吃了。”公爹还是看着红萍等她回答，红萍只好把实情这样告诉他，也是对一位八十岁老人的一份尊重。

“啊，在外面吃了。”公爹明白了，他又说“红萍你告诉大纲晚上去你大哥家开会。”

“开什么会呀。”红萍稍作沉默，用一种不赞同还有点诋毁的语气。公爹沉默不理睬红萍的话。

“大姐，父亲有重大决定的时候总是安排在大哥家开会。”红萍对王珍说。

王珍想了想不说什么，她很明白父亲的一贯做法，只是笑笑而已。

下午王大纲回来，准备了去建军家带的东西，和红萍、王珍、父亲、王丽一起到了建军家。父亲开始说话：“我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了，不想自己做着吃了，你们几家临着吃、住，费用从我工资里出，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六百元生活费，让红萍管帐，看看这样行不行？我都算好了，每一家住四个月，春节在你大哥家住，五、六、七、八月在你大姐那住，九、十、十一、十二月在大纲那住，从现在开始。”

“大哥和大姐同意，我们没意见，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听恁的。”红萍告诉公爹。

“儿子养老是理所当然的，让闺女和儿子一样的赡养有点说不过去，以后再说吧，让我想一下。”王珍言语一反常态，不是她一贯的处事习惯。这让红萍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好沉默。

“那就在我和大哥两家住，一家住半年，大哥、大嫂你们有没有意见？”

大纲听大姐王珍一番话后做出决定。

“大纲呀，等王丽开学了，你和红萍去陪读，让父亲在我们家住。”刘敏寻找时机的时候到了。

“王丽上高中的时候，让父亲在我们这里住着就行了。”建军强调。

“你们住楼房不方便，父亲也不习惯。”刘敏说。

“那更好！我就专心去给王丽陪读。”红萍说。

大姐在思考着什么，犹豫不决的神情，此时的氛围是严肃的，王丽、王充也都不说话。

“赡养父亲是大姐、大哥和大纲你们三个的义务，大姐提出的问题没有道理，我不支持。所有赡养问题，三个人均等划分，如果觉得有困难可以让其他人帮忙，或采取其他方式。”红萍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态度。

“红萍呀，你尽管去陪读，父亲轮到你们家，你没有时间照顾他，让他到我们家，你尽管把王丽的高中陪读好，放心好了。”刘敏告诉红萍，红萍觉得刘敏很体贴、很善解人意，在自己的印象中又给加了一分，走出了给王充解决工作的一步。

第二天早晨红萍他们一家正在吃早饭，王充敲门进来。“二娘，接我爷爷到我家，你们住楼房不方便。”王充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现在不用，等王丽开学了再去。”红萍说。

“你们家住楼，我爷爷他住不习惯。”王充找出理由，很婉转、丝毫不露破绽。

“爸，王充来带你到他家，你愿意去吗？”红萍问。

“王充来叫我，那我就去吧。”王家塾似乎稍微想了想才做决定的。

“啊，愿意去就去吧。”红萍看看王家塾的表情笑着说。

“爷爷，我给您收拾东西。”王充起身，王珍过来帮忙，大网站在一边看他们收拾东西。“我送你们吧。”大纲对他们说。

“我也过去。”王珍说，不知是因为大纲说用车送的原因还是她本来就是要一起离开的。

王丽在书房打开电脑，“妈，时间到了，该公布出来了，开始看吧。”王丽问红萍。

“看吧，快看看你考多少。”红萍走过来。

“我是 570。”王丽告诉红萍。

“看最高分是多少？你这个分数是不是不好？”红萍对王丽说。

“最高分比我高十一分。”王丽说。

“高出那么多！”红萍惊讶。

“不就十分吗。”王丽说。

“十分还不多呀！你看看少十分你到什么名次上啦？”红萍问。

“远去了呀！第三十！”王丽回答。

“就是，这十分你就远去了吧！”红萍说，但马上又来一个转折“这也考得很好。”

“什么意思？”王丽反问。

“你说是什么意思？当然是成绩更好了，但那是有条件的，我不过分要求。”

红萍话语很平淡。

“哎？怎么不要求？”王丽受不了了。

“你的成绩不只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红萍说。

“我知道，别说了。”王丽说。

“陪读的事我决定了。”红萍再次推进。

“行呀。”王丽回答。

“红萍陪读太累了。”王大纲说。

“我有这个能力，完全有必要。我只有这一次教育子学习、生活女的机会”红萍告诉大纲。

“妈！从小学到初中您已经教了我那么多了，家庭不能代替学校。”王丽说。

“我不是代替学校，是母亲培养孩子的过程，很普通。”费红萍说。

“你受那份累干什么！”王大纲说。

“培养孩子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美好，是享受的过程。”费红萍回答。

“我的妈呀。”王丽当然无法理解母亲。

“你去看看那个房子。”红萍告诉王丽。

“行呀，那我只有听你们的了。”王丽。

2. 天时地利人缘

红萍走到母亲的院外，瞥一眼院内，看见大姐红娟和母亲正在说话，红萍走进来说：“妈，今天这么高兴，你大闺女来看你啦？”母亲看看红萍又看看红娟，露出满意的笑容，大姐红娟看着进来的红萍笑着问：“怎么没带王丽？”

红萍：“让她在家巩固英语，高中要重点抓一下英语学习，因为高考英语很重要，在大学里，英语也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将来的就业。”

母亲说：“中午让王丽过来吧。”

红萍：“等会再说，中午让她过来。我准备陪读，在学校门口找了房子，定了，等中考分数公布后带王丽去看房子，收拾房子。”

红娟：“你自己看着办。自己决定。准备给王丽找音乐辅导老师吗？在哪里找？有定向吗？”

红萍：“还没选好。准备在北京找。你给联系吧。”

红娟：“行，我回去联系好了再告诉你。”

红萍：“行。大姐，能不能给王充安排工作？单位好一点。”

红娟说得很直接：“找人就得打点。”

红萍回答得干脆：“我知道，王充父母说费用他们出。”

红娟还是没有把握地说：“不好办，不要答应这些事。”

红萍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大姐红娟：“我是考虑陪读的时候让他们多照顾照顾王丽的爷爷。”

红娟勉强答应：“我回去和你姐夫说说，让他想想办法。”

红萍说：“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来个电话。”

红萍和红娟到厨房做饭，红萍问：“中午吃什么？”

红萍的母亲说：“我都洗好了，你们炒出来行了，让王丽过来。”

红萍：“我来的时候告诉她了。”红萍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红萍接起电话说：“我

在你姥姥家，你过来吧，你大姨来了。”

王丽兴冲冲进来喊：“姥姥、大姨。”

姥姥问：“王丽快坐下吃块西瓜，外边热不热呀？”

王丽：“热。大姨什么时候来的？”

红娟：“上午，刚到。你妈妈很重视你的英语，关系到将来的就业”

姥姥：“王丽可不笨。”

王丽：“就我姥姥有一双慧眼，能识我。”

红萍笑：“王丽你姥姥是伯乐，你是千里马。”

姥姥：“王丽可是聪明着来，悟性特高。”

红萍：“恁问问她发现什么没有。”

王丽：“看到了生活中的真实。”

红萍：“听不懂。”

王丽：“我是说，你是教师，我是学生，姥姥是你们的妈妈等等，没有好和不好。”

红萍：“你想说什么？”

王丽：“我想说，不要强加于我什么。”

红娟：“你能做得好吗？怕你不行。”

王丽：“我为什么要做不好？”

红萍：“因为你没有经验。”

王丽不说话了……

红萍告诉大姐红娟：“我准备让一中的吴老师带王丽的高中英语，她的英语水平很高，她两个孩子都在国外。”

红娟：“行，你看着办。”

费红萍打开房门，王大纲、红娟、王丽走进一个平房小院，他们看着房子，王丽跟随他们走进房内，她看看：“哎呀！这么破的房子！快走！快走！我不在这里住！能不能再给找个好一点的房子？”

“这已经很不错了！这还是提前订下的呢，这边陪读的人很多。”费红萍赶紧纠正。

“行，订下吧。”红娟说。

“当然和我们家住的房子是没法比的，是军分区的房子，全市最好的房子，从施工到建设都是我把关。”王大纲说。

“好，好，好，你们安排！我听你们的。”王丽说。

“就这么定了，我们把它收拾一下，开学过来住。”红萍告诉王丽。

“好吧。那现在走可以吧。”王丽无可奈何地说。

“你别这个态度。”红萍说。

“大姨，我妈搞得太麻烦了，我都长大了。”王丽说。

红娟不发表意见，王丽看看大姨的表情也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红萍和红娟来到陪读的房子打扫卫生，很长时间没等来王大纲过来，红娟问红萍“大纲是不是不愿意陪读？”

“他愿意不愿意都一样，孩子都是我带大的，是我陪读。”红萍说。

“行呀！房子临时住住还可以。让大纲过来收拾房子，给他打电话。”红娟说。

红萍拿起电话，“王大纲，房子你收拾不收拾？我和大姐过来了，你要是不收拾，我们收拾……”红萍扣掉电话。

王大纲、王建军、刘敏、王充随即赶到，刘敏说：“很好，很好，不错、不错。比在学校的宿舍住好多了。”

“各有各的好，学校的宿舍里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东西，他们这个年龄是思维最敏锐的时候，宿舍的集体环境很不错，是一种不错的氛围，在这里也不错，能够交替学校和家庭的生活氛围，伙食比学校食堂好些，每天都能与家人见面，我能看见我闺女。”费红萍说。

“那不是很好吗，一举两得，晚上可以学习，不受学校宿舍人多杂乱的影响。”刘敏说。

“不是为了晚上开夜车加班学习，是为了让她更好的休息，才能更好地学习。晚上不能熬时间长了。”红萍说得刘敏没话说。

“红娟呀，晚上去我家吃饭吧。”刘敏说。

“不用。”红娟谢绝。

“王充的事就拜托你了，经费你不用担心，我都和红萍谈过了，准备办王充的事，我和你哥哥商量，让你带我们去亲自找找市长，不然的话，人家不能重视。”刘敏说。

红萍告诉她们：“再说吧，看情况怎么样再定。”

他们坐在平房小院里休息，建军说：“好好培养王丽，现在让她先在班里当班干部，锻炼锻炼，以后长大了到社会上有组织能力。”

大纲得意地听着建军说的话并回答“恩。”红萍听着他们的话不耐烦的沉默着。

刘敏说：“大纲、红萍呀，你们和大姐晚上带着王丽去我们那里吃饭吧，我都准备好了，王丽快要开学了，以后没有时间了。”

“好。”王大纲答应得很快。

建军说：“看，你们住这很不方便，等父亲轮到你们这里，就让他在我们那里吧，这三年就这样了，王丽读完高中再说。”

王大纲说：“王充，等上了班以后，会有很多小姑娘追。”

王充不好意思地笑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回答……

红萍一行把房子收拾好，上了锁，离开，等到王丽开学时，过来陪读居住……

晚上，在红萍家，王丽、费红萍、红娟三个在家说话，红萍告诉王丽：“今天我们把房子收拾好了，军训过后我们就过去住。”

王丽说：“行呀。”

红萍对王丽的语气和态度不满意：“不热情呀？”

王丽：“我怎么不热情啦？”

红娟开门见山的说：“王丽也在这，没当着王大纲的面，红萍你说吧，王充的事办还是不办？”

红萍沉默之后果断地回答：“还是给办吧。我们陪读的时候，王丽的爷爷还需要他们照顾。”

红娟说：“那我就找人办了。”

红萍说：“办吧。”

这时，王大纲回来了，他告诉红萍：“王充的事，你再嘱咐一下大姐，再和她说说。”

红萍告诉大纲说：“我跟大姐说过了，等会吃饭的时候，你再跟她说说。”

王丽、红萍、王大纲、红娟一起吃饭，王大纲说：“大姐，王充的事，是不是应该……”

红娟：“红萍也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打电话……办好了，过几天要过来看母亲，具体什么事情再和他谈。”

王大纲：“我告诉王充（电话）……”

王丽在一边听着、看着他们，不吭声。

红萍准备好了陪读的房子，然后又开始着手王丽的英语提升，她去见一中的吴老师，红萍走进一座单元楼，吴老师在家中约见了红萍……

红萍回家后告诉王丽：“王丽，给你找了一中英语老师吴老师，辅导你的英语。她答应了。”

王大纲说：“她能答应那还不错呢，一般她不会答应。”

红萍：“我直接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让她帮忙辅导王丽的英语，吴老师问王丽的英语基础，她说，‘王丽的英语你什么时候给她开始的？’我告诉她‘小学三年级开始。’吴老师说‘有点晚，不过多数孩子都是这时候开始的……我可以给你带着，但要靠高中这三年达到一个很优秀的效果，我不能保证，高考的英语那绝对需要硬的基础做支撑，……我告诉她王丽的英语从三年级开始，我一直给她读辅导班，基础还是可以……她强调我不想带高中学生，马上要高考，万一考不理想，我承担不起那份责任，其实英语在基础……孩子的英语应该在学前开始，你不应该把孩子的英语进行这么晚，别人可以，而你不可以，现在能抓紧多少抓紧多少吧。隔周六让孩子过来’……”

王丽听着红萍的话，没说什么，王大纲说：“高考必须把好英语这一关……”

红萍接到市长同学来看母亲的电话，提前来到母亲这儿，姐姐红娟早已等候在此，红萍对母亲说，“妈，今天这么高兴，你大闺女来看你啦？我的市长同学也要来看你，马上就到。”大姐看着进来的红萍问：“怎么没带王丽？”

红萍说：“没带，让她在家学英语，等会再说。我找了一中的吴老师，她问了下王丽的英语情况，她说‘学晚了，应该在学前开始。’对于孩子的教育，稍微不注意便迟了。”

红娟听着红萍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最后说：“那要抓紧呀。”

红萍说：“是呀，我这不是给她找了吴老师吗，就是想提高她的英语成绩。”

红娟：“效果未必很好。”

红萍：“也只能如此。”

江娟问：“你的市长同学打电话给你的？”

红萍说：“我的市长同学真的不错，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过来。”

“你这个同学，品质真是不错，小问题能够看出大道理，难怪他提升得这么快，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和失败。”红娟说。话音刚落下，市长来了：“阿姨，来看恁了！”市长说。

“妈，市长来看恁了，恁多幸福呀！”红萍的言外之意是赞美市长同学。

“阿姨，恁多幸福呀，恁闺女的同学都当市长了，市长都来看恁了，恁闺女比市长还厉害。”市长笑着和母亲说笑起来。

在与市长、大姐、母亲的闲谈中，红萍告诉他们：“我决定陪读，在学校门口找房子了。”

“那你不累吗？”红娟问。

“所以需要大纲大哥将这一阵照顾一下老爷子，不然我可真的照顾不过来！”红萍说。

“嗯，也是，陪读不能有后顾之忧。”红娟说。

市长对这个话题，一直不表态，红萍也明白不表态的原因，她是个有思想和智慧的人，红萍观察了市长同学一眼说：“老同学呀，有一个问题，只有恁最合适，大纲哥家的孩子工作一直没落实下。”

“孩子是什么情况？”市长问。

“服役两年，档案在民政局，正在安排工作单位，父母挺着急。”红萍告诉市长。

“现在市里对这方面安排得不错，你不用担心，会安排好的。”市长说。

市长离开后，红娟说，“求人就要打点，同学也需要互相尊重。”

“王充父母说了，费用他们出，要卖房子。”红萍告诉红娟。

“不好办，不要答应这些事，最好不要麻烦你这个市长同学，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慎重。”红娟说。

“在企业上安排，问题不大，我是考虑陪读的时候让他们多照顾些王丽的爷爷，他们也承诺。”红萍说。

“想让市长同学给王充办这个事，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是规则。”红娟告诉红萍。

“我知道，看情况再说”红萍说。

3. 高中军训

入校军训的早晨，王丽在学校门口第一眼看到红色标幅，然后回头对红萍说“妈，回去吧，别惦记我，听见了吗。”

红萍笑了，“好！你先去吧！不惦记！快去吧。”

王丽走进学校大门，她用嗅觉和视觉感受着这所文明的学校，青色的道路，粗大的梧桐，古老的土地，空气中带着一丝凉爽，一份清新，似乎在瞬间自己归于平静，激动、好奇被氤氲着严肃的空气冲散了，历史沐浴了它沉重的气息。这块土地，这片天空，不知有多少佼佼者的梦想在这里沉淀或升华，无法用双脚丈量这所学校的跨度和深度；这里有八十年的历史混合了无数莘莘学子的汗和泪；校园里人多而不杂乱，声多而不喧闹，隔绝了尘世般，闭着眼睛安然呼吸。过去的失败与成功，笑容与泪水都在这时归于零，重新、认真挑选理想，时间会证明一切，包括未来。

王丽朝张贴在墙上的班级名单表走过来，秦言看见王丽高兴地喊“嗨！王丽！”

“嗨！秦言，你刚来吗？自己来的？”王丽问秦言。

“和我妈，在那站着。”秦言指指母亲刘帆。

王丽回头看看刘帆笑笑，喊：“阿姨。”

“王丽你自己来的？你妈没来？”刘帆问王丽。

“她学校有事。”王丽告诉刘帆。

张应老远喊：“王丽！秦言！你们分到几班？”

“张应！”王丽、秦言一起喊。

“我也刚来。”王丽告诉张应。她们一起挤进人群中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在这里！我找到了，是一班，你们呢？”王丽喊着告诉她们。

“我是二班。”张应喊起来。

“我还没找到。”秦言有点着急的样子。

“我和你一起找。”王丽告诉秦言。

王丽、张应、秦言一齐对着指示牌找名字。“找到了，一班！和我一个班哦！”王丽欢呼、兴奋得捶臂。

“我去告诉我妈”秦言朝母亲走去，王丽、张应也跟过去，迎面走来一个穿着非常特别的女生，发髻梳得很高，发髻上带着特别的装饰品，看上去特别地刺眼，王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轻轻地说“哇！怎么这个样子！太夸张啦！好美呀！也是新生？”

“恩，看样子差不多！”秦言说。

“我的天！”王丽说。

“也是新生？这个样子的知道学习吗？”刘帆说，

王丽、张应对刘帆笑笑，一齐喊“阿姨。”

“妈，我是一班。”秦言告诉母亲。

“你们分到几班。”刘帆问。

“我和秦言一个班，张应是二班。”王丽告诉刘帆。

“你们又在一个班啊，那很好。”刘帆说。王丽、秦言笑呵呵地，远处红萍和大纲走过来，刘帆看见他们迎上去，“你们两个都来了？”

“老师。”秦言、张应齐声喊。红萍看看她们，又和刘帆说话，“大纲今天没事，过来看看吧，是第一天开学吗？”红萍说。

“我不是不让你们惦记我吗，怎么又来了？”王丽说。

“过来看看还不行？”红萍说。

“妈，我和秦言分一个班。”王丽告诉母亲。

“你们分在一个班？那很好呀，你们三个都是一个班吗？”费红萍疑惑地问。

“张应是二班。”王丽告诉母亲。

“哪个班都一样。王丽你们去找找教室，看看教室里有没有事，我们在这里等你们。”费红萍告诉她们。王丽、秦言和张应朝教学楼走去，费红萍、刘帆和大纲在树阴下站着，红萍收回思路，“刘帆，我们在这的时候，教室还都是平房。毕业的那天，我回头看了好几次，心想，再也不能来了。”红萍说。

“路，还是这条路，依然还是感觉很熟悉。”刘帆说。

“刘帆比我们学习好，就她一个考进了一中，比我们强呀，我们在乡镇学校读的高中。”王大纲回想。

“在小学我就一直是班长，我们村就我一个考进一中。后来你可是参军出息了，娶了我们的一个高村生。要不是你嫂子，也许我们就在一起了”刘帆说。

“还有你嫂子的份儿？为什么？你们的事与我无关，我可不是你们的第三者。”费红萍说得很轻松，带着玩笑。

“红萍你那个嫂子是个势利眼。”刘帆说。

“你嫂子怎么这样呀。她说了算？”费红萍疑惑。

“说了不算还会有你吗，可能是我了。”刘帆直言不讳。

“还这样呀！为什么？原来这样呀，我一直不知道。”费红萍疑惑。

“你那个嫂子厉害。”刘帆又重复一遍。

王大纲一直尴尬地笑着。“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放不下呀。”

“你别说这样的话聊骚人啦，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时我马上就把那个事翻过去了，调节得很好，现在想我的意志力简直是出奇，我读书居然没受影响。”

“原来，你们还有一个这么浪漫的过去。我怎么不知道？”费红萍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那么一点感觉，一闪念的事。他那聪明的嫂子看出来，就极力得反对，我的悟性也特别高，马上就撤退了，认真读书了。”刘帆说。

“是吗？你还有这么一个过去？想不到呀！”费红萍说。

刘帆看着红萍笑，“想不到呀？看着我文文弱弱的，是吧？与世无争的样子，那是世俗改观了我的外形，外圆内刚。”

王丽、秦言走进教室，班主任李淑娟坐在教室的前排课桌上，手里拿着一本学生名单，注视着教室里走进来的每一位同学。“你叫王丽？学钢琴的？”李淑娟这样问，在本上写上名字。

“是，老师，我叫王丽。”王丽回答。

“老师，我叫秦言。”秦言告诉李淑娟。

“你顺着我指的方向看，最后边有两座楼，后边的一座是男生宿舍，前面的一座是女生宿舍，四楼406室。十一点半在教室里集合。”李淑娟告诉王丽。

“现在就安排宿舍吗？我们都是406室吗？”王丽问。

“是！”李淑娟说。

“我走读，不住在学校，不用安排宿舍。”王丽告诉李淑娟。

“学生处规定学生军训期间一律不能离校，统一管理。”李淑娟说。

“老师，我们等会再过来。”王丽和李淑娟说。

“行！”李淑娟回答。

王丽、秦言回到校园找到父母，王丽说“学生处规定学生军训期间一律不能离校，统一管理。妈，怎么办？”

“住就住吧，去安排宿舍。”费红萍告诉王丽。

“那我们去了。”王丽问。

“我们也过去。”费红萍问。

“去宿舍吧，406室。”王丽告诉他们。

“你们先走。”红萍告诉王丽和秦言。王丽和秦言离开的时候，王大纲说“我们过去吧。”

红萍和刘帆向前走，朝宿舍楼走去。“王丽长得好，学习又好。”刘帆说。

“好什么，一般。秦言也不错呀，成绩也很好。”费红萍说。

“现在来看，是知道学习的孩子。”刘帆这样说。

“那就是好孩子，很多孩子不知道学习，家长很烦恼。”费红萍回答。

王丽和秦言走进女生宿舍406室，父母跟随在身后，红萍扫视所有床，对着中间这张床疑惑地说：“放中间的吗？”

“可能就是这么放的。”刘帆回答。

“啊，王丽上面贴了标签，写着名字，找找你的床。王丽你的床在这里，是下铺靠窗，把东西先放到其他床上吧，等会他们来了再说，你去走廊里找扫把和拖把，把地扫扫，然后拖一下。”红萍说。

“好的。”王丽兴奋地答应着走出去。

“哎呀，秦言中间这张就是你的”刘帆说。秦言看着中间的床没说什么，很明显，她对这个位置有点不满意，但也要服从。

一位母亲带着一位女生走进来，“你们先来了？”对已在宿舍的红萍和刘帆打招呼。

“啊，比你们来得早一点，把行李先放到那里吧，我们也放到那里的，那是我们的，等会他们来了再说，我们很快就铺好了，这床可能就是放在中间的。”

红萍看着她们手里提的行李说。

“这床是怎么安排的？有规定吗？”这位母亲问。

“我们进来就是这样放着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并排着放不开吧。”红萍说。

女生看着看标签几乎喊起来，“上面有标签写着名字，看！是靠窗这张！还是上铺。太好了，我愿住上铺。”母亲并没有在意女生说的话。

这时王丽拿着扫把、拖把进来了，喊着“找到了，我都拿来了！”

突然女生喊起来“王丽。”

王丽定了一下神，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喊起来，“马君，你也分到这个宿舍？”

“我们在一个宿舍？太好了！”马君说。

“你们认识？”费红萍问。

“我们在英语演讲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妈，这是马君，她英语很棒。”王丽告诉母亲。

“没有，阿姨，还是王丽的英语好。”马君对红萍说。

费红萍看着马君的母亲笑笑，然后说“你是马君的母亲？王丽以前说过马君叫她去你家吃过樱桃。”

马君母亲下意识地点一下头，“啊，现在分在一个宿舍了，是不是？”

“你们分在一个宿舍了，范围缩小了。王丽把扫把给我，先扫再用拖把拖。”费红萍说。

“是呀。”马君母亲说。

“行，拖把我都洗干净了。”王丽说。

“这床用这扫把扫一下吧，等会再用抹布抹一下，没带抹布来，用我的手绢吧。”红萍说。

“用我的吧。”王丽说。

“用我这个吧。”红萍说。

“你们用完了扫把我们用一下。”马君母亲说。

“行！行！行！马上就好。”费红萍说。

“不着急，你扫吧。”马君母亲说。

“好了，我把这地上的东西扫出去就好。”费红萍说。

“你扫你那边就行，这边我扫。”马君母亲说。

“好！那也行，我们把床铺铺好了再拖地，好吗？”费红萍说。

“行！”马君母亲说。

“下铺方便，我是下铺，这里，上铺是郭苒，下铺是秦言。”秦言说。

“你快点吧。”刘帆说。

“什么？叫什么名字？郭苒？你们的名字有谐音。”王丽说。

“可不是吗，真是这样呢。”经王丽这样一说，秦言马上意识到。

“上铺下铺，都一样。”王丽说。

“一样，都一样。”秦言也这样说。

一个穿着特别、发髻系得特别高的女生扛着凉席走进来，一下子便把凉席放在右边床的上铺上，后面跟着父母，“我住这张上铺。”女生有一种领先占有的意思，王丽、秦言、马君、刘帆目瞪口呆、互相交换眼神，谁都没有讲话。

在大家的沉默中，女孩及父母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母亲问“是不是你的？”

“有标签。”红萍告诉那位母亲。

“哇！真漂亮！406吗？叫什么名字？”王丽褒中带贬，有一点讽刺。

“郭苒。”郭苒还是回答了王丽的问话。

“啊！”马君似乎对这个女生明白了很多。

王丽对秦言诡秘的一笑说“是叫郭苒，上面有标签，写着你的名字。”

“这里！我的上铺。”秦言说。

“对，是有标签，我是下铺，就这里了。”郭苒依然很高兴。

“我们宿舍住了一位全校最漂亮的女生，真是灿烂呀！阳光明媚呀！”王丽对郭苒说。

“哪里？自我介绍一下！”郭苒对王丽说。

“我叫王丽，美丽的丽，普通、自然。”王丽告诉她。

“美丽的丽，全年级英语第一名，住我们宿舍，给我们增辉呀！光荣呀！”秦言说。

“秦言你找茬呀！她叫秦言，作文经常获奖。”王丽“恶意”介绍。

“她的作文比我的还好，英语都是考第一。”秦言还击王丽。

郭苒母亲似乎没有恰当语言回答红萍对郭苒的赞美或许无话可说，只是说“郭苒上去清扫一下吧。”

“从哪里上去？”郭苒对集体宿舍的上下床并不熟悉。

宿舍里所有的人都看着蹊跷回答“在那头。”

“踩这，没事！反正还没有铺好，你踩就是啦。”秦言告诉她，郭苒抓着床沿正要爬，郭苒父亲对母亲说，“你让她上去能行！你上去！”

“王丽用你的脸盆去打盆水来，我抹床。”红萍把思路拉回来。

“好。”王丽拿着脸盆走了。

“我也去端一盆水来。”秦言说。

“妈，我也去端一盆吧。”马君说着也跟了出去。

郭苒母亲看丈夫一眼说，“来！我上去铺。”爬到上铺去，站在上面说，“怎么铺？”

“先用扫把扫一下，这里有扫把。”费红萍说。

郭苒母亲对丈夫说，“拿扫把给我。”

“这里，我给你拿。”费红萍说。

“我拿！”丈夫接过费红萍手中的扫把递给妻子，妻子看着中间的床说，“放在中间多不方便，把它放到两边不行吗？是不是放不进去？”

“放放看看，我去看看别的宿舍里是怎么放的，也是这样放的吗？”刘帆走出406室。

王丽、马君、秦言各端一盆水回来，红萍告诉王丽，“你把我们的垫子抱过来铺上吧，再把蚊帐给你撑上，今天晚上你们可能就要住在这里了。”

刘帆回来告诉大家，“别的宿舍都是把床放在两边的，我们也那么放吧。”

红萍和大纲为协助她们调床开始调柜子，郭苒母亲从床上跳下来，然后和丈夫把中间的床塞进边上去，刘帆帮忙，拖床的声音响得刺耳，整个走廊里都是拖床和修床板的刺耳声。

“塞不进去，角度不对？换个角度往里塞。”郭苒父亲说。

“再试试。”郭苒的母亲说。

“还是进不去。别的房间怎么放得进去呢？我看的他们房间都是这样放的，可能

尺寸有误差，再放放看。”刘帆说。她们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

“可能放不进去。”马君母亲说。

刘帆说“我明明看见他们就是那么放的。尺寸不一样吗？”

郭苒的父亲推出了原来的那张靠边的床，用她们中间这张床代替了原来那张床的位置，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举止和过程，但都没有说什么，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或许沉默就是无声的反抗。

郭苒的表情有些惭愧，她看看床没有出声说话，父亲看一眼她的表情说，“把床调了调。”然后上了上铺，站在上面心情总算平静下来。“拿过扫把扫一下。”他对妻子说。

费红萍递过扫把给他，扫过之后开始铺床，大纲说“蚊帐让王丽自己撑吧，没法钉钉子。”

“她能行吗？你快给撑上吧。”母亲说。

“你出去找个钉子给我。”父亲说。

“去哪里找？”母亲说。

“到院子里找个还不行？”父亲笑着说。

“这里哪有钉子？以为是我们家院啦。”母亲讽刺地笑了。

“不是在楼梯口有卖的吗，你们上楼的时候没有看见？人家早就替你们想到了。关键是砸不进去呀！”父亲说。

“你回家一趟吧。”母亲说。

“行！我回去拿什么？”父亲问。

“看着拿点。”母亲回答。

“我现在就回去了？王丽你跟不跟着回去？”父亲从床上下来问郭苒，王丽沉默和父亲一起离开。

走廊里传来“咔、咔”捶击木床板的声音，红萍对声音感觉很难耐，她说“怎么这个声音！带着木工来的吗？”

“还真的是呢，不小的工程呢。”刘帆说。

王丽和父亲回来了，父亲抱着一床棉被，“拿钉子和锤子来了。拿一床被子。”他说。

母亲说：“把锤子和钉子拿来。”

父亲告诉王丽，“王丽给你妈。”王丽把锤子递给母亲。

母亲就此说，“王丽你又回去啦。”

父亲说，“在这里又没事，让她回去就是了。”母亲没有再说什么。

父亲问，“把被子放哪里？公家拿的。”

母亲问，“什么棉花？”父亲被问得收起了笑容，母亲说“拿上来吧。王丽，你爸爸就是个傻子。”

“我是傻子还知道给女儿拿被子来？”父亲嘲讽地笑着说。

又一个女生走进来，王丽看着她们问，“406吗？”女生回答“是406室。”

女生看看标签说，“我是上铺，妈，你的艰巨的任务来了。”母亲看看在中间的这张床，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手。女生又一次问，“妈，怎么样铺？”母亲看看床还是没有回答。

女生说“我自己来吧。”

张应走进406室喊“秦言、王丽……”王丽问“你和谁在一个宿舍？”

“惨了！咱班的只有我一个，你们多好，两个人在一个宿舍，多幸福，我痛苦死了。”张应回答。

“没事，隔得这么近，就挨着呢，我去找你玩，你也可以过来找我们玩。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知足吧，对门守户够幸福了，不能够同舍，还赚一个出来进去，碰头撞面呢！”王丽说。

秦言笑着说，“哎呀，王丽！哪里趸来的！觉得有点不对劲（笑），说！哪学来的！”

“请问，我表达清楚了吗？”王丽问。

秦言说：“表达得太清楚了！”

王丽说：“那就行了！”

王丽看着母亲笑，她说，“在公交车上，两个老太太说的，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对另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说的。两个老太太说的挺好。”

“你找死呀！叫你蠢死了！”秦言说。

张应说：“说的也是。”

王丽用英文说：“我们知足了！因为我们注定要飞翔，在我们的远航的日子里，有明媚的阳光，也会遇上雷雨、闪电，愿做一只勇敢翱翔的海燕……”

马君的母亲听到王丽流畅的英文表达，用赞许的目光看一眼王丽，露出微笑：“王丽英语说得就是不错。”

费红萍满脸的不在乎：“好什么，就知道出风头，爱表现。”

马君母亲接着回答：“她有东西才能表现呀！不然的话她用什么表现？”

王丽听了马君母亲说的话羞涩得不说话了，张应看着马君问：“你是不是叫马君？参加英语演讲了，在演讲现场看见过你，演讲得不错。”

“王丽英语基础这么好，上辅导班啦？”马君母亲问红萍。

“从小学开始到初中结束一直坚持上课外英语辅导班。”红萍回答。

“也给马君上过，没坚持下来，真是后悔。”马君母亲说。

“行呀，马君也不错，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一定要有预见，不要特别关注一时的成绩，要给孩子铺开知识面才是关键，我做的也不是很好，年轻没有经验，现在走过来了才知道，多数家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每个家长都关注孩子的教育，很多人都做的不到位。”马君母亲说。

“恩，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掌握孩子的学习效果就像厨师掌握炒菜的火候一样。”红萍说笑了马君的母亲。

“就是那么回事。”

下午第一课，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讲：“同学们，你们已经长大了，读高中了，知识增长了，懂事了，是不是？你们玩了一个假期，把心收回来……我们晚自习进行自我推介，现在我们到教学楼门前排列队形。”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来到教学楼门前，班主任说：“面向我，排成两队，最高的站在中间，听明白了吗现在开始。”同学们排成两队，班主任笑着说“自我意识还挺强的，还可以，来！右转弯齐步走，先挨着门口坐，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同学们站着不动。

“右转弯齐步走呀！听明白了吗？”班主任重复一遍。

“老师，右转弯齐步走？怎么走呀？你看！”王丽做着动作给班主任看。

“啊，向左转！左转弯齐步走！”班主任恍然大悟。

教室里，李淑娟说，“恩，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服装，先从门口的同学开始，发下去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同学们可以调换，服装分小、中、大三个型号，领带，男生是蓝色，女生是红色，都放在这前面，同学们过来拿。现在开始！”

前面的同学开始走上讲台领服装，临到王丽的时候，她走上讲台先登记了名字。李淑娟告诉她“中号，一样拿一件。”

王丽不知向哪下手，她问“哪一个是中号？”

李淑娟告诉她“上面标着呢。”

王丽“啊！看到了。”伸手拿上衣、裤子，刚要走，李淑娟告诉她“还有领带和腰带没拿呢。”王丽对自己的认知能力不满腼腆地笑笑，拿上腰带和领带，她笑着问“老师，有没有鞋子和袜子？”

李淑娟说“没有给你们准备。”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

同学们都领到了军训服，坐在课桌前等老师的安排，李淑娟说：“我告诉你们领带怎么打，我们的领带结要统一的一个打法，知道怎么打吗？”

同学们没有回答，李淑娟拿一条领带做示范“同学们都看着，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告诉大家怎么打……大家回宿舍把服装穿好，不合适的可以换，现在开始，晚饭后，在教室进行自我推介，每人的时间是五分钟，同学们准备一下。”

同学们都穿上了军装坐在教室里，李淑娟站在讲台上说：“同学们，我叫李淑娟是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现在进行自我介绍，时间3—5分钟，开始！”

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秦言，她说“我叫秦言。”并在黑板上写下：

《十七岁》

带着好奇心我走过了十六岁，
十七岁的我们步入高中，
十七岁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旅途，
在真正的旅途中，
还会有太多等待我们，
去体验……

王丽认真听着秦言自我介绍，看着她每一个动作和表情，最后同学们响起热烈

的掌声。

“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刘忠华。今天，我们共同相约在这里，为了理想，为了三年后那张印满成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没有抗战时期艰苦卓绝的环境来历练我们的心志，然而，从明天起，军人的号角就将奏响，也许你来自温室，但那是过去，明天，你就必须是一个全新的自我，展现一个男子汉的风采。“谁说女子不如男”，为什么不展现花木兰的英姿，做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强人？

江山多娇，为什么不是我们去舞动乾坤，为什么我们就甘愿平庸，成为历史的奠基者，又为什么不去做历史的主笔？同学们，我们即将同窗三年，开始我们共同的伟大征程……

同学们！某个角落的呼唤已在这里回荡不息，那渴盼的力量，呼唤着每一位优秀儿女，那激荡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让我们坚定信心，坚实步伐，响亮声音，做一只逐鹿中原的猛虎吧！为了 2008，让我们爆发出全部的激情，冲向理想的彼岸，让我们团结拼搏，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去展现我们优秀儿女的崇高信念。

同学们！让我们一同迎接 2008 年大地上最瑰丽的日出……”刘忠华介绍完毕，同学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丽走向讲台“同学们你们好！我叫王丽，并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名字，介绍“我是音乐特长生，我活泼、有点可爱，我自信、有点骄傲，我善于表达但语言不刻薄、我善良但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伶牙俐齿。我对季节特别敏感，我喜欢独处也喜欢热闹，我是一个女生，渐渐长大，告别昨天。下面朗诵一下我的散文诗：

《告别昨天》

当成长的岁月摄下一片迷人的风景时，昨天的失意和辉煌都随着翻动的日历演绎成今天的回忆。也许你我还沉浸在欢乐的烛光里，但昨天毕竟成为历史——优美的诗句，失去新意，铿锵的足音，逐渐消失在生命的跋涉里。未来的主角是我们。不留恋屋檐下的温馨，不留意爱河中的宁静，我们渴望在坎坷中证明自己。

告别昨天，是生命的珍惜和重新诠释；

告别昨天，把握今天，才能以最美的笑容拥抱昨天。

同学们再次响起最热烈的掌声。李淑娟满脸的欣喜“根据中考成绩及今天的自我推介表现，选出一位临时班长和副班长，由刘忠华担任班长、王丽担任副班长。

讲台上李淑娟看着同学们，从这一刻起，她要了解同学们的认知能力和各方面能力，在讲话过程中故意设一个误点，考验同学们，她说“我们明天就开始军训了，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互相帮助，我想同学们会做好的。军训期间杜绝家长探望。关于宿舍的内务事宜。听好了，把你们的牙杯放在脸盆里，里面放入牙刷和牙膏……”

同学们的反应能力很强，马上听到老师的口误“哈。”一阵哄堂大笑！

李淑娟再把话重复一遍“牙杯放在脸盆里，里面放入牙刷和牙膏，毛巾要放在脸盆里，脸盆放在床下，靠里的一边，鞋摆放在脸盆的外边，要摆放整齐，在一条直线上，按顺序摆放，拖鞋、布鞋、皮鞋……床面要整洁，被子、枕头要摆放整齐有序……晚上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军训……下课。”

4 . 406 室第一夜

晚自习的自我推介结束后，王丽回到宿舍看着今晚自己的床触景生情地唱起了《离家的孩子》，大家一起跟着唱起来，整个宿舍里是一片想家的氛围。王丽在写日记的时候，她突然说“其实住宿舍的感觉也不错！我最关心开学后钢琴放哪里。”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王丽你想把钢琴搬到学校来？”郭苒问。

王丽回答“那样方便，我妈的意思。学习的事，能解决！一中向来是重视家长的要求。”

“我觉得也应该是。”郭苒回答。

“想想怎么面对明天的军训吧。教官长得什么样？是不是长得很帅？我们这一届男生怎么样？”王丽问。

“全是些森林青蛙。”郭苒说。

“知道你是全校最靓的一枝花，也不能这么贬低人。哎！你们说，今天晚上谁讲得最好？”王丽问。

马君回答“你讲得最好。你讲得角度与我们的不同，不得不让我思考很多问题。”“没有！哪有你说的那么深，我只是很坦诚地讲出我自己。刘忠华最好！有思想，是一块未雕琢的美玉”王丽说。

“你看上他了？”秦言问。

“嘻！我闲得没事干啦！全是些土豆、烤地瓜！笑死我了！你们怎么平白无故地把男生给臭骂了一顿！”王丽回答。

“活该！就该骂！谁让他狂！他要做追鹿中原的猛虎，也敢想得出来。”郭苒说得有点愤怒。

王丽回答并纠正郭苒“怎么狂了？人家是表达思想，男生和女生的概念有所不同，他们对于国家主权意识更迫切，肩负使命更强烈，对于他的教育背景我们不了解，就像你们不了解我一样，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来自家庭和社会很多方面。我觉得

他说得挺好的，他了不起呀！高中生活开始了！2005年8月14日，女生宿舍406室，我们的第一夜。各位，关灯啦？做个好梦。”

“我不做梦的，我怎么不做梦呢？”马君说。

“不做就不做吧，做不做梦都一样，明天都要军训。”王丽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马君感觉王丽的语言过于简单。

“如果你想做梦，你可以将左脑压上枕头，让你的右脑继续飞速运转，有可能做梦，你试一下，不过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今晚的月亮怎么这么亮，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亮？这么美丽的月亮我怎么睡得着？对了！要学会适应，知不知道？”这是王丽的话。

整个宿舍因王丽的话而沉默了。“王丽你这样说话吗？你能不能让人接受的了？”秦言说王丽。

王丽回答，“放心！没事！”

马君接着说，“我这里的月亮特别的亮，正好对着，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想家！左侧着枕睡，看我能做第一个梦吗？”

王丽告诉她，“你可以做个试验，把结果告诉我。”

女生们一起唱《离家的孩子》……

郭苒说：“反正也睡不着，我们起来说会话吧。开灯！”

王丽语气很坚决“不要开灯！不要开灯！千万不要开灯！不能开灯！有查宿舍的。月光这么亮，这样就很好。说说初中吧，初中四年，我一直是班长，语文第一、数学第一、其他的功课也可以，班主任对我特别好，经常这样说话逗我，“王丽呀，真漂亮！好好学习，长大了找个好婆家！真好玩，班主任真好，回想起来挺不错的，感觉挺好。我六岁时开始学音乐，我妈说，我小时候，一听到音乐，立刻全身就摇摆起来，摇的所有路过的人都看我，脸不变色，继续摇，直到音乐结束。所以，我妈就让我学音乐。还有，我妈的音质特别不错，但她那个时候没有条件给她学音乐，所以，她就让我学音乐，来弥补她的遗憾。（停顿）

郭苒：“哎哟，是吗！第一呀！这么厉害？你算是才貌双全了！像你这样的美女，有没有帅哥追呀？咱班的男生怎么样？”

王丽回答：“一片森林青蛙！全是些烤地瓜！你们都这么认为。马君你怎么不说？”

说说你们的初中，我最想听你说说你的家乡。”

马君说：“都是些平常小事，挺让人怀念。我能到一中来，在他们看来，我是他们的骄傲。时间长了听我慢慢给你们讲，今天把时间留给你们。”

王丽对大家宣布，“十点了，我想睡了。”于是女生们都躺下了，夜深了。

起床铃响起的时候，马君第一个喊起来：“我做梦了！真的做梦了！梦见大河里的鱼了。”

王丽仔细听着马君的话说：“预示着美好前程，这是最好的解释。”

这是军训的早晨，王丽和同学们都来到教学楼门前，李淑娟回头的瞬间发现男同学金光脖子上挂着领带，她走过去抓起金光的领带来“你怎么系的！”

金光说：“用手系的！”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王丽静静地看着老师的表情不笑也不说话。

李淑娟看一眼王丽系的领带说，“我知道你是用手系的，你看人家王丽是怎么系的！王丽你告诉他怎么系。”

王丽走到金光的对面告诉他，“再系紧些。”金光重新把脖子上的领带系好。

“你们是哪个班的？”李淑娟问。

“一班。”同学们回答。

“一班的？来！一班的站好！按高矮由左向右排成男女两队，面向我。同学们排成男女两队。”李淑娟说。

还有三三两两的同学走进队列，“什么时间了？你们怎么才到！你们看看表几点了。”李淑娟责怪道。

“六点三十五分。”王丽回答。

“你们5：55分就应该集合。”李淑娟说。

“老师您没有说让我们在什么地方集合，有的同学教室里等着。”王丽说。

“啊！没说在什么地方集合？哦，是没有告诉你们，这不能怪你们，那为什么有的同学知道在这里？”李淑娟说。

看见有同学挽着袖子，李淑娟走过去指着几位挽着袖子的同学，“你！你！你！到前面去站着。”

被点的几个同学走出队列，面对向列站着，这时，马君穿着拖鞋狼狽地走进队

列中，所有同学们的目光都聚集到她拖鞋上，王丽看着马君有点狼狈的样子，心中油然升起一份同情，几乎屏住呼吸看着马君，李淑娟走到她身边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君。”马君回答。

“你大声点，同学们都听不见。你怎么才来？”李淑娟问。

“我妈给我留影。”马君说。

“你说什么？”李淑娟问。

“我妈给我留影。”马君说。

“你大声点！”李淑娟说。

“我妈给我留影！”马君回答。

“你再大声地说一遍！”李淑娟严肃地说。

马君一直低着头，哭了，流出了无奈的眼泪，李淑娟最后说，“啊！你妈为了给你留影！愿意耽误你军训的时间？你只管留影好了，不用来军训了，还是留影重要！”

“我送我妈，回宿舍的时候门关了。”马君说。

“啊！你知道你哪里做得不好吗？”

“不应该来晚了，不应该穿拖鞋。”马君说。

“还有呢？”李淑娟问。

“没系领带。”马君说。

“还有呢？”李淑娟问。

“挽着袖子。”马君回答。

“还有呢？”李淑娟问。

“不该迟到。”马君回答。

“对了！最重要的是你不该迟到！啊！（点头）你明白就行。写一份检查！（看着大家）检查要存入你们档案！”李淑娟说。

马君又涌出了眼泪，李淑娟回到队列前，“你们不是想留影吗？我会给你们留下的，马君回去整理好服装，王丽你过去告诉他们三个哪里做得不好（指着王丽）”。

王丽出列走到他们三个被点出列同学的对面，用手给他们系领带，李淑娟看到后，“我让你告诉他们哪里做得不好！你听明白了吗？”

王丽又要动手去给其中一位同学系领带，李淑娟又说“我让你告诉他们哪里做得不好！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王丽又要用手去指一位同学的领带，李淑娟说“我让你告诉他们哪里做得不好！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王丽挺胸站直双手自然下垂，她说“你们的领带没有按要求系好，系得不严，请重新系好，袖口不应该挽起来，应该扣好。（看着他们）。听明白了就开始！（看着方浩的领带，指着他的领带）还是不行，重新再系！把袖口扣好。”

他们系好领带、扣好了袖口，立正站着，面上同学们，李淑娟说“好，你先回到队列。”

王丽回到队列中。“同学们，前面的这三位同学现在做得够不够标准？李淑娟问。

同学们不回答，李淑娟看看同学们的表情，“哎？怎么啦？怎么不回答？同学们请看他们三个，你们三个听好了！稍息！立正！向后转！（面向同学们）同学们看看他们三个还有哪里做得不够标准！”

同学们不回答。

“没有人看出来？”李淑娟问。

“腰带扣的位置不够标准，我忘了告诉他们了！”王丽看着李淑娟的表情肯定地说。

“王丽，你大声说！把你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一遍。”李淑娟告诉她。

结束列队，马君回到宿舍，王丽能够观察到笼罩在马君脸上的抑郁，沉默是马君此刻最好的表达。

军训新生列队步入操场，31名教官跑步到操场，升国旗、奏国歌……

主持：“老师们、同学们好！出席一中2005级学生军训开幕式的有校长、71977部队首长……”

主持：向71977部队的全体官兵表示感谢！欢迎71977部队官兵到一中开展学生军训工作，海防九团首长讲话。

首长：“各位老师、教官、同学们：你们好！一中新生军训工作今天正式拉开了序幕，在此，对你们能够升入一中这所省属重点中学求学表示衷心的祝贺！”

“组织广大在校学生开展军事训练是《国防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同学

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培养同学们的国防观念、军事素质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主持：“下面由学生代表王丽讲话。”

“尊敬的老师、部队首长、教官、亲爱的同学们，时光流逝，暑假的生活又已过去，我们也告别了初中生活，进入了充满挑战、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而如今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军训！”

军训是锻炼我们毅力的大本营，是进入高中校门的第一堂课，通过这次考验，可以真正磨炼我们的意志。诚然，军训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决不会退缩，在军训的字眼里没有退缩这个词，我们会以饱满的热情上好军训的第一课，请教官放心，请老师放心，请父母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我们相信，通过十天的军训，我们一定能够改变很多，克服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迎接全新的高中生活……”王丽结束发言。

主持：“军训大队长部署军训有关工作。”

大队长：“尊敬学校领导、老师、同学们！新一轮军训已经拉开了帷幕，担任学校的军训任务是我们的荣幸，我们都很自豪。本次军训于2005年8月15日—8月24日日结束，共10天，8月15日上午8点30在体育场举行开训仪式，8月24日上午举行闭训仪式，早晨六点起床，下午五点收操，有午休，一天训练七个小时，晚上另行安排……”

主持：“军训开幕式结束，军训开始。”

教官：“让我先看看你们的基础，齐步走，一、二、三、四……立正！稍息！上前看齐！上前看！恩！看到了！还需要好好训练……看齐时左右间隔20公分，两脚跟靠齐，脚分开60度，中指贴于裤缝，挺胸、收腹两眼平视前方，下额微收，脚尖在一条直线上……”

在这个夏天，他们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烈日下的俘虏，疾风中的劲草。示演着军人的角色，在这个多彩的季节，用汗水记录着成长的足迹，虽然大家不太熟悉，但是整齐的步伐，响亮的口号，已经把他们每一位新生凝结在一起。那一张张挂着汗水的脸庞或许掩盖着泪水，但是互相鼓励中他们抛下了身体的劳累，迎来了亲情的笼罩，他们爱这个迷彩季节，爱这个难忘的夏天……

校园广播：“在 05 级新生入校之际，以此献给我的学弟、学妹。

《点亮信念的灯》

像是一群闪烁的群星，
又像一股新鲜空气。
你们的到来，
让知识的殿堂更加流光溢彩。
羡慕你们新的活力与激情。
那是一种信念、自信与憧憬。
而作为学长、学姐的我们，
只是想告诉你们；
点亮它，
点亮信念的灯，
在这里，有宁静而又活力的校园；
有博学而又细致的老师；
有向上而又团结的同学；
有蓬勃而又浓厚的学习氛围，
这一切，都可点亮你的信念之灯，
而你更要坚定你的信念，
你的方向，竖起心中的梦想，化作航行的帆，
用心珍惜每天的快乐时光，
以一种良好的心理与身体素质，
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
我们相信，
有信念的灯亮着，
你们永远最耀眼。

同学们拿着杯子围上水桶，李淑娟说：“给教官倒水，王丽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

“不用，我自己来。”教官拿起舀子给自己的杯中倒水。

李淑娟走到水桶边下腰拿起舀子说：“都把杯子放下，我给你们倒好，你们等着喝行了。”

“老师，我来吧。”王丽说。

“不用，你们等着喝行了。”李淑娟说。

“老师，你是说我们很辛苦，照顾我们。”王丽反问老师。

“没有，那不是对你们的轻视吗。王丽你的认知能力特别强。同学们都把盖打开，你以为我是卖油翁呀。”李淑娟说。

王丽恍然大悟地笑笑，然后打开杯盖，把杯子放下，然后坐到围栏边休息。

5. 406 室的私话

集合的哨声再次响起，同学们从围栏边起身集合，教官讲：“前排上前两步走，向后转！”前排女生后转与后排男生迎面站着，王丽目瞪口呆地喊起来“哇！”然后低下头，小声告诉秦言，“你看呀！和你对着的男生，是不是就像明星？他叫刘忠华。”

秦言看一眼对面的刘忠华偷偷地笑了：“是呀！”一旁的郭苒问：“什么？哪一个？”

“站在秦言对面的像明星！”王丽小声说。

教官喊：“向左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前排向后转！我们临时选出两位组长，男生一位，女生一位。同学们推荐两位，也可以自告奋勇。”

同学们没有声音，教官指着王丽“你叫什么名字？你！”

金光说：“学生代表。”

教官：“谁在说话！那位同学（看着金光），就是说你。”

金光说“我不行，换人吧，真的不行！”

教官宣布“王丽为组长，带队训练。”王丽出列，站到队列前“向前看！稍息！立正！……操场上响起了哨声，同学们解散，纷纷端起水杯喝水。

教官在围栏一边站着，王丽说“教官，您坐会吧。”

“不用坐，我不累。”教官说。

金光走到教官跟前说“教官您怎么就看上我呢？您换个人干吧，我不行，真的不行。”

“做班长怎么不好？”教官问。

“我不行，陈教官您换个人吧。”金光说。

“不行！让你干你就干，推推扯扯地干什么。”教官说。

金光低着头不情愿地走开，走到男生中间去了，很快又走过来对教官说“我给你找个人吧。”

教官说“行。”

金光走到男生中间指着刘忠华说，“是班长，他叫刘忠华。”

男生们一齐喊“同意。”

教官说：“好！”

休息的时候，王丽和秦言还有郭苒一起说话，王丽说：“饿死我啦，我再不吃蒜苗炒鸡蛋啦！”

“蒜苗怎么啦？”秦言说。

“难吃。”王丽回答。她又问“这个假期里，你们都干什么啦？”

“哈利波特我看到第六部了。”郭苒说。

“是吗？假期里看的吗？还有几部？还有吗？”王丽惊奇地问。

“还有两部吧？”郭苒不敢确定的回答。

“还有两部？准备都看完吗？”王丽问。

“要看完。”郭苒的语气似乎是肯定的。

“我看了四大名著，没时间看它啦。”王丽说。

“王丽，你说谁像明星？”郭苒问。

“你看刘忠华是不是像明星？”王丽问郭苒。

“是像明星。”郭苒回答。

操场上又响起号声，同学们集合……

教官说：“现在去吃晚饭，六点在这里集合，晚上进行内务整理，现在回宿舍先把蚊帐都扯下来。”

“呵！家长好不容易给撑上去的”王丽喊。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得很无奈，教官告诉她们，“就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王丽不解地问。

“保持宿舍的整体整齐，这是秩序。军训就要这样。”教官回答。

“他们的蚊帐都是家长给撑上去的……能不能他们不拆。”李淑娟和教官说。

“好，那就不拆了。蚊帐不拆了。”陈教官告诉同学们。

李淑娟到队列前说“晚上内务整理，晚自习校规章制度学习，写军训心得体会，军训日记。各个宿舍长到我办公室拿扫帚，打扫宿舍卫生，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楼梯

口的左侧第一个门，我就在食堂里吃饭，同学们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学校的广播要交给我们高一同学，从军训开始！争取在军训期间把广播的技术问题解决了，王丽你负责这个问题，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其他同学愿意参加的可以找王丽，听明白了吗！”

同学们回答：“听明白了！”

“开饭！”同学们随着教官的一声宣布解散，王丽朝宿舍走去，此时她心里只有两个字——疲劳。

在宿舍楼梯口拐弯处王丽遇上张应，张应有气无力地喊着“王丽。”

王丽也是同样的表情和语气喊：“张应。”

“我去食堂吃饭，你们刚回来？”张应问。

“怎么样？”张应问。

“还行。你怎么样。”王丽问。

“哎呀，不行啦。”张应筋疲力尽的样子。

“走吧，早点回去休息，拜拜。”王丽说着走开。

王丽回到宿舍一头扎到自己床上，昏昏然中，梦已开始，碧蓝辽阔天空下蔚蓝的大海，飞翔着无数成群的海燕……梦被惊醒，一边思考梦的内容，一边拿起饭盒向食堂进发。

在食堂班级所在区域，王丽和同学们集合了，她向秦言、马君宣布自己刚才三分的梦，同学围过来……她说：“不知是右脑着枕还是左脑着枕，睡着了就开始做梦，梦到海面上空飞翔着无数成群的海燕，响亮着叫声，这不正是对我们的伟大寓意吗？飞翔着的无数成群的海燕是我们，响亮的叫声是我们军训的号声。”

“王丽你太有才了，想象力太丰富了。”秦言笑起来。

马君被军训早晨的“拖鞋”事件压得一直笑不起来，王丽看看她，沉默才是最好的安抚，眼神撞在一起，是无言的凝视。

金光接上王丽的话茬：“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我们一班的男生，他叫刘忠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刘忠华身上，刘忠华不说话。王丽问：“发生什么故事了？还保密吗？”

在王丽的追问下，刘忠华开始讲经过：“我从操场往宿舍走，终于到了自己的宿

舍 309 舍，整屋子的人突然安静下来，看着突然进来的我。我顾不得那么多，没当回事，一心想快点躺到床上去，我刚闭上了眼睛，一男生走到我这边，拍了我一下，深沉地喊一声‘哥们，你哪个宿舍的？’我不耐烦说‘干嘛！’那男生看着我我不说话，我猛地坐起来问‘干嘛呀！一个宿舍的你不知道嘛’。那男生问‘你是哪个宿舍的？’我说一个宿舍的你不知道吗？309”

那男生特别无奈地说“这是 306 哎！”我猛地跳下床难为情地连忙说，“对不起，我看错房号了。”

王丽吃过晚饭回到宿舍拿起放在床头上的书翻了几页，女生们端着饭盒逐渐走进宿舍，马君虽然不想多说什么，但脸上似乎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她开始讲第一句话：“王丽，哪个是刘忠华？听得很熟，记不住哪一个是他。”

“等着见了，我告诉你，我记住了，谁不知道的问我。”王丽回答。

宿舍里的话语时断时续，秦言似乎想起了什么问，“你们说我们的班主任怎么样？上午在操场上我的鼻子痒得厉害，用手挠了一下，被她看见了，她走到我跟前狠狠拧了我手一大下，我都让她给笑死了。”

“就是个伏地魔。”郭苒回答。

“你理解的挺深刻呀，《哈利波特》读了几遍？”王丽带有讽刺意味，郭苒感觉到了王丽的嘲讽沉默了。秦言接了话：“有那么严重吗？”

“一模一样。”郭苒回答。

“是批评还是赞扬？是你理解有问题？还是导向问题？人的理解能力是有差异的，我倒不觉得我们的班主任有什么不妥之处，挺好的，可敬、可亲，挺和蔼可亲的。”王丽纠正。

“有时愿望是好的，超出人的接受能力会让人很不悦，谁经历谁知道！”马君语气沉重。

王丽笑笑：“拖鞋事件让你刻骨铭心呀。谁都会遇到意外，让它过去。当大雨滂沱时，你一定要想到总会有太阳高照，心情会好起来。”

“你们都是好孩子呀！”马君说。

“你怕了？”王丽有意激将马君。

“我在想象以后怎么面对她，还会有多少个类似拖鞋事件。”马君说。

“让它过去吧，以后的日子以后再说！马君你这是在折磨我们，你阴着个脸让我们也笑不起来。”王丽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马君说。

“十七条规矩有何难？不化妆，不染发，不戴首饰，不穿高跟鞋，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热爱集体……这有多难吗？我都能做到，就像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都可以做到。能坚持始终如一难呀！我们漂亮的郭苒做起来有点难，对吧？”这是王丽的话。

“其实你们错了，我更喜欢自然一些。”郭苒回答。

“十七条规矩如果都做不到那就不对了。”马君说。

“是呀。”王丽看看马君的表情接着又说“高中就这样开始了！三年的长跑呀！漫长的日子！”

“王丽你没问题！”秦言说。

“下一个话题。我们教官怎么样？”王丽问。

“对教官有感觉啦？”郭苒一副神秘好奇的表情。

“是评价！”王丽对郭苒不耐烦地解释。

“你的感觉呢？”郭苒接着又问。

“教官不爱说话，不好玩，总是站着，看着前面，根本就不想和我们说话，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哎呀，不好玩！看谁能让教官说话。”王丽这样说。

“说话还不简单！”郭苒说。

“就是！教官一看这么漂亮的女生，能不说话吗！”王丽故意逗她。

“就是！这么漂亮的小女生能不说话吗？”秦言也跟着说。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郭苒反对她们这样说。

王丽她们不情愿地吃着食堂打来的饭菜，秦言问，“哪一个是刘忠华？我不认的。”

“我记着啦，我是记着了，我告诉你，自我推介演讲最棒的那个是刘忠华，第一次打水的那个也是刘忠华。”王丽告诉她。

“我有点记起来了。”秦言说。

“没事，你有什么事问我就行。这黄瓜难吃死了，我忘了打馒头。”王丽说。

“我有饼，家里带来的，你吃吧。”马君拿出来给王丽。

“不用。你的饼很漂亮，用圆做的。”王丽看一眼马君的饼，郭苒、秦言也把目光投过去。

“是我妈用模具圆做的，也不对，是用模具圆做的饼…不对、不对！”马君说。

“但饼不是圆做的，是做成了圆，也不对，是圆的形状，是做成了圆的形状。”王丽强调。

“那你吃什么呀？”马君问。

“我吃菜就行了。”王丽回答。

“行吗？”

“行！”我有面包。”王丽去拿面包，回过头来又问，“马君，你们家那个地方，是不是特环保？蓝天、绿地，流水潺潺、吃饱了肥羊、喂饱了猪、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没问题，这些都没问题！去看看？”马君挑衅地问。

“真的？不过我是想去。现在的农村什么因地制宜啦，什么资源开发啦，什么挖掘潜力啦，什么发挥自然条件优势啦，这叫作发挥农村优势。”王丽说。

“呀！王丽有感觉！我爸是村支部书记。”马君告诉王丽家底。

“怪不得这么深沉，干部呀！在基层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干部，官呀，此时我联想到了莎士比亚描写的田园故事情节，主人公的田园生活，给予美好的向往……”王丽说。

“我是被早晨的拖鞋事件搞得抑郁，心情不好，哪有什么深沉呀。”马君驳回王丽的说法。

“哎呀，我的庄园公主，这么小气，一个小小的拖鞋事件就耿耿于怀。”

“没有呀！”马君否认。

“王丽你懂得不少？”秦言说。

“我们是读高中了！这点小问题还不懂？对农村的了解，最初是从我妈那里来的，我妈原来是农村考出来的，当时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一中，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名牌大学。”王丽说。

“什么时候去看看我们农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马君说。

“这我相信！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看看你们的田园生活。”王丽说。

“我们村有一座大山，满山遍野的板栗树，每年长出优质的板栗，大山旁边山泉流水、池塘，经有关部门的质量测定，水质含有多种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已开发成了优质矿泉水厂，成品水摆上了货架。”马君介绍着村庄概况。

“哇！我的眼前浮过青山、幽幽的碧水池，还有源源不断的钞票。”王丽说得很形象。

“这么投入？”秦言问王丽。

“啊！她妈是中学教师，从小她妈妈就培养了她讲故事的能力。”秦言又说。

“我说呢，王丽你太优秀了，我算是服了你了。”马君说。

“是不是该去操场了，我吃饱了，快点！洗了！”王丽对她们说。

“还有十分钟。”秦言看看时间说。

“王丽你告诉我，那个是刘忠华。”马君和王丽说。

“好！我告诉你！就是今天上午那个喊着说自己眼上有蜘蛛网的那个，他叫刘忠华。”王丽告诉她。

“我记得了，我想核实一下，是不是记错了。”马君说。

“不认识，问我！我知道！”王丽说。

她们一起去洗饭盒，回到宿舍，秦言喊“走啦！走啦！”

“走！时间不够用啦！快点！去办公室。”王丽说着离开宿舍。

王丽她们从宿舍出来直奔办公楼，在办公楼的路上看见班主任李淑娟从食堂走出来，加快了脚步小跑起来，刘忠华和几个男生也跟在后面追赶，在办公楼门口的时候，李淑娟听见追赶的脚步声回头发现王丽、刘忠华他们跟在身后。“来，跟我来。”李淑娟带她们到三楼的办公室，她们站在门口。

“进来，进来。”李淑娟对她们说，他们走进办公室，分开站着。

“406室”王丽用凝视的目光看着李淑娟，告诉她自己所在的宿舍号，同时在墙角边拿一把扫帚说，“老师，我可以走了吗？”

李淑娟在笔记本上记下女生宿舍406室，没有马上回答王丽的话，接下来刘忠华告诉李淑娟“男生宿舍306室。”李淑娟又在本上记上说，“刘忠华留下。”

王丽拿着办公室领到的扫把离开办公室，路上她在想“老师要和刘忠华谈什么呢？一定是班里的事情。”就这样王丽带着疑问回到宿舍。准备迎接军训内务检查。

6. 内务达标

王丽她们回宿舍，郭苒站在门口观察教官、老师的出现，当教官和班主任出现时，她喊：“快快快！教官上来了。”

“到哪里了？快快快！”王丽警觉起来。

“到隔壁的隔壁了，还得一会儿”郭苒回到宿舍收拾自己床上临时放的东西。王丽站在床下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床铺，把放在床头上的书重新放了一遍，“教官他们马上就到了！不能时间长了。我的床这样合不合格呀？”王丽自言自语地问，没有人回答她。

“教官来了。”马君在门口“放哨。”

马君的话刚落下，教官和班主任走进406室，教官扫视各床铺说：“基本上还可以，衣服不要放在床上，放到柜子里去。床面要整洁，被子、枕头要摆放整齐有序，被子结成宽45厘米，长50厘米，高……牙杯放在脸盆里，里面放入牙刷和牙膏，毛巾要放在脸盆里，脸盆放在床下，靠里的一边，鞋要摆放整齐，摆放在脸盆的外边。在一条直线上，按顺序摆放，拖鞋、布鞋、皮鞋……”

班主任李淑娟走到王丽床边看床上摆放的一本《三国志》问：“这是谁的床？”

“我”王丽回答。

“王丽。”李淑娟重复着王丽的名字，不知是加深印象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当教官和班主任离开406室的时候，王丽她们暗自庆幸内务被通过。

在通往操场的路上，王丽和秦言她们遇上学生处的老师和校长回报工作，教官、班主任站在一边听着讲话，老师讲：“内务检查连个通知也没有，学校也不是第一年军训，宿舍的蚊帐都没撤，这样军训不行。”

校长听着没说话，只是沉默。

教官、班主任李淑娟也沉默。

最后校长说：“行，我知道这事了。”说完离开。

教官、班主任李淑娟来到操场，王丽、秦言她们也到了操场等待教官列队。听到哨声同学们立刻整齐起来，教官把整齐的队列交给李淑娟，她说：“今天晚上我们学习校规章制度，写军训日记和校广播稿，写好了交给王丽，现在我们去教室。”

队列解散开来，教官离开操场。

在回教室的路上，王丽和刘忠华走了个对面，王丽想起办公室老师留下刘忠华的事便问：“刘忠华，在办公室老师留下你说什么？”

刘忠华回答：“每个星期日下午第三节课后，班长要汇报一周的班级情况，书面及口述；星期一早自习的第一节课进行班会、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王丽听了听没说话，但记在心里了。

同学们从操场回到教室……李淑娟在教室里走着，王丽开始进入广播稿的创作状态……

晚上，女生宿舍 406 室，王丽洗刷完毕，爬上床，躺下看着房顶，若有所思，“我要睡了，此时此刻，我突然感觉这架高低双层床如此可亲、可爱，躺下的感觉真好，你们早点关灯，我睡了。”

“等会儿我关，你们不用管了，放心睡吧。”马君告诉宿舍里所有人。

王丽抬起头看看她问，“马君，你写什么？写日记？”

“关于拖鞋的反省。”马君说。

“你觉得拖鞋事件的焦点在哪里？”王丽问马君。

马君似乎还没有找到切入点，她没有回答。

王丽语言辛辣，她说：“时间观念、严谨的态度、到位、到家。”

马君沉默，似乎在思考着王丽说的话。

“你们觉得我们这一级女生都长得怎么样？有没有长得特别有特色的？你看看我们临班的那个女生，就跟外星人下凡似的，还以为自己长得很标致，在男生面前招摇，再看看和她一起的那个，整个一只恐龙不换。”郭苒说。

“怎么这么贬低人，看人重要的不是外在美，而是内在美的品质，长得丑又不是她们的错。”王丽说。

“那你们说，我们班的男生怎么样？”郭苒又问。

“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加引号。”王丽说。

“写完了。关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今晚早点睡。”马君说。

突然一道手电光从对面照射过来，郭苒说：“男生用手电向我们这里照。”

“男生怎么这么不要脸！烦人！”王丽说。

秦言：“可恶！”

马君：“变态！”

走廊中传来班主任李淑娟查看宿舍的声音：“早点休息！把门关好。”

王丽喊：“原来是老师查宿舍的！”

操场上与第一天同一队形，教官在队列前讲：“校领导对我们的军训不满意，没有严格要求我们，军训应该标准，同学们能不能做到！”

“能！”同学们一齐回答。

“再大声点。”教官说。

“能！”同学们大声喊。

“好！检查昨天学过的要领，……”教官说。

集合的各班级，大队长站在台上讲，“今天是军训的第二天，今天练习站立……三分钟前……五分钟了！日照一中创建于一九二四年，2004年举办了盛大的校庆会，建校以来，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建设培养了30000余名优秀人才，走过了八十年……现在已经二十五分钟了，还有五分钟，只有五分钟了……还有一分钟……好！时间到！向右看齐！向左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稍息！立正！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向后转！齐步走！摆臂练习！一、二、三！一！喊一摆三。踏步走！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么严酷的训练。原地休息！哪位同学愿意给同学们唱一首歌？”

刘忠华说：“有一个人选，同学们能不能想到。”

秦言喊：“王丽！”

“给同学们唱一首歌。”教官说。

“行，我想唱一首《兵哥哥》献给我们的教官及全班同学。”王丽说。

7. 严格的军训标准

这是军训的第五天，操场上响起大队长的号声……“前十排坐，后十排蹲。第一个内容，军人着装、报数；第二个内容，稍息，立正；第三个内容，齐步行进与立定；第四个内容，跑步行进与立定。第五个内容，敬礼、最高礼节。现在做个演示，我是部队的首长来视察工作（走过来）”。

同学们：“首长好！”

大队长：“同志们辛苦了！”

同学们：“为人民服务……！”

教官说：“每一个班有一个口号，大家一起想，下午确定下来。现在休息。”

休息之后顺练，教官走到金光身边纠正他的动作——挺胸、收腹，两眼平视前方，下额微收。

金光做个鬼脸，教官没有理睬他的表情，继续说，“以后不管见了那一位教官，不管他姓啥，叫啥，都要叫他教官，都要问，我，你们问不问无所谓，你们随便。”教官看着大家说，“站两分钟。”

同学们立正站着，教官看着同学们的站姿说：“自由站。”

王丽问：“这样站可以吗？”稍息的姿势。

“可以。”教官看一眼王丽的站姿回答。

“教官，我这样站行不行？”秦言把右手搭在左手手。

教官看看秦言，面无表情的回答：“自由站。”

“行了！有完没有？”王丽说。

“都是你起的头，还说呢。”秦言说王丽。

“行！自由站。”教官说。

“教官，你看这个女生怎么站的，让她把手放下来，哪有这样站队的。”王丽指着秦言笑着做鬼脸，女生们神秘的笑着，教官更加严肃起来：“不要说话了！”

同学们交头接耳，教官说：“以后站队不要乱讲话。”同学们立刻停止了说话。“两分钟到！立正！向右看齐！稍息！立正！蹲下！”教官说着做示范。

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个女生搀扶着另一个流鼻血的女生，（一个男生）金光左看、右看，被教官点名，他走到金光面前，用手调整了他头的姿势，说了句：“逛大街的？”

同学们哈哈笑起来，教官回到队列前：“笑什么笑！谁觉得好笑到前面来笑！”队列立刻肃静下来，同学们凝神看着教官。

金光晃动一下脖子说：“脖子给我纠坏了。”

教官听到金光说话走到他身旁，“你上哪儿去了！”金光在队列中明显突出来。“他肚子大。”刘忠华说。

“看他们做的，向他们学习。”教官指着刘忠华。

金光努力做着挺胸收腹蹲下的动作，急不可耐地问：“差不多了。”

“看你是个男人，长得比他们高点，没啥的。”陈教官故意刺激他，金光低下头。教官对金光说：“看好了吗？”金光回答：“看好了。”

“用行动来表示，是不是想大便。”教官说。同学们哈哈地笑起来

李淑娟看到和听到一切，走到金光身边小声严肃地说：“是笑话你的姿势做得不好，认真做好，不要说话”。

金光看见李淑娟走过来，神情严肃起来，李淑娟问金光：“我说什么？”

金光回答：“认真做好，不要说话。”

“关键的时候答对了，这很了不起，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李淑娟说。

操场上响起大队长的号声，教官宣布：“休息！”

王丽拿起放在围栏边的日记本，把想好的口号写在上面，郭苒过来问：“王丽，你给教官点歌了？”

王丽被问得不好意思了：“是给我们教官点歌了，怎么啦？”

郭苒也不直面回答：“没怎么，我问问。”

王丽不耐烦地说：“是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守卫，为祖国昌盛、安宁做出贡献的人民解放军，为日照一中军训的全体教官，《奔跑》献给高一一部一班的全体师生，愿日照一中，因我们更加缤纷多彩；《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献给高一一部一班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携手前进，放飞心中的理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怎么了！真

是的!”

郭苒被王丽说得无地自容，藏起似乎有那么一点龌龊的心态地离开。李淑娟走到同学们这边叫了声：“王丽。”

王丽站起来：“老师，什么事儿呀？”

李淑娟问：“你床头上有一本‘王熙凤的古人志’，我记住了。”

王丽靠近李淑娟面前一步，站着笑笑没说什么。

李淑娟问她们“你们饭吃得怎么样？”没有人回答。

李淑娟又问：“你们早饭吃了吗？”没有人回答。

李淑娟又问：“都吃饭了吗？”

王丽觉得有责任回答老师的问话：“吃了。”

李淑娟看着马君问：“马君你吃了吗？”

“吃了。”马君没有底气地回答。

“在食堂吃的吗？”李淑娟问。

“是。”马君没有底气、吞吞吐吐地回答。

“在外边吃的？”李淑娟看到马君的犹豫不决便问。

“不是。”马君很不想说。

“那在哪吃的？”李淑娟问。

“她们在宿舍……”王丽吞吞吐吐地说。

“你们没吃饭？”李淑娟从王丽及她们的话语中悟到结论。

“吃了！”她们赶快一起回答。

“不吃饭可不行，这是军训期间，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王丽你的‘王熙凤古人志’看的怎么样？”李淑娟说。

“我正在读。”王丽说。

“读读不错！”李淑娟说。

“四大名著我读两遍啦！还要读！”王丽说。

“你们都读过什么书？”李淑娟问她们。

马君回答：“《哈里波特》读到第六部了……”

郭苒说，“王丽你告诉我哪个是刘忠华。”

“我告诉你！躺在309床上的那个。”王丽回答。

“我记住了，想核实一下，是不是记错了。”马君告诉王丽。

下午，金光把写好的口号递给王丽，王丽看一遍，然后问：“刘忠华，你写没写？”

刘忠华回答：“军中骄子，校园精英，众志成城，谁与争锋。”

“和我想的一样，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众志成城，谁与争锋。”王丽说。

“相同点比较多，有区别。”刘忠华和王丽评点，这时马君拿出一张纸给王丽说：“写好了。”

“马君你什么时候写的？我快点写吧，不然的话，不行！”秦言告诉马君。

“想好了就写！”马君回答秦言说。

操场上响起大队长集合的号声，同学们纷纷把写好的口号交给王丽和刘忠华，王丽拿给刘忠华，然后交给教官，随着号声同学们列队，班主任翻看完了所有纸条说：“大家的口号大体上有两个，我们选‘军中骄子，校园精英；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这就是我们班的口号，大家一起喊一遍。”

举行操场周六露天晚会，草坪上拉歌，二班喊：“一班来一个，一班来一个，来一个！”

“王丽，来一个！王丽来一个！来一个！”刘忠华喊。

“王丽来一个！来一个！”马君、郭苒、秦言一齐喊。

“王丽你会不会唱那首（耳语）《童话》？”秦言问。

“会！”王丽回答。

二班喊：“一班来一个，一班来一个，来一个！来呀来呀来一个！一、二、三！喊一班！快一点，等呀等！等得我好辛苦！羞羞答答地不像话！像个大姑娘！一、二、三！喊一班！快一点，等呀等的我好辛苦！羞羞答答像个大姑娘！”

“好，唱一首《童话》献给大家……。”王丽站起来说。

王丽的《童话》结束，刘忠华再次喊：“王丽，再来一首！”

王丽说：“把机会留给同学们，我们欢迎刘忠华给我们来一首好不好？”

同学们喊：“好！一、二、三！快一点！”

王丽喊：“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忠华来一首，要不要？一、二、三！”

同学们：“要！刘忠华快一点！”

“好吧！我唱一首《朋友》……”刘忠华唱起来……

王丽喊：“教官，来一个，来呀来呀来一个！！来呀来呀来一个！！来一个！”

教官回答：“好，我来一首《啊朋友再见》……”

“我想哭着对你说，别唱了！我们一起唱一首《祝酒歌》好不好！”刘忠华说。大家一起唱起来：“美酒飘香，歌声美，啊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干一杯……”

2005年8月22日上午，操场上响起大队长的号声，教官宣布：“原地休息。”女生们面对面的坐着，郭苒看着教官似乎想起什么，她喊起来：“有同学给教官点歌了，王丽！”

王丽听到喊声过来问：“什么事？”

“王丽，是你写的？”郭苒问。

“啊，是我写的”王丽回答。

“对教官印象不错呀！”郭苒话中有话。

“没听见？是全体教官！”王丽很不耐烦。

“给教官点歌了？”郭苒又问。

“是全体教官，你没听见？”王丽生气地回到原处，郭苒用审视的眼神看着王丽离去的背影，秦言静静地观察郭苒和王丽的表情。

“给教官点歌怎么啦？真是！”王丽生气地说。

“我问问。”郭苒回答。

“给教官点歌怎么啦！”秦言也质问。

“我问问，又没说什么。”郭苒狡辩。

金光盘腿坐在地上玩手机，郭苒说：“金光，给我看看。”王丽、秦言都听到郭苒说的话。金光继续玩手机，郭苒围着看，王丽喊：“防止辐射，都信息时代喽。”

2005年8月22日下午，主席台上站着校长、部队领导和老师，郭苒小声说：“教官要走了，不好玩了。真的不好玩了。”

校长讲：“同学们，负责我校施训的教官接到上级命令，要回到部队参加纪念法西斯战争60周年在青岛举行的与俄罗斯共同的军事演练，2005级新生军训今天上午就结束了……”

大队长：“我们学习了礼貌用语，我们演习一遍，就当我是首长来视察了……大

队长跑下主席台与教官们列队跑步离开操场，王丽抱着一个玩具狗熊，追赶上去，教官示意她离开，王丽一直追着，校长、老师、同学们目送教官离去的背影……

王丽结束军训回到陪读的家中，红萍看看她问，“怎么回来了？”

王丽告诉红萍，“结束了。”

红萍疑惑地问：“不是十天的军训吗？怎么今天结束了？”

王丽说：“教官要回部队参加纪念法西斯战争 60 周年在青岛举行的联合军演。”

红萍问：“你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学？”

王丽，“和其他班级一样，同时开学。九月 1 日，从前一天的晚自习开始。”

红萍告诉王丽：“这两天，我送你去见一中的吴老师，她答应每隔一个周六去她那里学习一上午，把问题给你找一下。”

王丽：“吴老师她是一中的老师，我可不去找她课外学习，好像我学习多么差一样，我怎么去找她辅导？多难为情，我不去！”

红萍：“王丽，你怎么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吴老师很有名，一般找不到她，你知足吧。”

王丽：“我不去。”

红萍：“由不得你，我说得非常严肃。”

王丽不再说话了，眼睛涌出委屈的眼泪……

红萍看着王丽的样子，一种无奈席卷而来，有一种无名的不悦涌上心头，她理智地告诉自己，今天，此时，不能再这样继续谈下去了，她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到吴老师那里去学习的条件，你再想想，你不能太任性，你还没有决定问题的能力，必须服从……”

晚上，王丽都在想着要去吴老师那里学习英语这个决定，母亲的话语在她耳边回响：“你不能太任性，你还没有决定问题的能力，必须服从……”当她想到这里的时候，她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决定服从母亲的安排，到吴老师那里去学习，当她决定了这件事情也就安然入睡了。

红萍为王丽拒绝去吴老师那里学习的态度伤脑筋，她在想着如何让王丽接受去吴老师那里学习……

开学前两天，红萍问王丽：“军训结束三天了，你休息得怎么样？感觉休息好了

吗？”

王丽：“好多了，军训是挺苦的，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红萍：“你休息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吴老师那里？”

王丽告诉红萍：“明天上午吧，后天开学了，如果再去就没时间了。”

红萍高兴地回答：“好，就明天上午了。”她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开学的前一天上午，红萍等着正在洗漱的王丽，她们要去吴老师那里学习，红萍问：“能不能快点？”

王丽回答：“马上好。”

王丽和红萍一起向吴老师家走去……

中午，王丽回家，红萍问她：“感觉吴老师教的怎么样？”

王丽：“还行。”就这么淡淡的一句。

红萍看看王丽的表情和反应，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但她还是问了一句：“吴老师告诉你什么时候再去？”

王丽：“隔周六上午。”

红萍：“知道就可以了。”

王丽：“我自己去就可以了，您不用每次都送我。”

8 . 开学

王丽走在校园的路上，正朝教学楼的方向走着，头仰得高高的，洋溢着满脸的自信，不难看出经过军训后十天的休息，她眼神充满了神气，完全没有了军训时的疲惫。

王丽走进教室门口的时候，秦言喊：“王丽！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你们早来了？哎呀！你们都早来了，想我了吗？”王丽说。

“想！”秦言向前拥抱在一起。

“啊！”马君也迎上王丽拥抱起来。

刘忠华看着她们笑，“男生就免了吧！不用拥抱了！”王丽说。

“咳！咳！”刘忠华笑起来。

“王丽！到我这儿坐着吧！”秦言说。

“是不是还要排位呀？”王丽说。

刘忠华回答：“肯定要排位。”

王丽走到秦言一边的坐位上“先坐这儿吧。”

“军训总算结束了！”金光靠窗坐着发表感慨。

“你不用挨训了。”王丽讽刺他。

李淑娟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看着同学们说：“为了便于我们学习，首先要在班里选出班干部和各课代表……王丽、刘忠华、马君、秦言你们到办公室。”

金光趴在课桌上，“不会坐吗？”

“老师我不敢了！”金光说。

“下次看见你这样扣你的分。”李淑娟说完离开教室。

“哎呀！”金光无奈的一声叹息。王丽看看金光无奈的样子产生一丝同情，沉默是她思考的方式。

他们在办公室靠墙站着，李淑娟说：“向里边来。”王丽他们围到李淑娟的办公

桌前等待老师的安排。

李淑娟告诉他们：“你们是各课成绩比较好的同学，有的同学，总分比较高，可是没有特别突出的课类，王丽的语文和英语都不错，数学也很好，刘忠华、秦言、马君你们成绩都不错。刘忠华担任班长、王丽担任团支部书记、学习委员、宣传委员……要分组，你们帮我吧名单列出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列，六个组，从第一名开始，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从倒数第一名开始，一二三四五六，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放到一起，就这样分法，这就叫做什么……学会了这些就学会管理了，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啊，我明白了。”王丽回答。

李淑娟把名次表拿给王丽并在上面比划着再次告诉王丽。

“我明白了。”王丽回答。

“这个事交给你们了，王丽你负责教他们，什么时候搞好了告诉我，你们找个凳子坐下，这是我的抽屉，可以随便在里边找东西，我现在去教室，下一节我还有其他班级的课。”李淑娟看着他们说完离开。

刘忠华走向王丽拿的名次表这边来，“我怎么没听明白”？刘忠华问。

“我来告诉你，就是先正着数六名，然后再倒着数六名，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排在一起，第二名和倒数第二名排在一起……”王丽仔细给刘忠华讲。

“我明白了，我做什么？”刘忠华问。

“你记名字。”王丽说。

“好！”刘忠华回答。

“六个组，六个人写，秦言你们过来。”王丽说，同时在老师的抽屉里拿出信纸给刘忠华。

“你念我抄就行，不用那么麻烦，我把它标上1、2、3、4、5、6组就可以了。”刘忠华说。

“人多写得快嘛。”王丽说。

“那样干什么？不用！”刘忠华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标上1、2、3、4、5、6。”王丽这样告诉刘忠华。

“恩，你念。”刘忠华说。

“好！刘忠华、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你的总分五百六呀？这么高！”王丽念着名单并观察同学的成绩报告，刘忠华在单上记着，一边回答：“不高！考得不好！才考了五百六十，丢了那么多分。”

“还考得不好？不少了！你是我们班的第一呀！”王丽说。

“我们班的第一怎么了！要是全校第一，你还不得晕倒。我的特长也考了第一，别的学校让我去，免一切费用，最后还是决定来这里啦。”刘忠华说。

“我也是！我的特长考了第三，我妈坚持让我来这里，就来了，挺好。”王丽说。

“往下念！”刘忠华说。

“好！写好了？对一遍。”王丽说。

“好了，再往下念。”刘忠华说。

“倒着数，金光……”王丽念着名单。

李淑娟手里拿着王丽他们编制出来的分组名单问大家：“同学们说哪个位置最好？”

同学们一齐回答：“中间前面的！”

李淑娟设一个悬念，不直面回答同学们的话，宣布：“根据入校的成绩分组，安排各组的位置，当然是成绩最好的在最中间前面。以后哪个组成绩好、表现好，就坐这个位置，现在我读一下各组的名单，刘忠华、王丽、秦言、马君、郭苒等同学将享用教室最好的位置……”

王丽和郭苒是同桌，郭苒向秦言提出交换位置的请求。

“秦言和你换个位置吧！我愿到边上坐着，方便！”郭苒这样请求秦言。

“行！我和王丽在一起。”秦言求之不得并收拾东西就要离开。

“来来来！”郭苒收拾东西离开。

“不行！你们认为这是在家里赴宴呀！”王丽看着她们的动作制止到。

秦言看一眼王丽，彻底读懂了王丽的表情：“我不调了！”

郭苒看看王丽，似乎也明白了什么说：“不调就不调吧。”重新坐回来。

王丽看看重新坐回来的郭苒表扬她：“很乖了。”

“那是！怎么也是最好的位置。”郭苒回答。

9. 对高中的感觉

上课的钟声使整个校园寂静了，李淑娟走进教室看看大家：“同学们好！上课！”
“老师好！”同学们看着老师全体起立并同时喊。

李淑娟环视大家：“你们进入了高中，将面临着新的学习环境，如何学好语文呢？
我的理解是：多读、多看、多写、多练习……我们学习第一课，《荀子》劝学……”

物理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究天下之情，通万物之理”并问“什么是物理？理解是什么？由万物到一物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解除包袱，大胆创新，咱的物理应该没问题……我的理解是，首先是一门实验科学，高中高端物理的一个开始……
向心力，向中心拉的力叫向心力……物理是研究物质运动……是不是糊涂啦？如何学，‘实验’在高中是很大部分，多观察。”

王丽瞪大了眼睛。

下课铃响了，王丽兴奋地高呼：“高中的物理，跟初中学得不一样啦！哎呀！我得好好学，不然的话……”

刘忠华：“实验一丝不苟！走近科学的感觉。迈进一中大门，我选择了清华，不甘于平庸。”

王丽瞪着眼睛看着刘忠华点头：“我也要去清华！”

数学老师：“新课解，九个模块。高一学完，一本一个模块，密度、容量不大，不要害怕，学完容易，学好难……我认为教育是神圣的事业，更是良心事业。要做大事，要有高的起点，有神圣的追求。年龄大了，能力提高了吗？一元二次函数，抛物线……定理是要论证的，公理我们不会，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让你们明白初中和高中是不一样的，怎样学好数学呢？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如何学好，这个地球上是没有确切答案的。搞清原理、加强练习。胡伯青，南北华几何，初中过程中，平面几何做一万道，如实说学数学，不如说做数学。做，包括思考、渗透、提升。数学的定理一定要背过，重在理解思想含义，熟练的应用。搞清原理是基础，

学习是巩固。总结、提炼；灵活运用……”

三节课下来已是中午饭的时间，王丽按约定到陪读的家里吃饭，她回家就喊：“妈，我放学了，饭好了吗？”

“放学就吃饭吧，我把饭早就给你做好了，等着你回来吃。”

王丽一看惊呼：“这么多。”

“今天是陪读的第一顿饭，做饭的心情比较好，庆祝你高中的开始。”红萍说。

“比学校食堂的饭菜好多了，那蒜苗没法吃。”王丽说。

“食堂的饭菜就是那个样子。今天正式上课了？”红萍问，想了解课程进展。

“上课了！试验是真试验，是准科学。”王丽回答。

“何为名师？何为名校？名师就是具备严谨学术能力的人，名校是由名师架构而成。高一的基础很重要，英语基础要积累，加强英语作文。”红萍说。

“初中的时候英语老师讲过。”王丽说。

“英语老师早就想到你们高考了，早在为高考服务了。”红萍说。

“是呀，都给我们讲过。”王丽说。

“音乐课上了吗？”红萍问。

“还没有，我的钢琴怎么办？我怎么练琴？”王丽问妈妈。

“让你爸赶快跟学校联系，不要耽误你练琴。”红萍说。

“行呀，我等着。”王丽说。

刘敏和建军进来，红萍给他们让座、沏茶，“哥，你和嫂子过来有什么事吗？有事你就说。”红萍问。

“我和你嫂子商量，觉得去市长家里一趟比较好，看起来比较重视。”建军说。

“这事，等我和大纲商量后，再做决定，好吧？”红萍说。

“我们觉得还是去一趟有把握。”建军说。

“我得考虑是否合适。哥和嫂子你也要理解。”红萍说。

“红萍呀，我们就指望你了，我和你嫂子是没有能力安排王充的。”建军说。

“我知道这事了，也想着这事了。”红萍告诉她们，送走她们……

就在红萍正要离开时，大纲回来了，他首先告诉红萍嫂子和哥哥要求见市长的意思，红萍很清楚，既然王大纲来说这事，证明他已经同意带哥嫂见了，自己也就

要安排这方面的事了，于是，红萍告诉大纲：“周六我们去趟吧。”

“那我告诉嫂子。”大纲说。

“你告诉她们吧。”红萍告诉大纲，说完便离开家，去学校了。

很快就到了周六，刘敏和建军上午很早就来到红萍家，刘敏说：“红萍呀，我们早点去，早点回来。”

红萍和大纲带着刘敏、建军离开家，在路上刘敏问：“大纲你身上带钱了吗？”

红萍听着不高兴，但此时只能选择沉默。王大纲没有直接回答刘敏的话，也是选择沉默。

来到市长家，刘敏把带来礼物和钱递上：“市长，这是家乡的特产，不知道您习惯喝哪个品牌的酒，这是一点小意思。”

“谁规定的？市长喝酒还要你买单？收起来，不要放下。特产我可以收下，保存在红萍那里，其他的就不用了。孩子是什么情况？”

“现在服役结束了，档案在市民政局，等着安排。”建军说。

“市里对军转干和服役退伍军人安排得很好，孩子叫什么名字？”市长问建军。

“孩子的名字叫王充，今年刚退伍，档案在民政局。”建军告诉市长。

红萍和其他的人都不说话，只有建军在演奏他自己的角色……

“我们市的单位都不错，你们觉得哪里最合适？”市长问建军。

“那当然是港务局最理想了。”建军告诉市长。

“无论是哪里，都有工种的区别，要看孩子的个人业务能力。”市长说。

“孩子的学历也不高，能从事一般的工作就可以了。”建军说。

“市里对这类问题安排得很好，你们等着吧，会安排的。”市长说。

“哥嫂，我们回去等着吧，市里都有安排，一定会安排的。”红萍带她们离开。

王丽吃过午饭回学校在校园里见到张应，张应喊，“王丽！”

王丽喊：“干嘛啦？”

张应说“我刚吃饭。”

王丽问，“你家也住的不远？”

“我妈在外面租的房子。”张应说。

“我妈也是，和我妈一样。”王丽说着，并看见刘忠华朝她们的方向走过来，她

问，“刘忠华，干嘛呢。”

“王丽！我到小买部。你家住得不远？”刘忠华问。

“恩，不远。”王丽回答，刘忠华朝校门走去。

“哎？谁呀？”张应问。

“刘忠华，我们班的班长。看上了？给你介绍介绍？”王丽说。

“你说什么呀！我问问。”张应反驳。

“说着玩。”王丽说。

“我和你说正事呢，哪里的？”张应又问。

“不是我们这里的。”王丽说。

“他怎么到这儿上呀？”张应问。

“学习不错，来考北大、清华的，我们这里可是名校呀！”王丽说。

“是吗？这么厉害？”张应说。

“很愿学，挺懂事的。”王丽接着说。

“是吗，这么好的孩子。”张应说。

“前程重要呀！不要想别的呀！”王丽和张应开玩笑。

“哎呀！你怎么这样！”张应被王丽说不好意思了。

“我怕你迷失方向。”王丽说。

“你迷失方向，怎么样？”张应问。

“挺好，还有感觉。”王丽并不在乎这句话，只是应对张应的闲聊话题。

音乐教室里放着一架钢琴，王丽盯上那架钢琴急步走到钢琴边试着琴音，然后弹奏起曲子《梦中的婚礼》，郭苒、刘忠华站在钢琴边看着、听着王丽弹曲子，结束后刘忠华上琴，一曲名曲结束后音乐老师走进教室，听着他们讲话。

“哎呀！刘忠华你弹的这么好！”王丽说。

“你跟谁学的？”郭苒问，刘忠华不回答。

“你跟谁学的？是不是北京的老师？”郭苒又问。

“不是。”刘忠华说。

“哪你跟谁学的？”郭苒问。

“不和你说。”刘忠华说。

郭苒：还保密呀，你就是跟那边老师学的。

“不是。”刘忠华说。

“很多人都在那里学的。”王丽说。

“我不是。”刘忠华说。

“那你在哪学的？”郭苒问。

刘忠华沉默不回答，王丽说“人家不愿意告诉你。”

“你俩怎么这么好呀！”郭苒讽刺攻击。

王丽被说得脸红发烧一时哑语。

音乐老师听到了他们的讲话，之后说，“到时间了，我们上课！我们先回顾以前你们学过的知识……谁上黑板上来，把学过的音符听写一遍？”

王丽和郭苒都回答，“我！我！我！我！我！”

“王丽、郭苒、刘忠华你们上来。”老师说。

王丽、郭苒、刘忠华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音符……老师说：“看！这个音符（写）……”

王丽看一眼说“我知道，想起来了。”王丽很快写完后走下讲台，坐在座位上看着黑板上正在写着音符的郭苒和刘忠华，接着郭苒离开黑板走下讲台回到王丽一边，站在钢琴边看着黑板上写音符的同学们。

“你看什么呀？”郭苒看着王丽正在看黑板上写音符的刘忠华专注的表情说。

“看他写得好。”王丽说。

“看他人长得好吧。”郭苒说。

“是呀！就是长得好！”王丽故意攻击。

“他曲子弹的好！人也长的好！”郭苒进一步攻击。

“老师，你看她说什么。”王丽向老师求援。

老师避开王丽的话题对大家宣布：“把学过的知识巩固一下，都把音符写一遍。”有的同学到黑板上写，王丽围在钢琴上又写起音符，老师看看都在用圆珠笔写音符的同学们说：“要用铅笔写。”

“我没有铅笔。”王丽回答说。

老师回答：“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去做，不会穷得连一支铅笔也买不起吧？买一支

铅笔能浪费你多少钱。”

“老师，我买还不行吗。”王丽说。她们继续写着音符，老师看着她们沉默。

下课铃声响起来，老师说：“一定要学好音符，听见了吗？下课！可以走了！”她离开教室。

“郭苒你钢琴弹到几级了？”王丽问。

“也就是初级级，你呢？”郭苒回答。

“初级。”王丽说。

“啊！”郭苒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我试一下琴……”王丽结束一曲让开琴。

“我试试！”郭苒也结束一曲停下来，刘忠华说：“我弹。”

“你已经很厉害了，不用练了！王丽，该你啦。”郭苒报复刘忠华不报老师是谁。

10 . 已不再陌生

同学们从教室出来去食堂吃饭，王丽在水房在等龙头，见有人把杯子挪开，王丽伸手把杯子放到水龙头上，同时有人把杯子也放过来，王丽占据了优势，她发现是刘忠华。“啊！是你呀！不能让着点。”王丽说。

“没看见是你，对不起！”刘忠华认错。

“下次别这样了！”王丽批评。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真的错了。”刘忠华说得如此诚恳。

王丽提着装满开水的杯子离开水房，朝着食堂方向走去，刘忠华提着水壶紧随其后一直为自己的行为解释，“我真的没看见是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求你了。”

“啊，原来你这个样呀。”王丽讽刺。

“我知道错了，你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我就完了，我怎么混呀！我完了，我为了抢时间惹祸了。”刘忠华语气诚恳。

“就是时间惹的祸。”王丽说。

“现在我想过来了，都知道时间重要，我不该插队。”刘忠华说。

“才知道呀。”王丽还击。

王丽来到食堂，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去窗口打饭，等她端着饭菜来到桌子前，马君、郭苒、秦言已经围着桌子正在吃饭，王丽一边吃饭一边想着在水房发生的事情，她还是决定把这个秘密小范围地告诉同宿舍的同学。“在水房刘忠华和我抢水龙头。”王丽语气似乎夹带着一点沉重的意味。

“和你抢？他怎么这样。”秦言惊奇地问。

“我觉得他不应该和我抢。”王丽似乎是在评价这个问题。

“他可能是在时间上面考虑的，只想到了他自己的时间观念，没顾忌别人的时间观念，特别是你，针锋相对，碰点上了。”秦言分析。

“你们两个那么好，谁在前面还不一样呀。”郭苒说。

马君不知什么时候取出从家里带来的饼，刚要吃的时候被王丽看见了，她喊“看呀！马君的饼是用圆做的！”王丽的话把大家的目光一下子引到马君这边，都看到了马君手中的圆饼。

“用面粉做的！你说的不对！”马君和王丽争辩。

“哎哟！是圆呀！没错！是用圆做的。”刘忠华也过来了，看着马君手里的饼。

“干什么！一边去！”马君愤怒。

“什么饼？你能吃的上吗。”王丽逗马君。

“甜的。”马君边吃边看着王丽，用抒情的语调说。

“酸的吧？”王丽反击。

“是多味的。”马君用抒情的语调还击。

“好吃吗？你能吃的上吗？要不要我帮你？”王丽再逗。

“看上去挺大的，很薄，能吃的上。”马君用回应。

“你要是吃不上我的话，我帮你吃。”王丽再次挑战。

“不用，我能吃的上，谢谢！”马君十分调皮的语调。

“不用可气。以我为半径，以我为圆心，画一个圆，这个圆统统是我的！”王丽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

王丽从食堂出来，在食堂门口看见刘忠华、马君、秦言，他们一起走在校园的路上，这个傍晚她们开始了第一次交流，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一中，原来是一朵长满刺的玫瑰。”王丽说。

“酸样！你酸死吧！”刘忠华褒义的讽刺。

“你这个孩子怎么不懂得审美，没感觉到我的认知能力比较强？对问题有极其敏锐的嗅觉！”这是王丽回应。

“就是！你吵他！继续说！”秦言嬉笑着烘托气氛。

“高中生活艰辛呀！忙碌于三点一线，面对生存竞争的难题，自己的渺小呀，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失败的深渊。”这是马君感叹。

“一不留神高考的时候，还能考个什么状元。”王丽来一个急转弯的回答。

“不是我们吧？”马君是在怀疑自己的能力。

“谁不想当状元？我现在想了！”刘忠华的回答是肯定的。

“对于一中的学生来说，这个概念并不陌生，拿状元是其中一个奋斗的目标，不止这些。”王丽说的语气平和。

“原来在我的视野里想着好好读书长大了争钱，改变不够富裕的家庭状况，到了一中后，我看到的不仅这些，有了新的更高更高尚的追求，我一定要进北大、清华。”刘忠华说。

“我一定努力。”秦言说。

“我一定好好学。”马君说。

“拿状元？就看你想不想努力了，我也好好学！唉！刘忠华！你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王丽说。

“怎么啦！王丽！我没惹你吧？”刘忠华说。

“说真的”你敢想去清华，能有这个想法就已经很伟大啦！”王丽说。

“那怎么啦！很正常，这里去清华、北大的学生很多，每年都有好几个考进清华、北大！”刘忠华说。

“觉得目标还是挺高的！”王丽说。

“那怎么了！我就是这个目标。很自然。”刘忠华说。

“是呀！我就是这个目标！考就考最好的。过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距离，现在就差一步，就是时间了，只要我们去努力就可以实现啦。”王丽说。

“是这样。我要努力！”秦言说。

“只想不行动是空想，那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王丽说。

“就在行动中体现出来吧，我已经开始了，当我走进这所古老的学校，我的嗅觉和感觉让我清醒的意识到这所学校的文明，这片古老的土地，我走进了这所学校，不知当你们走进它以后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自己似乎在瞬间归于平静……”刘忠华说。

“你怎么跟我的感觉一样。”王丽说。

“只要有思维有感觉的人都会感觉到一中的文化底蕴。”刘忠华说。

11. 我想有个琴房

傍晚费红萍去母校一中校门口散步，在抬头时看见刘帆，她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刘帆，你也过来了？”

刘帆同样也是满脸的喜悦笑着回答：“吃了饭，在家没事，过来溜达溜达。”随后她们两个都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学校和教学楼里一口口教室亮着灯的窗口。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教室全是平房。毕业的时候，真的不舍得离开。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们那个班，现在都挺好的。你还记得李存吗？他可是对你挺好的。”费红萍说。

“我怎么不知道？好在哪？”刘帆问。

“我们都看出来。”费红萍说。

“我不知道。现在他在哪里？”刘帆问。

“单位不错，后来他跟高洁结婚了，我记得他最调皮，谁要是学习他就捣乱，讽刺，怎么还想个好事？我就没理他那些，当年就考上了。你是第二年考走的？”费红萍问。

“要不是王大纲嫂子折腾那事触动了我，也可能就不能读大学了。红萍，现在你还记这么清楚，从你的语言中我这么感觉当时你对李存的印象不错。”刘帆说。

“或许是有，感觉是朦胧的，过去了，只能当作回忆，永封在记忆里，现在想想也不错。”

晚自习下课的钟声打破了沉寂的校园，王丽走出人群，费红萍上前几步迎上去喊：“王丽，这里”。

“妈，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很长时间吗？”王丽问。

“我和秦言她妈在学校门口溜达了整整一个晚上，你们九点结束晚自习，以后我九点出来。”费红萍说。

“我们九点二十分放学。”王丽说。

“好，我知道了，下次我九点二十出来。”费红萍回答。

“今天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语文，音、体、美都讲了。”王丽说。

“高中三年是苦的三年。走，回去吧，你看看我把那房子收拾的怎么样。”红萍告诉王丽。

“怎么样了，收拾好了？”王丽问。

“收拾好了，小床我给你铺的整整齐齐的，把写字台也搬来了，你在上面学习、看书，不错，谈不上条件，但还是蛮可以学习的”。红萍说。

“妈，你不知道呀，我们班有个男生今天就说，一定要考清华，真是厉害。”王丽把同学的情况透露给母亲。

“恩，真是不错。他学习怎么样？”费红萍问。

“还可以，第一名。”王丽说。

“学习是不错。”费红萍说。

“今天上音乐课，教室里就一架钢琴，都抢着用，十几个学生，根本不够用，琴房什么时候解决呀？什么时候去找老师说呀？”王丽说。

“让你爸快点去和老师说。”红萍告诉王丽。

她们一边说着话，回到陪读家中，亮起了院子里的灯，王丽走进房内看看，目光在床与写字台之间移动，但没说话。

“赶紧洗刷，这院子太静了，不要磨蹭，快关门，脸盆、水桶、热水都在门后，我给你准备好了。袜子放那，明天我给你洗。”费红萍说。

“恩，我知道。”王丽回答。

费红萍站在房门口外看着王丽洗刷，王丽把外套、长裤放到衣架上，然后到门后拿起脸盆、热水壶，到院子里接自来水，对好热水洗脸、洗脚，结束后走进屋里，把鞋和袜子扔在外边，打开台灯学习，费红萍把鞋和袜子拣过来，关上房门。

“砰，砰，砰”王大纲的敲门声。费红萍听见声音后下床准备去开门，同时手机也响起来了，是王大纲的手机号码，她没有接，放回到原处，然后开房门走到院子里去开院门，开门后，王大纲等候在门外。王大纲进房内看见王丽正在学习，为了不打扰她，便很快到里边没再出来。

“这么晚了还回来干什么，要回来的话不早点回来，你不知道我去接孩子刚往外

走的时候，多么害怕，如果你回来我们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等我不害怕了就不用你接了，巷子这么深，接孩子的时间正是路上没人走路人家入睡的时间。”费红萍说。

“我有事！回不来！”王大纲说。

“不过，等走出去的时候就好一些了，路上接孩子的家长很多，你有时间就回来接一下，没时间我接。”费红萍说。

“可以吗？”王大纲问。

“恩，可以。很快就熟悉了。”费红萍说。

“那就行，可以就行。”王大纲说。

“啊呀！学校门口接学生的家长很多！什么武艺都有！王丽，早点休息吧。”费红萍说。

“你们先睡吧。”王丽说。

“不要太晚了，明天还要上课，我们先睡了。”费红萍说。

“恩，我一会就睡。”王丽说。

“学校今天上音乐课了，教室里就有一架钢琴，想办法给王丽在学校解决琴房。”红萍说。

“等找找校长，问一下学校的情况。”大纲说。

夜深了……

星期三下午，王大纲回来后，他首先告诉红萍：“我找学校的校长了，要求解决琴房，把钢琴搬到学校，校长说琴房现在还不能解决，学校现在没有解决琴房的房子，考虑其他的办法。”

红萍：“什么其他的办法？”

王大纲：“学校要想办法了，容易解决。”

红萍：“那等着呗。”

王大纲：“家长反映了，学校要考虑的。”

红萍：“钢琴搬到学校，练习的时候方便。”

王大纲：“那样，随时都可以去练习，那多方便。怎么着也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过两天我再找校长。他也不得不考虑家长的意见。”

红萍：“行。就要找学校。”

王丽结束晚自习回家看见父亲说：“爸，能不能到学校给我解决琴房，那样练琴方便，随时都可以练琴，课间、自习都可以。”

王大纲：“我找校长说了这个请求，学校也得考虑家长的要求。”

红萍：“学校现在没有现成的房子，要解决，也要想办法。”

王丽：“能不能快点？不要耽误我练琴。”

红萍：“让你爸再催催学校。”

王大纲：“等请校长吃个饭。”

王丽开始洗刷、休息……

第二天中午王丽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王大纲又回到陪读家中，他说：“王丽，琴房还得等着，马上解决不了。我又找校长了，想请他吃饭，他没有答应。他告诉我需要落实，要一段时间，让孩子等一等，很快解决。”

王丽听了王大纲的话脸上露出了喜悦，但在内心还是潜藏着焦急与等待的无奈，希望琴房早日解决，她说：“能不能让学校快一点？”

王大纲：“等几天，我再去找校长。”

王丽也只好听从这样安排，不再说这个事情了。

12. 被冠以“早恋的开始”

第二天早晨，王丽起床后，红萍告诉她：“这些日子，我感觉，早饭和晚饭回来吃，时间来不及，你在学校吃吧。”

“啊，我知道。我走了。”王丽一边回答着离开。来到学校，王丽到操场排队，体育老师正在给全体 2005 级新生正在编排体操队形……以后我们的体操队形就依这个队形排列。”体育老师编排好体操队形，开始体操。

早操结束后，同学们陆续离开操场回教室，王丽和刘忠华在操场上谈话。

“家里人现在让我放弃特长，重点攻文化课，我正在为这事犹豫不决，矛盾。”刘忠华告诉王丽。

“还是应该听父母的，但是，觉得放弃特长又有点可惜，特长能到这一步，可以说也吃了不少的苦，努力了一番，可以说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差冲刺了。”王丽说。

“现在我觉得选择文化课，科研，要比选择音乐更适合我。”刘忠华说。

“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听到科研这个词好像有点遥远。”王丽说。

“我要好好学文化课，物理和化学就是这样明确的告诉我们的。”刘忠华说。

“有点感觉。”王丽回答。

“高中三年，要学多少课程，还要学好，还必须优秀。”刘忠华说。

“是！北大、清华轻易的就能进去了！”王丽说。

“你的文化课也很好？选择什么都有优势。”刘忠华说。

“好好努力。”王丽说。

“我敢说我们的特长是有一定功底的，只要我们好好努力学好文化课，一切都没问题。”刘忠华说。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特长的话，我们在文化课的学习方面就不用那么卖力了，可以轻松地走过高中这三年。”王丽说。

“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选择文化课，而不放弃特长音乐课的话，

我们尽关把精力用在学习文化课就是了，特长课同样是我们的优势。”刘忠华说。

“我明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快到自习时间啦！第一个班会。”王丽说着跑步回教室。

李淑娟走进教室，拿起黑板擦拍一下说：“每个周日晚自习的第一节课进行一个班会。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宿舍的纪律、内务做起……晚自习后，一定要按时熄灯，按照《日常行为规范三十条自测》要求自己。请同学们经常对自己一周或一天的行为做一次测评，客观的给自己打分，各项满分为150分，120以上为优秀，100——119分以上则需认真努力，100分以下则需引起自己警惕，加倍重视自我修养。从胸卡、校服、起床、被子、鞋子、毛巾、站队等一点点做起……”

“老师，能不能把我调到边上？方便。”郭苒问。

“不行！不能每一位同学都在边上吧，全班有42名同学，如果都在边上，老师怎么安排？不能只想着自己。你们这些孩子就是非常自私！”李淑娟回答。

“老师，我知道了。”郭苒无奈地回答。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用寻视的目光看看李淑娟，等待她宣布下课，李淑娟点下头，同学们在座位上散开。

“怎么样？不让你调你还不信，这会你总算明白了，我叫你试试！活该！老师你使劲吵她！”王丽说。

“老师，你怎么说我们非常的自私呀？不就调个位嘛。”郭苒说。

“是呀！你们就是自私！不就是调个位吗！只想到自己怎么样，就没想到别人怎么样，如果别人在那个地方，不也不方便吗？”李淑娟说。

“可我不方便！”郭苒说。

“大家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想谁愿意不方便！”李淑娟说。

刘忠华、王丽、秦言、马君、郭苒围着王丽的桌子站着。

“我在里边一点也不方便。”郭苒说。

“是不方便，很不方便!!!”王丽有点嘲讽和藐视的意思。

“坐在边上的人怎么能感受到处在里边位置的感受呢。”郭苒连讽带刺。

“要树立集体观念。都到边上坐着，中间的座位谁坐呀。当你决定留在那里以后，你就觉得哪个地方也比不过这里，怎么想怎么好，到边上反而又不习惯了，这可是

全班最好的位置。”王丽说。

“我就在这里了。”郭苒说。

“本身你就在那里，要学会服从。服从也不简单。”王丽说。

13. 挖掘语言潜力

晚自习的课间，王丽、秦言、刘忠华在教学楼门前活动，他们谈广播稿，王丽问：“刘忠华你的广播稿准备好了吗，第三节我们去录音，秦言你负责审稿。”

“行。”秦言说。

刘忠华也回答：“好！我们一起去。”

王丽昂着头探望夜空：

The night was beautiful! The beauty of the night sky! The night quietly blooming flower, but allows the day to get thanks, by harvesting way is to do not gather the beauty of the flower petals.

夜色好美！美丽的夜空呀，黑夜将花朵悄悄绽放，却让白昼受到感谢，通过摘取花瓣的方式是得不到花的美丽的。

我唱支歌给你听！《爱的呼唤》……

“王丽你的英语基础真是不错呀！”刘忠华说。

“下了一点点功夫，谈不上不错。真的不行，还要学习”王丽说。

秦言听着，她疑惑地问：“英语比赛你都是第一了，已经很好了！”

王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她对这个问题沉默，然后说“秦言、刘忠华这是我们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广播，一定要做好，稿子审细一点，能用的就用，不行的我们再改。”

“你是站长呀，这里你说了算！”刘忠华说。

“刘忠华你的《我们有多么爱她》不错。《我们有多么爱她》母亲伤心的眼泪，静静地划过沧桑的脸庞……年少时虚荣与无知铸成的错，时至今日也无法释怀，当我们能够真正读懂这一切时，我们能做的是紧紧抱着赐予我们生命的神，告诉她，我们有多么爱她……”王丽抒情的朗诵起来……

“《春暖花会开》！如果你曾经历过冬天，那么你就会有春色，如果你有着信念，那么春天一定不会遥远。如果你正在付出，那么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花开满园……就像近代奏鸣曲的奠基人——巴赫一样；在贫穷之中，在坎坷之后，在挫折之时，因着“屋顶上月光“，追求着美好的理想。谁把最美的梦大胆地播进冰封的土壤，谁就会拥有满园的芬芳。”刘忠华朗诵起王丽的稿子。

晚自习结束，王丽在学校门口老地方找到红萍，她说，“妈，我们去录广播稿了，我们班长他的广播稿写得很好，他很懂事。”

“你写得怎么样？你管别人干什么，你写得好就行了。”红萍故意逗她，让她开口讲话。

“哎呀，怎么这么说。”王丽不理解母亲的观点，感觉不是母亲的一贯风格。

“我现在眼睛里只有你，你好就行了，我不自私，但我希望你优秀，这很真实，你是我女儿，我可以有我个人在某个支点上的自私给予，是不能或者可以不予别人，在家庭教育中，有些知识可以关起门来给予，不只限于书本上知识的传授，方向更重要，比如，在高中我可以教你高效的阅读理解；规范的写作，指出某个知识点。这很重要。”

王丽沉默了。

红萍问：“你的广播稿有没有跟随上课的课本知识？是完全的主观意识吗？”

王丽回答：“有课本知识，也有主观意识的表达，想到什么就说，表达观点。”

红萍回答：“我知道了，是模仿课本的习作，对高中生来说很重要，可以锻炼语言功能。语言功能是一切的基础，之后才是加深，在知识面上的加深，高中的课文是规范的，有名词解释、词语解释、引用、注释等，先看注释对课文的理解会有很大帮助，你可以去尝试。”

王丽说：“恩，我知道了。”

红萍接着说：“我不是自私，把你培养好是我的责任。我的能力有限，不能为所有孩子服务。”

“我大学毕业要到一中当老师。”王丽说。

“你的理想就不能再提高一点，到大学里当老师。”红萍说。

王丽沉默了，她或许被母亲的想想法所启迪，或许她对未来开始了更高的向往……

红萍问：“你下一篇写什么？”

王丽告诉她：“《情归他日》，恁听怎么样？”

昨天仿佛是正在西沉的夕阳，一点一点陷落，似乎要将自己温暖的笑容温暖在每个人心中。当暮日的钟声响起，归家的生灵似乎没有在意，这无私的关怀，但温暖始终会映射心湖，并沉醉湖底；晚霞好美，被余光笼罩的大地一片金黄，似天上人间，回忆永远那么美，旧日里的太阳似乎永远闪着光芒，温暖着过去，照亮了未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切沉浸在和谐之中，时间匆匆，过去与未来也在匆匆变幻着，看着同伴眼中满载着晶莹，彼此在夕阳下凝视，并微笑着，下一个春日里，阳光明媚，每一个未来都是晴天。

“不错，只能说明左脑的语言功能和前额的逻辑推理功能没问题”红萍说。

“是吗？那就是说先天注定了我比较聪明，优秀程度会与后天的努力成正比。”王丽说。

“没错，所以人们强调要努力，即便有很好的天分也要接受很好的教育才行。”红萍说。

王丽问：“什么是很好的教育？”

红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有影响力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科都比较正统……还有一个问题，国际化，英语是国际化语言，想要走上国际，首先过语言关。在这方面吴老师做得很好，她两个孩子都在美国，我不是说别的，我是说她对把握知识的高度。”

王丽：“行，我知道了。这个周六我去吴老师那里学英语。”

红萍说：“应该去。约好了吗？”

王丽说：“说好的，隔周，就是大星期放假的时候。”

红萍说：“以后就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去的时候自己去。”

王丽：“我知道。”

大星期放假的周六上午，王丽上午去吴老师家，回来的时候，红萍问：“吴老师给你讲什么啦？”

王丽：“讲句式，还好几个问题。”

红萍问：“吴老师没表扬你？”

王丽：“吴老师提问了几个问题，说我的基础还可以，要我注意应用。”

红萍：“吴老师善于鼓励。她是鼓励你。”

王丽：“我知道。”

红萍：“知道就行，别不知道。”

……

王丽：“吴老师跟课堂上讲的差不多，没有完全不同。”

红萍：“她的个人经验多一些。”

王丽：“不知道。”

红萍：“下午要不要回那个家练琴？”

王丽：“今天下午我学习英语，把单词写一遍，还有其他作业要做，明天上午回去练琴，下午4点到学校自习。”

红萍：“化学、语文、历史、地理各科都要学好，化学很重要。”

王丽：“一中的化学你不用担心，课上的很规范，简直就是科学。”

红萍：“什么简直不简直，课程就是科学。你以为什么？连幼儿园的游戏都不是盲目的。”

王丽点头：“啊，啊。钢琴放在家里真的不方便，什么时候能把琴房解决了？都耽误我练琴了。”

红萍：“我再和你爸爸说，让他再和学校联系。”

王丽说：“急死我了……”

在实验教室，化学老师讲“今天学习钠与水的化学反应=氢气……现在做实验，钠加入水的结果……我们把产生的氢气冲入气球来看……”

整个实验室里寂静无声，王丽瞪大了眼睛……当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王丽情不自禁地作直白诗一首：

这是一方清净的成长空间

每天都与理想相伴

匆匆步履

欣欣笑颜

金色年华
与您相牵
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
因为这里
正上演着一个关于我们的美丽传奇
一顶璀璨的智慧皇冠
在我们的生命中凸现

秦言背诵了王丽作的另一首：

《是什么》

是什么，来的悄无声息，走的不留痕迹……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丽回家把手中的书放下，拿出自己写的散文诗“妈，开学快一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从夏天变成金黄硕果的秋天，我写了感觉和心得：

《是什么》

是什么，来得悄无声息，走得不留痕迹，却激起所有色彩的轻舞飞扬？

是什么，来得不留痕迹，走得悄无声息，可留下穿越一季的倾城歌唱？

是什么，轻轻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在收获的季节留下飘香的金黄？

是什么，悄悄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为沉寂的大地纺出洁白的梦想？

是什么？

我说是时间，是风，是梦，是你真实的生命。

“认知能力比较强。说明你左脑比较灵活，左脑是语言功能。”费红萍说。

“我的语言功能怎么样？”王丽问。

“还行。”费红萍说。

“还行就行呀，不傻就行。”王丽说。

“吃饭。”费红萍说，她们围着桌子吃饭，“妈，我们班长刘忠华考高中的时候文化课考了第一、特长也是第一名，现在家里人让他暂时放弃特长课，重点学习文化课，他说科研更适合他一点，我不知道什么更适合我，我能不能放弃特长课，转心学文化课？”王丽问。

“这些就最适合你，不能放弃特长！如果放下了，文化课再考不好呢？”费红萍说。

“知道了！妈，如果别的更适合我呢？”王丽答应着然后又假设。

“我只知道所有的成功，都要用持之以恒的毅力来完成。功到自然成，你只有努力。”费红萍说。

王丽听母亲这样说沉默了。

“你怎么知道班长要放弃特长？听谁说的？”费红萍小心翼翼地问。

“有一次上早操的时候他和我说的。”王丽回答。

“你是不是到学校里去聊大天？”费红萍问。

“哪里！随便聊起来的。”王丽说。

“你还有时间聊天？以后少和同学去聊天浪费学习时间。”费红萍说。

“不是！不是！是随便说起来的，妈，你怎么什么也管，说什么话也管？你怎么那么厉害来？”王丽说。

“我得检查你的行为呀！”费红萍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来，你说了我的认知能力比较强，左脑是语言功能，前额是用来推理，我是一个女生，今年十七，我爱美，我努力学习，我喜欢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我走了。”王丽说。

“对一个人有好感很正常，体现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红萍说。

第二章

陪读进行中

1. 初中情结

李淑娟走到王丽一边，看见王丽正在写信，停下脚步看内容，“我更喜欢叫你美女方芳！远方的你还好吗？忙碌的学习生活是不是已经使你忘记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你的生日；还记得一年前的今天吗？我们一同手拉手奔跑在母校的操场上，欢歌笑语，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我们永恒的回忆，那些海枯石烂的誓言也被一道无形的大手‘中考’扯散了，从此我们距以天涯海角。”李淑娟看完信离开。

“秦言，今天是美女方芳的生日，我给写信了，你看。”王丽告诉秦言。

“不用看，给她就行，我就不用了！”秦言说。

在校门外，看见秦言和初中同学美女方芳正站着说话，她们一齐喊：“王丽，我们等你呢，想死我们了。”王丽张开双臂拥抱方芳。

“方芳，你们怎么来了？”王丽说。

“王丽，我们等你呢。想死我们了，来看看你们。”方芳说。

“哎呀！我想你们！”王丽说。

她们拥抱在一起，王丽说：“哎呀！想死了。”

“我们利用吃饭的时间过来看看你们。”方芳说。

“走，到我们教室看看。”王丽说。

“王丽、秦言你们在一个班？”方芳问。

“恩，我和秦言一个班。”王丽高兴地回答。

“你们多好呀。”方芳说。

“她们多好呀，两个人一个班，我是打单独战。”张应说。王丽陶醉在幸福中，方芳说：“王丽，我们班的那些女生都要来看你，男生也要来，说是来赶集。”

“行呀，你们来吧，我热烈欢迎。”王丽说。

“到大集那天我们都来。”方芳说。

“大集那天，我们等你们。”王丽说。

“好，大集上见。”张应说，王丽带她们来到教室门口，方芳说“看见了，我们不进去了，别耽误上课，我们走了。”

“你们快回去吧，也不要耽误上课。”王丽说。

2. 手架眼睛惹的祸

物理课上王丽双手架起眼镜看着黑板像是用望远镜一样，物理老师发现后说，“用望远镜看黑板的那位同学！”全班没有一人回头，都在认真的听课，王丽把眼镜戴好听课，物理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王丽再一次双手架起眼镜看着黑板上老师写的字，当物理老师回头看见王丽双手架起了眼睛说，“老是用望远镜看黑板的那位同学！”于是王丽又把眼睛戴好……下课铃响了。

“老师，你怎么老是说我？”王丽问。

“你怎么老是那样戴眼镜？”物理老师说。

“戴眼镜戴的怪累，想休息一下。”王丽说。

“上课不能那样，下次不要这样了。”物理老师说。

“这是一种严重的不礼貌！再说，浪费同学们的时间，这是课堂，讲点公德！”刘忠华批评王丽。

“真的是戴眼镜戴得很累了，就是想休息一下。”王丽说。

“你想休息，我们想听课！这是课堂上起码的知识，连这点克制能力都没有？”刘忠华说。

“唉！这么严重？我做错了还不行吗？影响大家了，对不起！”王丽吃惊地看着刘忠华说。

“都高中了，在长大！”刘忠华说。

“还说呀！就跟你是个好的是的！”王丽愤怒的眼神。

“课堂上时间是大家的。”刘忠华的语言更激烈了。

“我不是说对不起了吗！”王丽说。

“在课堂上，你这样很烦人！”刘忠华说。

“谁不知道你学习好呀！不用这样表现！不过你好像不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也不是年级第一。”王丽攻击。

“你怎么这么烦人！第一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影响了别人听课？你凭什么耽误别人的时间？”刘忠华说。

“别在那个地方装相啦！跟个事是的，表现你自己，谁耽误你的时间来？”王丽说。

“那你在课堂上搞怪样、出风头是什么意思！不是表现自己是什么意思？”刘忠华说。

“我就表现自己！怎么啦！”王丽说。

“所以你就不知道你做错了应该脸红！”刘忠华说。

“你是不是犯贱！可恶！”王丽说。

刘忠华看着王丽生气了沉默，王丽生气地冲出教室，刘忠华随后也跟了出去，秦言和马君也走出教室。

刘忠华在教学楼门前跟上了王丽，“我错了，不该这样说你，知道你有自律。”刘忠华一脸的自责。

秦言和马君追上王丽，“听课的时候，我感觉戴眼镜戴怪累的，我用手拿着眼镜听课、看黑板，老师看我那样戴眼镜说我，刘忠华说我耽误大家的时间，说得还挺难听的，好像别人比他差多少似的，是我不该那样，他也不应该说那么难听。”王丽说。

“你说的也挺狠的，他生气啦。”秦言说。

“让他生气，语言那么恶劣！”王丽说。

“你用手拿着眼镜干什么？不能那样，你也够想得出来的。”秦言说。

“你不知道，我累！”王丽说。

“再累也不行！”秦言说。

“哎呀，是呀，我知道……我就是累！”王丽强调。

“反正是你的事！”秦言说。

“哎呀！我知道！我彻底的错了！”王丽悔过，上课铃声响了。

在食堂的饭桌上，王丽、秦言、马君、郭苒几个围着桌子吃饭，张应端着菜过来问：“那些男生呢？今天下午怎么不在一起了？”

马君说：“是王丽的意外呀。他们两个不说话了？”

“你说刘忠华呀？”秦言问。

“还有那几个男生怎么也没见？”张应说。

“王丽和刘忠华翻脸了。”秦言说。

“我不信。”郭苒说。

“我也不信。”张应说。

“是真的，物理课，老师讲课的时候王丽双手架着眼镜，老师说了她两次，刘忠华提出抗议了。”秦言告诉她们。

“能，除非这个世界毁灭。”张应说。

“没发现他们说话。”秦言说。

“那怎么办？见了面怎么办？”张应说。

“就看着那个尴尬劲呀，真难受死个人。”秦言说。

“形同陌路？”张应问。

“还没有那么严重，反正是都在有意识的回避着对方，那个难受劲呀。”秦言说。

王丽不说话，心里想着自己的心事……从食堂里出来和郭苒走在一起，王丽一句话不说，郭苒看一眼说“王丽，从感觉上我感觉刘忠华后悔说了你，但他说得对，你不要难过。”

“他说得没错，不怪他，我就是没有好的感觉，心情沉闷，高兴不起来。”王丽说。

“那为什么呢？”郭苒问。

“当你对一个人印象极好，而你却被这个人给否了，你的心情会跌落到低谷。”王丽说。

“你看上刘忠华了，你们俩有感觉了，我早看出来。”郭苒说。

“我喜欢他，但我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我很郁闷。”王丽说。

“你们僵不了，绝对僵不了。你们已经恋爱了。”郭苒说。

“没有！没有！”王丽说。

“可在别人眼里你们已经恋爱了。”郭苒说。

“胡说！没有！就是没有！是他不理我。”王丽争辩。

“你们僵啦？是有那么点，那怎么办？”郭苒说。

“哎！我都后悔了！课堂上我不该把眼镜那样！我没有想到会这样。”王丽沉默后坦白。

“看来刘忠华他是真想学习呀！”郭苒说。

“别说啦！没有买后悔药的。”王丽说。

“以后都想着点，别这样了！”郭苒说。

“我可是知道了。我妈指责我，说我出风头，其实，我就是不懂事，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想那么深。”王丽说。

“现在知道了吧。”郭苒说。

“太知道了，我可是知道了。就是一次严重的教训。”王丽说。

晚自习后王丽和妈妈走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告诉她：“回去你就洗刷休息，你爸爸为了给你要琴房喝醉了……”

王丽认真听着，很长时间的沉默，或许是同情，或许是感激或感动，深层次领域的问题，高中生是无法领会的……

“你等着就行了！”红萍告诉王丽。

她们继续往前走，王丽说：“妈，和我们班长吵架了。”

“你怎么跟人家吵架呀，为什么？”费红萍说。

“物理课上，我用手架着眼镜看黑板，老师说，他反对我影响同学们听课，他很会给人出其不意！”王丽说。

“你这样看就错了，那说明他有一定的主见，是抵制方式。你看人家这个学生知道学习了吧，影响他听课他不答应啦，而你呢？成为被抵制的，正好是和人家是对立的。”费红萍说。

“他的意思，不但影响了他，还影响了全班同学，要求我尊重别人的时间，这么严重！”王丽说。

“你认为不严重吗？要规范行为，要利人也要利己。”费红萍说。

“怎么这么严重。怎么成了损人利己啦！”王丽加重了语气。

“损人利己我们不能做，损人损己我们也不做。”费红萍说。

“妈，你说得严重了。”王丽说。

“你认为不严重，是吗？很严重！”红萍说。

“你别说了，我知道这事做得不妥，可没想到是这样，好像我是多么不懂事似的，只是疏忽而已。”王丽说。

“你就知道出风头！”费红萍说。

“什么出风头！我怎么出风头了！”王丽说。

“已经做了，还狡辩什么。”费红萍说败了王丽，情绪低落不说话了。

“哎呀！有点凉了！快点走！以后下了课，你就抓紧走出来，听到了吗？”费红萍说。

“听着了！”王丽不耐烦的回答。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费红萍说。

“行！”王丽无奈的回答。

“感觉怎么样？”费红萍又问。

“没怎么样，课程进度快，作业多，自习时间不够用！”王丽回答。

“高中就是这样，课程容量决定的。你们现在是小鲤鱼跳龙门、长本事的三年。”费红萍告诉。

“我知道。”王丽回答，她和母亲一起回家。

在校园里，王丽和秦言一起走在操场上，秦言问“你和刘忠华两个真的僵了？你们不说话了？”

“他不和我说话！”王丽说。

“他怎么那样，挺牛的！”秦言说。

“别说了，我做错了。我不该在课堂上把眼睛那样戴着，不说话就不说话吧，大不了高中三年都不说话。”王丽说。

“你真是，也不知你怎么想的，怎么会把眼镜那样戴呢！出乎我的意料。你怎么想的出来！”秦言说。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都后悔死啦！”王丽说。

“反正已经那样了，你别理他！”秦言说。

“我可是想着了！你们可别再犯我这样的毛病！”王丽说。

“你怎么检讨开啦呀？”秦言说。

“我真的后悔！你说，我当时怎么那样呀？我不是想出风头，是真的累了！”王丽说。

“你想多啦！这事就过去啦！”秦言说。

“可是刘忠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出风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王丽说。

“你想多啦！”秦言说。

“真不愉快。不说话多别扭呀。”王丽说。

“看见你们那个样真难受。”秦言说。

“你看他什么样？”王丽问。

“反正看着他的表情不自然。”秦言说。

“我什么表情？”王丽问。

“也不自然，一看就看出来了。”秦言说。

“真别扭。”王丽说。

在食堂饭桌周围，王丽、秦言、马君、郭苒、刘忠华围着桌子吃饭，王丽似乎在不经意间偷视了刘忠华一眼，刘忠华同样也是如此，张应过来看看大家饭盒里的菜，她问：“王丽，什么菜？”

王丽用勺子指着饭盒里的菜说：“芹菜！”

“怎么样？好不好吃？”张应问。

“不好吃！”王丽说。

“还可以。”秦言说。

“还行吧。”郭苒说。

刘忠华没有说话，王丽偷偷地看他。

刘忠华看看王丽，表情很友好，王丽谦和地看一眼刘忠华，秦言看看王丽和刘忠华的表情灵机一动把王丽的水杯推到他面前，说“等会你去水房的时候，给王丽捎着水杯。”

“行，我就希望给我一个机会。”刘忠华说。

“秦言！你怎么这个样呀！”王丽不好意思的与秦言辩驳，刘忠华看一眼王丽难为情的样子。

马君、郭苒、王丽、秦言、刘忠华围着桌子吃饭。

“中午我吃了一大缸子的米饭和那么多菜，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饿了。”马君弯腰努力地吃饭，她说。

“学习累的，消化得快，那你多吃点。”王丽说。刘忠华听着马君说话，看她一眼没说，什么话，继续吃饭，速度很快。

“刘忠华你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郭苒端起饭盒走过来，看一眼刘忠华的饭盒问。

刘忠华看看自己饭盒里的菜回答“行，还可以！”秦言看看王丽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沉默着，继续吃饭。

刘忠华提着王丽的水杯离开食堂去了水房，马君放下饭筷，拿着饭缸到水池，动作很麻利，王丽、秦言以同样的速度离开。

“我给你们洗饭盒！”张应说。

没人理她的话，她一个人继续吃饭。

刘忠华提着水杯和水壶进教室，把王丽的水杯放到王丽的课桌一角说“王丽，你的水杯。”

王丽说“谢谢。”

刘忠华回到座位开始自习，沉默着看书。

王丽看看刘忠华的表情，趴在桌子上难过，马君、秦言看看他们两个的表情沉默，王丽拿出纸和笔开始写纸条“那天课堂上的事是我不对，我没想那么多，对不起！我妈说，要利人利己……”

晚自习课间的走廊里，刘忠华朝着王丽的方向走过来，他说“王丽，那次我的话，说的过重的，希望你原谅。”

王丽说“其实我没事，是你不理我了，我知道是我做错了。”

刘忠华说“其实，那次我说的挺重的，怕你不原谅我。”

王丽“咳！咳！咳！”地笑起来说“没事了！”

秦言和马君看看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说“哎？和好啦？”

王丽和刘忠华两个人各依着一面墙对面站着说话，刘忠华问“你家住哪，不远是吧？”

王丽回答“骑着车五分钟就到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的？”

刘忠华说“初二吧。”

王丽说“学得这么晚呀!”

刘忠华说“我想想，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学前班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没像样的学，初二才正式开始。”

秦言和马君走过来，秦言说“你们俩说什么呀!”

王丽没理秦言的话，继续聊天“那你的音乐功底应该很好了，你很早就练了。”

“都差不多的。”刘忠华说。

秦言站在王丽一旁听王丽和刘忠华说话，秦言问“说什么？”

“他问我音乐。”王丽说。

“啊，我以为你们说什么呢!”秦言说。

“走吧，你怎么好奇心那么强！你当什么灯泡呀!”马君拉着秦言离开说。

“你们找死呀！回来！我教训教训你们！给你们上上课!”王丽说。

3. 未释的初中情结

晚自习的课间，夜色朦胧，王丽、秦言与张应相遇，张应兴奋地喊：“王丽、秦言，怎么样？”

“还行！你呢？”王丽问。

“还行！比原本想的好。”张应说。

“和我的感觉一样。我得好好学呀！不学不行了，看样子都挺愿学的！目标都挺高的，北大、清华。”王丽说。

“你呢？”张应问。

“刘忠华目标是清华，秦言、马君他们的目标都是北大、清华，都奔清华，也不差我一个啦，是不是！我也是清华啦！”王丽说。

“很多人都是这个目标。看来一中就是一中呀！进了校门就学乖啦！思想也提升了！大志也。”张应说。

“刘忠华这样说的，自从踏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自己就决定将来一定要进清华。他就是那个材料！”王丽说。

“真是那么回事。”秦言说。

“刘忠华？有点印象。”张应说。

“虽然家是农村的，但挺争气的，知道学习。”王丽说。

“是吗！我和你在学校门口看见过他。”张应说。

“是这样。他挺愿意学的。”秦言说。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个目标。”王丽说，仰望着天空“这校园的夜如此的深邃，星星也不知疲倦”

《星星》

暮夜沉沉

寥寥星辰

人人徘徊的云

在流转的风中

洒落清辉

在落寂的心的近旁

我的心

一半为你忧伤

一半为你歌唱

“为刘忠华而作，恰好表达你此时你的心情。”秦言说。

“我只是看到这天空的星星想到而已，表达出我此时的心情，不是为谁而作，是广义的概括，体现一种境遇。”王丽说。

“好了，我说不过你，不和你争辩了，你自己心里明白。夜，静悄悄的，少了白昼的嘈杂与喧闹，月光从上而泻，银白的一片，洒落在地上，这么美！”秦言抒情。

王丽接上秦言的诗意又作一首：

《绚丽的午夜》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我是不会飞翔的叶子。在无边际的长夜，窗外的霓虹照不到我蜷缩的角落，那河外的恒星，它的光芒，穿越了千年的圣听，来到这里，却与我失之交臂。我犹豫，我彷徨，面对诺言，我却无法实现，纵有亘古的生命，仍有无法弥补的遗憾，曾经的信誓旦旦。樱花瓣在飘零，是失落的精灵。在无人的谧宇，孤独等待黎明。

“王丽，很久没听到你抒情了，忘不了过去你和方芳一起浪漫的那些时光，现在比起以前你的诗意、寓意浓了，诗中寄托了相思的哀愁。”张应说。

“没有，是一种广义表达。大集到了，方芳他们又要来了，明天是大集了，我们原来班的同学们要来了，方芳她和同学说上午来，我们在一起好好地玩，想唱歌的唱，想抒发情感的就尽情的抒发。”王丽说。

“行，那我们等她，看你兴奋的。”秦言说。

“这么长时间没见她们了，真想她了，也想我们班同学了，我天天数着日子，盼

着大集他们来。”王丽说。

“快了，明天就是大集了。”秦言说。

吃过早饭王丽到教室开始自习，张应在教室门口喊：“王丽！方芳她们什么时候到呀？”

“我和秦言也说这个事，我们到门口去等等他们。”王丽说着走出教室，到了学校大门口，王丽对门卫保安说：“大爷，我们出去一趟。”

“你们出去干什么？”保安说。

“有点事。马上就回来了，等个人。”王丽说。

“好，你们登记。”保安说。

王丽她们登记走出大门，“怎么还没来？什么时候来呀？”王丽说。

“我们等到上课。”秦言说。

“上课的时候，我们再去教室。”王丽说，一会看看远处一会看看秦言说：“还有两分钟上课，回教室吧。”

上课铃响起来了，她们跑回教室。

下课铃响了，王丽、秦言、张应各自跑出教室到门卫，保安说：“你们又出去？”

“唉。我们等人，还没来。”王丽说。

保安：“写上吧。你们要是丢了，你妈再来找人我告诉她你们出去了。”

“咳咳”王丽笑。

保安：“你看看你这个小孩，你还笑，是那么回事。”

“丢不了。”王丽说。

她们分别填写了出门登记，站在学校大门口面朝大路，目视前方“怎么还没来？什么时候来呀？我的化学作业、语文作业都还没做。”王丽说。

“我的历史作业还没做。”秦言说。

“我的物理作业还没做。”张应说。

“我还有好多的作业要做。”王丽说。

上课铃声又响起来，她们又跑回教室。

下课铃又响了，王丽她们跑出教室到门卫，“大爷，我们还要出去。”王丽说。

保安：“你们怎么老是出去？”

“我们有事。”王丽说。

保安：“写上吧。”

她们分别填写了出门登记，站在学校大门口面朝大路，目视前方。

“怎么还没来？什么时候来呀？她们怎么还不来呀。什么时候来呀？哎呀！来了！都来了。全班都来了！”她们四处张望，王丽突然喊起来。

方芳走在前面，王丽喊：“想你们！”

大家齐声：“也想你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男生就免了吧！”王丽说。

“咳咳！”男生们笑。

“我们从早饭的时候就到门口等你们，每个班空里都出来等你们。”王丽说。

“也没定个时间。我们每个大集都来，第三节课的时候来。”方芳告诉王丽她们。

“好，每个大集的第三节课后，我们在这里等你们。现在马上要上课了，我们先回去上课，下课我们就出来，和你们到大集上走走，行不行？我们必须得回去上课，一中要求严格。”王丽说。

“行！那我们先在这附近等你们下课。”方芳说。

王丽、秦言、张应她们分别回到教室，王丽眼睛看着老师，大脑浮现出大门口与同学们会面时的画面；秦言也浮现出同样的画面，同学们都在做作业，王丽一会抬头，一会看教室门口……下课铃响了，王丽、秦言冲出教室到校门口，保安看着她们，“又出来了，那些学生早在外面等着了。”

王丽她们分别填写了出门登记，出了大门与方芳他们会面了。

“去看大集吧。”王丽说。

“行，就去看大集。”秦言说。

他们朝大集的方向走去。

在校园里，秦言和张应与王丽再见，她们走在校园里，秦言说：“我们原来初中的同学明天又都来了！挺怀念我们那个班的，也怀念那些人！那些事，那段时光。”

“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张应说。

“该回去了，我们宿舍熄灯了。”秦言看着宿舍楼说。

“和我睡在一起吧，她们都睡了，你怎么回去。”张应拉着秦言到自己宿舍和衣

睡下，刚要入睡听见学生处老师查宿舍的声音：“都睡了吗？”

同学听见老师查宿舍的声音下床开门，把老师让进宿舍，老师用手电扫视各床：“这床上怎么睡了两个人？”老师说。

“晚了，我同学回不去了，和我睡在一起了。”张应说。

“恩，都到齐了，把门关好休息吧。”老师说。

秦言和张应紧紧挤在一起入睡。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结束早操回到教室开始自习，李淑娟老师走上讲台讲：“昨天晚上学生处检查宿舍，我们班有同学没在宿舍，按学校规定要通报、写出书面检查、通知家长。

秦言聚精会神地看着李淑娟老师……下课铃响了。

“怎么回事？谁？”王丽问，没有人回答。

“老师，昨天晚上，我睡在二班张应她的宿舍了。”秦言说。

“不管去哪，都不对！起码的宿舍秩序做不好，全校要通报，交出书面检查。”李淑娟说。

秦言无奈只好沉默，李淑娟走出教室，秦言冲出教室跟上李淑娟说：“老师，昨晚我和二班张应在校园聊晚了，怕影响宿舍同学休息，到张应同学床上睡了。”

“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李淑娟说。

教室里对秦言的议论在继续，王丽问：“郭苒，怎么回事？”

“秦言一夜没回宿舍。”郭苒说。

“是吗？怎么回事？去哪？”王丽问。

“不知道！你猜！”郭苒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丽说。

“你去问她。”郭苒说。

“就是！不要脸到家啦！”马君说。

“什么不要脸到家了！”王丽批评的语气。

“不要说话了！”刘忠华喊。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王丽问。

“谁知道呀！我还问这个问题来！”郭苒说。

“是不是回家了？”王丽说。

“那谁知道她去哪里！反正是不可能回家，恋爱了吧？爱上了呗！”郭苒说。

“去谈恋爱了？爱上谁啦？我有强烈的好奇心呀！会不会是我们班的男生？是谁！交出来！快交代！我踹他两脚！谁让他那么不要脸！”王丽说。

“就是！是谁！快说！”马君说。

“谁呀！说出来！快说！快说！”男生说。

“简直是太突然了，让我无法接受呀！也不愿意接受呀！我还是要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呢？”王丽说。

“你们都谈恋爱吧，我是不管你们啦！”马君说。

“你倒是挺好说话的！”王丽说。

“不要说话啦！开始自习啦！”刘忠华喊。

中午，王丽急匆匆地回家，“怎么回来这么晚？”红萍问。

“有作业。路上遇上同学了。”王丽回答。

“昨晚秦言没在宿舍睡，学校查铺查到了，让她写检查。”王丽告诉母亲。

“秦言？是怎么回事？”费红萍问。

“反正一夜没回宿舍。说什么的都有，都猜不是什么好事。”王丽说。

“这个孩子不是挺好的吗？在我的印象中秦言一直是个比较不错的孩子，你认为呢？”费红萍问。

“可能是有别的原因！”王丽说。

“你好就行了，咱不说别人，听到了吗？”费红萍说。

“听到别人说她的那些话，我心里不好受。”王丽说。

“你不好受干什么！你好就行了！”费红萍说。

“反正我就是不好受。”王丽说。

“吃饭。”红萍说。

王丽和妈妈一起吃饭、说话。

“以后远着她点。”费红萍说。

王丽此时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和妈妈说说话，她只能沉默。

“你没问她？”费红萍问。

“不能问。”王丽说。

“问问她去哪儿啦，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没法问就不问。吃了饭快去学习。”费红萍说。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去学习！”王丽说。

“好了！好了！快去学习吧。秦言学习怎么样？”费红萍问。

“不错，很努力。”王丽说。

“等会儿我给秦言她妈打个电话。”费红萍说。

“你不用打，老师已经通知家长了。”王丽说。

“都通知家长了？”费红萍说。

“多么严重呀，还不通知家长。”王丽说。

“是应该通知家长，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费红萍说。

王丽放下筷子离开家。

王丽在教室看见秦言，便迎上她：“秦言，出来。”

王丽、秦言两个走出教室到教学楼门口站着，王丽问：“昨晚你不回宿舍干什么去了！”

“我到张应的宿舍睡了。”秦言说。

“你怎么去她那里啦？都没有猜是好事的！”王丽告诉她。

“昨天晚上晚自习后，和张应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时间完了，宿舍里都熄灯了，后来就和张应睡在一起了。”秦言说。

“哎呀！是这样呀！你怎么不早说呀！都猜你是热恋！”王丽说。

“啊！什么热恋呀！胡说八道！我把经过都写在检查里啦！”秦言说。

“好吧！我放心啦！你们干什么了？”王丽问。

“想宏伟蓝图。欣赏校园夜色。”秦言说。

“是一份检查的代价。”王丽说。

“是一个错误。”秦言说。

“老师说了，在一个月内必须适应住校生活。”王丽说。

“原来，我这是不适应呀！”秦言说。

“你以为怎么的。”王丽说。

结束了晚自习，王丽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红萍：“妈，秦言昨晚自习后和张应在校园里走，宿舍熄灯了，就和张应睡在一起了，同学都没猜好，她不想解释。”

“我也觉得这个孩子不错，怎么可能是她们想的那样呢，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红萍说。

听听我的新作：

《不想解释》

不想解释而已。如果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你能镇静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果在被众人猜忌怀疑之日，你能自信如常而不狂加辩白；如果你有梦想，有能不失自我。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致走火入魔；如果在成功之中能不忘形于色，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如果看到自己追求的美好，受灾灾破灭为一滩零碎的瓦砾，也不说放弃；如果你辛苦劳作，已是功成名就，但还是冒险一搏，哪怕功名成为乌有；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离谦恭之态，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都卓然独立，如果昏惑的骚扰动摇不了你的意志，你能等自己平心静气，再作答时——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博大；而你，就是屹立于天地间的真正的巨人了！”王丽说。

“有点思想了，思路是对的，进步了，不错，引用了谁的句子要清楚，思路要清晰。”红萍说。

王丽沉思后回答：“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

红萍说：“要学会严谨，实事求是。”

王丽沉默了……

费红萍应刘帆之约来到校门口，刘帆见面就说：“孩子不懂事，没在宿舍睡觉，在初中同学张应那里，老师打电话让我到学校。她是孩子还能去哪里。”

“哎呀！我可是放心了。”费红萍说。

“现在的孩子都特别的懂事，比我们强。”刘帆这句话是对自己过去的批评。

“我们也没有怎么样？那时只是有那么一点朦胧的小小的感觉而已。”费红萍说。

“是印象而已。”刘帆说。

“不仅仅是好感，还有奋斗、那段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红萍说。

“最近你见过李存吗？你对他的印象不错。”刘帆说。

“我教过他儿子，现在读高一了。那个时候他对你挺好，你没看出来？”费红萍说。

“不知道。那时你是不是暗恋过他？我们女生都看出来。那个时候我就对王大纲有感觉了。”刘帆说。

“那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挺好的，印象不错。真没想到呀！那时你开始恋爱了？”费红萍说。

“只是一点感觉，还没昙花一现呢。”刘帆说。

“听听你们的浪漫史。”红萍说。

“是不是挺感情用事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只可惜没有更多的内容。”刘帆说。

“这些就够多了，幸亏我肚量大，没有那么小气。”红萍说。

“我可告诉你，你尽管放心，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嫂子回头又提那事，被我拒绝了，是心拒绝。他可能是别人的好丈夫，而我们永远只能是友谊，这是我和他的定位。”刘帆说。

“看你们也挺好的，经常聚会、吃饭。”费红萍说。

“那是友谊，场面上的事，吃饭你也吃醋？”刘帆说。

“你可别跟我说这个，我没那么小气。”费红萍说。

“你看，还说不小气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刘帆说。

“我哪里又说得不对了？”费红萍说。

“没有呀。”刘帆说。

“行了！别说那些光辉的历史了，我们不是十八啦！现在是王丽和秦言她们十八岁！你知不知道李存和谁结婚了？”费红萍说。

“不知道。和谁结婚了？”刘帆问。

“和我们班的高洁。”费红萍说。

“是吗？记得高洁挺漂亮的。”刘帆说。

在食堂饭桌上，秦言对张应说：“张应，我睡在你那里被通报了，我们班被学校通报了，全学校都知道这事啦！”

“怎么回事？”张应还不知道。

“你打饭过来吃，我和你说。”秦言说。

“你快说，怎么回事，快说！快说！”张应说。

“先去打饭，回来我告诉你。”秦言说。

“我们班炸锅了。秦言家炸锅了！”王丽这话可能震惊了刘忠华的某个神经感官，下意识地看着王丽，王丽不经意间看一眼刘忠华。

“怎么回事呀？”张应带着疑问急着朝窗口去打饭，回来了解详情。

“那是谁呀？”刘忠华问。

“二班的张应是我和王丽初中的同学。”秦言说。

周日晚的例会，李淑娟站在讲台上首先点名批评秦言睡在二班女生张应同学的宿舍，她说：“学校有规章制度和章程，从这一点上看，同学们还是没有很好的遵照学校的规章制度，还是没能适应……学校的决定是严肃的，意味着什么，知道吗？秦言，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的书面检查读一遍给同学们听，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

秦言从座位上站起来，同学们都把目光投上她。“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2005级一部、一班的秦言。昨晚睡在二班女生张应，我初中的同学的宿舍，学校作出处理决定，让我交出书面检查，我诚恳接受……”

李淑娟看看王丽、刘忠华、秦言，“下课后你们到办公室，我们的新课程进行一个月了，考考看看掌握的情况，边进行课程，边考试，星期六下午考。”李淑娟说完离开教室。

晚自习下课的钟声响起来，同学们离开自己的座位自由安排，马君说：“我还认为你谈恋爱了呢！”

“我们认为你热恋了呢，都是那么想的！”王丽说。

“你们就不给我想点好事，那样岂不失掉一位未来尖端人才！我就那么没脑子吗？”秦言辩解。

“那一夜未归是什么脑子？得了！一夜不归都猜测你是坏孩子。”王丽争辩。

“停啦！你们就不看看是谁！”秦言说。

“最少是个不能遵守校规睡在二班女生张应你初中同学宿舍的女生。”王丽故意惹她。

“你还不如我，连宿舍都不来住，每天夜里都是睡在家里。”秦言应对王丽的话。

“那是我没来住宿舍，要是来住的话也不能像你搞出那么大的故事来，让别人展开丰富的想象。”王丽的意语是批评。

王丽的语言击中了秦言的感觉神经，顿时笑容消失，满脸不悦“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想着这事了。”秦言说。

“要不我们怎么长大呀，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王丽安慰，之后秦言走出教室，同学们自由活动，刘忠华问王丽：“王丽，二班的张应就是晚上一起吃饭的那个美女？”

“是呀？就是那个长得最漂亮、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女生，是我和秦言初中的好同学。”王丽说。

“最漂亮倒不至于，眼睛长得有点与众不同。”刘忠华说。

“哎？她还不够漂亮？她的眼睛长得特别漂亮，初中的时候我们女生给她送了一个雅号，都喊她‘美女’”王丽不服气。

“不要再说张应最漂亮了，有人要嫉妒了！”刘忠华说。

“就是！我把全校最漂亮的女生给忘了！特别是开学的第一天，郭苒最漂亮！”王丽说。

“别把我扯进去！”郭苒说。

王丽收住了聊天，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交英语同步！”刘忠华把英语练习交到老师的讲桌上，同学们也陆续交过去，也有同学对着答案，王丽突然来一句：“Big 大 Little 小 Very good 都很好……”

张应探进头来小声喊：“王丽你的历史练习题拿给我看！”

“刘忠华你的历史练习给我看。”王丽顺手抽出来，走出教室递给张应说，“我没做完，刘忠华的，那个‘清华’！”

“我做完了给你拿过来。”张应拿着历史练习回教室。

王丽回教室，刘忠华说：“王丽你干什么呀？”

“二班的张应，我和秦言初中的同学，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她要我的历史练习看，我没做完，先借你的看一下。”王丽说。

“那你也应该先说一声呀！”刘忠华的语气隐藏着指责。

“你不会那么小气吧！”王丽回应。

“我是说你应该先和我说一声。”刘忠华强调。

“啊，我知道了，我又做错了。”王丽说。

体育老师说：“高一的体育课大体上是这样的，讲一个月的常规练习，十月份进行一次一千米的长跑比赛，课外可以打篮球，专业的体育生在体育馆，同学们在操场，高一级在东操场，体育课进行考勤、点名，一中的体育课较严格，体育课进入学分，体育课上的怎么样是个态度问题，一周两节体育课，下午课外活动可以打篮球，开始比较苦，对体育养成良好的习惯，终生收益，一中的篮球打的很棒，出国打过比赛……”

这是第二天下午的篮球场，王丽和同学们都在看男生打球，体育老师讲“给你们讲讲篮球知识，第一章，比赛……上场演示……”

刘忠华等男生上场，分别站在球蓝下，体育老师讲：“两队，分别为一队、二队，如何打球！在比赛中球只能用手来打，并且……球中篮和它的得分值。1、球已进入球篮，对投篮的队按如下计得分：1……”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事，啊，我明白了！我会看球了。”王丽说。

4. 对琴房的等待

中午放学回到陪读的家，红萍正在厨房做饭，王大网站在院中，她问：“爸，饭好了么？”又走进厨房问“妈，饭好了没有？”

红萍：“好了，吃饭。”

王丽说：“一中化学课实验很标准，有氛围，一丝不苟，牵动着每一位同学的求知欲望，在一中读书永不后悔。”

“一中那是名校。”王大纲看着王丽说。

“快到屋里桌子边坐下等着。”费红萍说。

王丽坐到桌前，等着开饭，王大纲和红萍都坐下的时候她说：“琴房怎么办？音乐课的时候练琴是个问题，教室里只有一架钢琴，有那么多学生都等着要用。”

“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学校说马上就给办。”王大纲说。

“问一下音乐老师，学生用的钢琴学校怎么安排的。”费红萍说。

“我去问，看怎么安排。”王大纲说。

“你去落实一下，别耽误王丽练琴。”费红萍说。

“下午。”王大纲说。

“今天下午我问一下我们音乐老师。”王丽说。

“王丽，升入高中觉得适应得怎么样？”王大纲问。

“没什么适应不适应，是必须适应，还可以吧，（想了想）很好！感觉累！”王丽说。

“对了！高中最累！”费红萍说

“感觉累那说明你在努力！”王大纲说。

“我知道，高中三年，这是关键的三年，决定命运的三年。”王丽说。

“好！你努力了就好，但你要明白这三年是冲刺，冲刺意味着你要付出多少，你明白吗？”王大纲说。

“我都十八了，长大了。”王丽说。

“你什么时候十八？十七岁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呢。”费红萍说。

“我虚岁十八了。”王丽说。

“这个孩子怎么还愿意长大。”费红萍说。

“我就是十八了。”王丽说。

王大纲微笑着看着王丽问：“王丽，你到底十几？准确的说你还差一个月十七岁不到！”王大纲说。

“把琴的问题赶紧安排好，不要耽误了学习。”费红萍对王大纲说。

“恩，我知道，如果不行就自己想办法。”王大纲说。

“学校如果不安排放琴的地方，到最后就放到这里。”费红萍说。

“放在这里也不错。就是上课练琴不方便，不如在学校里方便。”王大纲说。

“看看再说吧，如果学校就是解决不了，也只能如此，在学校里上课，回来练琴。一定把这个事办好，争取能放到学校里最好。”费红萍说。

王丽和父母围着桌子吃饭，王大纲说：“王丽吃鱼，很新鲜，学校的伙食你看着怎么样？”

“不行，太差了，和家里吃的没法比，菜也没法比，那是大锅菜。”王丽说。

“那是一定了，大锅饭就是不行，你妈妈为了你很辛苦，挤出时间给你做饭。”王大纲说放下筷子离开饭桌。

“我们班长决定放弃特长，目标清华，胆子都挺大，我也要进清华，秦言、马君她们的目标也是北大、清华。”王丽说。

“人都要有目标，去努力实现它！进清华不是一句空话就可以实现的，它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既然已选择了远方，就不要停留；既然风帆已扬起，就不要拒绝启航，即使失败一万次……人生的美丽并不仅仅在于那最后完美的结局，更多的是它蕴含在了你奋斗的每一个过程中，不要为了追求目的而忽略过程，其实过程即目的，黑暗过后必是黎明，阴霾散尽，依然溢彩流虹，不必问梦断何处，不必问何处月明，矿沙淘尽方的金，相信自己。”费红萍说。

下午，王丽看完篮球去上音乐课，她走进音乐教室直奔那架钢琴，弹奏曲子结束时，她告诉其他人：“你们弹吧！”

郭苒抢先上了钢琴，她问：“刘忠华《黄河》怎么弹？”

“忘了！”刘忠华回答。

郭苒沉默后继续弹曲子，结束后把手放在钢琴上找着琴音，这时王丽用手按一下琴弦，发出一个极为抒情的音调，所有的人因这个音调而兴奋起来，忘记了所有烦恼和不愉快，感染了郭苒，她也按下了几个琴弦，发出和王丽不同的另一个抒情的音调，王丽站在郭苒对面看着她说，“能不能让开我弹？”郭苒把钢琴让给王丽，开始弹奏《黄河》……

“刘忠华《黄河》是这样弹吗？”王丽问。

“我给你弹。”刘忠华说。

王丽把钢琴让给刘忠华，他开始弹奏《黄河》……

郭苒问：“刘忠华你不是不会弹《黄河》吗？”语气咄咄逼人。

“我是忘了，是弹弹看看！”刘忠华说。

“骗谁呀！她问你怎么弹？”郭苒调皮地看着王丽笑。

“是弹弹看看，人家没说会！是在练习！”王丽说。

“是那么回事，我真的忘了，想不着了。”刘忠华说。

“人家就是不愿告诉，怎么啦？怎么这样？人家不愿告诉是什么事？”王丽说。

“好了！好了！不说了！”郭苒说。

“不相信算了！我是试试看，你听，行吗？”刘忠华的《黄河》曲……

“挺好的！不错！”郭苒说。

上课的钟声响了，音乐老师走进教室，刘忠华继续弹《黄河》曲，老师听着《黄河》曲，刘忠华问：“老师我弹的行吗？”

“可以。上课！”音乐老师回答在黑板上写音符，“看这个音符…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

“恩！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王丽写着音符并重复老师的话。

“要用铅笔写，听见了吗？”音乐老师说。

下课铃响了，音乐老师说：“你们可以离开教室啦！”

王丽问：“老师，能不能给解决琴房？我想把钢琴搬到学校来。”

音乐老师：“现在还不行。先自己想办法。”

郭苒：“老师，我也要琴房。”

音乐老师：“好，知道了。”

刘忠华开始弹钢琴名曲……

音乐老师离开……

“刘忠华你跟哪里老师学的？是不是北京的？”郭苒问。

刘忠华沉默不回答，郭苒继续问：“是不是北京的？”

“人家不愿回答，不愿意告诉！知道吗？”王丽说，这时有同学一声不响地离开教室，郭苒也离开教室。

“刘忠华你放弃音乐太可惜了”王丽说。

“我心情沉重呀，也有很多的不舍呀。”刘忠华说。

“有时候放弃是一种智慧。鼓励执着，必要时也鼓励放弃。放弃是剪刀，剪除病枝赘叶，更显勃勃生机。赞美锲而不舍，但要成就一番事业，放弃和锲而不舍不矛盾。鲁迅放弃了学医，成为了文学巨匠，梵高拒绝做传教士而成了有名的画家。放弃是生命的过滤，对追求方式的扬弃，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发现，不学会放弃，就可能无法成功地跨越人生，驾驭人生。”王丽说。

“我决定了！这是对追求方式的扬弃。”刘忠华说。

“也许，你的选择是对的。既然选择了就直达目标！但并不是彻底的放弃爱好，音乐还要继续，但和以前的学法不同啦”王丽回答。

“我走了！”郭苒离开教室，王丽说“我也走。”她们和刘忠华三个人一起离开音乐教室。

晚自习课间，王丽和刘忠华在教室的门口相遇，刘忠华下意识看王丽一眼，王丽观察地看看刘忠华的表情问，“唉！刘忠华，你真的决定放弃音乐了？”两个人从教室门口走出教学楼，朝着操场方向走去，在操场的一角说话。

在教室这边，郭苒注意到了王丽和刘忠华，站在窗边向操场张望。

王丽和刘忠华走进教室，郭苒突然喊起来：“刘忠华追王丽！”

同学们哈哈笑起来。

王丽还击：“刘忠华追郭苒！”

同学们“哈！”地笑起来。

李淑娟走进教室，听到了王丽的话和同学们的笑声，并意识到了三笑声的含义。

晚上，晚自习结束之前，王大纲回来了，他喝醉了，告诉红萍是和一中几个领导喝酒了，为给王丽解决琴房，终于请到了他们，喝多了……说着到床上躺下了。

红萍看一眼钟表，然后到一中门口接王丽去了。

结束晚自习，王丽和红萍在回家的路上，王丽说：“妈，我问音乐老师琴房的事了，她没给明确答案。她说现在没有……”

红萍：“你爸为了给你要琴房喝醉了。他已经睡了，回去的时候你睡就行了。”

王丽不出声，她很感动，然后她又问：“什么时候能解决？能不能快点？都耽误我练琴了。”

红萍：“我再让你爸和学校联系。北京有个音乐老师来讲课，你去听不听？”

王丽：“没有时间，作业都做不过来。”

红萍：“那就不去了。等到放假的时候，直接去北京老师那里学习好了。”

王丽：“也就那样了。”

红萍：“吴老师那里的英语你学得怎么样？”

王丽：“吴老师给我很多思路。我现在正扩大词汇量和应用。”

红萍：“学好就行了。晚上早点休息，保持明天精力充沛。”

王丽：“我知道，到时间我就睡了。”

她们回到家以后，王丽感激，想看看喝醉的父亲，在房间门口迟疑，被红萍看出来，她告诉王丽：“你睡行了。”

5. 生日鱼缸里的故事

中午，王丽放学回家，发现母亲为自己准备了生日蛋糕以及饭菜，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站在门口喊“呀！对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忘了，妈，你怎么不早提醒我。”

“提醒你干什么！组织同学庆祝你生日是不是？我跟你说了吧，是故意没提前告诉你的，高中这三年，生日就这样过，不声张、不扩展，也不参加任何人的生日宴会。”费红萍说。

“我知道！其实我早预料到了。都什么时候了，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了，还玩那些幼稚的游戏，什么生日宴会啦，哪有那些闲情逸致，现在不允许我们去做，要面对现实，不能再玩着干了，数学老师在开场白的时候就说啦。”王丽说。

“能预料到就好。“快！快！放下书吃饭。”费红萍说。

“这次考试，我是全班第一，在年级就不是这个名次了。也有错题，我归纳，初中的基础还是不行，在高中我一定要为大学做好基础。”王丽说。

“来，庆祝你考了全班第一名。”王大纲说。

“好！”王丽说。

“我给你点着生日蜡烛！”费红萍说。

王丽看着母亲为自己点燃的生日蜡烛喊：“好！开始了！”

《十七岁的生日》

十七岁的幻想，是一阵被你秋水般的双眸点亮的季节；

十七岁的遐想是一片让三月霏雨打得湿漉漉的花瓣；

十七岁的憧憬是一双驮着朝阳飞越地平线的翅膀；

十七岁的友谊是一抹渲染辉煌流泻甜柔的七色阳光；

十七岁的情素是一串洒满月光洒满祝福的紫风铃；

十七岁的天空是一块典雅的里程碑；

上面刻着青春的另一个注释：

无怨无悔！

“先吃蛋糕，王丽给你块大的。”费红萍把一块切好的蛋糕递给王丽，王丽接过蛋糕放在桌子上，费红萍说“王丽，今天是你十七岁的生日，说一点对你肯定的地方，你的语言功能和逻辑思维不错，人最重要的优点，你都贮备，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点。”

教室里静悄悄，王丽走进教室，秦言手里捧着一个鱼缸，里面有几条鱼，她和马君走进教室“先把它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吧。”秦言说。

“王丽你去看讲台上的鱼缸，我、马君、张应给你的生日礼物。”秦言说。

“我认为你忘了呢！我都忘了，中午我回家一看，哎呀，我妈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做了菜。”王丽看着鱼缸里的鱼说。

“晚上，我们在食堂里送给你。”秦言说。

“恩。”王丽去看鱼缸。

刘忠华走进教室，一眼便看到讲桌上的鱼缸，走过去看鱼缸，他问：“哪里搞来的鱼缸？谁的？”

“别动！我和马君还有二班的张应送给王丽的生日礼物。”秦言说

“你们怎么买条死鱼来，这条红的不行了，什么时候买的？”刘忠华说。

“中午刚买来的，刚才还好好好的。”秦言说。

“身体都漂起来了，呼吸困难。看你们好骗，把条快死鱼卖给你们啦！”刘忠华说。

马君跑上讲台看着鱼缸里的鱼说：“是呀，死了一条，这么快就死了，刚才还好好好的。买的时候还好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奄奄一息，上气不接下气。”

“哪一条？什么颜色的？”秦言说。

“花的。白的睡着了。”马君说。

“红的死了？”秦言问。

“最漂亮的那条。怎么会死了呢？”马君疑问。

“它要死，哪有什么办法？”秦言说。

“我知道了！有机型污染，蛋白质。生存环境的威胁呀。我拿出来扔了它啦！”王丽回头在黑板上写下 H_2S 、 NH_3 ，并取出死鱼，走出教室。

“当日班长刘忠华，把鱼缸暂时先放在讲桌上，老师上课的时候再拿走。”秦言说。

“放在讲台的一边就是了。”刘忠华说。

马君跳上讲台，“把它放在我的位栋里吧。”马君端起鱼缸，说着回到座位上。

“马君、秦言这鱼缸也给我加上一份，行吗？”刘忠华问她们。

“没问题。”秦言说。

“就这样定了？”刘忠华说。

“行！你们今天晚上在食堂请客！就在我们食堂！”秦言说。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来，同学们迅速涌上食堂，秦言捧着鱼缸和王丽、刘忠华、马君一起进了食堂，在一张饭桌上把鱼缸放下，刘忠华问她们：“说！各位来点什么？按规定办，今天的主角说了算，把权利让给你了，王丽你说！”

“我要一包牛奶，你们要什么自己选。纯牛奶。”王丽说。

“我要一包牛奶。”秦言说。

“每人喝一包奶，看着鱼缸里的鱼。”马君说。

“好！那就每人一包牛奶。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买。”刘忠华说。

王丽她们看着鱼缸等到刘忠华回来“给你们，都自己拿！”刘忠华对她们说。

王丽她们每个人喝着一包奶并看着鱼缸，秦言说：“王丽祝你生日快乐，我和马君、张应、刘忠华送你的生日礼物，鱼缸和鱼，愿你像鱼一样，幸福、自由、甜蜜。”

“好，好，好。”此刻王丽被推到主角的感觉，让她只是谦和地回应着大家。

“秋，悄悄地来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每逢感到秋的惬意，心里总免不了有点凉飕飕的感觉，蛮以为这个季节出生的你会有点‘林黛玉’的感觉，可你都是九月带来的活泼的火焰。祝你继续你的开朗，也愿‘地球村’上的朋友们都开开心心，有勇气飞、有勇气玩、有勇气闯、更有勇气开辟自己的天地。”这是秦言献给王丽的一段感言。

“谢谢你伟大的祝福！”王丽说。

“还有一个寓意，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等，这是传统的、民间的文化寓意。”

张应接着说。

“好，好，好。”她们说笑了王丽，她谦和地回应。

“还有一个寓意就是珍惜生命，关注健康，懂得生存。”马君说。

“哦!!! 这么沉重的话题！（转神思考之后）好，好，好。干嘛送我个鱼缸呀？

这么沉重的话题我怎么承载？哎呀！献给你们及一中的诗：

这是一方清净的成长空间
每天都与理想相伴
匆匆步履
欣欣笑颜
金色年华
与您相牵
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
因为这里
正上演着一个关于我们的美丽传奇
一顶璀璨的智慧皇冠
在我们的生命中凸现

王丽朗诵完毕，幸福地看着大家及鱼缸里游动的鱼。

刘忠华看着今天的主角王丽幸福的表情，他献诗一首：“生命总是美丽的，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生命总是美丽的……还活着？”他看着鱼缸里的鱼，惊奇地喊，故意引出话题。

“你什么话呀！”秦言立刻反应。

此时处在主角的王丽只是笑笑。

“这是什么话！”马君不服气。

“我是怀疑这水的污染程度还有鱼食的污染程度。”刘忠华说。

“没有那么严重吧！”王丽说。

“中午死了一条了，这些鱼都在一个鱼缸里，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污染了。”刘忠华说。

“我们买了四条鱼，两条黑的，一条白的，一条红的，中午那条红的死了，这条白色的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中午它都没动一下，我趴在那里看它并住呼吸一动不动。”马君看着鱼缸里自由游动着的鱼说。

“我家上次养的那鱼，一个星期喂一次，活了很长时间，不能天天喂，老是喂它，很快就死了，就撑死了。”张应说。

“撑死了？”王丽若有所思的在思考着什么。

“歪理邪说。”秦言说。

“不错，上次我家养的鱼一天一喂，没几天就死了，别人家养的鱼几天喂一次，一次喂一点，活了很长时间。是不能多喂，喂多了很快就死了。”张应说。

王丽和刘忠华听着她们的话，一声不响思考着什么，一边听，一边欣赏鱼缸里游的慢慢腾腾的鱼儿，鱼缸里的水给了王丽触动“我要好好学化学！”王丽突然喊。

秦言被王丽的语调说愣了“啊！我也要好好学化学。”秦言停顿之后说。

“ H_2S 、 NH_3 ，有机型污染，蛋白质。让马君带回家乡的矿泉水中。”王丽说。

“多麻烦，太远啦。”马君说。

“那你下次带水来。”王丽说。

“你准备累死我呀！”马君说。

“少喂！减轻污染，延长它们的寿命。”刘忠华说。

王丽一直欣赏鱼缸里游得慢慢腾腾的鱼儿，一边喝着那包奶，她若有所思地说：“这条白的游了一会就不游了，停在这儿啦！”

“睡着了。”秦言说。

“生命的本能与特性。”王丽说。

“啊！原来有这么多知识。在人的生存空间里都充满知识。”刘忠华说。

“刘忠华你学是白上了！书就白读了！一头猪！笨蛋！”王丽说。

“谁是笨蛋？”刘忠华反问。

“还不承认？有句话怎么说呢，笨蛋从来不说自己是笨蛋！”王丽说。

“你们是说自己吧！”刘忠华说。

“你别强词夺理！”王丽说。

“中午的时候这条白色鱼的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中午它都没动一下。”马君

看着鱼缸里的鱼说。

“睡着了。”王丽说，她一直看着鱼缸里游得慢慢腾腾的鱼儿，边喝着那包奶。

“我喝出来了。”秦言说着把喝空的奶盒放下。

“你还要什么，我去拿！”刘忠华问。

“我不要了。”秦言说。

“你们谁还要什么说，我给你们去拿！”刘忠华说。

“我不要了！”马君说。

“我也不要了！”张应说。

“王丽你要什么？要什么说！”刘忠华问。

“不要了，好了，喝出来行了。该回教室了！”王丽说着放下喝空的奶盒，离开餐桌。

“哎！鱼缸！”秦言想起饭桌上的鱼缸，王丽恍然大悟的回头“啊。”

“我给你端着，你走吧。”秦言说。

“我端着吧。”王丽说。

“不用！我端吧！”秦言说。秦言端着鱼缸跟在王丽后面，刘忠华、马君、张应也在后面。

结束晚自习，王丽端着鱼缸和所有走读同学一样拥出校门，在老地方和母亲费红萍汇合，费红萍老远便看见王丽怀里抱着一个鱼缸，等王丽走近了的时候，她严肃地说：“你那是抱着什么？”

“秦言和同学们送我的生日礼物，她们别出心裁送我个鱼缸，引发的故事不错，过程很好。”王丽说。

“你又在学校里怎么疯、怎么闹了？”费红萍故意这么问。

“中午我一到教室，秦言他们就告诉我给我买了生日礼物‘鱼缸和鱼’它营造出来的氛围很不错，在那一刻我们有很多知识点被激活，问题不在于生日宴会而是通过这个点所延伸出来的东西。”王丽说。

“那你放着吧。听你这么一说，送这个鱼缸的过程一定很精彩了？”费红萍问。

“在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们长大了，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整个送鱼缸的过程是一个点读知识的过程，点读分子式： H_2S 、 NH_3 、 H_2S 、 NH_3 。”王丽抱着鱼缸走在费红萍

身后说着。

“哦，是这样吗？这样精彩吗？那是不错。”费红萍带着惊奇。

王丽兴奋地走在母亲身后听她说话。

王丽抱着鱼缸回家，把鱼缸放在写字台上，观察着鱼缸里的鱼。

“放那里吧！抓紧点时间洗刷，晚上的时间不要浪费了，保证睡眠时间！”红萍对王丽说。

“啊，好好好！”王丽开始洗刷，红萍亮起自己房间的灯，她告诉王丽：“你早点睡。”

6. 被忽视的萌芽

晚自习时，王丽来到刘忠华的课桌旁边问：“刘忠华语文作业交不交吗？”话音未落下，李淑娟走进教室：“王丽！你干什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王丽听见李淑娟的声音，急忙回到座位。

“全班的同学都在自习，你下位！你太不应该啦！”李淑娟接着说。

“我问交不交作业。”王丽强调。

“自习时间不许下位！”李淑娟说。

“我去问班长交不交作业。”王丽说。

“那也不能下位。”李淑娟说。

“那我就不做课代表了！”王丽生气了，语气里带着倔强。

“你不愿意做就不做。”李淑娟说。

“那我不做了。”王丽语气坚决。

李淑娟说：“你不愿做，就不做，很多人愿意做。这个星期晚自习你就不要上了。”

王丽眼圈里含着眼泪，教室里格外寂静。

结束晚自习的铃响了，王丽走出教室。

“唉！”王丽终于哭出声来，手揉着眼睛，在教学楼的梯口，踩空了脚，“哎哟！”跪在了楼梯上，脚痛了，腿痛了，继续哭。

“很痛吧？”刘忠华问。

“哎哟！啊！痛！怎么这么倒霉呀！”王丽一边哭着说。

“我扶你，来！”刘忠华问王丽。

“来！”秦言和刘忠华扶起王丽的胳膊，王丽一瘸一拐地走着，王丽说：“好痛！刻骨铭心。”

“都已经这样了，别说了。”刘忠华说。

王丽似乎停下了哭声，她说：“你们回去吧，我她在门口等我。”

刘忠华和秦言听王丽这样说，便把手松开了，“你能行吗？”刘忠华问。

“行！”王丽回答着，一瘸一瘸地走出校门。

红萍等候在校门口，王丽在众多走读生的人群中剥离出来喊：“妈。”

红萍狠狠地责怪地瞪王丽一眼“你怎么才出来？”红萍没有发现王丽走路的姿势。

王丽没说话，痛苦地闭了一下眼睛，没有说话，慢慢走在红萍身后。

“你怎么这么费劲！这么晚才出来！”红萍边说边走。

“下楼梯的时候把脚扭了。”王丽跟在红萍身后说。

“歪的严重吗？要不要去看急诊？”红萍问。

王丽回答：“不用，现在敢走路了，脚是问题不大。晚自习课上，我去问班长交不交作业，让班主任看见了，不让我上自习了，因为我不遵守晚自习纪律，免我一周晚自习课。我说我不做课代表了，老师说你不愿意做就不做，很多人愿意做。”王丽说着，呜呜地哭起来，是为说出去的话而后悔。”

“不做就不做吧，好好学习就行了，不做了。”红萍说。

“呜呜呜”王丽加剧了哭声。

“不要哭了！”红萍明白王丽哭的意思。

“呜呜呜，老师一个星期不让我上晚自习，呜呜呜。”王丽还是哭。

红萍沉默，躺任在床上。

王丽趴在写字台上：“呜呜呜”继续哭。

费红萍一直沉默。

“呜呜呜”王丽一直哭。

红萍看看表，深夜十点半，便关了灯。

王丽继续呜呜地哭，声音格外清晰，红萍翻了个滚，当王丽的哭声还在继续时，她开了灯，看看表已是十二点半，她开始严厉地制止：“好了！还让不让人睡了！快十二点多了，哭，管什么用！一晚上哼哼的”。

“呜呜呜……”王丽似乎加重了哭的语气。

“还哭！”费红萍喊到。

“我想让你去跟老师说情，我去上晚自习。”王丽终于说出心声。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去说？我好意思说吗？不去！”红萍说。

王丽得到答复后停止了哭声，睡意袭上心头，暂时已不允许存在什么想法了，夜静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王丽加大“马力”奋笔疾书，聚精会神，终于合了作业本，收拾好自己的课桌和书包要离开，“刘忠华我作业交到讲台上了，我回家自习了”。

“知道了。”刘忠华回答。

“我走了。”王丽说着离开教室，等她发现整个教学楼所有教室的灯都亮着的时候，有一种不舍涌上心头，不觉眼眶里含着泪花……

王丽回到家，红萍观察一下她的表情问：“回来了？快开始自习吧，我出去走走，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不要因为在家里自习影响效果，晚自习不上课，不影响你的课程，赶紧自习吧。”费红萍说。

王大纲从外面回来，看见王丽在家便问：“王丽你怎么没去上晚自习？”

王丽在写字台上学习，没回答他的问话，红萍说：“晚自习下位说话，让老师抓着了，一个星期不准她上晚自习。”

“你没去找老师说？”王大纲问。

“怎么去说？就在家上晚自习吧。”红萍说。

“耽误了课怎么办？”王大纲问。

“晚上不讲课，都是自习。”红萍说。

“在家里好好自习，王丽，听见了吗？”王大纲说。

“我知道。”王丽说。

王丽、刘忠华走出食堂，继续朝前走，秦言和马君跟在后面，王丽对她们强调：“我回来了！”

“这么快，一个星期了！”秦言问。

“还这么快呀？太慢了！在家自习真不是个滋味！”王丽说。

“失去同样也是收获。”刘忠华说。

王丽和刘忠华继续往前走，秦言看看她们喊：“马君你要去哪儿？你就是个太阳！”

“我不知道呀，你们去那儿我去那儿。”马君回答。

“我去教室，你应该跟我走，和我一起走！马君你就是个灯泡！”秦言说。

马君看看王丽和刘忠华，恍然大悟：“何止是灯泡？我简直就是太阳！太阳！”

“你就是个太阳！”秦言说。

“太阳来了！”王丽听见秦言她们这样说，便回过头来这样说自己是太阳。

秦言、马君一齐喊：“太阳!!!”

王丽、秦言和马发现操场上有一对男女生背对着大树说话，王丽喊：“看！看！看！他们的听力可真好呀！得多用心呀！”

“回教室吧，太阳！该收工了”，刘忠华说王丽。

“我是对同学的前程负责呀！”王丽说。

“王丽你就是个太阳！”刘忠华说。

“我不管你们了，你们都恋爱吧。”马君说。

“你倒好说话。你也是好孩子呀！觉悟还挺高呀。”王丽说。

例会上，李淑娟说：“同学们，涉及一个青春期早恋的话题，有时候看到操场上有成对的同学走，我提醒一句，还是前程重要，不要荒废了学业，耽误前程。如何对待青春期来临的情感问题呢？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行为，把不适时机来临的情感加以控制，理性的排除。人的一生，其价值取决于他对这个社会贡献的大小，其贡献的大小又取决于人的知识的多少，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学习知识，为我们今后的人生负责，为社会、为人类的明天负责！人是要受环境和条件制约的，不要忘了你们来到这儿是干什么的，干别的就不行了。”

有的同学不好意思羞涩地笑了，也有同学并不十分在意老师的话。

郭苒：“有的同学说，为什么要压抑？”

“有的同学恋爱了，也考上了。”男生说。

“闭上你的乌鸦嘴！”王丽说那男生。

“就不可能！一旦恋爱，成绩会直线的下降！机率是很小很小的！就不可能！况且成绩会很明显的下降。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有关条约，谁违犯了，对不起！就到别的学校去读吧，我们这里不留这样的学生！”李淑娟说。

“你们都听到了吗？不要荒废了前程。还是前程重要呀！你们都是好孩子呀！”

王丽说。

“太阳！”秦言喊王丽。

“王丽你就是个太阳！”刘忠华说。

“这个美丽而光荣的称号我认了！照亮未来的每一寸时光。”王丽说。

李淑娟看一眼王丽。

“老师！今晚是下一个星期的第一个自习，我上自习了”？王丽看着李淑娟说。

“恩，能记住教训了？”李淑娟说。

“想着了！太想着了！”王丽诚恳地说。

李淑娟沉默着走出教室。

7. 没被警惕的萌芽

音乐教室，那架钢琴是永恒的道具，王丽、郭苒、刘忠华他们十几名音乐生以各自的方式学习，王丽和郭苒在黑板上写音符……

音乐老师看着黑板上写音符的同学说：“郭苒你写对了。”

王丽看一眼郭苒说：“老师，是我告诉她的。”郭苒默认不回答。

“老师，我写的对吗？”王丽问。

音乐老师看看说：“对，写对了。”

“我会了。”王丽说完走下黑板到钢琴边，扶着钢琴，按着音符，发出声音，王丽的琴音拨动了郭苒对音乐的欲望，她兴奋不已。

“我也会了！”郭苒也到钢琴边。

刘忠华从黑板上下来走到钢琴边，他很自然的把手刚要放到钢琴的琴弦上试一下音，突然郭苒右手的四个手指“啪”地一下按下四个琴弦，钢琴发出“咚！”停止的声音，刘忠华对乐声有本能的反应，他下意识地后仰一步，然后乖乖地让开，站到钢琴一边看她们弹琴，郭苒开始弹曲子，结束后，郭苒用一个手指按着一个琴弦，发着很长的琴音，王丽抒情地：“啦啦啦~啦啦啦”

郭苒站钢琴的一边，音乐老师看着黑板上写音符的同学们说：“都写对了，都会了吗？”

没有人回答，音乐老师说：“停！”她示意王丽停止弹奏，王丽停下来。

音乐老师问：“有不会的吗？”她看看大家。

没有人回答，音乐老师一直看着并审视着大家的表情，王丽回答：“老师，都会！”

音乐老师把目光放到王丽、郭苒、刘忠华这边，刘忠华面对音乐老师的目光他谦和的回答：“会。”

音乐老师看看刘忠华又看看王丽和郭苒，再一次审视她们的表情。

音乐老师说：“王丽、刘忠华、郭苒你们到黑板上写。”

“老师我会写。”王丽说。

“我也会写。”郭苒说。

“那可以不写。”音乐老师说。

刘忠华到黑板上写音符，音乐老师一直注意着他，王丽、郭苒围站在钢琴边看着黑板，王丽看到刘忠华没写对，就到黑板上告诉他，胳膊轻轻地推了刘忠华一下说：“起来！我告诉你！”王丽在黑板上写下音符，然后离开，回到钢琴边站着。刘忠华照着王丽写的写。

郭苒一直观察刘忠华和王丽的表情，郭苒对王丽说：“看什么！”

“我看他写得好！”王丽说。

“看他人长得好吧！”郭苒说，说羞了王丽，垂下了头。

下课铃响了，音乐老师说：“可以走了。”

刘忠华放下粉笔到钢琴边拿起一本书说：“这书我拿回去看看。”

“我看！”郭苒说

“你们俩谁看还不一样呀？”王丽说。

刘忠华用胳膊拥了王丽一下，表示反对她的话：“你。”

王丽站起身去还击刘忠华用她胳膊的挪一下，郭苒观察着这一切，便朝教室门口走，在教室门口王丽追上郭苒抓着衣服，一脚关上教室的门，郭苒王丽被关在教室。

“都别闹了。”音乐老师不得不说，并依成年人的视角看着他们，王丽笑着松开了手。

“老师，我想把家里的钢琴搬到学校里来，学校能不能给解决琴房。”王丽问老师。

郭苒也向前探听王丽说的内容。

“你不是要走吗？”王丽说。

“我愿意走呀！”郭苒说。

“你可以走了。”我现在又不想走了。

“我们有琴房，你等通知。”音乐老师告诉王丽。

“好！知道了，谢谢。”王丽说着回到钢琴边坐下，开始弹奏名曲，老师又问：

“王丽你什么时候搬？”

“如果定下来的话，马上就搬。”王丽回答。

“老师，我也想要琴房。”郭苒说。

“行！给你们几个一起解决。”音乐老师说，并离开教室。

王丽开始弹奏《梦中的婚礼》，教室里弥漫着乐曲，刘忠华到钢琴边弹奏一曲《黄河》，郭苒向前说：“你不是不会弹吗？”

“我是练练。”刘忠华说。

王丽站在钢琴前看着、听着刘忠华的琴声，一曲结束后刘忠华抬起头看着王丽，经求她的意见，王丽露出满脸的认可。

郭苒离开音乐教室，王丽和刘忠华也随其后离开。

王丽和刘忠华走在校园里，王丽说：“你放弃音乐特长，我觉得可惜，你不觉得吗？”

刘忠华沉默之后说：“不可能放弃！只是调整了选择！”

“我不能放弃音乐！真的！放弃音乐还不如让我死了！”王丽说。

“都是这样！挺眷恋的。”刘忠华说。

8. 叛逆与自我赞誉

课活的教室里，王丽发出一声长叹：《班主任》！

秦言接上：

“眼盯着教室，轻轻踮着脚尖，”

王丽开始改编：

手中的三角板，是她的教鞭
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教室门前，
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
我给你扣几分是她的口头禅
远一点，乖一点，别让她抓住了小辫
她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
有时候沉默冰冷，她不会温柔腼腆
她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
她像个幽灵一般，她是颗定时炸弹
任何事都会成为她的导火线
班主任，瞪着她的双眼
班主任，踮着她的脚尖
班主任，拿着她的教鞭
一转眼却又出现眼前。

秦言回答：“赞歌。”

晚自习的下课铃响了，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郭苒他们走出教室来到操场，看着夜色诗意席卷心头，王丽说：

这深秋的夜呀

星星也为我们感动
沸腾的生命啊
壮志美少年呀
五星级呀
是梦起飞的地方
希望
在坚韧中萌发
执著中成长
黎明在生死边缘
醒来
光明被用来诉说
那份伤心泪
痛心情
那份唯美的传奇

刘忠华接过王丽的话说：“我已不再等待，知道明天的果实是对今天的回报！所以我不再等待！”

马君说：“青春，期待你灿烂。你们是花，我就是你们的叶。你们灿烂，我也风光。”

王丽接马君话诵诗一首：

一颗流星坠落了
随着坠落的
有清泪
想一个鸣蛙和夏夜
在古老的乡村
谁为你流星正飞时
以辮发的青纓做结
说要系航海的明珠

作永好的投赠
想一些辽远的日子
辽远的
沙上的足音……
泪落在了夜里啦
像星陨坠入林荫
古潭底
特此献给马君。

9 . 琴房欢喜

晚自习结束后，王丽从学校走出来，王大纲迎上去，“爸，你来多长时间了？”王丽高兴地问。

“九点二十分出来的，刚好走到这里，你出来了。”王大纲说。

“下课走到这里得需要五分钟。”王丽说。

“差不多，我走出来也得需要五分钟。”王大纲说。

“妈妈接我，也是九点二十分出来，正好也是这个时间我从学校走出来。”王丽和父亲说话。

“卡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早出来等，没多大必要，出来晚了不行。”王大纲说。

“是呀。爸，晚自习的时候，老师告诉我，钢琴可以搬到学校了，房子整理出来了。”王丽说。

“行，明天给你搬过去。”王大纲说。

“老师说那房子原来是图书室，为了给我们学习就空出来了。”王丽说。

“学校里也得考虑学生家长的要求，从学生的学习出发。为这事，我特别找了校长。不是为了你学习吗，让你学的更好一些。”王大纲说。

王丽边走边听着，“爸，谢你了。”王丽说。

“你好好学就行了。”王大纲说。

王丽和父亲回到家，费红萍正在看电视，王丽告诉母亲，“妈，老师说放钢琴的房子收拾好了，可以用了。”

“那就把钢琴搬过去，王大纲，怎么搬？”费红萍问。

“明天我安排。”王大纲回答。

“行，我就不过去了。”费红萍说。

王大纲：你不用过去了。

王丽一边去洗刷一边说“以后我一定当老师！”

“目标就不能再高一点！？到大学里去当老师，或者军事发射！”费红萍说。

王丽听着没有回答，或许在母亲的提示下她又有了新的发现。

第二天下午是王丽的音乐课，王大纲和司机及几个战士，把钢琴抬到琴房。

“王丽你试一下琴音。”王大纲说。

“哎。”王丽走到琴边坐下试琴，“叮叮当、叮叮当……”

“行，很好。”王丽幸福地微笑。

“那就这样了，我们回去，有什么事再说。”王大纲说着离开。

王丽继续练琴，情绪陶醉在家庭的关爱幸福之中，思考这来自父母的爱，拨动手上的琴弦家园如梦，这梦温馨醉人，如一弯新月，悄悄悬挂于情感的枝桠；如一缕微风，轻柔吹拂着漂泊地灵魂。

流淌的岁月，如梦的家园，似浮雕铭刻于心灵的丰碑，读不尽的深刻内涵，因为家园滋养着亲情，总是那么幽远绵长；那亲情浓厚如血般厚重；亲情滋润的日子，便是幸福的日子，无论自己被生活抛向哪里，只要有亲情笼罩，生活便是快乐的。

在家门前那堵不倒的篱笆上，将自己攀援成一株不忘的牵牛，紫色的喇叭永远朝向敞开着的家门，芬芳屋里的每一道墙缝。

家园如灯塔，朗照泥泞人生路上的每一个脚步；亲情是清泉，永远在我们的心谷溶泼。”

王丽的琴声被搬进钢琴来的郭苒和母亲听到，放下钢琴郭苒就问：“王丽你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

“自己想着随意弹的，没什么曲子。”王丽说。

“怎么这么好。”郭苒说。

“是不错。”郭苒母亲说。

“是吗？我再弹弹看，能否重现。”王丽说，王丽的琴声依旧，郭苒练习肖邦的《f大调小奏鸣曲第三章》。

“郭苒！我怎么觉得这样不行呀！怎么练呀？”王丽说。

“是呀！”郭苒说。

“远没有想的那么理想我开始怀念以前了。”王丽说。

……

在音乐课的教室里，王丽和郭苒等同学围站在钢琴周围，听刘忠华弹奏《f大调小奏鸣曲第三章》，结束后，郭苒说：“刘忠华，你不是放弃音乐了吗！你怎么还练得这么执著！”

“我愿意，你关着了吗？”刘忠华说。

郭苒伸手按住四个琴弦发出“咚！”一声巨响，示意停止的意思。

音乐老师走进教室正好听见了这声音顺便说了一声：“啊，这是什么声音？”

王丽和郭苒看见音乐老师一齐故作娇柔起来，喊：“老师。”

刘忠华停止弹奏，站起来，在钢琴边等待老师上课。

老师环视整个教室以后，她站到钢琴一边说：“我先说一个事情，王丽和郭苒的琴房解决了，其他同学也可以解决了，哪位同学需要琴房就找我，听见了吗？”

同学们回答“听见了！”

“老师什么时候可以用？”刘忠华问。

“今天就可以。”音乐老师说。

“你不是要放弃了吗？还要琴房干什么。”郭苒攻击刘忠华。

“就愿意要，你管得着吗？不是没声名放弃吗？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刘忠华一时答不上来，王丽回敬了她。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好呀！”郭苒对王丽的话显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谁说不是？怎么啦？”王丽回应。

郭苒用观察的眼神默默地看着刘忠华和王丽。

“好，我们上课。”老师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看看王丽，示意她开始，她说：“上课！王丽先给你上课。”

王丽坐到钢琴前翻课本上要练习的内容，坐在她一边的老师帮她在课本上找到内容，王丽开始练习。

“怎么回事，听着不对，我看你的指甲。”音乐老师说。

王丽伸出双手。

“怪不得我听着不对劲，把指甲剪了，保持三天剪一次指甲，指甲在上面打滑，能掌握住音吗？这一半页还是不行，就像骑马一样，驾驭不了了，哒哒哒，一个一个的，左手适应，补一下，左手的力量比右手的力量小一些，是在小节线上 fine。”

Fine 是什么？”音乐老师指着书问。

“是……什么来？”王丽想着，还是想不起来。

“(fine) 在这里结束。”老师告诉说。

“是是，想起来了。”王丽说。

“来来来——不要太硬。由软到硬，流淌起来的感觉！”音乐老师说。

王丽开始顺着音乐老师指出的问题开始弹奏着。

“d·c 是什么意思？”音乐老师问。

“是？”王丽想不起来。

“从头反复。”老师告诉她。

“vivace 只有放松才能下去，五个手指不用力，整个手指上去，只能领会…整个身体的感觉是放松的，力手于手指……一分钟 152 拍，非常快，哒哒哒。作为你们来讲，课上听好，完成作业，文化课没问题。关键是速度，弹也能弹下来。”音乐老师说，然后问：“谁弹？”

“我弹。”刘忠华说。

“你来，还弹这个曲子。”音乐老师说。

郭苒把手伸到钢琴上，用右手四个手指拍了一下琴弦，发出“噫！”拒绝意思、感叹号的声音，刘忠华对音乐本能的敏感，让他后退了半步，让开钢琴。

王丽继续坐在琴边弹奏《梦中的婚礼》向郭苒“挑衅。”

下课铃响了，老师宣布下课并离开教室。

又是音乐课，王丽来到了钢琴室做课前练习，弹奏一曲《青藏高原》，郭苒同样也做课前练习，走进琴室，见王丽正在弹琴，便一直听到曲子结束，王丽坐在钢琴边，体会着自己的弹奏效果。

“弹得有那么点意思，有那么点味。”郭苒告诉王丽。

“何止？仅仅有那么一点味吗？”王丽反问。

“王丽我听你这里弹得挺好。”郭苒告诉王丽。

郭苒上琴弹奏起《青藏高原》的片段，王丽听着弹奏的效果，然后继续坐在琴边，认真弹奏自己比较熟悉的曲子《梦中的婚礼》，释放学习带来的疲劳，音乐弥漫在整个琴室，淹没了郭苒弹奏的《青藏高原》，直到结束，王丽露出满脸的自信，感

觉到了自己的优势。

晚自习结束后王丽回到家，把今天下午在音乐课上琴房里发生的事告诉了母亲红萍。

“今天下午上音乐课了，两个钢琴在一起并行，影响的不行！”王丽说。

“还有办法可想吗？”费红萍用经求的语气问王大纲。

“我再想想。”王大纲回答。

“要不然就把钢琴搬到这儿来，中午还可以练琴。”王丽是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思考拿出的建议。

“可以考虑这个办法。”费红萍想了想回答。

王大纲低着头在思考着什么，似乎把思路又拉回到当初给王丽找琴房奔波的过程中，回想起学校领导在回答学生家长请求的态度上的表现，他说“当时我亲自找的校长，那是把图书室集中了空出的房子，才给你们安排的，房子确实挺紧张。”

“怎么办呢。”红萍在思考这个问题。

10 . 搬来好邻居

中午，王丽回家吃饭的时候，看见父亲王大网站在院子里喊“我来了！”

看着王丽回家，费红萍听见王丽说话从院子外面进来，她悄悄地对王大纲说：“哎？墙那边院里刚搬来一家，门上贴的对联不错，你过去看看。”王大纲听了红萍的话走出院子到邻居家门口去看对联。

红萍安排王丽吃饭，王大纲看了对联回来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笑着说：“很好！朴实、真切。”

“怎么写的？写的什么？”王丽问。

“让你爸爸说说你听。”红萍说。

“乔迁新住处，又有好邻居，横幅乔迁嘉喜。”王大纲说。

“是不错，心态比较好。”王丽说。

“看没看见是什么样的人？”红萍的问话直上直下。

“还没看见。”王大纲说。

“等着看看是谁。”红萍说。

“怎么还能是熟人？”王大纲问。

“我怎么看着好象是那么回事。”红萍说。

“怎么？你看见了？”王大纲问。

“恩，好像是，说不定我能认识。”红萍说话带出些欢喜。

“那不是有和你玩的了。”王丽讽刺。

“玩得怎么了？我怎么就不可以玩？”红萍说。

“我是说你幸福了。”王丽说。

“我也可以玩，也可以幸福，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好好公民，幸福很广义，我奉献了，我感觉幸福，我有别人所没有发现的，我同样幸福。”红萍说。

“听听你妈说的。”王大纲说。

“你别以为把饭给你做好了，伙食质量提高了就是对你无比的关爱了，那只不过是代替了食堂厨师师傅，我所关注的是对你的细节培养的过程。”红萍说。

“多累呀！”王丽说。

“我不那么认为，我感觉是快乐的，幸福的，充实的，这样我可以洋溢在自信天秤上，把握好属于我和你、这个家的每一分钟，不照抄别人，你的高中只有三年，放弃了永远不会再有，相信我选择陪读是对的。”红萍说。

“还能吃上高质量的饭菜。锅里还能炖着厨艺不错的鱼呢。还有我的音乐。”王丽说。

“就是应该这样，这是我能够给你的，也应该属于你，因为你妈妈是我。”红萍说。

“吃饭。”王大纲说。

“我和郭苒两个人一个琴房，练琴的时候互相影响，很不方便。”王丽说。

“啊，是这样吗？在一个琴房弹琴的很受影响吗？等再上几堂特长课看看再说吧，现在什么情况还不准确，等准确了再做决定。”红萍说。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王大纲说。

“我是见着郭苒弹钢琴了，不行，音调都拿不准，不行！不行！现在我可是知道她是个什么水平了。”王丽说。

“人家不行，你行吗？你行在哪里？你搞得明白吗？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对照自己的不足，学习他人的优点，才能逐渐地充实自己。”费红萍说。

“我知道。请别说了，老妈，我又说错了。”王丽说。

晚上红萍在家看电视，她问王大纲“墙那边的人回来了没有？”王大纲回答：“回来了吧，我听见有声音！哎！我看见那边的人了，那女的长得真漂亮！很洋气！也很时髦，她过来问是不是停水！下午停水了！姓高，人民医院的护士。”

“是不是叫高洁？”费红萍问。

“是！就是这个名字！我问她，她说叫高洁！”王大纲说。

“砰砰砰”敲院门的声音。

“哎？谁来了？”费红萍估计是高洁来敲门，一边应着一边开门。

“回来了？”高洁问道。

“啊呀！是你呀！你也来陪读？”费红萍开门看见是高洁。

“我退休了，也没事，就过来陪读吧。”高洁说。

“你多大了？退休了？你们是高中同学？”王大纲感到奇怪。

“我和红萍是高中同学。我三十八岁了！”高洁说。

“时间长了都就聚到一块了。”红萍说。

“看不出来你有三十八。三十八就退休？这么年轻！”王大纲说。

“内退。”高洁说。

“看上去都没有三十，怎么就退休？真是笑话！”王大纲说。

“那次我在医院里和他们说话，说我退休了，病号听了之后觉得十分奇怪，看着我问，你多大了就退休？我说三十八，他们都说，退休太可惜了。”高洁说。

“这么年轻，就退休。哎呀！我都不相信。”王大纲说。

“就你自己在这里？我住那边，哎呀！院子那么深，墙那么高，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哎呀！就跟做监牢狱一样！”高洁说。

“李存整天的忙是吗？王大纲他星期天才回来，我上班。”费红萍说。

“你晚上去接？”高洁问红萍。

“不接怎么着，每天都要接。”费红萍回答。

“几点去？”高洁问。

“九点二十结束晚自习，我二十往外走。”费红萍说。

“我回去吃饭，等会和你出去到学校门口看看。”高洁说着就离开，转身回家吃饭去了。

高洁吃过饭，费红萍和她一起到了一中附近，在周围散步。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这里全是平房，变化可真大离校的那天，我就站在校门口，使劲地看着学校，心里想，再也不能回来了，恋恋不舍呀！离校的那天，回头看着学校离开的；时光不能倒转，永远回不来了，高中时挺累，但也最有意思，高中那段充满挑战的时光最难忘；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潮澎湃，激动万分。”费红萍说。

“读你万遍也不倦。”高洁说。

“我们在的时候，这里全是些菜地。”费红萍说。

下课铃响起来了，从学校门口走出很多走读的学生，费红萍在老地方等到王

丽。

“王丽，这是刚搬到我们墙那边住的高洁姨是我高中的同学，也来陪读。”红萍给王丽介绍。

“高姨。”王丽叫了一声，又问“您家孩子读几年级？”

“高一”高洁说。

“几班？是谁呀？男生？女生？”王丽问。

“八班，男生！”高洁告诉她。

一阵凉风吹过，让王丽感到浓浓秋意，她又一次开始习作：

《秋风》

金色的秋随风而来，
地上片片枫叶，
犹如个个跳动的音符，
为秋的到来，
演奏出天籁的乐章。
朵朵白云从蔚蓝的天空飘过，
片片紫花待放芬芳的飘零，
它们都是自然的舞者，
它们为金色的到来而舞蹈，
秋风匆匆而过，带着丝丝的爽感，
带着缕缕悲愁。

“王丽的文字功底这么好，出口成章。”高洁说。

“也就能看到这点优点，可能在她的认知系统里，语言功底比较不错。诗的结尾处不够明快，有种遗憾的味道在里面，好像欠缺着什么。”红萍点评。

“真实的表达，感觉就是这样的。”王丽说。

“红萍，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王丽这样，看到了王丽就想到我们当时的情景，国庆快到了，学校又要举行歌咏比赛之类庆祝活动了，记得十一我们写国庆征文，歌咏大赛时的情景，那个激情呀，想想很有意思。”高洁说。

“是吗？”王丽惊奇又惊喜，高洁的话让她想到了时间，对时间有了感慨：

是什么，来得悄无声息，走得不留痕迹，却激起所有色彩的轻舞飞扬？

是什么，来得不留痕迹，走得悄无声息，可留下穿越一季的倾城歌唱？

是什么，轻轻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在收获的季节留下飘垂的金黄？

是什么，悄悄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为沉寂的大地纺出洁白的梦想？

是什么？

我说是时间，是风，是梦，是你真实的生命。

“王丽的语文文字基础肯定没问题，一定会出类拔萃，国庆征文一般都是歌颂祖国的主题。”高洁说。

“我不愿意写稿，因为太浪费时间了。”王丽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成什么，也不批评什么，顺其自然地发展。”这是红萍的态度。

国庆节前夕，班主任李淑娟在下午的自习课上这样要求，“国庆节到了，布置一篇国庆征文，自命题，文体不限。现在就开始。”说过后她就离开了教室，同学们嚷嚷起来，王丽顺口成章：

《祖国颂》

五十六年前的炮声，
宣告了你的诞生
你就成了东方的巨龙，
我们坚信，
五十六年后的欢呼声，
你将向世界宣布，
中华民族振兴了！

刘忠华被王丽的诗兴所感染，作诗一首：

《期盼神六》

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它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人类文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到万里长城，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

从两弹一星到今天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中国人创造了世界最伟大的奇迹，它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与自豪。

这是刘忠华的声音。

“啊！大班长！你真是大班长！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秦言这是讽刺的意思。

王丽的声音：

一颗流星坠落了
随着坠落的
有清泪
想一个鸣蛙和夏夜
在古老的乡村
谁为你，流星正飞时
以辨发的青纓做结
说要系航海的明珠
作永好的投赠；
想一些遥远的日子
遥远的
沙上的足音……
泪落在了夜里啦
像陨星，坠入林荫
古潭底

献给亲爱的马君。

“嘻！简直出乎我的意料，怎么都这样呢。”金光不服气地发一声。

“别狼嚎了！”马君不接受王丽的赞美。

“哎？马君你听过狼嚎吗？”王丽实施反击。

“当然了！”秦言接过话茬。

“啊，是！是！是！听过。”马君立刻领悟秦言的意思。

“刚才还有只狼嚎。”秦言说。

“原来你们是狼叫呀，怪不得这么难听。”刘忠华语中暗藏杀伤。

“班长，我觉得你的这一句语言……是不是有些不很优雅？我们这教室里可都是学生，有人还是优秀学生。”秦言讽刺刘忠华。

“班长不骂我们狗叫就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是不是？”王丽也跟上。

“好了！好了！我不敢了！”刘忠华说。

“班长，等她请假的时候，你就不同意，拿她一把！”金光说。

“刘忠华可不和王丽一样，军训时人家脸上有蜘蛛网也不让人挠，还贴人家的脸上看！”秦言说着笑起来。

“我找蜘蛛网！”王丽辩解。

“不要解释，越抹越黑。”秦言说。

“秦言，你找死呀！”王丽急了。

“不提起这事来就不说了，王丽，军训的时候，那条蜘蛛网就挡在我右眼的中间，你看不见？”刘忠华借此重提那件难忘的事。

“看见了，那是你理应承受的感受！我已经告诉你为什么了！就算扯平了。”王丽说。

“行了！行了！让着你了！”刘忠华说。

“就是！让着你了！”秦言说。

“看！大班长就是和你们不一样！”王丽说。

下午第四节自习课上的音乐课，王丽在音乐教室里弹着曲子，张应和郭苒等同学围站在钢琴周围听着，音乐老师走进教室，于是她们一起喊：“老师！”把语气故意搞得娇滴滴的。

“上课！”音乐老师用严肃的语气禁止她们的表现，走到钢琴边说：“今天不上新课，把学过的再巩固一下。那个小男孩怎么没来上课？是几班的？谁和他一个班？”

“我！”王丽举手回答。

“王丽，你负责告诉他，听见了吗？”音乐老师说。

“听见了！”王丽回答。

“我说一下，琴最好是不要搬来，为什么呢？碰上节假日就没有办法练琴了，又

不能把琴老是搬来搬去。还有同学琴要搬过来吗？”音乐老师问。

没有同学回答老师的话，老师接着说：“王丽、郭苒就你们两个把钢琴放在这里，还有那个小男孩。张应你什么时候买琴？”

“我姐姐说给想办法。”张应说。

“行，最好是快点，你说过几次了，你姐姐她能行吗，她又不是成年人，你不要让她给你耽误了学习，再说她现在正忙着高考，那能顾得上你！她还是自己的考学重要，谁不考虑自己的前途！都开学这么长时间了，人家都把琴练得那么好了，这一个学期又过去了，还有几个学期！你们总共就有两年的学习的时间，这半年就这没过去了，看！你还不抓紧！我这不是奉劝你，是警告你！”音乐老师说。

张应低下了头，手在下意识地摆弄着手机。

“在上课，你手里拿着个手机干什么！以后，上课不准带手机！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音乐老师问。

同学们回答“听见了！”

“好，你们练习吧，有问题就赶紧问！”音乐老师说。

晚饭后，王丽觉得氛围可以告诉李中华音乐课上老师委托，她在食堂门口遇上刘忠华，便问：“今天的音乐课你怎么没上？老师问了，让我告诉你钢琴可以搬到学校了。”

刘忠华先是沉默，之后又说：“音乐课以后就不上了？”

“什么！音乐课真的不上了？”王丽问，她没想到真的决定了，虽不感到意外，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接着说：“你的文化课更优秀！老师问你了，让我负责告诉你。”

“谢谢，我不会完全放弃音乐的！”刘忠华说。

“一个人，有时候对待一些问题需要做出筛选和抉择，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王丽说。

“努力吧。”刘忠华说。

“我们都好好努力，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王丽说。

“王丽，看你每次都走着回家，是不是住得很近？”刘忠华问。

“是呀！走着一会就到了。妈妈陪读，她的思想你是想象不到的。”王丽说。

“房子是不是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呀？”刘忠华问。

这时秦言和马君也过来了，听见了她们的谈话，“住在哪个位置？带我们去看
看？”秦言说。

“等我带你们去看看。过了十一，我到宿舍找你们。”王丽说。

“那我们下午早点到字校。”马君说。

“我们也去行不行？”刘忠华问。

“男生免了吧！”王丽说。

“让她妈看着，还不得要了她的命呀！”秦言说。

“那可就毁了我啦！”王丽说。

11 . 琴房忧

中午，王丽放学回家洗手吃饭，在桌子上王丽说：“十一学校放两天假，体育馆锁门，不能练琴了我想把钢琴搬回家来，我觉得钢琴放在学校里并不方便，时间上觉得有点赶不过来，搬回家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挤出时间练习。”

“觉得不方便就搬回来，在学校里上课，回家练琴，怎么样？”费红萍问。

“可以！什么时候给我搬？”王丽很愉快地答应了。

“大纲，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今天下午就去把琴给搬来吧，行不行！”费红萍问。

“行！我让他们过来帮着搬回来。下午就放假了是不是？”王大纲问王丽。

“是！”王丽说。

“就这么定了，下午把琴搬回来！”费红萍说。

吃饭结束后王丽帮忙把饭桌收拾好离开。

下午放假的时候，王丽收拾了桌面上的书离开教室，手上提得很吃力，刚走出教室便和刘忠华相遇了，刘忠华一眼便看到王丽手上提得很重的书喊道：“王丽！“重不重？提得动吗？我帮你？”

“不用！我提着行！”王丽说。

“我帮你吧。”刘忠华快步上前拎起那包书。

王丽推脱不让，刘忠华坚持着不放，最后两个人共同提着那包书前行，朝着学校门口走，一直送出学校门口，刘忠华说：“送到你家门口吧。”

王丽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沉默被视为默许，继续前行。

刘忠华问：“你假期里干什么？有什么学习计划？学英语还是数学？”

“看情况，如果有时间的话，都要学复习一下，练习钢琴，可能要去买衣服和棉鞋，以后天凉了，上课的时候没时间去买，现在放假期间把它买了。”王丽回答。

“你想得够周到和全面的。”刘忠华有点善意的讽刺。

王丽被说得不好意思的笑了，然后告诉刘忠华：“到了，就住在前面，给我吧，

我自己提着就可以了。谢谢！”

“你自己提回家吧，我回学校，”刘忠华说。

国庆节放假时已是傍晚时分，王丽背着书包回到家，首先看到的是从学校搬回来的那架钢琴，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淡淡满意的微笑，费红萍和王大网站在钢琴旁“你看这样放可不可以？”费红萍问。

“可以！”王丽环视周围的环境并回答，她放下书包，然后到钢琴旁坐下开始弹奏肖邦《f大调》。

费红萍和王大纲用心听着，等王丽停下曲子的时候，费红萍说：“进步啦！”

“听出来了？”王丽听到红萍的表扬很高兴。

“怎么听不出来？”费红萍一边看着王丽一边露出笑容。

“按要求要弹好还早呢！”王丽严肃地说。

“那就好好练呀！”费红萍说。

“我是在练呀！”王丽似乎表露出对自己能力不满意的情绪。

“一个‘悟’字，这只有你自己来创造，弹出你心中的音乐，辅导老师说你悟性高，表现在哪儿呢？”费红萍观察到了这一点，也注意到了王丽心理的这一细节。

“那是鼓励我，怎么能当真？”王丽情绪镇静地说，又开始弹奏钢琴曲《f大调》……

“我听还是理性大于感性，不知你意识到没有，你知道就行！”等费红萍听完王丽刚结束的曲子时说。

“慢慢提高，什么都有个过程，多练习，熟能生巧。”王大纲说。

“你爸爸说的都是大实话。”费红萍笑着不无讽刺。

“我再弹一遍《f大调》。”王丽说着开始弹奏，费红萍、王大纲认真地听着，辨别王丽手上弹奏出每一个音，等曲子结束的时候，王丽站在钢琴边随意练着美声的时候，费红萍说：“王丽，你给我弹着《青藏高原》的曲子，我唱着试试，看怎么样！晚上，我们单位有个晚会，我得练练这首歌。”

“行！”王丽高兴地回答并再次弹奏起《梦中的婚礼》。

费红萍、王大纲认真地听着这愉快的旋律，等王丽结束《梦中的婚礼》之后费红萍说“那就是青藏高原！”

“名字是《青藏高原》”王丽这样纠正说。

“好，《青藏高原》。”费红萍认可地回答。

王丽弹奏《青藏高原》钢琴曲，费红萍唱起来，王大纲在房内走起来琢磨费红萍唱歌的水平，直到结束。

“谁唱的？是王丽唱的吗？”高洁走过来问。

“我唱的。”费红萍回答。

“专业水平了！”高洁赞美。

“在外边我从来都不敢上去唱。”费红萍说。

“晚上，你要上去唱吗？”王丽问。

“我怕唱不好。”费红萍说。

“快达到专业水平了！你的音质这么好！真羡慕你，我为什么没有遗传你的音质呢？”王丽鼓励母亲。

“你给弹着，让你爸唱。”费红萍说。

“来！开始！《青藏高原》”王丽示意开始。

王大纲一曲《青藏高原》结束，把费红萍也拉进兴奋之中，王丽离开钢琴，预示着此项目赞时告一段落，她到一旁去思考着什么，高洁被激奋的满脸笑容，她急忙告辞说“是好呀！有条件给你伴奏啦！我要回去，还有事。”说着急急忙忙离开。

“妈，再给我买双棉鞋。”王丽要求。

“你不是有棉鞋吗？”费红萍问。

“再买一双，换着穿。”王丽说。

“你竟变着法打扮，现在不买！”费红萍说。

“现在放假有时间，等开学了就没时间去买了。”王丽说

“家里的事，就不敢跟你说，你是不是知道我张工资了，又要鞋？”费红萍批评。

“再买一双换着穿，我有脚汗。”王丽解释。

“你脚上这双，不也挺好吗？”费红萍问。

“这双坏了，你看。”王丽把脚伸给费红萍看。

“开胶了，修一下就行！”费红萍看一眼这样说。

“这双是半棉的，冬天穿不行，修一修现在穿，再买一双厚一点的，冬天穿。”

王丽解释并要求说。

“去买鞋的时候，我给你买什么你穿什么！不准你净瞧那新鲜的，歪门邪道的鲜货！”费红萍故意事先这样说。

王丽听红萍这样说怕申请不下来，她不说话了，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她感觉此刻沉默是最合适地表达。红萍期待着王丽的反应，观察王丽微妙的心理变化，于是说：“是无言的反抗还是认可？我不是在抹杀一个聪明女孩属于这个年龄的固有天性，我是在告诉你在这个时间里你学习比呈现美丽更重要。”

“我没有呈现美丽呀！只是穿得得体一点、说得过去。”王丽的语言很畅通。

“你这样一说可了不得了，得体一点、说得过去、差不多，你的水平很高了，我希望现在不要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太多，占据的心思过多，可以放掉一切，把精力放在学习上面，你依然很美丽、很丽质。”红萍这样说给王丽听。

“妈，我希望我整天不修边幅，只知道学习，那你就满意了？”王丽笑着说。

“那我可就是满意了，最起码表现的是你知道学习重要了，没有时间想我怎么穿得得体一点、说得过去、差不多。”红萍这样说是看王丽的如何反应。

“好，让你满意，恁买什么我就穿什么，满意了吧？”王丽说。

“那走！现在就和你去，回来以后你学习，我要写一个材料。从生活的角度，人要穿的舒服一点，应该给你买几双过冬的棉鞋，女孩子也应该穿得好看、得体一些，懂得审美也是知识，我是说审美，不是随随便便穿戴。”费红萍说。

“恩。”王丽听了红萍的这番话释然地笑了。

王大纲听着她们母女俩的对话一直不说话。

商店里，王丽和费红萍在鞋市看鞋，“抓紧时间，差不多就行了。”费红萍说。

“我知道。”王丽回答。

“你先看。”费红萍说。

“恩。”王丽回答。她们走着看着，费红萍停下：“这双怎么样？”

王丽走过去拿起另一双：“这双。”

“行，你看好了？”费红萍看看鞋说。

“啊，就这双了。”王丽说。

“定下来了就去交钱。”费红萍说。

“我拿着了？”王丽问。

“拿着走吧。”费红萍说。

王丽把鞋拿回家放起来，然后开始学习，王大纲在房间里走着，费红萍在另一个房间里写材料。

时间过得很快，王丽感觉有点累了，看了下时间，知道已经学习了两个小时，便走到钢琴边打开钢琴，弹奏起那首《梦中的婚礼》，高洁走进院子，“王丽十一放假吗？王丽钢琴弹得很好呀！”

“阿姨，你听着还行吗？”王丽问。

“行！行！”高洁说。

“听着有长进吗？”费红萍在屋里喊。

“很好，不错！听着王丽弹得真是不错。

“你听着还可以？”费红萍走出屋看着高洁问，一脸的真挚和淡定。

“不错。”高洁满脸的肯定。

“坐吧。”费红萍说。

“十月一放假了，我们一起吃顿饭。”高洁说。

“行呀！我也在想这个事，你和我想到一起了。”红萍说。

12. 好邻居聚餐

晚上，费红萍应约和高洁她们各自带着老公和孩子来到一个饭店的餐厅，围着餐桌坐着，等着酒店的服务员上菜开始用餐。

“我们开始。”李存说，李存也是红萍高中的同学。

“开始。”王大纲响应李存的开场白。

“要不是来陪读，也找不到这个机会在一起坐坐。”李存说。

“是呀，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都各忙各的，很难凑在一起，坐在一起。”费红萍说。

“他们都忙什么？”李存问的是谁红萍当然知道。

“刘帆的闺女和王丽一个班，学习很好，我们有时候在一中门口碰到一起，在一中门口一起走走，说说话。”费红萍知道李存问的是刘帆，也就这样回答。

“她怎么样？”李存问。

“在家伺候她婆婆，她这个媳妇做得很好，很孝顺。”费红萍说。

“你们经常见面？”李存问。

“差不多每天都到一中门口走十几分钟，然后她就回去照顾她婆婆了，我回家备课、看作业。”费红萍说着眼前似乎呈现出刘帆在一中散步的画面，脸上浮现出喜悦的表情。

“你还是高中时快言快语的性格，没变。”李存评价红萍。

“那个时候，你很执著，也很用功！”高洁说。

“也很天真，很美好，那个时候多么天真呀！”费红萍感叹。

“你们高中的时候什么样呀？我妈妈什么样？”王丽好奇地问。

“你妈妈学习很用功。”李存告诉王丽。

“秦言她妈呢？”王丽问。

“是第二年考的。”费红萍说。

“恁们都不错，都考上了。”李存说。

“那个时候谁学习，李存就极力打击谁，我是排除了他的干扰，我就想，我必须考上！那时候，你对学习的同学极力挖苦，还想个好事！还想考个学？我就想考上。”费红萍说。

“你考上了。那个时候还是孩子，现在打死我，我也不那么做了。”李存说。

“我先领一个酒，一切为了孩子茁壮成长，希望两个孩子好好学习，让父母放心、满意、高兴，也为了你们自己未来的前途……”高洁打断费红萍和李存的谈话。

王丽举杯，大家举杯，“谢谢高洁姨美好祝愿和殷切期望，还有今晚的这一桌饭菜。我和李高远一定好好学习，让父母放心，我们往死里学！不辜负恁们的期望！”王丽说，李高远笑着看着王丽说话。

“向王丽学习，早就闻你大名，是我们 05 级学习代表。第一，希望三年后我们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二来呢，祝伯父、爸、伯母继续高升，我妈妈永远年轻、美丽。”高远的祝酒词。

“这个孩子还挺有东西，好！谢谢你了。”费红萍说。

“你是八班的？我有印象，高远。”王丽说。

“高远，小你两个月。”高洁说。

“我喊你弟弟。”王丽说。

“以后这样的聚餐学生就不参加了，一切等高考结束以后再说。”费红萍宣布。

“我同意这个伟大的想法！”王丽说。

“我举双手赞成。”高远说。

13 . 带同学回家

十一假后的下午，王丽信守承诺提前到校，走进 406 的宿舍，对秦言、马君、郭苒说“你们早来了？走吧，上我家。”

王丽带着秦言、马君、郭苒拥出宿舍，来到陪读的家大门口，王丽说：“到了，进来吧！”

秦言、马君观察着院子和屋子说：“不错。”然后走进屋。

“你妈呢？”秦言问。

“我妈上班。你们坐吧。”王丽说。

“你把钢琴这样放着的？不错。”郭苒注意王丽的钢琴。

“王丽你快弹弹让我们听听！我就想听！”马君说。

“给我们弹一首！”秦言说。

“行呀！想听什么？”王丽打开钢琴。

“恁选吧”马君说。

王丽开始曲子：《掀起你的盖头来》。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让我们欣赏最优美的舞蹈吧！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们的郭苒同学。”秦言说。

郭苒开始舞蹈，直到结束。

高洁进院子看见说：“王丽呀，怎么还不去学校呀？”

“高姨，这就走。”王丽说。

“高姨。”秦言也喊。

“秦言，你也在呀。让你妈来找我和你费红萍姨玩吧。”高洁说。

“行。我保证给恁传达到。”秦言是承诺，她们悦地走出院门。

晚自习的第一节进行例会，班长刘忠华主持，他讲：“同学们，我们就要努力，经过我们的努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王丽和秦言以及马君仔细听着，并在内心深处评判着刘忠华的班会讲话内容，各自都怀揣着自己的想法，产生自己的看法，对班长的印象潜伏在自己的心中……

晚自习的课间铃声响起来，刘忠华宣布例会结束，王丽、秦言和马君走出教室，来到教学楼门前的路上，刘忠华也朝这边走过来，王丽看着他朝向这边，用让他听不见的音量小声喊：“啊！高昂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等刘忠华走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了片刻，王丽打破沉默，吟诗一首：

《落叶》

是谁偷听了我的倾诉

落下了一地的心碎

而我的视线……

随着花开花谢

模糊了一次又一次

月圆了

相思像叶儿一样

枯了……

也无奈的落了……

飘飘摇摇坠向无声的土地

每一叶每一叶

都带去了一支凄美的歌

“月圆了，相思像叶儿一样是怎么回事？说什么？”马君追问王丽。

“我是说叶子跟大地。”王丽争辩。

金光走过来站在一边听她们讲话的内容。

“王丽，你的新衣服怎么不穿？”刘忠华问。

“没买新衣服，就没提起买新衣服这个事，只买了一双棉鞋，现在还不能穿。”

王丽说。

“怎么没买呀？”刘忠华问。

“受批评了，被指责不铺张浪费、乱花钱。”王丽说。

“王丽你又买鞋了？”秦言问。

“什么又买鞋了，这双太薄，冬天不行。”王丽强调。

“你可真有思想，想得挺周到。”秦言有些讽刺的意味。

“你们要买衣服找我，便宜，提货价给你们，我家卖衣服。”金光说。

“行呀，我也想添一件秋装，你给我们带来，你觉得合适就行。”刘忠华说。

“行，我把最新版、最新潮款式的给你们带来，让你们过目。”金光语气非常坦诚。

“就这么定了。”刘忠华说。

第三章

青春的守候

1. 美丽的班主任

十一的假期过后，第一节语文课上，李淑娟走进教室，把长发做了一个漂亮的发型，焕然一新的形象，面颊上映现出欣喜，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感动和震惊了李淑娟，这是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效果，她对同学们笑笑，同学们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淑娟：“谢谢！学习第八课，《再别康桥》。康桥，英国剑桥大学所在地。康桥时期是作者徐志摩（1923年）一生的转折点。作者徐志摩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发起新月社。1925年赴欧洲，1926年回国，1931年，飞机失事身亡，一生追求爱、自由和美。徐志摩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可见，诗人与康桥的感情之深。《再别康桥》是1928年徐志摩重访英国伦敦的归国途中而作，借景抒情，从惆怅到热烈，平静逐渐上升……’诗的开头一段，运用了哪些词语，表达了什么？王丽你回答。”

“作者的情绪从惆怅到热烈，平静逐渐上升。”王丽回答。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金柳，新娘，是比喻，在作者的心中，康桥具有了新娘所有美丽品质。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表达作者对康桥感情挚深。‘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表达了作者情绪进入了高潮。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地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作者回到现实，徒然低落，情绪骤落，沉默。‘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作者作者只能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去……新课程暂时进行到这里，进行一次考试，有事的同学可以出去。”李淑娟讲。

“big大，little小、very good是很好”；“father爹、mather娘、chair椅子、bed床。”“人生本来to play，何必苦苦study，小考只求to play，大考及格便happy。”王丽这样顺口说。

“老师你看！她这么没出息，也不知道上进！”秦言说，李淑娟没出声在教室里

走着。

“谁不想有出息呀？老师，你好好教教我们呀，把绝招教给我们吧！最低也得让我们混你这么个差事干干！”王丽说。

“你听听！你听听！她说的！还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李淑娟说。

同学们有下位活动的、有走出教室的，李淑娟站在教室门口问：“你们谁能背下《三字经》？请举手。”

“我试试！”王丽举手说。

李淑娟：“好！”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王丽背诵《三字经》。

“哇！你怎么有那么多货！我嫉妒！”秦言说。

“啃下来也不难！用心总有甘露回报。”李淑娟说

“我就是愁着背东西。”秦言说。

“谁不愁呀！但要克服。”王丽说。

“老师恁今天这么漂亮，表里如一呀！女生要向我们老班学习呀！”刘忠华说。

“羡慕呀！啊呀！崇拜！”王丽感叹。

2. 穿回家的衣服

晚饭的时候，王丽、秦言、刘忠华在食堂饭桌前试穿金光带给她们的衣服，王丽说：“这衣服是不错，样子不错，料子也挺好，我穿着感觉挺好，今天晚上穿回去让我妈看看，让她付款。”

“行呀，穿回去吧。”金光这样说。

“我也穿上试试，这料子的厚度现在这个季节穿正合适。”刘忠华说着拿起衣服穿到身上，调试了一下衣服，问她们：“怎么样？”

“行，还可以。”王丽说。

“我感觉太一般了，没有个性里面，我还是再等等吧。”刘忠华脱下衣服。

“还讲什么张扬个性，你够个性了。”王丽语气中带着丝嘲讽的意味。

秦言也穿上了一件与王丽相同颜色和款式的衣服，比试说：“这个款式不错，这个颜色也挺好，还要征求下我妈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挺好看，王丽你看看怎么样？”秦言问。

“行，不错。我看挺好的。”王丽说。

王丽和秦言就这样基本决定了，决定要衣服，王丽和秦言就把衣服穿在身上了。

晚自习结束后，王丽在校门外老地方和红萍见面，红萍发现王丽身上的衣服问：“这衣服是哪的？”

“秦言的。”王丽说。

“你的衣服呢？”费红萍生气问。

“湿了，杯子倒了，把袖子湿了。”王丽说。

“杯子怎么会倒了？”费红萍反问并思考着。

“秦言借我书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桌上的杯子碰倒了。”王丽说。

“疯成什么样能把衣服湿了。”红萍说。

“妈，你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来？我正在写作业，还没反应过来，水滴到我的袖

子上了，天都这么凉了。

深秋了，听我写：

《落叶》

我是一片落叶，
曾经在朝阳下享受生命的快乐，
有月光下体味宁静的美好。
星光在我的手中跳动，
秋虫在我的身边低唱。
我很快乐，我很安详。
阳光带给我梦想，
星月从不令我哀伤，
来自远方的风告诉我春暖花开时的灿烂故事……
为了一个长久的梦想，我选择离开。
不，不是离开，是飞翔，是自由的飞翔，
在蓝天白云下，像鸟儿一样地飞翔。
尽管面色变得枯黄，尽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但走过了沧桑我便知道了宁静的美好，
经历了风雨便懂得了感动的可贵。

费红萍不理睬王丽的语言，回到家，“你们在教室里还不知道怎么疯呢！上一次老师不让你上晚自习，你还没记性，还想怎么样？”费红萍说。

“恁的想象力真丰富。”王丽说。

“什么事？”王大纲听见了她们说话问。

“碰倒杯子把衣服湿了，穿了秦言的衣服回来了，又开始浮躁了！到期中复习的时候，都开始浮躁了。”费红萍说。

“什么事呀？浮躁什么呀？”王丽不承认。

“不是浮躁是什么？”费红萍反问。

“把衣服脱下来！离她远点，以后不许和她交往！”王大纲下了命令。

“怎么啦？为什么？”这话说说懵了王丽，她疑惑不解。

“秦言晚上不回宿舍！”王大纲说。

“啊，那次呀，我都忘了，早就忘了！她到我们初中同学张应的宿舍里睡下了！”王丽说。

“别听她编了，她只能那样说，要不怎么说。”王大纲说。

“睡在张应的宿舍了，真的是那样！张应宿舍的人都知道的。晚自习后，秦言和张应走在一起，就在校园的路上走，后来宿舍都熄灯了，秦言就到张应的床上睡了，事实非常清楚！那是误会！”王丽说。

王大纲、费红萍互视一眼，王大纲说：“那更好。也不能穿别人的衣服。”

“我的衣服湿啦！”王丽强调，而王大纲选择了沉默。

“书湿没湿？我是不相信你会有多么努力！你就在教室里好好疯吧！”费红萍问。

“说什么？谁不好好学习？”王丽辩解说。

“也不知道你在学校里干些什么！估计结束考试就快开家长会了。”费红萍说。

“老师没说开家长会。”王丽说。

“到时候自然就会安排了。也该开家长会了，去听听你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学习怎么样。”费红萍说。

“等开家长会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了，现在开始复习了，准备考试了。”王丽说。费红萍露出满意的笑容，她说“一定要静下心。从头开始，复习扎实了，切忌浮躁！今天晚上教室里杯子倒了，穿着秦言的衣服，这就是浮躁的表现。”

“是，教师里说话的人很多。”王丽说。

“你想知道原因吗？我告诉你，因为都没有恒心，缺乏毅力！”费红萍说。

“我会不受环境影响，静心书海。”王丽说。

“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费红萍说。

昨晚王丽穿着想要买的衣服回家，本想借口是秦言的衣服抛砖引玉，引出自己买衣服的事，没想到被父母痛批一顿，也只好采取缓一下的步骤，她先把衣服的钱用生活费付给了金光，“金光，衣服我要了，我妈妈同意了，给你钱。”王丽说着把钱送给了金光，一个新的主张在自己有意识形态中渐渐形成并成熟、清醒起来。

放学的铃声响起过后，王丽把身上一直穿着的衣服脱下来，放在自己的位置，

然后离开，回家吃中午饭。

王丽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开始上妈妈引出昨天晚上秦言的衣服，她说：“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是秦言刚买的新衣服，还没穿，我看好了，也想买一件，穿回来让你看看，是我们同学家的衣服，给我们的是进货价。”

红萍想了想问“多少钱？”

“60元。”王丽回答。

红萍想了想，然后告诉王丽：“你看好了那就要一件。看样子你是想要了。”

“给钱呀，我让同学给我带衣服过来。”王丽说。

“吃过饭我给你拿”红萍告诉王丽。

王丽现在已经成功完成买衣服的构想，晚上可以放心地把衣服穿到身上回家了。

王丽吃过中午饭回到教室把新衣服穿上，开始学习，刘忠华说：“中午怎么把新衣服脱了？”

“中午太热了。”王丽使用的理由很恰当。

他们不再讲话了，都在学习。

3. 青春向前

晚自习课间，他们总是习惯地到教学楼门前的路上、操场走走，说说话，抒情一下，浪漫一下，给高度集中的学习状态以短暂的释放，王丽和刘忠华两人不约而同朝操场走去。“王丽，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太漂亮了，米黄色显得你面肤更白润，再加上头上的这有红色做点缀的发卡，很好看。”

王丽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但性情是愉悦和甜蜜的“是吗？”她这样问着。

“你把发卡卡向耳朵一边效果更好，具有美术的画感。”刘忠华说着手很自然地落在王丽头上的发卡上“我给你重新卡一下。”

“让马君他们看见了又要起哄了。”王丽羞涩地推诿拒绝。

“她们没有看错，说得对，我就希望这样，你不愿意？”刘忠华一边问一边拉过王丽的手牵着。

王丽甜甜地笑着，看看刘忠华，不说话，两个人牵着手走在操场上，刘忠华问：“王丽，我喜欢你，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王丽故意这样不说出真相。

“没有感觉就算了，是想核实一下你的感觉，视为我没说。”刘忠华解释。

“和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是口是心非。”王丽严正声明。

“你个傻丫头，我给你整理一下发卡，好看一些，我要看。”刘忠华说着拿王丽的发卡。

期中考试的下半，接近结束的时候，王丽、秦言、刘忠华分别交了试卷，走出了考场，王丽问刘忠华“大班长怎么样？”

“完蛋了！不好呀！”刘忠华说。

“我不信！别人考不好我信，你，我不信！”

“这次完了！王丽你感觉怎么样？”秦言问。

“感觉不怎么好呀！不是题太难了，是我们没学好。数学老师说了，学习容易，

学好难。”王丽说。

参加考试的同学渐渐走出考场，然后走回教室，王丽和秦言她们回到教室。

傍晚时分，高洁在院门外喊：“费红萍！”

“来了！”费红萍很默契，一边答应着一边走出来，并一同朝着一中的方向走去。

在一中的院外，费红萍和高洁同时看见刘帆朝她们走过来，两个人笑着，看着刘帆的深情说话，红萍说“在家伺候她婆婆伺候得不错，很守时、很责任，好媳妇。”

刘帆喊：“高洁，还是那么漂亮，你儿子也在一中？”

“费红萍告诉我，秦言学习不错。”高洁对刘帆讲。

“就那么回事。”刘帆习以为常的语气回答高洁，然后又补充：“秦言回去告诉我高洁阿姨也在一中陪读，与王丽家是邻居，只隔一墙，去找她们玩。”

“是呀，上次她和王丽过来我看见她了，告诉她‘让你妈找我玩’。”高洁说。

“哪有时间呀，我婆婆身体不好，出来走走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时间长了没人不行。”刘帆说。红萍和高洁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女人，她们说不上是接受还是认同刘帆的做法，但此时两个人都沉默了，或许都藏起了自私和狭隘，产生对刘帆行为及品格的敬意。

“我们都老了，我们在这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但依然能找到它的影子。”刘帆一边回忆一边说。

“校园的布局没有变。离开学校的那天，我回头看了好几次，想再也不能回来了，我离开的时候恋恋不舍，回过头，退着走出学校的。”红萍边回忆边说。

“我又复读了一年，也挺好。”刘帆说。

“过去总是美好的，重要的是过程，是享用的过程。”红萍对刘帆说。

“现在想是那样，我收获了，可当时没有想到这里，只要你朝着正直、前进的方向去努力，一定会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刘帆说。

“是呀，你看把秦言培养得这么有出息，学习也不错。”红萍说。

“孩子学习好是应该的，是她自己的修行，我没有过多的强调什么，从来不逼她学习，她也自然知道学习。不和你们说了，我该回去了。”刘帆说着离开。

红萍和高洁继续在一中校外溜达，不时看一眼一口口亮起洁白灯光教室的窗口，似乎回想起了当时自己的高中时代，那一个又一个晚自习时光，她们没有回家的意思，要在这里看着窗口等晚自习结束。

4. 家长会的发现……

王丽在校门外约定好接她的老地方和红萍会面，她满脸笑容，情绪激昂，她首先说：“妈，这次考试的分数都公布了，我总分是班里的第一名，星期天上午开家长会，老师安排家长发言，你准备发言稿吧。这次考试前都没进入有效的学习状态，我也是，答卷质量指数都下降，都意识到缺陷了，都要改变学习方式，打破原来的格局。”

“那你在这个基础上好好努力，并融入他们的学习氛围中，相互促进。意识到美中不足是一种积极表现”红萍说。

“在年级我就不是这个名次了，我要好好努力争取也是这个名次，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都想考北大、清华，我也好好努力。”王丽说。

“好好努力争取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那是全国最好的专业性学院。”红萍说这话的时候她们已经走到家。

“我一定好好努力。”王丽满脸兴奋依旧荡漾在脸上。

王丽回家午饭，在院子里说：“妈，星期天上午开家长会，你去还是我爸去？”

“谁去还没完全定下来，从心里我是愿意去，关键是谁去更合适，让你爸去吧，我打个电话问问他。”红萍一边说着拨通电话，她在电话中问：“大纲，星期天上午一中开家长会，你去还是我去？”费红萍说完扣了电话，她告诉王丽：“班主任给你爸打电话了，让他一定参加，并让他准备一个发言，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他代表家长发言，介绍你的学习经验，说你成绩考得不错，他正在准备发言稿，安排时间和稿子。定下来让他去，我就不准备了。”

王丽的眼神一直在红萍的表情中寻找答案，红萍对于王丽的成绩结果还是露出了较满意的笑容，她看看王丽带上微笑说：“能不能两个人都去？”这显然是红萍对王丽表达的关心和对她学习的重视。

“不能都去。”王丽笑着就这么简单的回答了，她根本不知道学校的内涵和细节，

也不知道如果父母都愿意参加的话，学校可以允许参加的。

“老师给你爸打电话，通知他去开家长会，并让他代表家长发言，老师怎么知道你爸电话号码的？班主任电话通知，让他去。”费红萍沉默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然后她又笑着问王丽，似乎在查问事情的原委或了解什么。

“填表的时候填上的，班里统一记录的，是联系电话，我填了我爸的电话，我爸经常去找学校，找校长解决琴房什么的，对他感觉比较正面，所以觉得他做家长代表比较合适，就让他代表。”王丽得的很客观，似乎是在评鉴。

“啊，行！留谁的电话号码都一样，让你爸去吧，不能俩人都去，那没办法，我想去。”费红萍回答着，并在心里思索着王丽刚才所评价的关于大纲与学校的一番具有评论意义的话语。

“不用两个人都去！谁去都一样，可别一个都不去。”王丽这是在母亲面前有意送上的一句撒娇的语言。

“哪能一个都不去呀！不去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等这次家长会等了好久了，很想了解你在学校的情况，这是一次机会，我们能不去吗？我们很重视这次家长会，再一个，现在看来，选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是选择对了，也就这三年能够创造这个条件在一起，虽然一天只在一起吃一顿饭，你想想看，这样的话，在这三年里，我们要见你多少次，晚上你还可以回来，可以见到你，我想过了，思考了一下，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你想想看，读大学我们不能去陪读，参加工作说不定分到那个城市，接下来就是婚嫁的年龄，所以，陪你三年是无悔的选择，享用了陪你读高中的过程，我比其他人更专业些。”费红萍说。

“谢谢您为社会做贡献，您是一位伟大的智慧的母亲。”王丽说。

“育儿的责任重要，你在我身上有着双重的体现价值，要在你这里集中体现出来，否则我就失败了。”红萍说。

“您怎么会失败呢，您的思想永远矗立于众人之上，现在很多家长也要准备陪读。”王丽说。

“不是所有家长陪读以后就能起到一定的效果的，有的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单纯在生活上照顾就没多大必要了。好学生把课堂的课听好了，基本上没问题了。”红萍说。

“我也是好学生，所以陪读是 100% 的做无用功，我不明白恁的良苦用心，更不知恁怎么想的。”王丽说。

“我可不这么看，你现在是不会懂的，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明白了，你现在必定是孩子。”红萍说。

“我都上高中了！都十八了！我长大了！”王丽辩解。

“我自私呀！我就是想培养你更好的成长，创造条件和我闺女多在一起，要不然我的知识就白浪费了，体现不出来了，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就给了我一次的育儿的机会。”费红萍说。

“哎呀！不让你失望。其实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习，好多家长也都陪读或准备陪读。”王丽说。

“我看他们是在赶时髦呀，费神、费力、损失经济，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前提条件，我和他们不同，我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读过心理学，读大学不读心理学，就不算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她们还不知道陪读到底陪的是什麼，我跟他们不一样。”费红萍这不是对别人藐视，是说出了本质问题。

“行呀！是那麼回事。好多家长都问什么时候开家长会？他们经常问。”王丽说。

“家长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希望孩子优秀，心甘情愿的付出，不管多苦多累心甘情愿地付出，你还是让我们比较满意，老师让你爸做家长代表发言，介绍你的学习经验，他现在正准备稿子。”费红萍说。

“是吗？准备什麼稿子，说两句行了！”王丽先是惊喜，然后又变为平常心对待。

“他的事，他自己安排，我们不管他，他也是想做到最好呀！像你学习一样，要优秀。”费红萍说。

“是呀！”王丽笑着回答。

“我们家长也都这样努力，明天收获今天的耕耘，今天最重要！”费红萍说。

“我知道学习。”王丽说。

“他们的家长谁去？是父亲去？还是母亲去？”费红萍问。

“不知道，怎么恁惦记着想参加呀？”王丽说费红萍一边摇头表示真的不知道。

“我觉的我去给你开家长会比较合适，但学校有学校的角度，就让你爸去吧。”

费红萍分析给王丽听。

家长会现场，学生家长陆续进入会场，王大纲走进会场向主席台走去，看见刘帆和她打招呼，然后朝主席台走，王大纲在主席台下，校方开始进行家长会。

“日照一中 2005 级家长会现在开始！大会第一项：由学生家长代表发言，我们首先请学生家长介绍学习经验，下面请高一一部一班王丽的家长与我们分享……”会议的主持老师讲。

“学校领导、各位老师、家长，大家好！我是高一一部一班王丽的爸爸，首先非常感谢班主任老师给我这么好一个机会，让我今天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孩子教育的话题……”

家长会结束的时候，王大纲在现场和刘帆打过招呼朝门口走，郭苒的母亲走过来：“恁是王丽的父亲？”

“是。恁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王大纲问。

“郭苒，和王丽一个班。”郭苒母亲告诉王大纲。

王大纲一听是同学的家长，在动作和表情上倍感亲切，距离一下子拉紧了很多，说：“恁好！”

“你们家长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郭苒母亲问。

“没有呀，怎么你们听到什么问题？”王大纲问。

“郭苒回去说，班里同学王丽跟班长谈恋爱，两个人经常去操场，同学都知道。”郭苒母亲告诉王大纲。

“恁留个电话吧，等有事问一下。”王大纲说。

“行，恁记一下吧。”郭苒母亲把电话号码告诉了王大纲。

王大纲回家，看见站在院里的费红萍没有说话，沉着脸径直走进屋，在屋里来回走着，情绪非常沮丧和不安。费红萍跟进屋里，一脸满是分享喜悦的兴奋情绪，带着十分期待的语气问：“家长会怎么样？”

王大纲说：“不去开家长会还不知道呢，有位学生家长说，王丽谈恋爱了，男孩是班长。”

“什么？”费红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开始谈恋爱！男生是班长。”王大纲重复一遍。

“就是那个特长生？中考第一名，是班长，关于那个男生学习方面的事，王丽跟

我说起过几次，我没想那么多，但在知觉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心。首先要先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事实，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再针对具体情况做决定。”费红萍一边回忆着一边说。

“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你看怎么办？”王大纲说。

“我看，先要把问题搞明白了，是不是真的，侧面了解一下再说，我考虑这个孩子不会那样，她会理智的对待这个问题，她应该明白现在学习的重要性，不至于那样不懂事，这些观点她应该很明白。”费红萍说。

“她是个孩子理智什么！往往一些孩子理智尚未健全，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允许她这样，坚决不行！”王大纲说。

“是不能允许她这样，可我们必须先要搞明白问题的真实性，首先搞明白是不是事实，如果成立的话，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接下来，我们如何来进行王丽的思想工作。”费红萍说。

“到底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我们还没搞明白，这个孩子不让人省心。”王大纲灰心丧气地说。

“告诉你这个问题的人是谁？情况是否属实，意图何在？这些我们必须都要搞清楚，再进行王丽的工作，做到一定要有把握，工作要做到位，有效果。”费红萍说。

“一个学生的家长告诉我的，学生叫郭苒，是她妈告诉我的，还有什么意图？就是让家长知道这事，采取有效措施。我看首先跟王丽谈谈，了解一下，根据情况再说吧。”王大纲说。

“行，我再通过她的同学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真是这样，这事由我来做。”费红萍说。

“这是那个家长的电话号码。”王大纲拿出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给红萍。

“来，给我，再打电话问问她的详细情况，她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听孩子说的，有什么表现没有，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费红萍说。

“肯定是孩子回家说的！班里的同学观察最细致，可能是发现了什么迹象，回家跟家长说了，这个家长特意提醒我们，让我们注意，说明已经有这个动向了。”王大纲分析。

“我尽快了解，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个家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要从多

个角度考虑。”费红萍说。

“不论哪个角度，都有问题，这个孩子的臭脾气我还不知道吗。”王大纲说。

中午，王丽回家吃饭，和往常一样走进房内坐到饭桌前，等费红萍把饭菜准备好了开饭，王大网站在房内看一眼走进来的王丽，一句话不说，费红萍挨着王丽坐下，拿起碗筷，看一眼王大纲，没说话，王大纲也到桌前坐下，慢慢地拿起饭筷，着不说话。

“爸，家长会怎么样？”王丽急切想了解家长会的情况。

回答她的却是王大纲的沉默。

“秦言，她爸去的还是她妈去的？”王丽再次问及家长会的有关事情。

“她妈去的。”王大纲沉着脸勉强回答，又说：“先吃饭，等会给你说家长会的事情。”

费红萍听着王大纲的话一言不发。

“先说说还不行呀！，老师说啥啦？老师批评我了吗？是不是表扬我了？”王丽说。

王大纲沉默，一脸的不悦，费红萍也不讲话，王丽渴望的心情被父母的沉默所抑制，匆匆吃饭便放下碗筷，起身去洗手。

“王丽你已读高中了，十七岁了，要学会懂事，要与同学搞好团结，这很重要，你和郭苒的关系搞得怎么样？”王大纲看看王丽终于开口了。

“还可以，不错呀！怎么啦？你问这个干什么？老师说啥啦？”王丽问。

“我估计你不会好到哪里去，你那个臭脾气，我还不知道吗，自高自大，你能瞧得起谁？你能把谁放在眼里！整天哼！哼的！你比谁都厉害！谁都没你厉害！谁也比不上你！与同学不搞好团结！今天，我向你严肃的提出，从今天开始，你要与同学搞好关系，听见了没有？”王大纲语气严肃地告诉王丽。

“我怎么没搞好关系了？我跟谁不搞好关系了？莫名其妙，讲出来，真是的！算什么呀！至于这样吗？老师到底说啥了！你讲明白呀！”王丽对王大纲的语气和态度感到不解和意外。

“说你还不服气，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可以不听我们的话了是不是！你用这样的语气跟我们讲话！”王大纲用训斥的语气。

“你到底让我怎么样！你又不说什么事，你说出来我与谁不搞好关系了。”王丽的争辩很理智。

“王丽到点了，你该走了！”费红萍暂时不想在王丽面前说出真相，把事情说穿，支走了王丽，以寻找回旋的余地。

“这个臭孩子难办，你看看，说说她，她还顶嘴。如果郭苒母亲说的得真的，问题就严重了、麻烦了，管不了。我想如果没有这事，别人不会说的。”等王丽急急忙忙离开家门以后的时候王大纲这样和红萍说。

“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单独提过这事吗？”费红萍问大纲。

“没有。现场有那么多家长，老师哪有时间单独讲这些，不会公开讲。”王大纲说。

“老师没提这事，至少还没有那么严重，先想办法控制，还可以想办法控制。”费红萍说。

“等到老师跟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切就完了，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必须早控制。”王大纲说。

“搞明白了再说，我们必须先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根据情况再做决定。”费红萍这样说，王大纲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觉得红萍远离事情的本质，始终存在着自己的主观愿望，他无奈地沉默了。“这样吧，我们从侧面打听一下。”费红萍说。

“应该给她敲个警钟，不然的话，她还很逍遥！云里雾里的！一点也没感觉到学习的紧张和这段时期学习的重要性。”王大纲说。

“这段时期学习的重要性要靠我们来引导，她没有经历也没有看到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她无法领会事情的本质，也无法付于自己真实情感的行动在其中，我们的责任是让她身体健康的成长、培养人生的远大理想和思想和品质健康的成长。”红萍说。

“如果郭苒的母亲说的是事实，那我们怎么办！整个社会、学校、家长都在禁止这个问题，坚决不允许！”王大纲说。

“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费红萍沉默之后说出了一声发自内心的感叹。

晚饭后，王丽和刘忠华一起从食堂走向教室，王丽开始学习英语，这是她一贯的持续的目标，会把所有课程作业以外可以利用的时间都集中用在学习英语上面，

王丽一边写英语单词，一边喊出了一声：“过去式……现在式……”

刘忠华听见王丽的喊声走过来，他看看王丽聚精会神学习的状态，问了一句：“单词又背过了？”

“写过了，也背过了。这些单词我已经背过了，准备开始背下学期的，在这一个学期里，我要把三年的英语单词全部背过，然后再背英语辞典。”王丽告诉他。

“三年的英语单词一学期可以背过，词典是不可能……”刘忠华说。

“你觉得不可能？”王丽抬头看看刘忠华的表情反问。

“因为还有那么多其他课。”刘忠华这样说。

“那我也要背。”王丽的语气有一份倔强。刘忠华神态像一位伟大的哲人，淡淡地笑着，看着王丽，他说：“不能老是不停地学，要注重提高学习效率，劳逸结合，看看星星和月亮，辽阔的大自然属于青春时代，也属于面对高考的我们，外面的晚风不错啊，王丽要不要出去在晚风中看看飘零的落叶？”

王丽笑笑，看看刘忠华的表情说：“好吧，出去吹吹风，透透气，马上就要晚自习了，给大脑解解压，晚自习进行下一个学习。”王丽和刘忠华走出教室，两个人走在教学楼门前的小路上，她们沐浴在爱情的甜柔幸福之中，王丽似乎是在表达，又似乎是在描述自己的心情，她轻轻地说：“从课桌的这边到课桌的那边，我能听见你美妙声音，那是歌唱的旋律，那是青春的旋律，那是属于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的声音……我知道你能听见我低低地诉说，微微地心跳……”

刘忠华仔细听着王丽说话的内容，理解所表达的意思，他很机智，要向王丽探问是否有与自己同样的感觉，爱恋的感受是不是共同存在，“王丽，你还记得初秋时那个特别的傍晚吗？大家都喊太阳，从那一刻，我想没有你的存在所有的事情都黯然失色，看见你我的心情就会得以安然……”

王丽听着刘忠华的诉说，表述的一切似乎在她的预料之中，轻轻地回答：“觉得你的优点很多，几乎是完美的化身，我开始用挑剔和批评的语言评价，甚至是挖苦、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也许是从你的推介或许是在那一次的表述中开始……”王丽的手突然被刘忠华轻轻地牵过手指，手被本能的反映抽了回去，在她的意识形态中要守住心底的那份单纯，是不可逾越的雷区……

傍晚，在陪读的家中，晚饭后，高洁走过来问红萍“中午的时候，听见王大纲

训王丽了？怎么回事儿？”

费红萍倾心将话说出来，是想听听高洁对问题的看法，“王大纲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有个学生家长告诉王大纲说王丽谈恋爱了。”

“那怎么办呀！最害怕出现的事就出现了。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孩子猜着胡说也有可能。必须先搞明白再说，老师说过这事吗？”高洁问。

“老师是不会轻易去说这样的事的，等到老师说的时侯，那问题就不是高中生单纯恋爱的问题，可能上升到另一个级别的问题，所以，老师不会说。老师没有说，不一定问题没有发生。”费红萍说。

“谁也搞不明白，谁也不好说，重要的是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高洁说。

费红萍听高洁这样说，便开始沉默思考，想着从什么地方或从那里开始了解王丽在学校表现情况，以及王丽详细的心理活动表现。此刻，费红萍的情绪笼罩着抑郁的薄雾，对王丽的这一消息甚至显的有点恐慌，可以说心情非常糟糕，高洁看看红萍的表情，也被红萍的情绪所感染，心情也沉了下来。

5. 找不到答案的美

晚饭时间，校园里响起了清脆的下课铃声，同学们从各个教室里走出来，赶往食堂就餐，费红萍在食堂门口处和王丽、秦言相遇，王丽喊：“妈，你怎么来了？”

秦言和红萍打招呼：“姨。”

费红萍对秦言笑笑，然后说“秦言，等会你吃饭的时候，过来和我说会话，你们到食堂吃饭吗？走！我和你们一起进去。”

“行。”秦言答应红萍。

“妈，你怎么来了？”王丽再次问。

“过来看看。”红萍说。

王丽、秦言听完红萍的话，她们便去窗口打饭去了，红萍站在窗口的一边，等她们打饭出来，和秦言说话，了解王丽的情况。等到王丽和秦言端着饭盒从窗口出来，然后把饭菜放到了餐桌上，费红萍走过去，看看秦言说“秦言，你到那边桌子上吃吧，我和你说会话，有点事想问你。”

“好！”秦言端着饭盒到另一张桌子上，红萍也走过去。

费红萍开始说话，“秦言，你和王丽的关系比较好，对她了解的比较清楚，我想问王丽在学校的情况，有什么说什么，实话告诉我，我给你保密，保证不说出是你告诉我的，放心。”

“恩，我知道，姨，你说吧。”秦言回答。

“秦言，你们一天天长大啦，是不是？可能产生以前从来没有的对异性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察到王丽跟哪个男生有点什么特别的？”费红萍问。

“阿姨，你是说，特别好的吗？”秦言问。

费红萍：“是，就是那种很特别的，有没有？”

秦言：“也不是，是同学正常交往，没什么，没有！有的同学恶作剧，说着玩的，不是她那么回事，没什么，阿姨放心。”

“真是这样吗？秦言，你跟我说实话，没事，我只是想知道真实情况。”费红萍对秦言说。

秦言：“阿姨，你放心，真的，他们只是同学正常的交往，你放心什么事没有，是同学闹他们玩的，我们班的一个郭苒特别的恶作剧。”

费红萍：“好，我知道了，就是想问问你，从你这里知道真实情况。”

“放心，我最了解王丽，她没事！我看着她，你放心！”秦言说。

“所以我来问你。”费红萍说。

“阿姨，你放心吧！”秦言说。

“我走了！王丽你们都好好相处，听见了吗！我走了！”费红萍听了秦言的一番话，情绪似乎舒展开来，和王丽告别，离开食堂。

“再见！”王丽喊。

王丽和秦言还有马君，饭后她们从食堂向教室走去。秦言告诉王丽“王丽，你妈妈不放心怕你早恋，问我了。”

“所有的妈妈都这样。我妈也这样。”马君说。

“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怎么这样。”王丽说。

“我妈也这样，上次十一放假在家的那个时候，咱班的一个男生给我打电话问我数学题，我妈问我，他是谁，找你干什么。真是呀！怎么这样！”秦言说。

她们说着话，一起走进教室。

又是一个傍晚，费红萍来到一中校外，站在学校门口拨通了刘帆的电话，在电话里说“刘帆，你在哪？怎么还没到一中？我已经到了一中门口，我有事。”费红萍挂了电话，在学校门外来回走着，等着刘帆过来。

等到刘帆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红萍脸上的着急情绪已经淡然无存了，露出淡定的微笑。刘帆喊：“费红萍。”

“你在家干什么。”费红萍带着一丝责怪的语气看着刘帆说。

“陪我婆婆。”刘帆说。接着又问：“你陪读也够辛苦的了？”

“哎呀！我怎么办呀？家长会的时候，王大纲听学生家长说，王丽和班里的一个男生谈恋爱了。你再给问问秦言，王丽在学校到底是个什么现象，我也好心里有个底。这怎么办呀？”

“什么情况呀？”刘帆迷惑不解地问。

“家长会时，有学生家长告诉大纲，王丽和班里的男生谈恋爱了，你说怎么办呢？”红萍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

“星期天秦言回家的时候我给掏掏，看看到底有没有那种情况。”刘帆告诉红萍。

“哎！这正是读书的时候，真是不争气。”费红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即便是有，也只是朦胧的东西，产生好感是正常的。就拿我和王大纲来说吧，当时我们高中刚毕业，他要参军，那种感觉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刘帆说。

“可后来没在一起。”红萍问。

“婚姻也是要有条件的，当时，我没考上学大学，王大纲的嫂子很势利，棒打鸳鸯。可后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后来我考上了。人的思想和眼界是可以改变的，会把问题看淡。”刘帆说。

“一切自然的都是美好的，尽管我不赞成，我也要尊重这种原本的现象。任何事物都有从生到息的规律。”红萍和刘帆的对话已在红萍这产生概念，刘帆有离开的意思，红萍等刘帆离开后，她一个人在校园外独自行走，对听到王丽近期的信息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6. 父亲的强权失败

晚自习后，王丽回家，把书放到写字台上，开始洗刷，费红萍把心事压在心底，站在房间中间看着王丽，一直不说话，王大纲心中的怒火要爆发，满肚子的话要说，但一时又找不到突破口，他站在房内看着王丽没有说话，王丽并没有观察到这一切，也没有觉察到父母的情绪，打水洗脸，然后坐在板凳上洗脚。

“王丽，现在只能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你听见了没有。”王大纲还是开始说话了。

“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学习啦？有什么事儿？你怎么老说这个问题？你让我怎么样？谁说什么啦？你说出来呀？”王丽和王大纲讲理。

“我说过让你跟同学搞好关系，别人说的话目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愿意相信是真的，总之，你现在不能想别的，少和男生交往，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你懂吗？听明白了吗？”王大纲说。

“我想什么了，我什么时候不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啦？莫名其妙！”王丽说。

“王丽你怎么啦！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可以顶嘴了，用这种语气给我们讲话，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是不是？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听了！”王大纲训斥说。

“你到底说什么，我听不明白，你说明白点，你要说什么，你就直接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让我怎么样你才能满意。”王丽说。

“女生要与男生少来往，保持点分寸，你现在重点是学习，别的什么也不能想。”王大纲告诉王丽。

“让我怎么样跟你说，你才能相信呢，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我很用功，我已经做到了，最起码是我在努力的做。”王丽说。

“那班里的反映是怎么回事，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吗？还是事实，你给我讲清楚。”王大纲问。

“我说了多少遍了，没有！你就是不相信，那我有什么办法。”王丽边坐在板凳

上洗脚边说。

“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有个学生家长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问题，谈恋爱了。”

王大纲说。

“谁的家长说的？”王丽问。

“你不用问是谁的家长，反正有人说这个事！”王大纲说。

“她怎么这样胡说！是谁呀！？”王丽生气的问。

“如果没有那事，别人能说吗？”王大纲说。

“是谁的家长？怎么这样？怎么这样说话？我没有！她们说得不对！”王丽强调。

“哼！我不相信！别人会无中生有？”王大纲说。

“我没有！”王丽再次强调。

“人家都说了，说明很严重了！”王大纲说。

“你怎么这样呢！”王丽说。

“王丽！我告诉你，不许你这样！”王大纲说。

“我没有！莫名其妙！”王丽说。

“什么!!! 你什么态度！”王大纲呵斥。

“我说我没有，你不相信。”王丽讲。

“你没有别人能说吗？那两个人在操场上走是怎么回事？”王大纲问。

“在操场上走怎么啦？那是我们有事！不是那个事儿!!! 胡说八道!!!”王丽说。

“你就是嘴硬是不是！”王大纲生气地说。

“不是！真的不是！”王丽说。

“你就是死活不承认是不是？！那别人为什么那么说！？”王大纲问。

“我怎么知道！”王丽回答。

“你还嘴硬！”王大纲气得不行了。

“我说不是，你又不相信！那就是！你说是就是！是又怎么样，就是！”王丽说。

“你说什么？！”王大纲气愤得走向王丽，在她脸上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说道：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王丽一脚踢翻洗脚盆，“呸!!! 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啊！”她被王大纲一巴掌扇得火冒三丈，然后穿上拖鞋站起来，哭了。

“你这个臭毛病，还能反了你了，踢踢打打的，我说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我，你再踢一下试试！你再顶嘴试试。”王大纲又要去打王丽。

“我就踢！我就踢！”王丽一边说着一边踢着洗脚盆。

“你再踢!!! 咣！”王大纲上前又扇了王丽一耳光。

“啊!!!”王丽声嘶力竭地哭起来。

“咳!!! 你这个小东西！还反了你了！”王大纲冲了过去又扇了王丽一巴掌。

“啊!!! 啊!!!”王丽哭得更厉害了，哭着喊：“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费红萍拦着王大纲对王丽说“王丽你行了，不要再讲了，上床睡觉。”

“费红萍你给我上一边去！”王大纲说着推开费红萍，又给了王丽一巴掌。

“啊!!! 又大声地哭起来。我长大了！”王丽喊。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你！你！我坚决不允许你这样！你再给我讲一声！”王大纲说。

“我为什么不能再讲，我没有错，我都解释过多少遍了，到底要我怎么样，我都已经长大了！”王丽再一次哭起来。

“你再给我嘴硬！”（王大纲又冲上去扇了王丽一个巴掌）

“啊!!!”王丽哭得更响了，又一次一脚踢翻了洗脚盆。

“嘿！还反了你这个小东西了！你再动一下！”王大纲又要打王丽。

“我就踢！我就踢！我就踢！”王丽连续地踢着洗脚盆，这时铝制洗脚盆被踢变了形。

“你这个小东西子，你再给我踢！”王大纲喊，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感觉到力不从心。

“我就踢！”王丽继续踢着已经变形的洗脚盆。

“王大纲，你干什么！你搞明白了没有！你动手干什么！”这是费红萍的观点和态度。

“我就要说，你什么呀！你不讲理！我怎么有你这么个父亲！”王丽对王大纲处事观点此时受红萍影响。

“断绝父女关系，你让我太伤心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这样的不争气。”王大纲此时是绝望的，他想用这种方式制止王丽的观念和态度。

“我做错了什么！？我没有错！？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跟你没有什么好讲的，霸道，歪扭胡缠！歪曲事实！”王丽无法接受也不能理解王大纲此时的态度，根本不理解他的心情。

“你说你什么都是对的，那学生的家长怎么会那样说呢！没有原因吗？我不相信没有原因！你让我失望！你不要姓王了，你就不是王丽了。”王大纲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王丽高中时期恋爱的消息，他在向王丽摆出事实。

“不姓王就不姓王。”王丽不加思考地回答。

“行！你把名字改了。”王大纲在此时显然是无法驾驭事态了，说话并不哲学。

“改就改，我叫费丽。从小到大，你对我做了什么？是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送幼儿园，读小学都是她一个人管，吃的、用的都是我妈照顾我，你又做了些什么？你就会用这种无原则的训斥。”王丽的语言是有倾向性的，王大纲听得很明白，他说：“好！跟你妈姓吧，可以，我走！我不该说你，你可以不听了。”

“你走就走，你认为你还多么伟大，走不走你随便，是我妈把我带大的，你就知道走，你还有什么。”王丽被王大纲的巴掌扇怒了，情绪一直在愤怒中。

“呵，我失败了，今天我才知道，我失败了。”王大纲突然哭了。

“王大纲，事情你说到就行了，王丽长大了，她懂事了。”费红萍见王大纲哭了也很为难，不得不这样说。

“你管吧，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吧。”王大纲说完打电话给司机接他回军区。

“你老是这样，就知道喊。”费红萍面对王大纲这种态度，沉默之后不得不这样说。

“孩子就是你惯坏的！就是你护着孩子，所以孩子难管，现在问题大了，看你怎么办吧。”王大纲对红萍说。

“那也不是你这个管法呀！有事慢慢说，今天晚上就能解决了问题？”费红萍对王大纲说。

“你厉害，你本事大，我走！”王大纲把问题归结为红萍袒护。

“你走就走！你快走！”王丽对王大纲的态度是她真实的表达，她不去想那么多，真的希望大纲此时离开，不希望继续在这里再对自己说什么，这时，费红萍却沉默了，她在大纲的态度和情绪中似乎感觉到某种即将要发生的信息。

王丽一边哭着一边喊“我长大了”，呜呜哭起来。

司机来了，王大纲和他一起离开……费红萍只有用沉默掩盖自己的痛苦，这时，王丽已经站在写字台的一边，还在呜呜哭着。

“王丽，你的脸出血了。”费红萍观察着王丽的表情，发现王丽脸上出血了，语气中潜藏着一种恐惧。

王丽用手轻轻在脸上摸了一下问：“哪儿？”

“左边，别动啦，是不是眼镜划破的？”费红萍眼睛盯着王丽脸上划破的地方。

“是眼镜划破的。”王丽此时的情绪很糟糕，顾不得理睬其他的事情，包括被划破的脸也是如此，完全陷于被王大纲扇巴掌的情绪和氛围中。

“王丽，你爸爸确实在生活上没有投入很多的时间照顾你，但他对我们娘俩没有别的，吃的用的都把我们放在第一位，他在家的时间少了些，可他是男人，要在外面打拼，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得好一点。”费红萍告诉王丽。

“他打我！我都读高中了，我都长大了。”王丽说着哭起来。

“王丽，希望你能够理解你爸爸的心情，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要原谅他，他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优秀！即使他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用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费红萍说。

“我没有错！我没有错！”王丽一再强调并辩解。

“这是你爸开家长会的时候带回来的手机号码，是这位家长告诉你爸爸你跟班长谈恋爱了，你爸就是因为她的话才这样管你你跟班长是怎么回事？我是不相信，因为我比较了解你们，高中阶段你们对同学产生好感是正常的，那是友谊，是正常的同学交往，根本不是恋爱。”红萍和王丽谈话，有意地在引导她的想法。

“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没有！”王丽回答。

“告诉我，你跟班长是怎么回事？”费红萍语气缓和的，想问个究竟。

“没有！没有！”王丽说。

“睡吧，要注意啦。”费红萍是警告王丽。她走到床边，显得很无奈，走了几个来回，看一眼表已十二点多了，上了床，灯灭了……王丽和衣躺下。

早晨，出操的时候刘忠华发现了王丽脸上划破的地方，他问“王丽脸怎么了？应该贴一个创可贴，我这儿有创可贴。”

“王丽，脸怎么啦？破皮了！我有创口帖。”秦言也发现了王丽脸上划伤的地方。“我有愈合粉末云南白药，正好对症，我到宿舍给你拿。”马君也围过来。

“谢谢，谢谢。碰窗子上啦，脸让眼镜划破了。”王丽说。

“脸怎么划破了？”郭苒看着王丽的脸问，王丽不回答也不看她一眼，郭苒看看王丽的表情不说话了，觉得很难为情，这个瞬间被刘忠华和秦言猜了个大概。“王丽，今天早晨来晚了，意外呀！”刘忠华问王丽。

“不是没迟到吗？”王丽回答。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平常来得都比今天早。”刘忠华说。

“我就不能来晚吗？起晚了。”王丽一副不想说话的表情。

“我没欠你钱吧？我没得罪你吧？”刘忠华说。

“下了操，我和你说个事。”王丽告诉刘忠华。

“什么事？”刘忠华问。

“等会和你说。”王丽告诉刘忠华。

校园广播里传来音乐的声音……同学们喊：“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下课铃响了，校园广播里传来朴树的歌《香樟树》，王丽听着旋律心头一颤：一中怎么会有朴树的歌？那天初中的同学来信了，说她成天抱着本厚得可以砸死人的《散文集》，当她看到有一段文字说再好的朋友也会形同陌路时，她哭了，她害怕往昔的朋友会因中考后的各奔东西而彼此淡忘了。

挺替她惋惜的，原本完全有可能上重点的，却回母校复读了，她已不再听朴树的歌了，《生如夏花》、《那些花儿》每每听到那些旋律她都会莫名的伤感，其中还夹了那么多笔录，告诉我，没有她的日子，我一定好好过，好好过。

看着看着哭了，她写的每一个字都让我的心一颤一颤的，那曾经逝去的日子，莫名的被拉了回来，原本大家在一起笑得花枝乱颤的场景，此时却让我心痛得一塌糊涂，原来友情对天秤座的人来说如此重要，那一刻，我有一种想喊出来的冲动。告诉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会用一生去珍惜那段友情，如果下辈子彼此还能铭记，死也要在一起。那天，湿湿的眼眶伴着我入梦……今天的风好冷，早就知道今年的冬天会格外冷，所以今日的冷风带来了今年的第一块冰。

体操开始……结束的时候，王丽和刘忠华肩并肩走着，刘忠华问王丽：“王丽，

“你的脸怎么了？”

“我一点点的和你说，问题有点严重了，我父亲他发火了。”王丽对刘忠华说。

“好！你说吧！你怎么不理郭苒？她说话你怎么不答应？”刘忠华问。

“我不想跟她说话，她烦人！也不知她怎么理解的，她妈家长会的时候告诉我爸，说我和你谈恋爱了，我爸扇了我好几个巴掌，打得很凶，我家为这事闹翻了，我爸他走啦，不回家了，你看，我脸上的皮就是打我的时候被眼镜划破的，这个玩笑闹大了！我们家炸锅了！怎么办？”王丽说着。

“怎么和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也这样，也是这种方式，都是一样的。”刘忠华说着，秦言和马君过来，马君说：我爸爸也是这个样，叮嘱，让我少和男生交往。我妈她真是让我难受，上次，金光给我打电话问我凳子的事，我妈问我是哪个小青年给你打电话的？你听听他说得那个难听，难受死了。”

“王丽，你妈问过我这个事情，我告诉她，不是！”秦言告诉王丽。

“我也和他们解释，我说不是！他们就是不信，怎么解释他们也不相信，是我爸他动态度。”王丽说。

“那你怎么办？”秦言同情地问。

“我怎么也不明白，郭苒她怎么理解的，怎么和她妈说的？”王丽说。

“其实你还不知道，刚开学的时候，有一次你和刘忠华在操场上走，郭苒在教室里就喊。让同学们看，可能她把这事说给她妈听了，她妈就理解成谈恋爱了。”秦言说。

“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原来呀！”王丽第一次听说这事。

“很长时间了，还是刚开学的时候。”秦言告诉王丽。

“王丽，我去宿舍拿创可贴。”刘忠华说。

王丽、马君、秦言先回到教室，刘忠华很快拿着创可贴也来到教室，他走到王丽座位前说“王丽，给你创可贴。”

王丽拿过创可贴说：“谢谢。”揭开覆膜上脸上贴时，刘忠华说：“看得见吗？我来帮你。”刘忠华拿过王丽手中揭开的创可贴，在王丽脸上伤口的地方比划着，正准备贴。

“停！”王丽突然喊了声。

“怎么了，你别吓着我。怎么了？”刘忠华说。

“脸上贴上创可贴合适吗？那是什么形象呀？不妥！不妥！像反面人物，难看死了，免了，免了。”王丽说。

“我还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你脸上要是留下疤痕，那就更像反面人物了，贴上创可贴是想象中假设的反面人物。我说，还是先治好自己的伤重要呀。让别人去尽量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去吧。”刘忠华说。

“对不起观众呀！让大家的眼睛受苦、受刺激了，我过意不去。”王丽说。

“先贴上，不行再拿下来，还不是和没贴一样吗？不贴上去怎么知道效果与否？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说的也是，伤口愈合期最主要是前三天。把这三天挺过去，就基本上过去了。贴上吧。”王丽说。

“那我给贴上了？”刘忠华把创可贴举起来，向王丽脸上比划。

“横着贴还是竖着贴？”王丽问。

“当然是竖着贴了。”刘忠华说。

“行。贴上吧。”王丽说。

“竖着贴不行呀，这样就把眼睛盖上了，只能横着贴。”刘忠华比划着说。

“那就横着贴吧。”王丽说。

“好来！”刘忠华说着把创可贴在了王丽的脸上。

秦言和马君看见了都说“王丽，丑死了！就是一个十足的反面人物。”

“我真难过！还是养伤重要，顾不上那么多了，现在失去暂时的美丽可以换来永久的不遗憾。”

“你够深沉、够城府。”马君讽刺王丽。

“儿时的心里哪有如此多的机关，只是单纯明媚的微笑和无忌的童言，不知从何时起，学会了心口不一，学会了口是心非，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将什么“不信任何人”挂在嘴边而不想想自己还值不值得别人相信。莫大的悲哀，人，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留不住那纯真，只是逐渐对一切冷眼相待。”王丽接着马君的话说。

“啊呀，我听不明白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呀！”马君说。

“马君，你不要说了，我知道王丽说什么了。”秦言说。

“看不清楚，这创可贴挡着视线了，位置有点高。”王丽边说一边用手动着创可贴。

早餐时，王丽已经把创可贴摘掉，刘忠华发现了问“创可贴呢？你弄下来了？”

“掉了。粘不上去了。”王丽强调。

“应该掉，食堂有这么多人。要不然对不起大家。”刘忠华不动声色地说王丽。

“是真的掉了，一开始感觉有点挡着视线，我动了一下，后来就粘不上去了。”

王丽说。

“吃过饭再贴，不碍事。”刘忠华说。

“吃过饭我去买创可贴。”王丽说。

“行呀。”刘忠华说。

7. 母亲理念的坚持

中午快放学的时候，费红萍站在陪读的院子里等王丽回家吃午饭，高洁走进来问：“昨晚王大纲怎么了，听见声音很大。打王丽了？”

“你都听见了，他那样干什么呀。”费红萍说。

“要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只是朦胧地听到了些什么。”高洁强调。

“是不是声音很大。”费红萍问。

“听到了。”高洁回答。

“家长会的时候那个家长说，王丽和男生在操场上走。”费红萍说。

“这个事不好说，他们都十八九岁了，天天在一起。”高洁说。

费红萍听了高洁的话后，看看高洁沉默了，然后说了声“不争气也没办法！我再了解一下吧。”

“如果自制能力强，和男生在操场上走走也没事。”高洁说。

“怕的是有事呀，王大纲扇了王丽好几个耳光。脸让眼睛划破了。王丽最怕划破皮，划破皮就长赘肉，特别是脸上，我很担心。原来王丽得过敏……血型还有问题。”红萍说。

“那样的话，是要注意。”高洁回答。

“所以我很担心。”红萍说。

正当红萍和高洁分析着的时候，王丽放学回来了，红萍看着王丽脸上的伤，问：“痛吗？”

王丽：“高姨。”

“王丽回来了？”高洁说。

“在教室里，我贴了创可贴。”王丽告诉红萍。

“贴创口贴行吗？”红萍问。

“行！创可贴可以。”高洁告诉红萍。

“儿子也回来了，要吃饭了，我得回家。”高洁说着离开。

王丽吃过午饭回学校，在学校大门口和郭苒相遇，王丽视而不见的把视线转移。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郭苒的猜测和传言给她带来的伤害，郭苒发现了王丽的表情，她心情复杂地低下了头，走出校门口，她们这个尴尬的过程被走在校门口的秦言看见，等郭苒走出学校门口的时候，她喊：“王丽。”

“秦言，你干什么去？”王丽问。

“我到外面小买部买铅笔，作图用。我走啦！”秦言一边回答王丽一边向学校大门走去。”

王丽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为自己刚才在校门口与郭苒的表现难过，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而是为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难过。等郭苒回到教室座位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学习，表情十分尴尬，秦言观察到了这一切。

晚饭的时候，在食堂的饭桌上，秦言把在学校门口看见的事告诉马君，王丽和郭苒不说话了，在学校门口走碰了面也不说话，那个尴尬劲呀，让人看了真难受。”

“你看见了？”马君问。

“在大门口，她们两个就那么走过去了，没说话，真别扭。”秦言说。

语文课，李淑娟讲：“我们学习颜元叔的《荷塘风起》……”

李淑娟：“课文，作者写了什么？”

王丽：“二十年后旧地重游，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

李淑娟：“作者是怎样来写的，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王丽：“作者以刀的笔，刻画着时代的斑斑点点，鞭笞之间，固是怒目余刚看看流脓淌血，纸背却怀着一副菩萨心肠。他凭知识的良心，去丈量历史，去人世生活，故可在重浊之中见清澈，在嘈杂之中闻清者。扬弃现实的污浊，含蓄而精练地表露了自己高洁无瑕的内心世界。联想、动态刻画、细致入微，体现了作者观察力的敏锐和细腻。”

李淑娟：“同学们回答得很好……”

下课钟声响了。

李淑娟：“下课和！”

刘忠华：“哦！王丽你狂答。哦！可不要买弄呀！”

王丽：“远点，不要烦我！烦死啦！烦死啦！”

刘忠华：“哦！晕！”

同学们有的走出教室，有的去了洗手间，王丽说：“秦言、马君、过来，刘忠华你就不用过来了，从今天开始，我和你断绝交往，不共戴天。”

刘忠华：“什么事呀？我怎么惹你啦？”

王丽：“有人说我和你谈恋爱啦！我和你断绝交往。”

刘忠华：“我晕啦！怎么有这事？不会吧！有没有搞错呀！”

刘忠华过来问王丽：“什么事？怎么啦？”

王丽：“我烦！”

刘忠华看看王丽写的周记问：“写周记呀？”

王丽：“看，我写给老师的，内容如下，今天语文课的感觉特好，恁脸上一直荡漾着甜甜的微笑，那神态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笑容灿烂，神态凝重，一份自信，一份向往……我这是在讨好，言归正传，老师问恁：‘小语种是怎么回事？’……”

刘忠华：“问小语种？”

王丽：“只是想知道。”

刘忠华：“听说，小语种是外国语学院给学校的名额，选择英语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给每个学校的名额很少。你问老师吧。”

在教学楼门口，王丽和刘忠华碰在一起，刘忠华想起王丽刚才说的话，他问：“王丽，怎么回事？”

王丽：“以后少和你说话。”

刘忠华：“说话怎么啦？我就是和你说话。”

王丽：“这些人真是，也不知她们是怎么想的，我就不明白……”

刘忠华：“不要理她们，就当什么事没有，不要影响成绩……”

王丽：“才不会呢。放心。”

刘忠华：“看出来，特别是在课堂上，你可以把所有一切都放之以外，这是你最大优点，你听课质量很好。”

王丽：“都会做到。我只是做着我该做好的事情。我再也不敢在课堂上麻痹大意，再也不敢架着眼镜听课了，我是想着了。是一个规范的过程，要不然我们怎么长大。”

刘忠华：“想着了吧，还不谢谢我，我给了你一次成长的机会。”

王丽……

中午，红萍已准备好了饭，王丽放学回来就开始吃饭，王丽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语言。

红萍：“王丽，对那个家长说的话，我也从多个角度考虑过了，觉得还得有其他的原因，你没找找原因在什么地方吗？”

王丽：“谁知道呀。”

红萍：“你想想和那个男生有那些来往。”

王丽：“什么事都没有，同学正常交往。”

红萍：“有没有单独说话的时候？”

王丽：“单独说话怎么了？”

费红萍：“到底有没有？”

王丽：“有呀！在操场上、在学校的路上、在食堂的饭桌旁，那又怎么啦！”

费红萍：“这就是原因。”

王丽：“那也不是谈恋爱呀！谁谈恋爱了！”

红萍提醒王丽：“以后注意点。”

王丽不解地回答：“我注意点什么。”

费红萍的语气很软：“我们没有那事，我们以后注意点还不行吗，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呀？”

王丽对妈妈的看法比较理解“我知道。”

费红萍：“相信我闺女能做好。”

王丽：“怎么能做好？就没那事，我能不跟人家男生说话？不可能吧？让我怎么做呀！”

费红萍：“我怕你说多了不好！原本没有，便成了有。提醒你注意点。”

王丽：“你说什么呀！”

费红萍观察着王丽的表情：“别再和男生单独说话了，让别人误会。”

王丽：“妈，你说什么呀！让我失望，男女生正常交往是正常的，恁的概念是退化了还是进步了？让我无语了，我怎么有理由不与男生说话，怎么可能？我已经长

大了，我属于这个社会……”

红萍：“是，你属于这个社会一点都不假，在高中我希望你学好功课并拓展学习，高考的时候能够顺利升入较理想的大学。”

王丽说得很平淡：“妈，您放心吧，我好好学习就是了。”

红萍很直截了当：“可别谈恋爱呀。”

王丽回答得很干脆：“不会的，您放心。”

红萍：“怕是已经谈了还不承认。”

王丽硬是回答：“没有！”

红萍：“那别让我看见，和男生过于走近就是问题。”

王丽：“看见什么？”

红萍：“看见你和男生有异常举止和表现。”

王丽：“我和男生都是正常交往。你放心吧。”

红萍：“好，别让我看见就行。”

王丽沉默了，她在闪回一个个的过去，与刘忠华的每一次谈话她都记忆犹新，很坦然地告诉红萍：“妈，刘忠华很不错，同学都说他就是当官的料。”

红萍顺着王丽的话题向外延伸：“那你觉得他怎么样？”红萍看着王丽的反应表情，等待她的回答。

王丽没有中计避开此话题，开始沉默，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教学楼门口，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他们围站在一起说话，刘忠华很自然地看看王丽的脸说：“王丽你脸好了吗？我看看怎么样了。”

王丽：“你别提这事了，我都忘了，你又提醒我。”

刘忠华：“哎呦！这下丑啦！”

秦言：“别说啦。”

王丽：“烦死人啦。”

秦言对王丽说：“一个星期就恢复好了，很快。”

王丽说：“我的皮肤就怕碰破，上次碰破之后，长出小赘瘤，烦死了。你不知道呀，我爸爸对我太严厉！简直让人没法接受，我怎么还有这么一个爹！”

刘忠华听了王丽说的这番话急了，他问“王丽，到底发生什么啦？”王丽在刘

忠华的脸上读出一份关切，她产生一种诉说的欲望，他们两个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王丽开始讲述家长会以来家里所发生的……

刘忠华回答：“你爸爸的观念太封建了，都什么年代了，高中生被社会承认，我们长大了……”上课铃响了。

晚上，在校门外银白色的灯光下，费红萍向前走两步喊：“王丽，这里。”

王丽和红萍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费红萍：“王丽，九点十分下课吗？”

王丽：“恩，是。”

费红萍：“五分钟你就能走出来了吗？”

王丽：“我下了课就向外走，走得很快。”

费红萍：“恩，下了课就往外走，以这个时间为标准，我们出来接你就卡在这个时间上，5分钟向前走了两步。”

王丽：“行，我下了课就往外走。”

费红萍：“你爸爸他有他的事业，要打拼，都是为了我们娘俩，为了我们这个家，我们吃的用的都是他给的，在生活上是我照顾你多一点，从小到大我带你多一些，但他对我们是没有别的，希望你能理解他。”

王丽沉默，欲言又止，却又觉得任何语言都不能够表达她此时的心情，但她还是要说：“你正处于产生逆反心理的年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产生，我们严格要求你，你要理解我们。”

王丽：“妈，我知道怎么做！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也是这样做的，你放心！”

费红萍：“我相信你，这一次的事，等星期六你爸回来的时候，希望你向他解释一下。”

王丽哭起来：“呜呜呜”

费红萍听到王丽的哭声沉默着，王丽哭后也一直沉默，费红萍还是再次提到“哪怕是象征性的一次谈话，那怕仅仅是一种形式。”

王丽坚定回答：“我没有错，不可能的事。”

费红萍：“你还小，有些问题你不懂，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伦理，是美德，我们都在有意无意的尊随着它。我觉得屈原之所以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离骚》中也只有“举

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几条，空洞而且没有原创性，他的事功更是昙花一现，而且还是刚开始便夭折，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其实他与孟子一样，他不能明白的还有，道德模范的圣人及其个人魅力绝不是现行体制的对手！你长大了，要学会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要学会生存技能。”

王丽：“我没有错！妈，你不要说了，我不会认错的。”

费红萍：“你听妈的话，妈妈是对的。”

王丽：“办不到！不要再说了。”

费红萍：“不行！我要说。”

王丽哭：“啊!!!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费红萍无奈的沉默。

王丽的哭声继续：“啊！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费红萍：“好了！好了！”

她们回到家，谁也不说话，找不到谈话的切入点。

房内寂静无声，王丽看书学习，红萍在潜意识中等待王大纲回来或电话，她在房内走动，然后走进内间，站在床前久久的不肯入睡，时钟的针指向十点，时间在慢慢的划过，到了十一点……费红萍上了床，但并没有睡意，电话响起来，红萍接了电话：“哎？”

王大纲的电话：“孩子你管吧，我不回去了，你不是护着她吗，孩子不好管你有很大的原因，我没法跟你过了，你本事大，自己过去吧，离婚！”王大纲扣了电话。

扣了电话费红萍情绪很糟，沉默之后又拨通了王大纲的电话。

“你为什么事要离婚？”

王大纲：“孩子你自己管吧！”他扣了电话。

王丽听到了：“离婚就离婚！妈！你就跟他离！我跟着你，像你素质这么高的人，离了，一定能找个比他强的。”

费红萍：“你太天真啦，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你现在还小，有一些问题你还不明白，跟你讲，你也不懂，睡吧！”

王丽：“你素质这么高的人，他样和你闹，他跟谁能过上一块？！他那样跟谁过

都过不好，你放心！他要离你就跟他离，没他这样的！让他再和别人结婚过过试试，他就知道你的好了。”

费红萍：“你真是个孩子，你想得太天真了，你不懂！他是你爸爸，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你睡吧！”

王丽“离婚就离婚！他怎么这样！离了更好！”

费红萍依在床头上不知所以然，目光有点愣，久久不能入睡。

王丽：“你睡吧，我看会书。”王丽走到写字台边开始在台灯下学习。

教室里变成了小会场，同学们看《神州六号》发射升空现场直播，2005年10月13号，5、4、3、2、1、0点火……

王丽作诗一首：

《一颗流星坠落了》

随着坠落的

有清泪

想一个鸣蛙和夏夜

在古老的乡村

谁为你，流星正飞时，

以辫发的青纓做结

说要系航海的明珠

作永好的投赠；

想一些辽远的日子

辽远的

沙上的足音……

泪落在了夜里啦

像星陨，坠入林荫

古潭底

刘忠华：“哦！我狂晕！是航海的明珠……”

星期六下午，王大纲回家，他对红萍说“我和你说，孩子你管吧，你护着她，

你不是本事大吗。”

费红萍：“怎么管？把她打死？就是谈了也不能把她打死，你那个教育孩子在方法，我不同意。”

王大纲：“你这个女人我没法和你过了，孩子这样不听话都是你的事！这么大的本事自己过吧，孩子你管吧。”说完就离开。

费红萍：“你为什么不先心平气和地和她谈谈呢，听听她的说法。”

王大纲：“你本事大，你管吧，我走。”费红萍面对王大纲的态度只好无奈的沉默。

晚上，房内的灯亮了，红萍去学校门口接回王丽。王丽正在洗脚，王大纲喝得醉乎乎的进了房内，眼睛盯着王丽，王丽见势急忙穿上拖鞋，收拾好洗脚盆，站在房内，看着进来的王大纲。

王大纲：“王丽你胆子不小，还反不了你，你听着，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习。”

王丽低着头，一副不想辩说的样子，红萍看着王大纲的样子不说话。

王大纲：“费红萍你给我听着，孩子都是你管的，不听我的话，不是我管不了吗，你这个女人不是能吗，离婚！我怕什么，大不了成个无业游民，孩子我非管不可。”

王丽：“谁挑拨的？”

王大纲：“王丽，你听着，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习。”

王丽：“谁不好好学习了。”

王大纲愤怒地要打王丽：“你再给我顶嘴。”

费红萍：“搞明白了再下结论。你想怎么管？你这样管，我不同意！”

王大纲走到费红萍面前：“你闭上嘴！听到没有！”

费红萍看看王大纲的样子只好沉默。

王丽冲上王大纲喊：“离婚就离婚，离婚我跟我妈。”

王大纲手指着王丽要打的气势：“你干什么。”

王丽：“是你说要离婚的，你什么你！”

王大纲上前一步，一耳光上去：“你再给我说。”

王丽呜地哭起来。

王大纲：“王丽你听着，你给我好好学习。”

王丽：“我怎么不好好学习了，我怎么不好好学习了！”

王大纲又一耳光上去：“你再嘴硬！”

王丽哭起来：“啊!!!”

王大纲：“你好好听着！还反了你！”

司机小刘走进来把王大纲拽出去，并拥上了车离开。费红萍找出王大纲家长会拿回来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哎，你好，我是王丽的妈，你怎么知道的？我想问问你还听到了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家为这事闹翻了……”费红萍扣了电话。

2005年10月17日晚自习的教室里，王丽正在写学习日记：《纪念巴金》

《我已不再归去》——纪念巴金

我已不再归去，晴朗的夜晚温凉悄然
凄凉的明月清辉下，世界早已入睡
我的身体已不在那里，而清凉的微风
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探问我的魂魄何在
我久已不在此地，不知是否有人还会把我记起
也许在一片柔情和泪水中
有人会亲切地回想起我的过去
可在我住过的窗口
不再会有人默默地倾听

当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王丽合上笔记本走出教室，来到教学楼门前，随后秦言和马君也走出来，她们走到操场……

王丽看着天空心情有些放松的想起什么，她这样想着：烦乱的日子使我好久没有心情来品味自然的玄机与微妙了，难得有情趣为这静秋再有浪漫的想法……

秋，凉爽的秋，洗去了城市灼热的压抑，淹没了夏日蝉虫鸣唱的声音，秋，于自然中展示着它的空灵与深奥，它在不停的召唤，希望有人体味般静谧。

秋特有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轻轻地嗅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稻香，是那样自然，不带一丝娇柔，也许四季中没有一种味道可代替秋在我心中的味道。心弦的调子低了许多，不过没有悲伤。轻轻地踱着步子，任淡淡的风吹起我的衣衫，吹来凉

爽的心境……

秋的气息轻轻地完整的淹没了我，只在鼻尖触到了它尾巴的余温。充满耳朵的是秋虫的合唱，喋喋不休地述说着对秋的喜爱和与秋约定。

秋，天高气爽，风起云淡。我抬头仰望无际的晴天，无尽的神秘，似乎永远都读不懂。零落的花的蕊，飘落满地，听上去没有声音，气味也没有，极易引起人的联想和感伤，也许应该叫怀旧……秋深了，秋意正浓！

中午王丽回家吃饭的时候，她走进屋，沉着脸，看着在厨房做饭的费红萍没说话，费红萍看着放学回来的王丽，观察她的表情。

费红萍：“吃饭了。”红萍端菜、上饭，王丽一直沉着脸，费萍看看王丽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只好沉默。

当王丽放下碗筷结束用餐站起来的时候，红萍看看王丽问：“吃饱了？怎么吃这么一点？”

王丽回答：“恩，吃饱了。”

红萍匆匆放下碗筷，并收拾饭桌结束了所有的家务，到写字台上的一本书里拿出一封信，递给王丽：“王丽，我替你写了一封信，你抄一抄等周六你爸回来，拿给你爸，这样你就不用当面对他说了。”

王丽“哇”地哭起来。费红萍受惊似的看着王丽，把信散落到写字台上，站在一边，一句话不说，一脸的无奈。

费红萍：“虽然是你的父母，可以不要一些过程，但重要的是锻炼你做事的能力。”

“呜，又一次地哭起来，我没有错！我长大了！”王丽强烈反抗的哭声让费红萍揪心，她无奈地看着王丽，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观察王丽的情绪变化，王丽终于停下哭声变为沉默。

费红萍说：“听妈的话。”

王丽又一次哭起来：“啊！我不会认错的，我没有错。”

费红萍：“说句软话怎么了？”

王丽：“那不可能，我已经长大了。”

费红萍：“可你是孩子呀！”

王丽：“孩子怎么了！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费红萍看看王丽，一脸无奈地说：“我说服不了你，你看着办吧。”

王丽：“我怎么有这么个父亲！”

费红萍：“你还小，你不懂，听妈的话。”

王丽哭起来：“啊！我不！为什么要那样！我长大了！我长大了！我真的没有！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呢？妈！你们怎么啦！我长大了！我长大了！啊，啊。”王丽的情绪不得不让红萍报以沉默。

每个周六王大纲要回来，今晚很晚了，红萍没等到王大纲回来，心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七上八下的感觉，不是滋味，但接王丽是必须。

红萍和王丽回到家发现王大纲还没回来，心情更加糟糕，看看寂静的房间，心里感觉少了些什么，凄凉便袭上心头，但谁都没讲什么，情绪都很低落。

王丽摸起洗脚盆开始洗刷，费红萍在床前走几步，无所适从地站在床前，看看墙上的表针，已经晚十一点，她开始上床躺着，看着钟表等着王大纲回来。在学习的王丽，发现里屋的灯还亮着，知道红萍是在等王大纲。夜深了，更静了，钟表的时针指向十二点，红萍看着钟表的时针，然后熄灯和衣睡下，随后，王丽也熄灯。

在陪读的院中，高洁走进来，看着红萍问“昨晚礼拜六，老王没回来？”

费红萍：“没回来。”

高洁：“他在哪？”

费红萍：“搞不清楚。”

高洁先是沉默，然后问：“是在那个家？还是在部队？”

费红萍：“不知道。”

高洁：“王丽的态度呢。”

费红萍：“我一说她就哭，坚决不认错。”

高洁：“还是要说服王丽主动跟王大纲说话。”

费红萍沉默之后说：“他为什么就不能找孩子谈谈呢。”

高洁问：“怎么办？”

费红萍：“怎么着都行。”

高洁说：“王大纲的观点就是坚决不允许王丽有其他的想法，就是那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必须接受他的观点。”

红萍：“我不能把孩子逼死！谈了也就谈了。我得保证他的安全。”

高洁对红萍说的话有所深思的说：“顺其自然吧，注意方法和措施。我们得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一中有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

8. 教育智慧

王丽走进办公室，看着李淑娟的表情，李淑娟看王丽一眼开始讲话“这次考得不好！应该年级前几名，却到了几十名上去了。”

王丽回答：“恩。我知道。”

李淑娟：“叫你来就说这事。找没找原因？”

王丽沉默，李淑娟拿出王丽的试卷看着，然后说：“你看考得不好。”王丽前走一步，看着李淑娟手中的试卷。

李淑娟语气严肃：“有些东西该收起来的要收起来，如果你的成绩不考成这样，我不说你。有一次在自习课上你给初中的同学写信，可能还经常约约……我不是反对你们友谊，但现在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处在人生分水岭的重要时期，希望你们先把这些友谊放一放……李淑娟表情严肃地说：“成绩怎么会降这么多呢？”

王丽表情严肃地看着前方，后背靠着墙听着李淑娟讲话，但李淑娟却沉着脸，表情沉重地一直看着前方沉默，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是严肃、认真、一种不可喘息的沉重，此时这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王丽流出了眼泪。这是一个优秀班主任教课进程，不是偶然的发生，无疑每一个被谈话的学生都是受益着，可能被理解；可能不被理解；也可能今天被理解；也可能在以后的理解里多几分感恩，不管怎样，李淑娟都要坚持她的理念。

教室走廊中，王丽、刘忠华、马君、秦言在做学习专栏，王丽拿着一块长方形泡沫板在墙上比划着问大家“放这行吗？”

刘忠华接着王丽的话说：“行！就放那里！这个位置最合适！最明显，我们班的同学和路过这里的人都能看到。”

王丽思考着，然后说：“那就放这了！怎么粘，先把格式定好。”

秦言：“行，行。怎么定格式？”并征求大家的意见。

马君端详着专栏，王丽说：“我来！”并拿着泡沫板比划着：“这，这，这……”

刘忠华说：“开始粘字吧。我来粘”他拿过电脑刻好的不干胶字拆开，然后帖到泡沫板上，把一瞥粘错了位置，掀开重帖，他说：“拿胶水来。”

王丽的反应很敏锐：“怎么了？”

刘忠华语气缓慢地回答：“闯祸了呗，开始的时候粘错了，折下来重粘，帖不上去了，用胶水粘上去吧。”

物理老师看见王丽他们正在搞专栏，从二班教室门口走过来，王丽看见物理老师走过来问：“老师！给提点意见！”

物理老师：“不错！我再给你们找几篇好稿子，把它搞得漂亮点。”

王丽：“行呀！”

物理老师：“沉默。然后回到二班教室里。”

秦言：“稿子怎么样排法？”

刘忠华：“王丽你看怎么安排？”

王丽：“把稿子放在中间，行不行？”

刘忠华：“你安排，你说了算！”

王丽看看专栏的格式，然后告诉大家：“就把稿子放在中间吧。”

刘忠华：“好，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的审美还是被认同的。大家还有审美好的想法，说出来。”

秦言：“我同意王丽这样安排。”

刘忠华：“马君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马君：“没有，王丽这样安排挺好的，就这样吧。”

王丽：“那就开始吧。”

……

物理老师再次从二班的教室走过来，王丽问他：“老师，成绩老上不去，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可以提高？”

物理老师说：“到操场上跑上几圈！”他正说着二班的全体同学跑出教室到操场，王丽他们看着二班全体同学跑去操场，物理老师也跟在他们后面去了操场。

王丽：“老师说我这这次考试的成绩在年级下降了十多个名次。”

秦言：“怎么回事？受影响了吧？”

王丽：“很多原因，班主任说我了，我服了。”

刘忠华、马君、秦言先是沉默，然后刘忠华说：“下降得不少呀。该努力了。”

王丽：“是呀！也该努力啦！谁有高招呀？”

秦言：“你想想办法呀！”

王丽：“哪有办法呀！”

刘忠华：“让秦言给你想想办法！看她有没有高招？”

秦言：我有什么高招呀！刘忠华把你那高招拿出来呀？

刘忠华：“我的天呀，我哪有高招？”

……下课铃响了。

9 . 概念的距离

又是周六的晚上，红萍一直在做王丽的思想工作，希望王丽能主动和王大纲说话和解矛盾，红萍说：“王丽，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主动和你爸爸谈谈。”

王丽：“妈！你别说了，不可能。他不回来就不回来是了！不回来更好！看他那个态度。离婚更好！让他来干什么！啊！”她哭起来，费红萍只好沉默，屋里寂静无声。

王丽开始洗刷，这时王大纲推门进来，对着王丽喊：“王丽我告诉你，你给我好好学习！”

王丽发现王大纲后说：“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学习了？莫名其妙。”

王大纲：“你再给我嘴硬！”

王丽：“我跟你讲不明白！我们没有关系了！”

王大纲：“好！我走！费红萍你给我听着，我们离婚，马上离婚！他手指着费红萍。”

费红萍：“你办好了，我签字！”

王大纲哭起来说：“我怎么碰上你这么个女人，呜呜呜”哭起来。

王大纲朝院门走去，王丽对着他的背影喊：“你快走！离婚就离婚！”王大纲听到王丽的喊声，他又回转过来说：“你说什么！王丽你再说！”

王丽：“你走就走！离婚就离婚！跟你讲不清楚！”司机见此景把王大纲拖住。

费红萍：“王丽你不要说了！”

王丽：“我为什么不说？我长大了！我长大了！我跟他讲不明白！啊！”王丽哭起来。

王大纲狠狠地看王丽一眼，然后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你教育的问题？离婚！啊！”他哭起来，一边朝大门走去。费红萍很无奈，此时她无法掌控王大纲的思维，她只能告诉大纲：“都办好了，我签字。”

王丽对王大纲的观点和态度十分不理解，甚至产生逆反，她喊：“你什么呀！你还认为你有多么伟大！”

王大纲离开。费红萍无奈的站在屋里，王丽“呜呜呜”地哭着。

……

费红萍的电话响了，是家里的座机号码，接起电话：“哎？”

王大纲：“我和你这个女人没法过，离婚！”

费红萍：“你办好了我签字。”王大纲扣了电话，费红萍告诉王丽：“你爸爸回那个家了，家里的号码。”

王丽：“他愿意去哪就去哪！走了更好！”

王丽走进女生宿舍406室，她说：“过来看看你们住得怎么样。”她站在窗口一边望望四周，然后说：“一起感受明月！宿舍的月亮怎么这么亮呀！”

马君：“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呀！是谁说的来？好像有人说过。”

秦言：“军训的第一个晚上王丽说的。”

王丽：“当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离月亮还特别近呀！”

郭苒向窗口走过来：“来，让一让，让一让。”王丽闪身让几步，看着郭苒站在窗口看着对面的窗口。

马君：“你们挤那里干什么！”

郭苒：“我那里不行！一起挤吧！”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看着王丽和郭苒笑起来，齐唱：“对面的难孩看过来，看过来……”

中午放学，王丽走进院子看见高洁和红萍站在院里说话，她似乎有意听着。

费红萍：“看样子王大纲星期天住在咱们那个家里，今天上午我回家找东西，看见家里糟蹋得一塌糊涂。”

高洁：“从开始到现在这个事多长时间了？”

费红萍：“快两个月了。”

高洁：“哎呀！这么长时间了！”

费红萍：“我们单位的人说，你去陪孩子上学，给男人创造了机会。”

高洁：“恩！危险呀。”

费红萍：“不像。”

高洁：“像就麻烦了！”

费红萍：“那屋里烂得不成样子。”

高洁：“你的感觉最准确。”

费红萍：“恩。”

高洁：“今天又是星期天，你回去他在家吗？他什么态度？”

费红萍：“早就走了。”

高洁：“我看还是让王丽跟他谈，不能老这样下去，真要是离了怎么办，王丽，你说呢？”

王丽沉默之后回答：“离就离，跟他这样的在一起也没什么好的。让他去找去吧！跟别人过过试试。”

高洁看看王丽的表情，不再说话，然后问红萍：“是不是你说话她听着啦？”

费红萍：“恩。”

高洁：“咱说话别让他听着。”

高洁：“家里条件当然比这里好多啦，封闭、隔音，暖气、空调，又没有人打扰，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费红萍瞪大眼睛看着高洁，然后说：“我想好了，他如果离，我签字，他不说离，我也不说。”

高洁：“恩……吃饭了。走了！我儿是不是回来了。”她结束谈话离开。

王丽吃饭的时候对红萍说：“妈，离婚，我跟着你，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们买最便宜的菜，我们不坐车，也不买衣服，不要零花钱，不让你生气，我努力学习，让你放心。”

费红萍：“我都想好了，如果你爸他要离，我就签字。”

王丽看看红萍的神情点点头回答：“恩。”

红萍又说：“王丽你长大了，你看，任何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自立自强，特别是女人，所以你现在要努力好好学习，为今后打基础，将来结婚嫁人了，不要只依附于男人，但也不要不讲理，欺负我们不答应。”这是红萍发自内心的感触。

王丽答应：“恩”

费红萍告诉王丽：“以后你要吃苦了。”

王丽回答：“我知道。”然后看看红萍几分难过的表情。

费红萍：“王丽高中读了半个学期了，谈谈你的体会和感觉。”

王丽不假思索地回答：“体会是累，感觉是紧张。”

红萍告诉她：“高中生活就是这样的。现在和过去一直是这样的。”

王丽走进办公室，班主任李淑娟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进来的王丽开始讲话：“这次考试成绩还是不好！下降了二十多个名次，该打个翻身仗了，希望你打个漂亮的翻身仗，能不能做到？”

王丽轻轻地回答：“恩。”

李淑娟表情严肃：“你知道就行。回去吧。”

王丽匆匆离开办公室。

红萍来到班主任李淑娟的办公室，见只有她一人在便喊：“李老师。家长会的时候，有同学家长告诉他爸爸，说王丽和一个男生谈恋爱了，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李淑娟先是让了座，然后告诉她“相信王丽是个懂事的孩子。王丽很懂事，再一个刘忠华的也是个懂事的孩子，相信他们不会那么做。”

红萍看着李淑娟的表情企图寻找答案，继续听李淑娟说：“王丽、刘忠华成绩都是班里的前几名，学校的前几名，都是知道学习的学生。最近王丽的两次成绩都下降了，我找她谈过两次。”

费红萍：“是不是受影响了。她爸为这事已经闹得不回家了。”

李淑娟：“到学校的任务是学习。”

费红萍：“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也不懂。”

李淑娟：“想沟通，首先尊重她，他们自己觉得长大了，好像什么都懂。无论是年龄还是知识，让他们足够感觉长大了。其实还是孩子。”

费红萍：“就是这个事。”

李淑娟：“对于这么大的孩子，家长在给他们压力时，一定要掌握方法和尺度，如果要是爆发战争，以失败告终的一定是家长。”

费红萍：“我知道了。”

一中校门外，费红萍、高洁、刘帆一起散步，她们看着学校总是发表感慨和有

所见解，刘帆说：“红萍，王丽那事你不用管它，本身本没有那事，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那事。是为高中生冠以‘早恋’的罪名。”

高洁：“很危险的，很容易适得其反。”

费红萍：“我也在注意这个事。王大纲他那个管孩子法根本就不行。以前有过高中女生失败的教训，他想逼死她啊！我不答应！”

红萍的观点震撼了高洁，她说“那个女生的妈妈，每走到那个出事地点就捂着嘴哭，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刘帆：“王大纲也很着急，问过我，我告诉他“不要冠以早恋这个名词。”

费红萍：“他还知道问问。就不能去问问老师！”

高洁：“你应该比他专业。”

费红萍：“问题就在这，他老是试图用强压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不行！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孩子是不吃那一套的。我的观点他不但不理解反而说我护着孩子。他走了，为这事和我离婚。”

刘帆：“他还这个脾气呀？”

费红萍：“什么事都是命令的口气。谁会无根无据的听他那一套？”

高洁：“我听见了。”

刘帆：“你们很近？”

费红萍：“就隔一道墙。”

刘帆：“也挺好的，没事在一起说说话。”

高洁：“去找我们玩吧，挺好的。”

刘帆：“红萍，王丽那孩子，你用不着陪读，她是知道学习的孩子。”

高洁：“唯独教育不能放松。”

红萍：“高洁，这句话比较抽象，也很广义，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不只是书本知识，在家庭教育中书本知识教育只是一个重要的点，更重要的来自学校的社会；家庭的积淀对孩子尤为重要，如何传授家庭知识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家长的学识、社会知识和智慧直接影响到孩子，家庭教育可以是自主的甚至是自私的、关起门来教的教育，是一个家庭的智慧。每个家庭是有差异的。”

高洁：“真的是这样，好苗子还得有好园丁。”

刘帆仔细地听着红萍的教育概念，她一直沉默着，或许打开了她的教育思维。

晚自习后的校门外，费红萍等到王丽走出来，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是顾及王大纲的态度，决定做王丽的思想工作，她说“星期六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要主动跟他打招呼，虽然，他做的有点过分，但你还是要主动和他打招呼，因为你是孩子。”

王丽用极其猛烈的哭声作为反抗：“啊！”

红萍面对王丽的哭声沉默了，还是说“你爸爸做的不恰当，是他不应该，可你还是要主动与他打招呼，不要问为什么，就这么做，听明白了吗？”这是处于王大纲的压力。

王丽的哭声更为剧烈“啊！你再说！”

费红萍的态度是坚决的：“你听到了没有？要学会服从。”

王丽哭着，“我不！他这是什么呀！我不会向他认错的！我没有错！我长大了。”王丽甚至感觉即便自己恋爱了，父母的干涉也是错误的。红萍面对王丽的哭声心软了，来自一个母亲灵魂深处的那份最原始和最理智、最精明的爱，控制住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即便是到了最坏，也要做好面对的准备，她沉默了。

王丽：“你怎么又说这事啦！你不说行不行？”王丽似乎没有能力考虑父母的感受，也无法理解母亲现在痛苦心情。

“我不说不行，卡在这儿了！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也长大了，不再把你看成是过去的孩子。我们这个家庭这样下去好吗？”红萍开始下命令了。

王丽：“妈！我知道你不愿意解散这个家，是为了一个面子，让别人看着你有一个什么样体面的丈夫，可你有没有想过，他分明是找事闹你，这次，就是有错也是我的错，他要和你离婚，他怎么这样呢？我不给他打电话！他如果来他就来，是你们的事，我和他的事是另一回事。”

红萍：“王丽，这个家不能散了，如果散了的话直接影响到的是你，对你不利。”

王丽：“离婚的话他也要抚养我，让他拿钱。”

红萍：“问题哪有那么简单，那时候就复杂了，周围有很多的例子，离婚后的孩子非常的不幸，在周围都可以看到……不能离婚！”

王丽：“他愿意离婚就离！离了更好！”王丽哪里体会到红萍的感受。

红萍：“问题是因为你的事而发生，再说他一直都是这样做事的风格。”

王丽听到这里生气了，她哭起来“啊！为什么强迫我！我不！我没有错！”

红萍：“王丽，你给他打个电话怎么了么！”

王丽：“啊！不可能！”

红萍听到王丽的哭声再次沉默了……

中午放学，王丽回到家，放下手中的书开始吃饭，王丽、红萍围着桌子，红萍说：“今天是星期六，王丽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王丽：“妈，你不说行吧。”王丽又要哭起来的样子。

费红萍只好说：“好，好，好，不说啦！”

费红萍沉默之后说：“你碰钉子的时候还得有呀，现在大人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不经过多少次打击，你是听不进去，你是不明白！什么时候碰了钉子，就让你心服口服了，就明白了！你说句软话怎么了？他是你爸爸。”

王丽：“我无法对他说，对他无法解释，也解释不通，他的观念里没有这种东西。”

费红萍：“王丽！等你研究生读下来，你也要依那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吗？我是说你要宽容，他是你的父亲。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观点。”

王丽：“你说的一切都非常对，但是，我不能向他认错，因为我根本没有错。”王丽的思路很清晰。

费红萍：“那就可以吼？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吗，误会还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吗，去强调完美是不现实的吗，你说呢？你不是长大了吗？学会宽容，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你听见了么？他错了你也得主动跟他讲话，他是你爸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什么时候你都要明白这一点，你记住了吗？”

王丽：“不可能！他跟我说话一贯就是这样的态度，他什么呀！我长大了！”

费红萍：“所有的人都是这个观点，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得追随它，否则你会活得很累，你现在还小，不明白，你会明白的，也许你以后会有所发现。但，人还要学着庸俗，学会与庸俗的人相处，做庸俗的事，这便是生活。”

王丽：“妈，你就和他离婚，离婚怕什么，你哪里不如他？你的人品、素质、文化水平哪一点不比他强，离了，你一定能找个比他强的，离婚我跟着你。”

费红萍：“你这个好孩子，你还小，大人的事你不懂，主动与你爸爸打招呼这是

对的，他虽然做的有点过分，方法不对，观念不对，但，出发点是好的。”

王丽沉下脸：“不可能！妈！他不回来了，要和你离婚！我真的不想看见他！他竟然打我。”王丽哭起来。

费红萍：“王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大人的苦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你今后的人生负责，你明白吗？”

王丽：“我怎么跟你们说！说不明白！我长大了呀！我没有错！”

费红萍：“就是！我知道你长大了。”

王丽：“我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

费红萍：“我知道你长大了，读高中了。不就是想证明你长大了吗。”

王丽：“妈！是我想证明的事吗？是他的方式，语言、语气，意识问题。”

费红萍：“你准备改变他！”

王丽：“以后他就别再用那种凌驾于别人的语气跟我讲话，他做对了也行呀。”

费红萍的语气很冷：“逆反！好，好，相信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应该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爸爸他是希望你好，才那样做的，希望你理解。”

王丽：“我已经长大了，都十八了，我知道怎么做。”王丽说完离开，去学校上课去了。

晚上，红萍接回王丽刚刚回家，王大纲回来了，情绪非常糟糕，竟然哭起来，他说着：“孩子我没有带，不听我的话，没在一起生活，感情疏远了，我失败了。”他走到水池边洗去眼泪。

费红萍强调：“孩子正是这个逆反的年龄，自己认为长大了，什么都能做了，什么都懂啦！已经很厉害啦！不服大人了，她这个年龄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把所有的事都想的很完美，我们怎么处理是关键，我们也应该理解她……四十多的一个大男人了，大吼大叫，还打孩子，至于吗，我的观点与你不同。她这么大个姑娘了，接受的了么！你说没有她那样的姑娘，要和我离婚。我能到学校去了解一下他的老师，你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回来找孩子主动谈谈呢？我看不起你，我很烦这样做，关键是如何对待孩子出现的问题，方式、方法要得当，对孩子的责任我和你是一样的，孩子不听话要和我离婚，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没有责任吗？你做的对吗？认为孩子不听你的话，和你顶嘴是我教育的导向出了问题，其实你错了，我和孩子都是

很爱你，非常尊重你，我从来在孩子面前没说过你半个不字，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方法不对，观点错了，找找自身的原因吧。可以说，你都不知道你哪里做得不对，观点不改变，还是不行。”

王大纲：“我走，还是你管吧！”

王丽：“你就让他走！快走，你走了更好。”

“王丽！听着！你给我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该你事！”王大纲哭着说，“就知道今年我不会有好运，天天跟我闹，啊！部队让我转业！已经找我谈话了，现在我是无业游民了，我们离婚吧！原来离婚的话，人家要说我不好，现在我是无业游民了，离婚吧。”

王丽：“王大纲，你什么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离婚就离婚！我跟我妈！你早就想离婚了！无非找个理由罢了。”

王大纲：“王丽！你给我好好学习！”

王丽：“我怎么不好好学习了！”

费红萍沉默。

“马上要办理转业手续了，我就知道没有好运。”他哭着离开。

墙的那边的高洁听见王大纲离开的声音，便走过来和红萍说话，她问“又走了？”

费红萍：“走了。王大纲说要转业，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有事？”

高洁：“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升不上去，就要转业，给别人让位子。”

费红萍：“啊，这样。”

费红萍：“王丽，你爸爸他哭了，他觉得与你之间的沟通失败了，他很难过。”

王丽：“我长大了，不是我的错。”

费红萍：“王丽！你不听话吗？”

王丽：“为什么要强迫我？不是我的错！啊！”她哭起来。

费红萍：“不是强迫你，你能理解吗？好！我不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王丽：“我没有什么好想的，我没有错，凭什么打我？他不过来更好，我不愿见到他！就让他住在那个家里吧。”

费红萍：“好，王丽，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了，就是你真的不听话了，也不管你了！是呀，你长大了！长大了就懂事！”。

王丽：“谁不听话啦？怎么老说这！没有！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费红萍：“就相信你吧！冤枉你了！不再提那事了。”

……

陪读的家里，王大纲的哥哥王建军和嫂子刘敏又来了，一定是在王大纲那里得到王丽的事情专门赶过来的，建军问红萍“这里冷吧？”

费红萍：“冷！”

建军：“生炉子了吗？”

费红萍：“不用，白天都不在家。”

建军：“等咱父亲到你们这的时候，你们怎么安排？”

费红萍：“让他到这来！就生上炉子。这不快了吗？马上就到十一月了。”

建军：“恩！哎呀！累呀！”

她们进屋，一眼看到王丽换下的袜子和衣服，红萍随手放在洗衣盆里，说：“又换下这么多，就这么放这里，自己也不洗。”

刘敏：“陪读不就是给她做饭、洗衣服吗，学习又不用你。”

费红萍：“行呀，现在我给洗就洗了，重点是考学。”

刘敏：“那么大的孩子应该洗自己的衣服了。”

费红萍：“为了让她学习，我都给她洗了。”

刘敏：“我看你这样做不行。”

建军：“王丽几点放学？”

费红萍：“十二点。”

建军：“快到点了？怎么样？听话吗？”

费红萍：“先做饭，等会我和你说。”

建军：“好！这不快放学了？”

费红萍：“米是早泡在电饭锅里的，开锅就好，这个时间正好做菜，很快！”红萍走进厨房，刘敏跟着也进了厨房，红萍炒菜刘敏站在一边看。

王丽手里拿着一本书回到家，看见建军和刘敏问好：“伯父、伯母！你们过来了？”

刘敏：“来看你学习怎么样。”

王丽：“不怎么样呀。”

刘敏：“那怎么行！”

王丽放下书去洗手，她说：“妈，我要换上那双厚的棉鞋了，晚自习的时候冷。”

费红萍：“对，快换上，晚上冷。”

王丽一边找鞋一边说：“我现在就换。”她打开新棉鞋穿上。

费红萍喊：“吃饭了。”她开始上菜，刘敏帮忙，他们围着桌子吃饭。

费红萍告诉建军和刘敏“中午我们就这样一起吃饭，早晚王丽在学校吃。”

建军和刘敏听着红萍说话，红萍告诉他们“我们把菜都吃了。”

建军和刘敏应着：“啊，好！”

王丽放下碗筷：“吃饱了。”起身到写字台拿起书准备走。

刘敏：“王丽，好好学习。”

红萍在刘敏的余音里意识到王大纲的存在，她说：“大纲将近三个月没回来了。”

刘敏：“上哪了？”

红萍：“不知道。”

刘敏：“怎么回事！怎么不知道？”

费红萍反问：“不知道？”

刘敏：“什么事？不知道！”

费红萍：“给王丽去开家长会，一个家长告诉他，王丽谈恋爱啦，说我护着孩子，要和我离婚，走了，就再没回来。”

建军：“我不知道这事，他也没说。”

费红萍：“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打孩子，都这么大姑娘了，不能打了，就是真的恋爱了也不能把她逼死！”

建军和刘敏沉默了。

建军：“对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呀！”

刘敏问：“红萍恁是怕出意外，才这么想？”

费红萍：“老师说，相信她是懂事的孩子。”

建军：“王丽的那个性格……”

费红萍：“这么大的孩子了，正是不好管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厉害、长大了，可还是孩子。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孩子。”

建军：“红萍，恁不能这样宠着王丽……”

红萍听出建军的意思里有王大纲的思想，她沉默了。

下午晚自习的教室里马君来到王丽这边说“王丽，给我讲讲这道题。”

王丽看看马君指的那道题：“这题跟老师讲的例题相似……”秦言站在王丽一边，一直等到王丽把题讲完，她说：王丽，和我一起出去给方芳打个电话，告诉她大集不要来了，我们作业这么多，没时间陪他们。

王丽看看秦言的表情，然后回答：“好呀，我也是这个意思，快点去，回来我还有作业。”她们走出教室，在校园路上，王丽看着自己脚上的鞋说说：“秦言，我买的鞋，怎么样？”

秦言：“挺好。谁买的？你买的？”

王丽：“我妈和我去买的，是我挑的。十月一的时候去买的，她看好了另一双，我看好了这双，她就同意了。”王丽看着鞋满脸是喜悦的表情。

门卫看着王丽说话，“你说什么？”

王丽：“我哪说什么？”

保安：“我看见你说话。”

王丽：“我说我买双鞋。”

保安恍然大悟：“啊。一看就是些孩子，买双鞋高兴的。你们出去干什么？”

王丽：“打电话，马上回来。”

保安：“去吧。别丢了。”

王丽、秦言被保安说笑了。

早晨，在食堂里，王丽、秦言、刘忠华围着桌子吃饭，王丽告诉他们：“我父母真的要离婚了，同情我妈，是我妈要陪读，她为陪读付出了很多，她坚持陪读。”

秦言：“本来住校读高中的事，多么简单，变的这么复杂。高中宿舍的集体生活，一生能有几回。”

王丽：“我妈不这样想，她有自已的哲学，她强调一个培养我的过程。他们离婚我感觉是必然，我，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秦言问王丽：“怎么办呀？你一定要努力挽回才对呀。”

王丽没了主张，沉默了。

他们离开食堂的时候，王丽和刘忠华走在一起，刘忠华问王丽：“到底是怎么了？”

王丽把家里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刘忠华：“……我爸他打我，我坚决不原谅他……以我为导火索离婚……妈妈让我举动和他谈话，我坚决不谈……”

刘忠华：“怎么不谈，可以谈……学乖一点……”

晚自习课间的操场上，王丽和刘忠华又走在操场上，王丽说：“我要陪着我妈，他们真的要离婚了。”

刘忠华：“现在怎么样了？”

王丽：“我爸他不回来了，住在那个家里，他们关系很僵啦，就差到法院离婚了，说不定那一天真的办了手续。”

刘忠华：“那怎么办？你就让他们离婚吗？”

王丽：“原因出在我爸那里，是他要离婚，我妈很痛苦。”

刘忠华：“离了，对你也没好处，所以你得想办法不让他们离婚。”

王丽告诉刘忠华说：“怎么办？为了我妈，为了不让我妈痛苦，也为了我，我愿意努力。”

刘忠华问：“你怎么做？”

王丽回答：“主动找我爸爸谈，没有错也得承认错，看来这就是成长！长大就要经历这么多。”

刘忠华告诉王丽说：“也可能我们有错自己不知道，要不怎么说我们是在长大呢？”

王丽还说：“到现在这个样我也不好受，我也不是不听话，也知道他是对我好，可就是我觉得沟通太难了，我妈还好一点，那是哄着我。星期六我给我爸打电话。”

刘忠华：“恩，你应该这样。”

王丽：“还是应该听我妈的话呀。也应该听我爸爸的话，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呀！我没有谈恋爱呀？”

刘忠华：“好啦！别忘了到了星期六给你爸打个电话。”

王丽说：“我想来想去，总算找出了答案，是我处理问题态度上错了，事实会证明一切，我没有早恋。”

在晚自习的校门外，红萍、高洁和刘帆早来到学校门口，高洁看看表，她问：“九点多了，今天是星期六，王大纲也没回来。”

红萍沉默着，高洁问：“王大纲打电话啦？”

红萍：“没有！”

高洁：“也不打电话，也不回家。”

红萍：“王大纲的哥哥和嫂子来过。”

高洁：“他们说什么了吗？”

红萍回答：“问王丽听话？”

高洁仔细听着，然后告诉红萍：“一定是王大纲说了王丽的表现，是有目的而来的。”

费红萍：“他要离婚我就签字。”

高洁：“你自己决定吧。”

费红萍：“王大纲要转业，怎么回事？”

高洁：“转业是很正常的事，你考虑那些干什么。”

刘帆：“怎么了？”

高洁：“红萍恁老是在问这个问题，你认为王大纲转业真的与你有关？真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爱糊涂了。”

费红萍：“之前一点信息也没有。”

高洁：“不会让你知道的。”

刘帆：“你们说什么呀？”

高洁告诉刘帆：“王大纲要转业，情绪不好，怪罪费红萍，找她的毛病，她开始自责、反省了。”

刘帆：“啊。转业就转业吧。那不是很正常吗。”

高洁：“红萍你就别再想转业不转业的事了，怎么面对安置就行了。”

费红萍看看高洁沉默。

高洁问：“王大纲还没打电话呀。”

费红萍：“没有。”这时下课铃响了，王丽走过来。

中午，陪读的家，红萍正在端饭，嫂子刘敏走进来“红萍你在呀。”

费红萍：“嫂子。来。”

刘敏进屋后问红萍“王丽学习怎么样呀？”

费红萍告诉她：“学习下降啦！在年级降了二、三十个名次，老师找她谈话了。”
她们正说着，王丽放学回来了，她问：“伯母恁来啦？”

刘敏：“过来看看你。快吃饭吧。”

费红萍：“王丽你先吃吧。”

刘敏：“王大纲去我们那里了，说起这个事来，我这不是过来看看。”

费红萍：“你原来不知道呀？”

刘敏：“我们不知道。”

费红萍：“哎呀！都两多个月了。”

刘敏：“王大纲前天过去才说起来，考虑老人要轮到你们家，我才知道的。”

费红萍：“他两个月没回来啦！”

刘敏：“是吗？老这样还行？”

费红萍：“老人轮到我们家怎么办？我照顾小的，顾不上老的了。王大纲住家里，让他看看怎么安排。”

刘敏听出红萍的画外音“离婚呀？离什么婚！就为那点事离婚？也没有什么大事，就离婚啦？”

费红萍：“他要离婚。”

刘敏：“他要离婚也不能离。王丽你也要听话，听见了吗？”

王丽：“恩。我知道。伯母我走了，让我妈和你说，说说我那不讲理的爹，我怎么有这么个爹。”

红萍：“不是还没离婚吗，不行就到这儿来。”

刘敏：“怎么是王大纲说……”

红萍：“王大纲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有个家长说王丽谈恋爱，回来就打了王丽，我不同意他那样，要和我离婚，一直到现在不回来，我去了解刘帆她闺女秦言了，不能视为早恋。”

刘敏：“那不就放心了，还吵什么。”

费红萍：“王大纲的观点就不行，方法也不对，老是强迫孩子。”

刘敏：“你不能老这么惯孩子。”

费红萍：“那也不能把孩子打死。”

刘敏：“你也不能是这么个观点。”

费红萍：“怎么他就是对的呢？”

刘敏：“你要是这个样，我也说不了你。”

费红萍只好无奈的沉默。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的下课铃响了，王丽迅速合上书本，站起来，走出教室，她对秦言和马君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呀。”

秦言：“这还快呀。”

王丽：“反义词。”

秦言：“啊。反义词。”

王丽：“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第一现场，把饭买了，不然的话，就耐心的排队等着吧，要痛苦的浪费掉五到十分钟的宝贵时间。”

她们来到食堂，王丽打上饭到饭桌上吃饭，秦言和马君也过来围在一起，王丽吃饭的速度很快，秦言觉得少了以往轻松的谈话氛围，似乎在等着王丽说话，但看看王丽后，似乎感悟到了什么一声不吭，马君悟性更高，专心吃饭。

王丽：“我回去做作业，星期六月考了。”说完之后就洗饭盒去了。

秦言：“啊。”

秦言、马君加快速度吃饭，秦言：“快吃，回去学习。”

马君：“迎接月考。”

月考结束，王丽走出考场，不说话好像想着什么，秦言问：“怎么样？”

王丽没有半点兴奋点：“不怎么样呀。很多题不会。考砸了。”

秦言：“只是相对而言，那也比我们考的好呀。”

王丽：“好什么呀，不怎么样呀！怎么回事呀，我那么卖力的学，也没考好。原指望能考得好一点。没有长进呀，原地踏步。我得想想怎么学好，这样学，效果不怎么样。”

王丽走进办公室，班主任李淑娟说：“这次考试前进了40个名次。”

王丽听着沉默着。

李淑娟：“应该再向前走走，再前进几个名次，不能就满足在这个名次上。”

王丽：“恩。”

李淑娟：“还有别的事吗？没事的话你就回去。”

王丽：“老师，我回去了。”

10 . 缓和的家庭关系

王丽放学回到陪读的家，首先跑进厕所，出来就喊：“吃饭。”

红萍：“你爸爸他要是离婚，我就签字，他不离，我也不说离，你跟谁都一样。”

王丽：“我跟你。你的素质这么高，肯定能找个比他好的。”

红萍：“我也不找了，把你送去上大学，我就没事了，好好放松放松。离婚以后，你跟着谁都一样。”这时，手机响了大嫂打来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

王丽：“我伯母请客呀？”

费红萍：“孩子就不让去了，几个大人在一起聚聚，早点结束，耽误不了接你。”

王丽：“没事！我就自己回来了。”

费红萍：“耽误不了接你。”

晚上在饭店，王大纲、建军、刘敏围着餐桌等费红萍，费红萍走进来看见王大纲坐在中间便说：“你们先开始吧。”

刘敏：“我们就等你了。大纲说，等你过来再开始。”

费红萍：“啊。你们先开始，客气什么，又不是外人。”

刘敏：“大纲说，等你来再开始。”

费红萍：“他怎么这么客气？”

王大纲：“向你表示道歉呀。”

费红萍：“还用着道歉了。”

刘敏：“快，让王大纲先敬你一杯。”

王大纲举杯：“你辛苦了。我现在是老百姓一个。”

费红萍：“你还认为你原来是什么官？过去现在都一个样。”

刘敏：“把王丽培养好了就行了。”

费红萍：“陪读，是享受一个教育的过程。”

刘敏：“我去买单。”

王大纲：“我去，我去。”说着离开。

费红萍：“王大纲去买吧。”

刘敏：“我去买就行。”

费红萍：“让他买。”

刘敏对红萍说“前两天，我见着刘帆了，她孩子也在一中。”

费红萍告诉她“和王丽一个班，学习不错，孩子也不错。我去问她了，让刘帆侧面听一下。”

刘敏：“你去找刘帆了？”

费红萍：“啊。”

刘敏反问：“她和王大纲经常一起吃饭。”

费红萍：“我没那么小气，吃饭还碍什么事了。”

刘敏：“她孩子怎么说？”

费红萍：“刘帆问秦言了，没事。不要给她们加上早恋这个词。”

刘敏：“走吧，你们怎么回去？”……

回到家，王大纲把提着的两个包递给红萍：“给你，这是给你买的羊毛衫，穿上好霸道，这是小护士，给王丽的。”

费红萍接过来：“等着你给王丽吧。”

王大纲：“明天吧，我睡了，你去接王丽吧。”

费红萍：“今天我先去接吧。”

晚自习的放学铃响起来，王丽在老地方找到费红萍：“妈，你回来啦？”

费红萍：“说好了耽误不了接你的。走吧！”

王丽、费红萍走着，费红萍：“你爸爸回来了。”

王丽：“什么时候？”

费红萍：“你伯父安排一起吃饭了。”

王丽：“啊！是这事呀！是不是特意安排的。”

费红萍：“就是那么回事。”

王丽：“啊。”

费红萍：“他已经睡了，你回去后洗洗睡就行了，明天再说。”

王丽：“行！”

费红萍：“你见了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

王丽：“恩。”

费红萍：“你爸爸给你买小护士了。”

王丽：“真的？哎呀！嘻。”

费红萍：“真买了，明天我拿你看。把你脸给打破了皮，买小护士给你搽搽，是表示表示。”

王丽：“恩，可能就是那么回事。”

费红萍：“他说，他要给你。”

王丽：“是吗？给就给是了。”

她们回到陪读家，王丽看一眼里屋亮着灯，然后洗刷，费红萍告诉她：“你睡就行了。”

王丽：“恩。”

费红萍进里屋睡了。

王丽洗刷完毕开始学习。静悄悄的夜。灯下。

第二天中午，王丽放学回到陪读的家中，做好了与王大纲打招呼的准备，她看见费红萍便问“妈，饭好了吗？”

费红萍：“好了，吃饭。”

王丽走进屋扫视一眼，未见王大纲的身影，表情立刻自然起来，露出轻松的神情，她问“现在就吃？”

费红萍再次强调：“你爸爸他有事出去了，不回来吃饭了，等见了你爸跟他打个招呼。”

王丽：“恩，我知道。”

费红萍看看王丽的表情和反应没说什么，和王丽一起吃饭。

晚上在陪读家中，红萍和王大纲的话题是关于王丽“早恋”。

红萍说：“以后你不能再说王丽，有事我来做工作。高中男女生之间产生好感是正常的，不能给冠以早恋的名词。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好感，早恋的说法是不对的。”

王大纲说：“王丽经常和那个男生到操场上单独聊天。”

红萍：“男女生之间产生好感是正常的，不是恋爱，在这个问题上家长一定不能过于强调此话题，反之，适得其反，过分的阻止其实就是过分的强调，顺其自然就过去了，高中三年很快，等读大学了再说。”

王大纲：“你得做王丽的工作。”

红萍：“需要慢慢地来，我们的工作要做到有心而无痕，不能一棍子打死。以前也有失败的例子，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失败者。这个年龄心里很脆弱，以你的这个做法，不把她逼死才怪呢，就是谈了也不能把她逼死。当问题出现时，我们如何疏导是关键。”

王大纲：“工作你做吧。”

红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是我们的。她要是真的谈了我们也没办法，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让她活着。高中这段时间我们既要保证她的安全也要保证她的情绪，顺利高考。”

费红萍看一眼墙上的表她告诉王大纲：“到点了，我去接。”

王大纲：“你先去接吧。”

费红萍：“我先去接吧。”她说着离开。

当费红萍接着结束晚自习后的王丽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费红萍再次告诉王丽：“见了你爸就打招呼，听见了没有。”

王丽：“啊，我知道。”

王丽跟在费红萍身后走进屋，她只看见里屋亮着灯的门缝，便知道王大纲已经休息了，然后开始洗刷。

费红萍告诉王丽：“我睡了。”说完便走进里屋。

静悄悄的夜。王丽在灯下，灭了。

第二天的中午，在陪读的家中，费红萍和王大纲在院子中给王丽准备饭菜，王大纲再三强调：“你得做王丽的工作，孩子毕竟是孩子。”

费红萍：“工作我早做了，其实这一次都是你的事，我不赞成你那样管孩子，要让孩子说话，不让孩子说话，怎么与她沟通，怎么把握她呢。”

王大纲：“王丽是个比较懂事的孩子，问题不大，不会不知轻重的在这关键的三年去做不该做的事。”

费红萍：“可问题又说回来了，万一呢，这个年龄段心理非常难琢磨，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发生我们不愿发生的事，没想到，还是听到了这个不愿听到的信息，可现在是到了节骨眼上的年龄了，我们不能放松，但也没有什么问题，注意方式方法就可以了，这是家长的智慧。”

王大纲：“打孩子未必是个坏事，给她敲个警钟未尝不可，青春期的孩子很难把握，家长要起到一个监护的作用。”

费红萍：“在这个事上我认为你做的不应该，王丽就应该把自己的事说明白，我们听听也明白，也去理解，你根本听不进去，硬是说她撒谎，王丽说话辩理，你说她顶嘴，你打她就是不对！监护？现在她这么大的孩子，你监护她？她还要监护你呢，他的理论多的是，也充分得很，啊呀！自己以为什么都懂了，可是了不起了！把情理讲到底是听不进去你的话的，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王大纲：“费红萍你这样教育孩子不行，打孩子是不好，你可不能在孩子面前也说不能打孩子。”

费红萍：“现在他们这些孩子，相对来说，都比较懂事，高中生了，年龄、知识都长了……我认为个人的观点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真理也不能强加于别人，我们的观念也不能强加于孩子，有个时间过程，说不定，我们的认识还存在着问题呢。”

王大纲：“好好好！我讲不过你，你有理，你有理。”

王丽手里拿着一本书走进院子，看见王大网站在院子中便问：“爸，回来了。”她一边向屋里走着。

王大纲回答：“恩。放学了？”

王丽问：“饭好了吗？”

费红萍：“好了，好了。吃饭，吃饭。”

王大纲：“吃吧。吃吧。”他走到桌子前坐下，王丽也走到饭桌前坐下，她们一家围着桌子吃饭。

费红萍：“王丽吃这个。”

王大纲：“王丽快吃，快吃，多吃点。”

王丽：“我知道。”

王大纲放下筷子说：“我吃饱了！你们吃吧。王丽我给你买的化妆品小护士。”

王丽：“我知道，我妈早就和我说了。”

王大纲：“好好搽搽，脸上别留下疤，把个闺女给打丑了。”

王丽：“没事！留不下疤，好了！”

晚自习的课间，王丽和刘忠华来到操场，王丽：“夜晚冷风好美。不知不觉冬天来了，我喜欢这冬天的感觉。”

刘忠华仔细琢磨王丽的语气，沉默着，王丽发现了他的沉默便问：“刘忠华，你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单词？欣赏这冷风？”

刘忠华问：“你心情怎么这么好？”

王丽“我爸爸回来了。”

刘忠华问：“你给打的电话？”

王丽：“不是！我本来想到星期六给他打，结果星期五他就回来了。”

刘忠华问：“那很好呀，你就不用给他打了，他自己回来的？”

王丽：“大人们不知怎么搞的，星期五晚上他们在一起吃饭啦，后来回来了。”

刘忠华问：“好了，你就不用想这事啦。好好学习吧。”

王丽：“我得想想怎么才能学好。前段时间，我天天学，效果也不好，想个办法怎么才能学好。”

刘忠华问：“谁有好办法？”

王丽：“是呀，谁有好办法？我也在找。最佳的学习方式就是好办法。自己去摸索，去掌握，只能是自己的模式。”

刘忠华问：“我怎么没想到？”

王丽：“现在可以想到了。”

她们跑在操场上，王丽：“我今天晚上的心情真的特别好！夜色中的校园这么静！月亮这么亮，感觉此时这里只属于我们。”

刘忠华问：“我看出来了！希望你永远这样快乐。”

王丽：“我也希望你永远快乐，没有烦恼。你怎么说的这么好呀。”

刘忠华：“是反义词吧。”

王丽：“不是反义词。”

王丽和刘忠华回到教学楼的走廊里，看见马君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背诗，王丽喊：

“喂！干什么呢？背诗呀？又背诗了？哪一首？”

马君背诵起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给语文老师承诺一天背会一首诗。”

王丽：“那你太厉害了，你的语文很快会得到提高的。”

马君说：“王丽我真的很羡慕你，有那么好的语言。”

王丽：“你也会慢慢提升的，其实你的文字能力已经很好了。”

马君：“没有。谢谢。”

上课的钟声响了。

晚自习的校门外，在灯光下，王大网站在老地方等到了王丽，他喊：“王丽。”

王丽看到王大纲，走过去喊：“爸！”

王大纲和王丽走在回家的路上，王大纲说：“王丽，上次爸爸太不冷静了，你都这么大了，不应该打你，我后悔啦。”

王丽：“没事！都过去了，爸！我不该和你顶嘴！对不起！我妈早就说我了，让我给你道歉，我也很后悔，想给你道歉。就是不好意思说以后有什么事我不会再横闯直撞了。”

王大纲：“恩，以后慢慢地就长大了，真的懂事了。上次，不应该呀，你看看你挨打啦，记住这次，以后不要再挨打了。”

王丽：“恩，记住了！不会再挨打了。我都长大了，高中了，个人都有学习模式了，好的也有好模式，不好的也有不好模式，基本上家长改变不了了，说了还不如不说，学习好的都是自己要学的，不是逼他学的。”

王大纲：“我知道啦，以后，我也不说你。”

王丽：“恩，你等着就行了。另起一行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希望，是金子总要发光，是玫瑰总要开放，是巨龙总要腾飞，是大雁，总要飞翔。不必让泪水流淌，也无须凄惨的对月光惆怅，太多的泪水总将活力淹没，太多的惆怅会把锐气埋葬。既然有一个光辉的年龄，就该有一个辉煌的灵魂，既然有‘生做人杰’的理想，就该有英杰的气宇轩昂。怎么能让风霜把自信冻僵，又怎能轻易向命运投降！夜色茫茫不会太久。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希望。”

王大纲：“语言倒挺好。”

王丽：“我妈她是一个伟大而慈爱的母亲，其实你并不真的了解她，这是她的悲哀。好的话语里都是对你的宽容和理解她告诉我，你爸爸要在外面打拼，而不是背叛我们……”

王大纲：“是我做得不好。”

王丽：“也不是不好，就是有时候想的不一样。你们以后别这样了。”他们爷俩说着笑着走进院子，红萍看看父女俩的神情，心有领会，便知道他们和解的程度，为了不打扰王丽学习和休息走进里屋去了。

王丽开始洗刷，完毕后走进里间，看着躺下的费红萍说：“妈。”

王大纲：“这一个星期我去接你。”

费红萍：“就让你爸接你吧。”

王丽：“行呀。你们辛苦了。”

费红萍：“只要为了你，我们不辛苦，我们很快乐。让你成长，长成颗大树。”

王丽立刻领会母亲的寓意：“我们学校里全都是大树。”

费红萍笑着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是不小呀，就在校园的路上站着。”

王丽笑着吃惊地喊：“啊！”

傍晚，费红萍、高洁、刘帆她们三个在一中的校门口附近，高洁问红萍：“听着王大纲回来了？”

费红萍马上回答：“是回来了，他嫂子请我和王大纲吃饭，王大纲怎么这个样，非得搞到让别人说和地步。”

刘帆不冷不热地说：“他嫂子也是会讨人欢心，你当心糖衣炮弹。她是自告奋勇的吧。她也是看着王大纲现在的势力，我还不了解她。”

费红萍：“啊呀！可会说啦，大纲上我家吃水饺吧，大纲爱吃水饺，我特地给他包的韭菜的，他最爱吃韭菜馅的，我听着感觉特不舒服。”

高洁：“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理解？”

刘帆：“哎呀！她那个大伯嫂子可是会说。我们是一个村，太了解了。”

高洁：“啊。王大纲好了？承认自己做法不对了？”

费红萍：“我没发现他承认。”

11 . 陪读、赡养同步

在陪读的家，王大纲带着父亲走下出租车，王充拎着东西进院里，王大纲走在前面告诉父亲“这里！这里！”声音有点大，怕父亲听不到。

费红萍走出来看着他们：“我都给收拾好了。”费红萍把一叠报纸放到床上“我从单位给你带来报纸，在这看就行了，国家公务员待遇。”

父亲笑着回答：“啊，好。”

王充喊声：“婶。”

费红萍说：“王充，来送你爷爷？”

王充：“恩。”

父亲问：“怎么上这来啦？”

费红萍：“孩子上高中，来陪读。”

父亲恍然大悟：“啊！我说怎么上这来了，上高中啦。快考大学了。长大啦。”

费红萍：“三年高中很快。”

王大纲和王充进屋整理床铺，父亲看了一眼就出来了，站到院子里观察四周。

王丽放学回来走进院子，一眼看见爷爷和收拾好的另一个房间，喊声：“爷爷。”

王丽走进屋不解地问费红萍“怎么我爷爷也来了？”

费红萍：“带着老人来陪读，把老祖也带来了。”

王丽：“哎呀！真是呀！妈，你太厉害了，干什么。”

王充：“我回去吃了。”

爷爷：“王充在这吃吧。”

王大纲：“王充在这吃吧！正好，快坐下。”

费红萍看看王丽说：“吃饭吧！叫你爷爷过来吃饭。”

王丽走出去对爷爷说：“爷爷吃饭了。”

费红萍：“都坐下吃饭吧。”

王丽：“我吃饱了，走了。”

高洁过来问声：“王丽走了？”

红萍也问声：“你儿子也走了？”

高洁：“吃了就走。”

在陪读的家里，爷爷躺在床上看报纸，听着王丽放学走进来的声音，从床上起来问：“丽丽放学了？”

王丽：“恩爷爷。”

爷爷：“王丽长成大姑娘了，上高中了。王大纲都还可以，就是丽丽不是个男孩呀。要是个男孩就好啦。”

王丽不说话，都没有回答爷爷的话。

王丽读起了自己的作品：

《宽容》

宽容是黏合剂。宽容犹如栽花，回报你的是姹紫嫣红，少了荆棘。你付出了宽容，得到的将是彼此的理解、友谊和双倍的快乐。

学会宽容，意味着成长，木出林可吸纳更多的日月风华，舒展茁壮而更具成熟的力量。

善于宽容，使你心地的绿野春风拂面，与你相处给人以和谐温馨，你会因可爱而美丽。

宽容吧！将使你更美。

爷爷看着王丽笑着说：“看样子，王丽学习不错呀，说得挺好。”

红萍：“让你爷爷给你打打分，看看给你打多少。能不能超你？”

爷爷笑笑不回答。

12 . 氛围里的学习

王丽在食堂售饭窗口对工作人员说：“帮我买一个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有角的，用糯米做成的，再用叶子包起来的，盐肉夹心的那个东西。”

食堂工作人员：“不就是粽子吗！说这么悬乎干什么！下次来点什么？”工作人员笑笑，然后说：“轮到下一帅哥了。”

刘忠华很礼貌的说：“Excuse me, I want eggs, meat, vegetable、soup、chicken with potatoes、onions and fish, so much food, be careful of indigestion.”

食堂工作人员翻译过来：“鸡蛋、肉、菜汤、鸡肉烧土豆、洋葱还有鱼，给你，小子吃这么多，小心消化不良。”顿时后面的人笑了起来。

王丽回到餐桌上吃饭，刘忠华也过来，王丽说：“食堂厨师师傅很平和。”

刘忠华：“做人要如坦荡的戈壁，壮阔的海洋；有敞开心扉，让人观瞻的勇气。”

王丽故意用窃探的语气和字眼问了刘忠华一句：“你能做到吗？”

刘忠华：“光明磊落……”

王丽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怎么没看到？”

刘忠华回答：“还没有发现。”

王丽用嘲讽的语气说：“是，是。”

秦言、马君也围过来，刘忠华说：“体育课上就感觉饿了，跑下来肚子就叫了。”

王丽：“怪不得你要这么多，狂吃。”

刘忠华：“嘻。”

王丽：“你中午没吃饭？”

刘忠华：“哪敢不吃呀。”

王丽：“快吃，回去写广播稿挣分，宝贵的一分呀。一个广播稿才挣一分呀！哎？我的《谁也当不住》你们听听怎么样？”

险峻的大山拦不住汹涌的激流，汹涌的激流拦不顶风前行的孤舟。

沉静的秋色拦不住凄冷的北风，凄冷的北风拦不住走向春天的脚步。

厚重的夜幕拦不住闪烁的群星，闪烁的群星拦不住窗外的阳光。

朗朗的晴空拦不住突来的暴雨，突来的暴雨拦不住已经远去的背影。

即使世俗的围墙拦住了你冲动的激情，但决拦不住激情中的锐气和冲动下的魄力。即使岁月的大门拦住了你炽热的渴望，但绝拦不住炽热点燃的勇气和渴望滋育的信念。樊篱拦住了你的犹豫，拦不住你的醒悟。大网拦住了你的拥有，拦不住你的超越。如果你的梦想在飞翔，拦住你的是一定是你的翅膀。谁也拦不住你，剩下的就看你怎样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了。

秦言：“行呀，不错。”

王丽又说，我来读藏族同学的日记：

《我爱他们》

这样写，十二岁那年，我考上了内地，兴奋的很晚才入睡，这样的日子一连持续了好几天。直到去拉萨机场的路上，看到穿着藏袍耕作在田地中的藏民们，我突然有种不舍，原来我是深爱着他们的。我爱他们，也爱属于我的生活，我崇尚文明，感动每一个属于我的日子，未来的西藏会更美。

刘忠华：

《冲动是魔鬼》

你们听，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往下掉馅饼，只有大方的付出，才会有丰厚的回报，想做无本生意的人是傻子，但不计代价的生意也只能落得血本无归。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生存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得付出，付出与收获有时也不一定成正比。人世间的公平是相对的。但当你碰到或遇见一些看不惯的事上，不要冲动，要思心的去想，而不要跟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双赢的智慧》

有青翠高大的松柏，有玲珑芬艳的野花，高与低，绿与红，点染完美的画卷；

有如云朵飘飘的风帆，有如赤鳞翔浪的木船，枝与本，动与静，成就远航的轻骑。灿烂阳光下，有“万类霜天竞自由”，也正是鱼与鸟，雷与电，风与雨，补起乾坤中万象峥嵘的丽景。让参差咬合，长短互补，在竞争的天地间，让前进的齿轮运转！

上苍造就鸿蒙之初的太阳与星斗，于是我们有光明的白昼和璀璨的星空。大鹏飞过天际时，小小的雀鸟在檐头嬉耍，因为小雀，我爱大鹏的凌云之志，因为大鹏，我爱小雀的温顺可人。竞争中没有永远的胜负，只是这充满意义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长长短短。时间为你记下，回首时，是紧紧咬合的齿轮。推进长与短的互补，闪烁着双赢的智慧。

王丽接着说：

《登鹤鹊楼》

太阳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子，终于缓缓地坠下。饥饿的山峦，张出了尖峭的利齿，贪婪地吞噬着每天的晚餐。夕阳中，鹤雀楼如一位守卫母亲的战士，伫立着，目睹了血腥的一幕。黄河咆哮着，奔涌着，这根大地的血管呵，跳动了几千年？还将跳动几万年？黄河没有想过，只知道这样日复一日地一路流淌，静静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和人们，永不停歇，最后又把剩下的乳汁依依不舍地注入大海宽阔的怀抱。一些沉睡已久的梦想，被眼前的壮丽之景激活了。我仿佛登上了更高的楼层，辽远的社稷一一映入眼帘：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翔；勤劳善良，默默无闻的乡亲在土地上耕种每一个简单而生动的日子，生生不息！”王丽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都是冬天了，冰封的季节，还写着秋天的美景……”

秦言神秘的告诉王丽：“哎，有很多同学，把以前写的稿子拿来用，挣分。”

王丽听着沉默，似乎在思考着一个什么问题。

马君喊着：“一篇广播稿才挣一分！”

王丽突然宣布一个决定：“不能把时间都花费在写广播稿上，太费时间了。”在她的语气和表达言辞中可见清晰思路，刘忠华、秦言和马君或许受到了启迪，都沉默了，或许都各自思考着自己的理解。

元旦的诗歌朗诵会现场，王丽走上朗诵现场，她朗诵：“献给高三正在面临高考

的师哥、师姐，为在高考中的他们默默的助威，希望你们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风起风落》

最近的日子在长茧

一天一天的磨练，变得越发的厚重

问你

别告诉我

寂寞的季节是不是注定写满冰凉

一片片叶子飘落

缠绕这样的日子

五月的桃花也悄悄地不留一点的余香

随着一阵阵春风的到来

香的余味让人

没有了嗅觉

《共同走过的现在》

茫茫人海，相遇就是一种奇迹，但我们谁都敌不过时间，总会有一天，我们必须说再见，就像两条相交的白线，走过交点，我们就会越走越远，珍惜现在吧，现在我们一同旅行。不要等到离别的那一天，再去伤感那一个个不曾珍惜的昨天。我们不要遗憾，我们不要一个永恒的明天，只求一个共同走过的现在。

……

王丽离开元旦诗歌朗诵会现场回到陪读的家，把书包向沙发上一放，问一声：“爷爷。”

爷爷看着王丽露出幸福的微笑：“王丽呀，放假了？”

王丽回答：“恩，元旦。”又问红萍：“我爸呢。”

红萍告诉她：“在外边吃。”他们开始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爷爷问红萍：“王大纲不回来吃饭？”

费红萍告诉他：“他不回来啦！我们吃就行了。”

爷爷似乎明白了什么：“啊！”话刚刚落下，王大纲回来了，红萍问王丽：“再买双棉鞋换着穿。”

王丽告诉红萍：“我不是有棉鞋吗，两双，够穿。”

红萍：“你看，脚上这双开线了。”

王丽看看脚上的鞋：“把它换下来晒晒，一样穿。”

红萍：“再买一双吧。”

王丽：“别买了，春节的时候，还要出去学习，以后还要上大学，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现在要节约。”

红萍听着，然后说：“钱，不用你想太多，你只要学习就行了，不能委屈了你的脚。”王丽听着红萍的话不说什么好。

王大纲没说话，一直听着他们讲话，王丽吃饱离开饭桌，王大纲问王丽：“你觉得钢琴练得怎么样？英语怎么样？”

王丽：“你听着怎么样呀？”

王大纲沉默片刻后回答：“再弹弹我听听。”

“行。”王丽走到房内打开钢琴，弹起来，一曲《黄河》结束。

王大纲：“恩，有点进步，好好练习。英语要踏实学习，训练英语日记……”

红萍听着，漫不经心地回答：“中国的英语学习是应试学习，不实用，前两天我看见两个老外来海边旅游问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她们的问话，急的老外拿出书在上面指着、比划着，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我看见了整个现场。我们的英语是不行！真的不行！我看见了真是着急。我们国家的英语是该提高了。”

晚自习后回家的路上，王丽兴高采烈地告诉红萍：“元旦文艺晚会，我拿了二等奖。”

费红萍说：“出风头，做这些表面的东西表现你自己。”

王丽辩驳，语气中似乎带着一种被语言撞击的难为情：“说这么难听干什么。”

费红萍：“我不给你浇浇凉，你还不知烧成什么样呢。”

王丽沉默片刻“是学校的活动，老师强调的，要踊跃参加的呀！”

费红萍：“我是说不要在这一项上投入过多的精力！而忽视了其他，你飘飘然，不知所以然。”

王丽：“什么叫飘飘然，不知所以然？”

费红萍：“我要不说，你还不知什么样呢，你就是飘飘然，不知所以然，就打击打击你，我要不这样打击打击你，你还不知怎样呢！”

王丽：“哎呀，那能呀！”

13 . 第一学期总复习

早自习的教室里，班主任李淑娟宣布：“我们已进入复习阶段啦，第一个学期结束了……”

李淑娟走出教室后，开始吵吵起来，郭苒问：“王丽，放了假，我出去学特长，上外面去学。”

王丽问：“出去学？上哪？”

郭苒：“还不知道。”

秦言：“还要出去呀！”

郭苒：“我妈说的。”

教室里吵吵的，刘忠华喊：“不要说话了！”

马君看一眼刘忠华继续问王丽：“王丽你也出去学习呀？”

王丽说：“不知道！不出去！”

秦言不理解地：“放了假也要出去学习？”

马君也说：“哎呀！放了假还要学习呀？”

刘忠华面对吵吵嚷嚷的教室喊：“别说话了！都别说话啦！”

马君：“咱大班长又在念经了！”

王丽：“你们猜，下一句他要说什么？”

秦言：“好好复习迎接中考，取得好成绩。”

王丽：“你也太不了解我们的班长了，他可是我们的大班长刘忠华呀！你还不了解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说这些够他的水平吗？你听吧！”

刘忠华开始英语表达：“on its way（期中考试了）……”

秦言：“就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王丽对秦言和马君说“这是勇敢的班长，在激烈的竞争中、在考试之前，疯狂的呼啸！这是胜利者的预言！——让期中考试来得更猛烈些吧！”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丽告诉红萍：“已经复习开了。放了假郭苒出去学钢琴。”

费红萍问：“她去哪学？”

王丽：“还没定下来。”

红萍告诉王丽：“我已经在北京给你找了辅导钢琴的老师，放了假就走，春节在那里过。”

王丽回答：“行呀！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做。”

红萍问：“什么时候开学？”

王丽回答：“正月十六开学吧。”

红萍告诉王丽：“放假就走，我都给你说好了，你去就行了。”

王丽听着回答着：“啊。”

晚自习的教室里，李淑娟告诉大家：“星期五期终考试。考试结束就放假，正月十六开学。”然后轻轻地走出教室，同学们翻课本和习题的复习氛围。

郭苒放下看的书喊：“王丽我去北京，定了。”

王丽：“是吗，什么地方？”

郭苒：“不知道。”

王丽：“我去北京，春节不回来。”

郭苒：“我春节也在那。”

教室里嚷嚷的，刘忠华喊：“别说话了！都别说话了！”

王丽提着书包回家，她告诉红萍：“妈，放假了。”

红萍告诉王丽：“明天你就走。”

王丽对着镜子：“她们家长都给找了假期里辅导钢琴课的老师，放了假就走，春节都不回来。”

费红萍问：“都找了？”

王丽：“都找了。”

费红萍：“他们从哪里找的老师？是不是北京的？”

王丽：“多数都到外地，到北京。”

费红萍：“我给你找的这北京的老师专业水平很高。”王丽听着不说话，是一种默
认，王大纲喊：“吃饭了。”他们围着桌子吃饭，爷爷告诉王大纲：“我去王充家过年。”

王大纲说：“在这里过还不行？”

爷爷态度坚决地：“我去他家过。”

王大纲只好说：“你愿意去你就去，我去送你。”

爷爷说：“小年我就过去。叫王充过来接我。”

红萍理解了公爹的意思，她说：“要上他孙子家过年。”

王丽听着没说话，王大纲告诉红萍：“要去就让他去吧。”

费红萍：“正好王丽过年也不在家。”

王丽问：“春节的衣服、鞋在哪买？”

红萍：“不买！”语气很坚决。

王丽狡辩：“不买穿什么过年？没衣服穿！”

红萍看着王丽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说：“这衣服都很好！脚上这双鞋就很好！不用买了，过了年很快暖和了，不穿棉鞋了。”

王丽：“过年谁不穿新衣服呀！他们都穿新衣服，我怎么办？就我一个人没有新衣服怎么行？”

红萍看看王丽，片刻之后告诉王丽：“走，先去买衣服，再去坐车，时间要来不及了，要不给你钱，在北京买吧。”

王丽：“行。”

费红萍：“你自己快收拾包，带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把要替换穿的衣服带上，书带好，一定要挤时间学习。”

王丽一边装包：“装好了，书也都带上了。”

费红萍：“要不要带拖鞋！”

王丽：“装上了。”

费红萍：“一定要复习好文化课。”

王丽回答：“知道。”

红萍告诉王丽：“我去叫车，你把包装好，车来了咱就走。”红萍出去找车了，王丽把装好的包提到门口等着车，红萍走进院子喊：“走吧，车来了。”

王丽听到红萍喊便铃着沉重的大包朝院外走，王大纲走出院门，把王丽的包托上车，爷爷站在门口看着王丽和红萍上车，离开。

第四章

蜕变的痛

1. 第二学期开始

春节过后，王丽回家了，她下了出租车，拎着大包走进院，喊：“妈，我回来了！”

红萍：“哎呦！闺女！你回来啦！快点，我帮你。”

王丽：“不用！不用！”一边说一边走进屋放下了大包。

爷爷听见王丽回来了，他走过来问：“王丽，过年在哪里过的？”

王丽故意说给爷爷听：“爷爷你什么时候过来的？过年你也不在我们家，我伤心了，就不回来过年了。”

爷爷听了王丽的话笑了：“咳！咳！怎么不在你家过年？我初三就过来了。王丽才是个好孩子，懂事。”

费红萍问王丽：“学的怎么样呀？”

王丽：“还可以吧。”

费红萍：“准备准备该去学校了。这是你在北京买的衣服和鞋？怎么买成这样？你是竟瞧一些五花八门的穿。”

王丽：“那里很多人都这么穿！很多人都穿这样的衣服。”

费红萍：“有你时尚吗？”

王丽：“时尚什么呀！是你欣赏的问题。”

开学的下午，在教室里，王丽看见刘忠华、马君和秦言便喊：“哎呀！刚回来，怎么样？又开始了。”

马君回答：“在家里真好。这么快就开学了。还可以，你呢，去北京怎么样？”

王丽：“没出息，你在家吧。我还行，春节都没回来，没办法！就这样吧！第一次出门，我知道什么叫长大啦，什么叫自立了，还行，还不错。”

马君：“那就行！哎呀！怎么听你说活沉甸甸的。怎么又是自立了？”

秦言：“还快呀？我早就不想在家啦，想上学了，在家时间长了没意思。”

刘忠华：“开始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想开学了。”

王丽解释：“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环境、生活学习不一样啦，还要适应，什么都得靠自己。”

马君：“你不是挺能适应的吗？”

王丽：“那也要毅力呀。听我写的《回家的我》：

结束一段旅程，放下行囊，卸下了疲惫。站在故乡街头，跟流浪告别，火车带走时光沿着铁轨，拉长了思念。我近乡情怯，我感触万千，我无语无言。站在夜的尽头，跟无知告别。我不曾后悔，我藏着喜悦，我思念着谁……有一种不知名的感动。

刘忠华：“我听了有种莫名的感受，怎么像我？”

王丽：“数着、算着高中也只有三年，又开学了，很快一年就会过去的。”

马君：“是呀！时间过的这么快呀！半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王丽：“你还认为怎么的！就这么快！又开始了。”

马君：“是。又开始了。”

王丽：“又有什么新的设想？”

马君：“有呀！肯定有！背过二十首诗。”

王丽：“好呀！这个主意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计划？”

马君想了想回答：“学好数学、还有英语。”

王丽回答：“那不容易，学完容易学好难。”

秦言问：“王丽，你怎么才来呀！我来的时候不到三点。”

王丽回答：“哎呀！刚从北京回来！春节都没回来，在北京过的，还没喘过气来呢！我妈还说我来得早呢，你比我还早。”

上课的铃声响起来，李淑娟走进教室，她讲：“新学期开始了，调整学习状态很重要，比原来又长大了，是不是？……”

王丽小声说着，是有她自己的理解：“还不够紧张呀！我们都学成那样了，还没有节奏呀！那让我们怎么样呢？”

李淑娟或是从王丽的表情中或是听到了王丽的窃窃私语中读出什么，她看看王丽说了声：“哼，你们那点学习呀根本就算不的什么，别看我不说话，你们的一个动作、表情我就知道，你们的学习到了什么时候了，你们看见高三的同学他们的表情了吗？你们？你们根本就不算什么，还有时间聊天。”

王丽不服气地小声说：“题都做不完，哪有时间聊天？”

李淑娟把声音放低说：“看见高三的同学了吗？那就叫节奏！走路的神情、吃饭的专注程度、以最短的时间拿下的火速的动作。”

教室里顿时响起同学们轻轻的笑声：“哈！”

王丽小声轻轻地问声：“还要多紧？还不够吗？我们有时吃饭的时间都搭上了。”

李淑娟看看王丽，她脸上溢出善意的笑容，她笑着说：“你们很快就知道了，你们不是现在喊累吗！累的时候你们还没有体验呢。”

王丽：“啊！现在还不够。”

李淑娟：“不够！看看他们高三的同学！饭桌当课桌。”

王丽：“这是胜利者的预言！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李淑娟看看大家笑了，停顿之后说：“高一语文要学完四个版块，四本书，要用时间来消化它，所以你们要加快节奏，听明白了吗？每一年的春季都有一次比赛活动，包括篮球、演讲、长跑等，做好准备。”

王丽：“老师放心！演讲是我们班的强项！”

李淑娟看着同学们笑了，然后说：“好！就到这里！开始自习！记住！一切活动在保证学好文化课的基础上进行。”

2. 家庭教育的挖掘

开学的第一个晚上，红萍到学校门口接王丽，在回家的路上问王丽“出去学习的时候复习英语了没有？”

王丽回答：“复习了，您放心吧，我学习文化课了。”

红萍又说：“新学期开始了，时间过的很快，上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下一个学期也很快，高一说着说着时间很快就划过去了，高中三年，有两年学习课程，一年复习课程，现在已经过去四分之一的时间了，应该有紧迫感，一中的理科是强项，文科这几年也做得很好，我不担心你的语文，却对英语始终牵肠挂肚，我的期望，将来能够达到国际水平……”

王丽听着一言不发，听着红萍讲话，就像松软弹性的泥土吸食着水分一样，吸取社会知识，为将来的人生提高质量，她向前走，同时在我心中默默期待红萍能够给出她将来的去向，设计出一个高的目标攀登跨越。

红萍看看王丽，在她的表情中寻找某种答案，断定的答案是“对未知的茫然”，她无私的告诉她：“国际公共关系学校很多人都不知道，过去不对外招生，现在可以了，很不好考，取分很高。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专业。”

王丽一直听着，不做任何回答，她对红萍所说的公共关系学院一无所知，但她觉得这个目标很高。

停顿了一下，红萍又说：“这个星期天要去学英语。”

王丽回答：“放假之前老师说好了这周去学习的。”

红萍问：“你感觉怎么样？你的英语在什么水平上？我感觉你应该还可以，在班里你怎么样？从小学开始我断断续续地给你上了辅导班，应该有效果。”

王丽：“在初中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全省英语比赛第一名，现在也在我们班。”

红萍急切地问：“他怎么得第一名？他有哪些优势？”

王丽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我输在了起跑线上了。”

红萍思忖着王丽的话，然后问：“那个学生的家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对他进行英语辅导了，不然的话，英语不会学得那么好。”红萍想了想，分析道：“不可能！他的家长能有那个意识？”但红萍对那个学生的家长的见识仍然是个谜。

王丽告诉红萍：“人家很早的时候就学习英语了，我输在了起跑线上了。”

红萍仔细地听着，表情严肃有些惭愧和自责地说：“那家长的意识有那么高吗？原以为我的思考比较超前，从小学开始给你上英语辅导班，已经很好了，没想到那位家长还超前，从幼儿园已经开始了。”

王丽还是说：“我输在了起跑线上了。”

红萍分析着王丽的话说道：“教你说话的时候就应该用双语。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能重来。家长的智慧了不得，我还是不行！现在回顾对你的教育决策，我是不够高端。”

王丽再三重复：“我输在了起跑线上。”透出一种无法逾越的无奈。

在红萍的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在对王丽教育上出现的疏漏和不完美，但已不能重来，只有上前进，她告诉王丽“今天晚上回去早点休息，休息好了，明天开始进入学习状态。”

王丽答应：“好的，今晚早点睡。好好睡一觉，先睡透了再说。听听我的诗：

《回家的我》

结束一段旅程，放下行囊，卸下了疲惫。站在故乡街头，跟流浪告别，火车带走时光沿着铁轨，拉长了思念。我近乡情怯，我感触万千，我无语无言。

回忆过了今夜，感伤微微，抬着天上月。站在夜的尽头，跟无知告别。火车带来希望，那么浓烈，激动不能言。我不曾后悔，我藏着喜悦，我思念着谁。

离家的我，迷路的我，像一颗任性红色气球盲目追着风。多数时候，已懂向前走，受了伤，不说话低着头。回家的我，长大的我，满怀着感动，带着笑容暖暖迎着风。现在的我，单纯握在手中，有一种不知名的感动。

红萍听着王丽说话的语气，看着她的神态思考着什么，或许在思考遗憾，或许在思考她的责任，继续向前走……

王丽在朗诵的诗意中兴奋不已，她告诉红萍：“妈，我在说远行的感受。”

红萍立刻明白其意思，她回答：“好，让我点评。既诗意又朴实精简，写出了游子的乡恋。”红萍感受着王丽兴奋，王丽继续说：

《同样精彩》

输了并不可怕，也无需忧伤。只要心中的原野没有冬季，即使是大雨滂沱，冰封四季又算得了什么？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寻找一个生命的支点，播一颗绿色的种子，你会在每个清晨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喜悦和满足，只要勇敢地选择远方，只要你付出了，输和赢同样精彩。

王丽回答：“我知道。我是从一点一滴开始。我输在了起跑线上了。”

红萍回应道：

《把握今天》

人们总是喜欢回忆昨天，无论是昔日的痛楚，还是昨天难以释怀的欢欣，在记忆的海里都是五光十色的壳，吸引着人的视线。人们又总是认为今天是残酷的，总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尽管今天是那样真实。时间的脚步永无止息，世间只有永远的昨天，但绝无永恒的今日。昨天是虚幻之梦，留下的是惊醒之后的常常思索：今天是鲜活的真实，不抓住它的人，明天又会拥有一个遗憾的昨天。在朝气蓬勃的今天，在龙腾虎跃的今天；在洒满阳光的今天，让我们有所作为，有所登攀吧！明天，曙光初临的时分，当你捐别我们眼下这个沸腾的“昨天”时，说一句“无悔的昨天。”她们就这样说着话回到家。

王丽洗刷完了，早早熄了灯，等待第二个明天的来临。

3. 强化计划开始

教室里，班主任老师李淑娟突然向大家讲了一个问题“你们不是喊作业多、累，时间不够用吗？作业做不完吗？现在做完了还不行！还得让你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要用最少的时间，最短的篇幅，能够简洁明亮的表现在纸上，考试就是看的你的这些，先在我们班里来一次演讲比赛，看你们的文字功底，全班每一个人都得上！必须上的！”

同学们认真听着，不会知道这是教学模式。

这是一个晚自习的课间，王丽、马君、秦言、刘忠华走在操场上，他们的话题都是围绕着课题，王丽讲：“又要演讲啦。这一次是练习，强化我们，我写我，你们听：

《我》

渴望传奇的生活

让自己的故事在别人口中传说

这也是一种名利

是名利就该淡泊

可谁忍心掐死自己的梦

圆梦并不是一种过错

拥有了自己的哲学

却失去了别人的认可

是缺乏自信的猜测，是源于自身的怯懦

分辨到了最后，我只找到了沉默

幻想在遥远的渔村，围着沙滩上的篝火

海浪声中老人正给孩子们讲述

曾经的我

刘忠华听完后评语：“诗意似乎简陋了些。”

王丽：“又不是精品，向精品迈进。”

刘忠华：“什么时候能出精品？”

王丽：“每一句都是精品，不要怀疑，相信自己永远都是最耀眼。”

马君听完王丽的朗诵转转眼球说：“不错，对自己寄予希望，语言不错，还有吗？奉献一下。”

王丽想了想，选择了一篇周记随笔，她开始朗诵：

《我是怀旧的》

我是怀旧的，心里总是会浮逸着那些曾经拥有的零零散散，那些片断如同凋零中的落叶，洋洋洒洒，一幕幕的叠加，而我就任凭记忆的幻灯片，换了又换，我像个追逐者，用劲所有的力量去挽回其中点滴的真实，去采撷那大把的落叶，用心地去嗅那份即将消逝的新鲜，然后放在风口晾干，捧在手里，含着泪。我给那种感觉取名为念昔。

曾经愿把自己比作蜗牛，背负着自己沉重的壳，活在自己的世界。然而幼稚的心是承载不了太多的沉重的，过多的迷乱会让我找不到方向，走在雾里的人是看不到阳光明媚的一面的。所以，那些若即若离的梦，我会小心翼翼的保存好，等到风的步履再次奏响桅子花颤颤而绽的曲调，我的脸颊也会挂上甜甜的笑。现在的注定已收入行囊，至于每一段，痛苦的采撷便将它们陈封在岁月的箱底，待到时间的流逝，将其带有尖锐的一面，削得近乎圆滑，再回首，那些零零散散，而此时心——无言。

4. 感冒的痛苦

早自习的时间是体现个人价值的载体，这也是一个早自习的课间，当下课铃响过了30秒；当在这看去有些昏暗，王丽为了周记而榨干脑汁的时候，感冒病毒已快接近睡眠状态，她极不情愿地被那帮平日“玉树临风”的同学们从座位里揪了出来，王丽喊：“啊，人……”当她刚想高举人道主义大旗与其对抗，哪知她嘴巴张了半天竟没吐出一个字，不仅如此浑身还痛的要命，她用处全身的力气喊：“哎呀，头痛，四肢无力，我要死了！”

刘忠华看着她观察者说：“感冒了，我有感冒药，回宿舍给你拿。”

马君：“我有感冒冲剂，我去给你冲上。”

秦言：“我陪你去医务室。”

王丽真的很感动，得到别人爱的温暖，又懂得用这温暖点亮成火把，以此去照亮他人，这就是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她回答：“不用！不用！我吃过药了，药怎么还没起作用呀？”

秦言：“很快！”

上课铃响了，王丽脑袋老是想跟课桌亲密接触。下午，可没那么好对付了，语文还能勉强支撑，数学已成雾里看花了，最难熬的就是历史了，听着同学们呜哩哇啦的大读一气，王丽却没有读。

临近放学，王丽本以为我可以稍有解脱，哪知她是大错特错，李淑娟宣布：“高三高考前的第一轮的模拟考试，借用教室为考场，我们先把书本搬到宿舍去。”

王丽：“啊!!!”

教室里同学们整理桌子上的书，抱着书陆续地离开教室，王丽抱着书离开教室向着女生宿舍406室走去，一、二、三、四、五、六……在宿舍楼的楼梯上，第二百零九……走进宿舍，第二百二十，王丽想：“数学老师经常说我们不懂得强化记忆，而这次我把那台阶的数目算得再清楚不过，足足220级，当最后一摞书脱离我的手

的时候，我已感觉不到哪面是自己了。”

马君看看王丽疲惫的样子问了一句：“你怎么了？”

王丽用了半分钟憋出一句话：“当一个人喊累的时候，其实他并未真的累！”

王丽就那么云里雾里的回到家，说声：“妈，我累了，我睡了，学校放假。”说完就倒头就趴在自己床上。

费红萍看着王丽的动作及表情问：“怎么啦？”

王丽：“我感冒了。”

费红萍：“吃药了吗？”

王丽：“我累了，想睡觉，别说话了。”

费红萍看看躺在床上的王丽走过去伸手摸一下额头然后说：“你发烧了！赶紧吃药！”

王丽：“睡觉比什么都重要。”

费红萍看着已睡了的王丽不再说话，等王丽睡醒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地说：“好多了，重要的是脑袋变轻了。”

费红萍：“你醒了？发烧你知道吗？量一下体温。”

王丽：“恩。我量量。”

费红萍：“给。”把体温表递给王丽。

王丽：“睡醒了感觉真好。”

费红萍：“怎么这个样子？”

王丽：“感冒了，又给高三倒教室模拟考试。……”王丽取出体温表一看说：“39度。”

费红萍：“赶紧吃退烧药，先退烧。”

王丽：“早吃药了，同学给的。”

费红萍：“感冒什么时候开始的？退烧药吃了吗？连药也不知道去拿！感冒了要及时治疗，及时退烧。大病是从发烧引起，如白血病，败血病、斑疹紫癜等，有很多因发烧导致截肢的病例……发烧不能忽视，必须在第一时间退烧。”

王丽认真听着，并记住了这个警告，她回答：“先吃上两片退烧药，再吃感冒药。”

红萍：“有，我找。”说着拿出来递给了王丽。

……

5. 小事讲印象

是王丽到校的时间了，烧是退下来，但感冒还未完全治愈，依然带病坚持学习，费红萍问王丽：“你几点去学校？”

王丽告诉红萍：“四点半。”

红萍：“药我给你熬好了，喝了就走吧。”这时，马君在外面喊：“王丽。”

红萍听见了喊声问王丽：“谁喊你？”

王丽答应：“呀！马君！哎，进来吧！”

红萍：“谁呀？”

王丽：“马君。”

马君探进头发现了王丽和费红萍喊声：“阿姨好！”

红萍：“来来！”

王丽：“进来吧！”

马君看着王丽笑着问：“你好了？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王丽回答马君：“好多了。”

费红萍问马君：“你来得挺早。”

马君恭敬地回答红萍的话：“我也刚到。”

费红萍告诉王丽说：“王丽你喝了药也走吧，我给你盛出来。”红萍说着去了厨房。

马君和王丽说话，她问：“那天你回来以后怎么样？”

王丽说：“回到家倒头就趴在床上睡了，睡醒之后自我感觉良好，脑袋变轻了，结果一测体温，高烧 39 度。赶紧吃退烧药。”她们正说着红萍端着煎药的砂锅走过来，说声：“好了，控出来了，喝了。”红萍在饭桌前空着药汤，马君拿起一个凳子放在红萍腿边说：“阿姨您坐下倒吧。”于是红萍坐到凳子上对马君说声致谢：“好！谢谢！”

王丽端着药汤喝下去，马君看着王丽喝药痛苦的表情，告诉王丽：“水，水。”递给王丽一杯水，这时听到秦言喊：“王丽。”

红萍看见秦言来了说：“进来。”

秦言喊：“阿姨。”然后把视线转上王丽问：“好了吗？”

王丽：“好多了。”王丽和秦言、马君一起回学校。

第二天中午，王丽身上的感冒病毒完全消失，她进入学习状态，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精打细算，回家吃饭的时候，总是急匆匆跑进院子，跑进厕所，红萍早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当看着王丽放学回来跑进厕所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来家就进厕所？”

王丽：“哪有时间上厕所呀！”

费红萍：“连厕所都顾不上了？”

王丽：“作业太多了。”

费红萍：“好了？不发烧了？”

王丽：“早就好了！晚上就好了！”

费红萍：“马君真懂事，这个孩子不错。”

王丽：“她学习也挺好，特别懂事，特别谦虚。”

费红萍：“你就不如她。”

王丽：“我什么不如她呀？”

费红萍：“她看见我站着倒药，就给我放一个凳子，从一点小事，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懂事。我是发现了她的优点，给你提示。”

王丽听着，然后说：“我知道了。”

晚自习的课间，王丽把教室的窗子关了，她说：“该关了吧？最后一节了。”

刘忠华看着王丽的表情问她：“王丽怎么行动这么快呀？”

王丽：“被我妈批了，我妈表扬马君了。我很受震惊。”

马君听到了就问王丽：“什么呀？”

王丽：我妈说我就不如你，她看对了。她表扬你了。

马君谦虚地说着：“哎呀！什么呀！”

王丽和刘忠华不约而同来到操场一边。

刘忠华问：“你跟马君说什么呀？”

王丽说：“我妈发现了马君的优点。我也感觉马君不错，看来人的感觉是相同的。”

刘忠华问：“强化演习你准备好了吗？”

王丽告诉他：“我一直在准备。”

刘忠华问：“你演讲的选材是什么？诗歌还是抒情诗朗诵？记事随笔？”

王丽回答：“不一定，到时候再说，选题不要重复了。我写了三经：《人生三经》

有三种东西必须捍卫：祖国、荣誉和家庭；

有三种东西必须控制：情绪、语言和行为；

有三种问题必须思考：生命、死亡和永恒；

有三种行为必须摒弃：罪恶、无知和背叛；

有三种做法必须避免：懒惰、野蛮和嘲讽；

有三种东西必须挽救：圣洁、和平和快乐；

有三种品质必须尊敬：坚毅、自尊和仁慈；

有三种习惯必须培养：理性、谦恭和好学。

刘忠华问：“要把这个拿到强化演习吗？”

王丽告诉他：“这个不行，看看再说吧。”

教室里，王丽和马君都在学习，王丽突然走过来告诉马君：“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成绩上不去吗？”

马君差异的看着王丽：“你知道？你告诉我。”

王丽回答：“你呀，通过这段时间我对你的观察，可以说，你是我们班里同学当中，最用功的，成绩为什么老上不去？我看主要的原因是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有问题你就去问老师、同学，给讲了，你就知道了，没从根本上去解决它，去吃透他，去巩固它！当再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还会出现错误。”

马君强调：“我想去巩固，可没时间呀！”

王丽说：“没时间！没时间！可你有没有想过，‘磨刀不误砍柴工’！”

马君瞪大眼睛看着王丽说：“谢谢。”

自习的课间，王丽在写演讲稿，马君说“老师说演讲每一个同学都要上。”

王丽说：“很好呀。你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马君：“不行。”

王丽习惯的背对着窗子站着，下意识地看着刘忠华，郭苒看见了喊：“看谁呀？”

王丽：“今天晚上真暖和，站在这里感觉很自然，看我们教室了。”

郭苒：“是看他吧。”

王丽狡辩：“你不看他怎么知道我看谁！”

马君：“春天了！暖和了！”

王丽决定不再说话，秦言看一眼王丽没说什么，同时王丽也看秦言一眼沉默着，马君看到了王丽和秦言的表情问：“王丽你怎么没有声音？”

王丽：“写演讲。残雪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郭苒：“还有残雪呢。”

王丽针对郭苒回答到：

《活出一份精彩》

不设防的心灵，最是天真，拆除了心扉，敞开了心窗，友情的阳光才会照射进来，亲情的暖风方能更顺畅吹进来。

拥有青春与天真，才与天真有缘。道貌岸然，勿论天真；老成持重，勿论天真，青春是精品，天真就是美质；青春是旗帜，天真就是清风，保持你天真烂漫的心，你青春的花期将会延伸，延伸到人生的每个春夏与秋冬！

秦言：怎么听着耳熟呀？

王丽：“以前写的稿子，觉得挺好，我看成精品。”

刘忠华：“我知道了，你就会这一首，老拿这一首在考评上争分，并向我们施威。有人说数学好的地理一定好，但地理好的数学不一定好。我的地理怎么回事呀？”

王丽：“还都那么好？那让我们怎么办？”

6. 强化演习

教室里，上课铃响了，李淑娟走上讲台，她讲：“2005级高一一班第一次强化，演讲开始。”

王丽走上讲台演讲开始：

《不再回首》

翻开厚厚的日记，心中便多少有几分惆怅与失落。温馨的日记本里有太多的坎坷。再回首往事已远走，可轻轻地闭上双眼，往日的一幕幕又重现眼前。虚度的岁月无法随意安排，流逝的时光无法再次追回，在这枯黄的记忆中，我追寻以往的足迹。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痛苦？于是，我不再伤感，珍惜我的拥有。封锁过往的心绪，在往事与现实徘徊，许久未曾提笔的手好沉甸甸。拾起手中的纸张，却找不回往日的心绪，更无法激起美妙的感觉。也许是在害怕，也许是在长大……抬起低沉着头，想看看窗外，那人、那树、那风……想重温返璞归真的旧梦，想重新荡起往日的激情，不觉已到了选择人生的路口，没有退路，也别无选择，我只能勇往直前。再回首，岁月已朦胧，今夜不再会有难舍的梦。是的，今夜不会有难舍的梦。

于是，我悄然合起往日的日记本，不再回首！

马君接着演讲：《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王丽，她长得漂亮，学习好，人美，心灵更美。难忘那次，她突然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成绩上不去吗？我诧异的看着她问，你知道？你告诉我。

她说：你呀，通过这段时间我对你的观察，可以说，你是我们班里同学当中最用功的，成绩为什么老上不去？我看主要的原因是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有问

题，你就去问老师、同学，给讲了，你就明白了，没从根本上去解决它，去吃透他，当再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还是不会，还会错。我说，没时间呀！她说，没时间！没时间！可你有没有想过，‘磨刀不误砍柴工’！她有些激动。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这就是我的同学王丽。感谢我有这么好的同学。”

王丽听着，看看马君露出甜甜的笑容。

王丽和刘忠华被班主任叫道办公室，王丽喊：“老师。”

李淑娟看着他们问：“宿舍的纪律怎么样？”

刘忠华说：“我们宿舍每天晚上都得到十一点才能睡觉。”

李淑娟：“怎么那么晚！第二天能行吗？”

刘忠华：“都是这样，我们宿舍一直是这样，不到十一点睡不着。”

李淑娟：“以后不要那样，听见了吗？”

刘忠华：“老师，您不是说过，您那个时候学到十二点吗？”

李淑娟说：“现在想想也没多大意思。”沉默着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记忆似乎回到了高中。

刘忠华：“都睡不着，十一点之前根本睡不着。”

李淑娟：“别的宿舍也这样吗？”

刘忠华：“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宿舍是这样。”

李淑娟严肃地告诉刘忠华：“学校不允许的，别让学校抓到了，抓到了不好！我们班要在全校通报，还要在年级通报，你们宿舍也要在班级通报，还要通报你们个人，这样不好，是不是！注意点，一定不要让学校抓到！一定要注意！”

刘忠华回答：“知道！”

李淑娟：“上次考试，王丽在全年级前进了二十个名次，知道吗！”

王丽：“不知道呀，我不知道。”

李淑娟：“原来全年级五十四名，上次考试你是全年级三十四名。”

王丽：“我不知道。”

李淑娟：“好！就跟你们说这个问题，你们明白就行。”然后把视线转上刘忠华。刘忠华说：“演讲竞赛的名次搞好了，这是名单第一名王丽、第二名……”把名单递给李淑娟。

李淑娟看着一遍名单，然后说：“保证公平、公正就行了。”

刘忠华听着，然后说：“奖品从我们班费里出。”

李淑娟告诉他：“不用！我给你们买好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在这里，下次再从班费里出，就这样定了，抽个时间发下去。”拿给刘忠华和王丽看，然后说：“好！你们回去吧。”王丽和刘忠华离开办公室。

教室的走廊里，各班同学，几人一堆是难得的悠闲时间，王丽、马君、刘忠华、秦言、张应等同学围在一起。

刘忠华：“王丽和秦言两个谁最笨？”

秦言：“你不笨拿第一呀，还让别人拿走了。”

刘忠华：“谁能和马君比，她有用圆做的饼呀。”

马君：“滚！”

刘忠华：“是呀，“用圆做的饼壮筋骨，跳了个第一。谁羡慕了，下一个礼拜，让她妈，也用单位为圆，烙圆饼吃。”同学们笑起来，王丽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那天我是高烧，不然……我就不用再往下说啦。”

刘忠华：“第一肯定是你！你这么厉害？”

秦言：“我知道，她就这么厉害！在初中就是怎么厉害。”

张应问：“你们说什么，什么圆饼？我怎么听不懂。”

刘忠华：“保密！保密！不需要你听懂，一班的秘密。”王丽笑着看看大家没说什么，信守一班的秘密。

张应：“什么秘密呀！王丽怎么回事？”

王丽：“让他们告诉你吧。唉！本人。”

张应好奇地问：“圆饼”，是怎么回事？”这一瞬，张应那一双闪烁着青春炙热的双眼投向了一直仰慕的刘忠华，刘忠华面对她青春燃烧的双眼，迅速地躲闪开。王丽告诉她：“张应你不要问了，不会告诉你的，这是我们班的秘密，除非马君他告诉你。”

张应失望的说：“哎呀，这么保密吗？什么秘密！”

刘忠华：“王丽，今天的日记写了吗？”

王丽说：“写了《等待》：

人生充满了等待，小时候，等待长大；长大以后，等待……给人以憧憬，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慰藉；等待，可谓是一份美好的无奈；等待有时像岩石，是一种顽强；有时像青竹，是一种坚定；有时像古藤，是一种柔韧，但更像是孕育了万物的土地，是一种成熟，只有真正成熟的人，才善于等待；等待，就需要耐心。”

刘忠华认真地听着，看着王丽的表情问：“什么时候写的？”

王丽：“上课之前的十分钟。”

刘忠华问：“十分钟你就写成这样？”

王丽：“我的日记都是十分钟完成。课间。”

刘忠华：“量这么大？看来，我需要强化。”

王丽：“不是需要强化，而是必须强化，我们的强化训练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刘忠华：“是这么回事。我没领会这么深刻。王丽有没有强化的秘诀？”

王丽：“还是那句话，秘诀，就是深耕！”

张应：“你们给我们点秘诀吧，让我们也提高提高。”

上课铃响了。

7. 比赛与概念

下午的最后一节，李淑娟向同学们传达：“学校举行五四青年节篮球比赛，队员穿戴统一球服，由参赛队员自己筹备，愿意参加的同学找班长报名。再就是班级纪律和学习方面的问题……”

男生：“让参赛队员自己买球服，还有篮球谁买！我不买！这样的话我不参加比赛了，或比赛不穿球服，我们是为了班级比赛的，还要自己买篮球、球服，那谁还参加呀！要是参加的话，就穿校服打比赛。”

王丽发表自己的看法，“关键的时刻到了，该是发扬风格的时候了！我是说球队队员应发扬在班级的形象。”说完了开始沉默，听着他们的讲话。

刘忠华听着同学们的发言沉默着，他最后说：“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同学们凑钱出一半，队员自己出一半，这样可以吗？”

男生：“一半我也不出，不过我还是要从班级的集体荣誉出发，要积极参加比赛，穿着校服参加比赛。”

王丽：“学校规定比赛统一球装，穿校服显然是不符合要求标准的。再说，衣服是你们穿，让同学们给出钱，太不合适了吧。”

男生：“怎么这么说呀，我们还是代表班级比赛呢！你们是不是班级的一员？”

王丽：“是呀！你们就不能发扬的风格，篮球都打了，而且是那么的热爱，我想你们也不差篮球和球服了，对不对？”

男生：“你这样说的话，我立刻就停下篮球。”

王丽：“现在停似乎晚了点，那样做不光彩吧？觉悟就不高了。最好是能停下来！让我们也好多一分对你们这些男生的了解呀！检验你们的日子到了！”

李淑娟一直听着同学们的争论，她最后说：“这事暂时先不做决定，可以对这个问题做议论。刘忠华你的想法呢？”

刘忠华：“从班费里出呢？行不行？”

李淑娟：“这要经过学校批准。”

刘忠华：“或者就是同学们凑钱给出一半，队员自己出一半。”

李淑娟：“可有的同学他们不干！这样吧，你开个课代表会，经求一下意见，怎么样？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刘忠华他并不懂教育体制，天真地回答：“行。”

李淑娟或许她的视角只是教学和班级，更深的管理或许不了解，她告诉刘忠华：“有什么情况及时反映到我这儿。”此时她真的想突破这件事情。

在教室里刘忠华第一次经求同学们的意见，关于比赛球服的问题，他说：“关于球员的球服，这样行不行？同学们凑钱给出一半，队员自己出一半，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方案。”

王丽第一个回答：“我不同意！如果从班费里出，你们看着办吧。我的态度很明确，有充分的理由。”

刘忠华：“班费我们说了不算，是学校控制。”

马君：“我也是这样的态度。”

秦言：“我们都不同意。”

男生：“我也不同意。”

王丽最后告诉大家：“两种方案我都不同意，从班费里出我也不同意！”

马君几乎是惊讶地喊出：“啊！”王丽的决定让我感到意外，甚至感觉不近人情。

王丽解释：“这些费用高了，班费承担不起，再说，班费也是同学们交上去的，还要用于其他地方。”

刘忠华看看大家最后说：“啊，都不同意？”

王丽和同学们都沉默着，刘忠华：“好了，就到这里。”

在食堂，王丽、刘忠华、马君、秦言围着餐桌吃饭，刘忠华告诉她们：“我们快去吃打球。”

王丽想了一会，然后满含寓意的说：“班长呀，你还干得挺多的呀！真有精力呀！你不累吗？”言外之意是让他学好文化课。

刘忠华只是笑了笑：“嘻！”王丽看看他没再说什么，大家都沉默了，刘忠华拿着饭盒离开。

王丽、马君、秦言继续围着餐桌吃饭，男生过来说：“凑钱，班长他不用拿，让我们拿，谁有钱呀，我还没有衣服穿呢。”看着另一个男生的衣服问：“你这件衣服多少钱？”

另一个男生回答：“五十。”

男生：“不错，你脱下来我穿穿看看，我也去买一件。”另一个男生继续吃饭对他的问题不反应。

男生继续说：“就是不能给拿钱，坚决不能给拿。”

王丽她们一齐回答：“不能拿！”

男生看看还在吃饭拒不脱衣服的另一男生说：“你把衣服脱下来吗！”另一个男生继续吃饭，还是没有脱下衣服。

王丽用眼睛瞄一下他们，没有说话，继续吃饭。

男生继续对另一个男生说：“快点，脱下来！”另一个男生继续吃饭，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脱下衣服。

男生：“让你脱下来，你没听见？”另一个男生继续吃饭，男生放下饭盒和手中的汤匙走到另一个男生身边去脱他身上的外套，一边说着：“我让你脱下来，我穿穿试试，你没听见？”另一个男生继续吃饭，一手拿着匙子往嘴里送饭，另一只胳膊摔下衣服袖子，然后换过手来继续拿着汤匙吃饭。

男生穿上了另一个男生的上衣，先是用手找了下衣服在身上的平衡，然后问其他的男生：“怎么样？”然后上下、左右、前后看，然后穿着衣服回到自己饭盒前继续吃饭。

男生们看着回答：“还行。”

男生看着另一个男生问：“你看我穿着怎么样？”

另一个男生看了很长时间最后说：“可以。”

男生：“我也去买一件，你在哪买的？”另一个男生告诉他：“在市场上。”

男生：“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这件我穿着吧，给你钱，再去买，我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另一个男生沉默，男生又问：“行不行？”另一个男生回答：“我不出去。”

男生：“那我出去买吧。”

王丽听到了他们对话的全过程。

中午王丽和红萍、爷爷一起吃饭，她说：“学校举办春季篮球比赛，在篮球和队员的球服上同学们有争议，开始说我们同学们给凑钱买，同学们不同意，后来拟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从班费里出；第二个方案或同学们给凑钱出一半，队员自己出一半。”

红萍问：“你怎么看这个事？”

王丽：“如果是讲风格的话，我同意同学们给凑钱出一半，队员自己出一半。”

费红萍：“其他同学同意吗？你能对所有的同学做主吗？”

王丽想了想然后说：“不能。”红萍转折话锋说：“就是。学校的事你自己处理就行了，看看你的能耐，学校会给出答案，任何事情都有规律和模式。”

王丽故意这样说：“热爱集体、团结同学、奉献精神都没问题。”

红萍看着王丽笑，不相信的轻轻地了声：“哼。”

王丽的自尊被碰撞，她说：“哎呀！你不相信呀。”

费红萍显然想表达一种意愿：“我对处在你们班级和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事不想说什么，这是你们这个年龄所要面对的特有的问题，人的思想是有差异的，志向也不同，立志也不一样，考虑问题也不一样，只要有了一颗高尚的灵魂，生存的价值才会更有意义。有的人眼里，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同的是，在有的人的思想里，想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全人类的幸福。”

王丽：“我行吗？”

红萍是在鼓励：“我看出来了，我闺女一定行！”

王丽：“哎呀！放心，我不会很差。”

王丽和刘忠华及班干部被叫进办公室，李淑娟说：“我们开个班干部会，关于比赛球员球服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吗，球员是代表班级比赛，就球服的费用问题，有的同学提出意见从班费里出，或同学们凑钱给出一半，队员自己出一半，关于从班费里出的问题，我向校方请示，学校不同意。”

王丽沉默，李淑娟说：“大家都表个态度，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王丽想好了回答：“我保留个人意见或从班费里出的方案被学校否了，我也不同意第二种方案。”

李淑娟：“他们代表班级比赛。”

王丽回答：“同学们凭什么给他们买衣服？他们是代表班级比赛，可衣服穿在他们身上。”

刘忠华最后说：“我的意见是坚持打比赛，班级的荣誉我们要积极争取，想办法解决球服问题。”

王丽接着刘忠华的话说：“篮球比赛是一种精神升华，球服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和概念，怎么认识是关键。按比赛规定，要统一服装，他们是代表班级比赛，服装让队员自己买，某种程度上好像有点亏，其实不亏，真正意义上是给了他们一个点。我觉得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不是单纯意义的凑钱的问题，要从另一个角度上去发觉，就是觉悟与思想的问题。”

李淑娟：“好！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今天就到这里。”

校园去食堂的路上，王丽、秦言一起走着，王丽说穿了秘密：“我真实的看法是，他们本身就喜欢打球，什么是为班级比赛和班级荣誉，说到底是为自己过上一把瘾。我这样说，是其中一个方面，比赛，争荣誉，也是他们真实的一面。”

秦言回答：“完全不排除这些方面。”

王丽又说：“刘忠华他们有时饭都吃得急忙慌促，急着去打球，他们就愿意打。我经常发现，他们非常的热爱，之所以有比赛。是学校提倡的，也是教育部门提倡的。所以才有代表班级比赛，为班级争得荣誉的机会。看这些娇子的风格！”

课间的时候，教学楼门前，王丽、刘忠华还有秦言和几个男生在一起说话，男生问：“班长，我们的球服老师是怎么决定的？给透露点信息。”

刘忠华看看男生沉默，男生猜个大概说：“没戏呀？看你这表情就不对。”

刘忠华：“基本上是这样。”

男生：“我们是代表班级参加比赛，有时还放弃了自习时间，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班级的名誉？这样的话，我不参加了。也没什么意思。我们班不参加了，弃权！”

刘忠华：“我是作为班长听你们意见的。”

男生：“班长，我敬重地告诉你，我们不参加了。不，不是我们，是我不参加比赛了，我不能代表他们。”

王丽听了男生的话以后回答：“你又什么权利弃权！你的权利不只是属于你个人，

就像你的生命一样，不单单属于你一个人，是所有爱你和给过你爱的人的共同所有，你没有权利选择。”

男生听的之挠脑袋，低着头不说话，刘忠华也不讲话了，秦言直看着王丽。

上课铃响了。

王丽和红萍、爷爷一起围着桌子吃饭，丽告诉红萍：“关于篮球、球服拟的那两个从班费里出的方案被否了，学校不同意，另一个方案被我否了。”

费红萍：“他们没有态度？”

王丽：“正涨着呢！队员有点不自觉！让同学们给凑钱出一半。那就先等等吧。”

费红萍：“这个事你得处理好。关键是情理，分清了。你要保证你的行为有理有据，包括募捐行为。”

王丽：“放心吧！”

红萍听着王丽的话，最后说：“那就行！”

下午课活的教室里，同学们都在按部就班的学习，整个教室没有一人离开，王丽感觉奇怪问秦言：“这一节课活怎么都这么安静？”

秦言回答：“都返神经呗。”

王丽看看刘忠华及所有参加比赛的同学，看见那镇静自如的神态，她真的感到了奇怪，反问：“不对呀？太自觉了！自觉的有点不正常了，秦言这节是课活吗？”

秦言使一个眼色，示意王丽不要说话了，告诉王丽说：“认真自习！不要影响别人！”

王丽立刻领会秦言的意思不讲话了，刘忠华坐在讲台上看看王丽和秦言的表情，然后又埋下头继续学习，教室里格外的静……

下课铃响了，秦言：“王丽教室外面的空气要比教室里的空气好，是不是？”

王丽：“是！到外边看书？走呀！刘忠华你来。”三个人走到教室门口，王丽问：“班长，今天下午的自习我们班怎么这么老实，都挺爱学习的……”

刘忠华：“他们伤心了，放弃了。”

王丽：“早放弃也未必不好，是不是真的，到节骨眼上就放弃，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是特意要拿一把？娇子们不会就这点肚量吧。是你放弃了吧？”

刘忠华：“那又什么办法？情况就是这样的。”

王丽：“不干了？不干好呀！看看看！还什么历史的主笔，中原猛虎，校园精英、什么娇子！是饺子吧？口号喊的挺响亮的，言行不一呀！哪有使命奉献精神！你也是那个意思？”

刘忠华：“我又没说我伤心了，我放弃了。”

王丽：“这么说，还是班长的风格高呀。”

刘忠华：“别这么夸奖我，比起你们来，我可是差远了。”

王丽：“那要看什么事啦！”

刘忠华：“允许别人的选择权。”

王丽听了刘忠华的解释后说：“啊，我明白了。”

刘忠华：“是呀！我走了。”说着离开。王丽和秦言说：“看来他们队员是闹情绪了。他们真的放弃了怎么办？我们的集体荣誉还是要顾及的，如果为这事而僵持下去，我们全班的形象就要受损失了。”

秦言：“你的意见呢？”

王丽：“也该是我们表现的时候了，我同意老师的第一个方案，我们是要树立集体观念的，这很重要，我负责告诉老师。”

秦言：“这事就交给你了。”

王丽：“还要等同学们通过以后呢！现在我们还是回教室吧，等统一起来，我们就告诉他们。”

秦言：“就这么定了，我们回教室吧。”

教学楼门前，王丽、刘忠华、秦言、马君还有几个男生，他们分别仨堆俩群的在同学们中间谈话，男生说：“我不同意！哎？王丽你们怎么又同意了？”

王丽强调：“我们什么时候也没不同意过，只是合不合适的问题，包以观望状态，看你们的风格。”

男生：“呦！哎呀！长啦！”

王丽：“我跟你说话，就我们班球服的事呀，你是怎么考虑的？人家也是代表班级比赛的呀！都有责任。”

郭苒：“你同意了？我不同意也有道理，拿那个不必要的冤枉钱，给他们买衣服？他们别想得美了，你怎么回事？你傻啦？你那么好干什么？”

王丽：“当然不能逼你同意了！我、秦言、马君我们三个人同意。我觉得不能那么冷漠。热爱集体，团结同学。”

郭苒：“你们的风格是够高了！我是差远了！”

王丽：“好好好！等想好了再告诉我。”李淑娟走过来。

课间，在教室里，王丽端详刘忠华新买的衣服，她说：

“我们班长的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秦言说：“是班长人好看吧！”王丽脸红了，一时答不出话来，停顿之后，终于找到了反驳的语言：“你怎么对他观察的那么详细？”

秦言说：“班长！王丽这是不正之风。”

刘忠华：“想说话就出去！你们两个都别胡说了！停下！你们是不是应该到一边小点声说去？吵死啦！”马君看一眼王丽会意地笑了。

刘忠华：“不要大声说话了，都听到了吗？”

王丽：“谁想说话的，出去说，还让不人学习呀！”

秦言也强辩：“是太不像话了，别说话了。”她们停止打闹，李淑娟走进教室。

中午王丽和红萍还有爷爷围着桌子吃饭。费红萍问：“你早饭没回来吃？”

王丽说：“吃了！”

费红萍：“怎么鸡蛋还在那里好好的，你一个也没吃！稀饭看着也没少。”

王丽：“我喝稀饭了，不想吃鸡蛋。”

费红萍：“吃两个鸡蛋不多，听见了吗？”

王丽告诉红萍：“同学们凑钱给出一半，队员自己拿一半，有的同学不同意。”

费红萍：“你自己去处理吧。要钱我给。”

王丽：“知道了。我、秦言、马君已经做出捐赠决定了。”

红萍：“那很好，一定是捐赠。要区别开来。”

教室里同学们叽里呱啦的早自习，下课铃响了，王丽喊：“秦言、马君走！你们去帮我吃饭吧！饭太多了，我吃不上。”

秦言：“怎么回事？”

王丽：“我妈说我吃得太少了，让我多吃，让你们去帮我。”

秦言：“行呀。”

王丽带着秦言、马君来到家里，秦言看看房子的四周说：“啊，其实还行呀，不算破。比你说的好多了。”

王丽问：“是吗？还行呀？现在也住的习惯了。我给你们盛饭。坐吧。”

马君：“不用！我们自己来。”拿着碗和勺子盛饭。

秦言：“都自己盛。”

马君：“我盛好了，你们自己盛吧。”

王丽：“你们每人一个鸡蛋。”

马君：“不吃。”

王丽：“不吃不行！快，现在就吃。”

王丽告诉她们说：“关于比赛球服凑钱的事呀，统一不起来怎么办？有的同学还在沉默。”

马君问王丽：“你看怎么办？”

王丽把态度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吧？谁同意谁拿钱吧。我同意。就这样告诉他们。马君你负责收钱，等收好了给老师，回去先去告诉老师一声，但这是一次捐赠活动。”

马君：“我饱了。饱了。”

秦言：“好了。好了。走走走……”

王丽她们回到教室，王丽对同学们讲：“都听一下，关于比赛球服，我个人决定按第一个方案，一切自愿，我和秦言还有马君都同意，其他同学有愿意的也可以加入。钱交到马君那里。”这时刘忠华抱着买回来的篮球走进教室，王丽眼睛一直盯着买来的球服，愣了，然后与秦言她们互视一下，用会意的眼神沉默着。

男生一眼便看到了球服和练球，他喊：“班长，你买回球了？我快穿穿试试。”

刘忠华把篮球放到讲台桌子上，然后回到座位上，男生走上讲台抱起篮球：“还行……我去试试球。”走出教室。

刘忠华：“我和你一起去。”

中午，王丽、爷爷、红萍一起吃饭，爷爷问：“王大纲怎么没回来吃饭？”

费红萍告诉他：“他不回来吃了，在外面吃了。”爷爷似乎明白地回答：“啊。”

红萍问：“王丽你早晨怎么吃那么多？”

王丽：“我把秦言、马君都叫来了。”

费红萍：“怪不得我看着稀饭喝了那么多。早晨让她们一起来吃饭吧。”

王丽：“她们不来，在食堂吃省事。”

红萍：“吃两个鸡蛋不多。”

王丽说：“不想吃。”又告诉红萍球服是他们比赛队员自己买了。

红萍似乎是在不经意地听和不经意地说，可她意在指导和改变王丽的意识形态，让社会认可和接受。

篮球场比赛现场。全班同学集体进入篮球场，对方球队的全班同学也进入篮球场，一边的另一个篮球场上已经开始了比赛。

比赛场景：两张桌子分别设有两个相称的记录台，以斜对面的方位摆放，两个班的同学在各自的方位站着看球和记分。

王丽先是问刘忠华：“一边比赛的是哪里的。”

刘忠华：“二年级的吧。”

王丽明白了：“噢，知道了，啊，我知道了。”

整个篮球场济满了看球的学生及老师，刘忠华喊：“到点了！进入状态啦！还有三分钟！开始啦！”刘忠华和所有队员立刻聚拢在一起，尽快进入状态。

王丽喊：“马君、秦言一定要盯着那边的记录台，别让他们捣鬼，盯紧点，去看着他们的记分，别让他们给我们少记了。监督他们的记分。”

秦言也说：“对！盯紧点！到时候我们过去人盯着。”

王丽告诉她：“你和马君现在就过去，我在这。”

秦言回答：“好！马上就过去。”秦言和马君走到对方的记分台一边，站在他们的记录员后面，以最佳的角度看清他们的记分经过及所有的工作程序。

裁判员鸣哨，比赛开始。

两个队的球队员立刻进入状态，裁判员站在球场中央发球，作好抢球的准备的两队队员围着裁判抢球。球被一班队员抢走，在球场上跑着解脱对方球员的围攻，寻找机会投篮，场上所有的队员都围着他转。

刘忠华站在二分投篮区等球，他喊：“一班！”

对方队员听到喊声，立刻准备抢传过来的球，一班队员看一眼刘忠华及周边环境

境，寻找传球的机会，同时做投篮的准备，此时，他三步起跳在二分区投篮，看着球进篮：“啊！”

秦言、马君看着记分板说：“一班2分，记上，记上。六班零。”

王丽在小黑板上写上：一班六班，并在下面划上2比0。

对方队员猛烈进攻，抢一球，三步跳篮，二分球投篮区投球进球。

王丽划上2比2。

刘忠华喊：“发球。”裁判给对方球队发球，对方队员接球后在场上跑着寻找投篮的机会，刘忠华喊：“一班盯上！”

一班男生听到喊声，立刻定神，跑到抱球队员的对面攻击，注视着球的去向，猛夺球成功，抱着球跑着，寻找投篮机会，猛冲向前扣篮进球：“嘘嘘”喘气的声音。

王丽划上4比2。

裁判给一班队员发球，刘忠华接球，挣脱对方的攻击，二分投篮区投篮进球。

对方对员：“呀！这球漂亮！”

男生：“这个球进得好！漂亮！”

王丽划上6比2。

裁判给一班队员发球，刘忠华接球跑着挣脱对方的攻击，三步扣篮，穿越球蓝线犯规扣一分，球没中球蓝。

王丽划上5比2。

刘忠华给对方队员发球，对方队员接球后被一班男生攻击抢走了球，猛冲，二分投篮区进行投篮，球在球蓝筐上慢悠悠地转着，不肯进篮，最终划出球篮。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球篮上的这个球，直到球落下来。

秦言叹息：“俺——就差一点！”

王丽：“差一点也不行！”

马君看着球说：“哎呀！差一点，没进。”

裁判员发球。男生接球，刘忠华喊：“投球！”

男生抱着球找机会投篮，球突然被对方队员抢走，猛一个三步起跳投篮进球。

王丽划上5比4。

刘忠华给对方发球，对方接球，一班男生攻击抱过球，刘忠华喊：“防守！”

男生冲到球篮下，刘忠华猛攻，接过球，三步起跳，二分区投篮进球。

王丽划上 7 比 4。

秦言喊：“7 比 4！”

喊声：“一班，加油！一班加油！一班加油！加油！加油！”

李淑娟走进篮球场，站到记分台一旁看着记分板上的比分问：“怎么样？”

王丽说：“老师，7 比 4。”

裁判员鸣哨，然后说：“停！休息十分钟。”

一班队员立刻聚拢在记分台的一边围在老师周围，李淑娟问：“刘忠华你们感觉怎么样？”

刘忠华告诉班主任：“我们是 7 比 4。”

李淑娟：“感觉还有那些不足的地方？”

刘忠华：“被裁判罚了球。裁判要罚你的话，你不敢和他论证。”

李淑娟：“可能你们有些常识性的东西，掌握的不好。”

刘忠华沉默。

李淑娟：“你们要掌握怎么打。盯着他们进球多的队员，知道吗？”

刘忠华回答：“盯着三号，盯死了它……”

裁判鸣哨开始，发球。男生抢到球跑半圈扣篮，裁判员鸣哨并告知：“犯规！扣一分！”

王丽划上 6 比 4。

裁判鸣哨暂停并说：“换人！”男生被换下，裁判喊：“到这来！你坐着先看球，看他们打！”男生坐下，眼睛盯着比赛。对方队员猛冲，三步起跳，二分投篮区投篮，球在球篮筐上慢悠悠的转着进球。

王丽划上 6 比 6。

裁判问男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下来吗？”男生不回答，裁判说：“你投篮不好！你看他们怎么投。”

裁判宣布：“比赛时间到。再持续 5 分钟。”并发球，对方队员接球，在球场上寻找投篮时机，球被刘忠华抢走，猛冲，二分投篮区投篮，球在球篮筐上慢悠悠地进球。

王丽划上 8 比 6。

对方队员发球，刘忠华接球，对方攻击李抢走了球，猛冲二分投篮投篮，球在球篮框上慢悠悠的转着进篮。

王丽划上 8 比 8。

裁判：“再来一个五分钟！”

对方队员对裁判说：“他们打不过我们就别打了。”

刘忠华告诉裁判：“打！我们一定要打！”

裁判被双方的精神激活，猛起身喊：“好！继续打！”这时裤子被凳子上的铁钉挂破。

刘忠华告诉他们：“打！狠狠地打！给我往死里打！”

场上的同学大声齐呼，比赛场面推上高潮。

裁判指一下被罚下去的男生说：“上场！”裁判员站在篮球场上，看着他们打球，眼睛盯着队员手中的球。

李淑娟过来，看到这样的场面然后说：“别再打了！”

裁判看着队员喊：“狠狠地打，好！精彩！”

李淑娟喊：“别打啦！裤子都破了！”裁判摸一下裤子，眼盯着队员的球喊：“继续打，再来一个五分钟！”

……

五四青年节的礼堂，全校同学及老师在场主持：“一中 2006 年‘五四演讲比赛’开始！下面有请高三同学演讲《时光飞快》……时光总是飞快，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把握的时候，它已经迫不及待地从指间悄然滑落。随着记忆的河水流向岁月的深谷。逝去的时光像一只柔软亲切的手，抚摸着我那胡思乱想，不安分的心。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去牵引的风筝，一刻不停地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哪怕是尘埃沾满身躯，雨水刷过筋骨。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和事，犹如浮游在水面上的泡沫，接近又散去。它们或许能在某个地方相遇，或许将在随波逐流中永不再来。青春在两条永远平行的轨道间风驰电掣，谁与谁错肩，谁与谁永远，谁又是谁命中的过客？”

主持：下面有请“一中高一王丽同学演讲，《长大了》和《生命注定要飞翔》。

《长大了》

当十七根彩色的生日蜡烛在我面前摇曳时,我似乎突然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又疯又闹的野丫头,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体谅父母,开始有了理想,有了追求,有了信念……长大了,我悄悄编织起自己的青春梦。似乎懂得了真善美的含义,懂得了爱与憎的界限。渐渐对周围的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学会了用新的眼光看待未来的世界。我也渐渐明白了父母和老师的良苦用心,他们都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但这得靠我们付出艰辛的汗水,战胜一切困难,迎接一次次挑战,才能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复,更重要的是也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答复!于是,便有了长大的感觉:充满新奇和欣喜,又肩负着重任与希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必须对这社会、对家庭、对自己负责,必须面现实,珍惜青春,做文明守纪的好公民,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读书!

《生命注定要飞翔》

列别捷夫说,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当蝴蝶破蛹而出时,它忍受了令人怜悯的艰辛,于是有“好心人”助它一臂之力,然而顺利地被人破坏的蛹中走出的蝴蝶,却失去了飞向蓝天的权利。苦难是人生道路上的炼金石,谁绕过苦难谁将会面临更大的苦难,而抗争则是美丽的,奇迹往往是在不屈的抗争中才能绽放出绝美的奇葩,并散发出生命的幽香。坎坷与挫折赋予了我们一双坚硬的翅膀,于是生命便注定要飞翔。

……

课活的教室里很静,刘忠华把奖品放在讲桌上,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大家说:“现在把演讲比赛的奖品发下去,一等奖王丽,二等奖……秦言认真地看着发奖过程,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王丽到前面领到笔记本回到座位上。

刘忠华说:“王丽你负责转交二班张应的奖品。奖品的意义不在于奖品,而意在鼓励和激发!好!下课!”

8 . 天大的误会

教室里，同学们有进有出。

秦言手里拿着数学练习册走到王丽的课桌前，顺手放在了课桌上，她对王丽说：“王丽，把笔记本送我吧。”

王丽说：“你要就拿去吧。”

秦言笑：“嘿——不好意思，说着玩的。”

王丽：“没事，真的，给你了！”

秦言说：“不要！不要！”把笔记本放回原处，回到座位上，把练习册忘在了王丽的课桌上。

王丽清理桌面，并没注意到秦言的练习册，与自己的书本整理到一起了。

张应在教室门口探进头喊：“王丽！”

“张应过来！你的奖品在我这里，班长让我负责交给你。”张丽说。

张应走到王丽这边拿起笔记本看了看然后说：“我拿回去了。”

秦言看着张应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她喊：“张应！”

张应看一眼秦言领会地一笑，然后说：“王丽，我回去了。”走出教室。

王丽沉默，秦言说了声：“人家是来看某人的。刘忠华是看你的。哎！看上你啦！”

刘忠华：“滚！放呀！闲的没事干了！”

王丽看看秦言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王丽说：“就是！闲的没事干了！学习！”

秦言：“我说的是真的！我是好心告诉他！怎么这样！”

刘忠华：“还说？”

王丽：“你还说！你怎么这样！别说了！没事干了。学习！学习！”

秦言一边找书，一边说：“学习！我的数学练习册呢？我的数学练习册呢？”教室里没有同学回答，秦言一直喊：“我的数学练习册呢？”

马君说：“先看我的吧。”

秦言还在问：“我的数学练习册呢？怎么办呀，我怎么做练习题呀。难过死我了！马君，把你的练习册拿给我看看。”

马君说：“你做完了，我再做。”

秦言告诉马君说：“好！我做快点。”

王丽说：“你问数学老师有没有办法。”

秦言告诉王丽：“中午我去书店找找有没有，我得想办法，不然我的数学怎么办。”

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走出教室去食堂，秦言说：“马君你给我先打上饭，我去书店回来吃。”

马君：“吃了饭，我和你一起去！先吃饭吧。”

秦言说：“行。”她们两个一起朝食堂急匆匆走去。

书店的门被秦言急匆匆推开，她和马君走进去，问马君：“高中类的书在哪？高中类的在哪？这是复习的，怎么没看见练习册？”

马君：“再找！看得仔细点。”

秦言聚精会神的表情：“我怎么没看见？”

马君：“没找到吧？再找找。”

秦言着急了：“我还是没看见，找售货员问吧。”

马君看着对面走来的售货员对秦言说：“来了！来了！你问吧。”

秦言：“阿姨，有没有高中第四册数学练习？”

售货员告诉她：“买完了。这一册不再进货了。”

秦言难过地：“啊!!! 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售货员告诉她：“没有办法，反正我们这里不进货了。”

秦言失望地和马君走出书店。

数学课，数学老师走下讲台，秦言说：“老师，我的数学练习册没了，怎么办？没法做题了。”

数学老师说：“把我的那本给你，到我办公室去拿来，在我的办公桌上，你现在去拿。”

秦言高兴地回答：“我去了。”走出教室。

晚自习的教室里，王丽整理课桌整理出了一本数学练习册，她喊：“谁的数学练

习册！？谁的数学练习册？哎？谁的数学练习册？”

秦言走过去拿过练习册：“你怎么这么恶人！在你这你也不说！你怎么这么坏！”

王丽瞪大眼睛差异地看着秦言不说话，王丽哭了。

男生说王丽：“你借着看了也不还给人家。”

王丽：“你怎么知道我借啦。”

秦言：“那怎么会在那里。”

王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记得我没借呀！”

秦言：“好了！好了！狡辩！”

男生：“就是狡辩！就在你的桌子上，你还不承认。”

王丽：“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犯贱呀！帮女生说话，没有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不知道羞耻。”

秦言也生气：“你真可恶！你犯贱！你拿了还不承认。”

王丽：“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秦言：“你真可恶！我都急成那个样子，你看不见？你是故意。”

王丽：“好，既然你这样说，我不想说什么！我就可恶！我可恶极啦！”

王丽走进话吧，拨通了电话哭起来：“妈!!!”

红萍：“怎么啦？”

王丽哭起来：“我和秦言吵翻了。我在桌上整理出秦言的数学练习册，她把我骂了，骂得那么难听！我和她在教室里骂起来了。啊！”

红萍：“别哭，你慢慢地说，是你拿了没还她，是不是？”

王丽：“不是！我没拿！她说我坏，骂的那么难听！……”

费红萍：“你别再和她吵了，她是着急生气了！你也要调整你的情绪，别再哭了，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把这个事忘了，好好学习，不要让情绪打倒意志！听见了吗？”

王丽听着电话那头红萍说话，心情平静下来，像一剂对症的良药，抚慰了王丽委屈和尴尬的自尊。

2006年5月18日下午音乐教室里，王丽走到钢琴边坐下开始弹奏一曲配乐散文诗：

《我的幸福》

“我穿过快乐的风，身子却是干的，我路过别人的故事，感动却怎么也抹不去。曾经，我把这句话写在日记的扉页，我一直以为自己的随性，可以让自己融入别人那浸满泪水的故事，不经意间邂逅了我的幸福。只记得那天受了很多的委屈，满心的难受与不满，倔强到不想流泪，可还是想到了家，那个可以让我可以依靠的地方。不由自主的拨通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仅仅一个音符，便让我心酸不已，想起了那句像个委屈的孩子喊出了妈，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然后便是关心的话，再然后，我擦干了泪……”

那日的日记上，多了这样一段话：“迷乱的阳光在秋千口上荡漾童年，那是自由的幸福，凉风四溢，乱舞的斑驳钻进鼻尖，那是清凉的幸福，我的幸福，很简单，它的名字叫默契。”

……

晚饭后，教室里，王丽和秦言真的不说话了，各自都趴在桌子上难过。

王丽在想：“都回不去了。每天都看着太阳升起来然后再落下去，影子变短再变长，这样的感觉……应该很孤单吧？我们输给命运翻云覆雨的手掌，摔得遍体鳞伤……我该怎么办，现在的我很无助，友情到哪里去了？”

秦言也在同一个问题“回不去了……”

王丽开始写纸条：“秦言，那本数学册我没有及时发现，还给你，我也很后悔，我知道你丢了数学册有多着急，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理解你的态度，我真的希望还能回到以前。请听一下我写给你的心里话：

《写给你》

你，一个像我一样偏执、任性、不愿服输的女生。去年，我们俩拥有同样的六月，分别中考又相聚中考，手拉着手，我们成了一名身着一中校服的一中学生……

你是知道的，我的善变连我自己都捉摸不透，如昨晚，当教室里，渐渐静下来的时候，我竟不觉的流下了眼泪，没有声响让眼泪一直一直往下流，我想起了好多好多。高一这一年就快过去了，“昏昏沉沉”是这个词吧？可笑的是我竟连回想的思

路都没有。今天上体育课了，操场的跑道上爬满了毛毛虫似的串串，不知是哪个女生喊出了“香樟树”三个字，我的心立刻紧缩了一下，然后便开始笑自己，怎么可能呢……今晚的夜空好像少了点什么，灰蒙蒙的。哦，对了，少了星光。阴天了吧？这个季节是多雨的。你以前曾经说过，下雨的时候，我总会莫名的伤感，甚至会流泪，那时我总会掠走你大半包的“心心相印”，而今晚又要下雨了，你的“心心相印”在那儿？听，落雨了……然后把写好的字条叠起来递给了秦言。

秦言看一眼王丽笑笑接过字条，顺手拿起自己写的字条给王丽：“我的。”

王丽笑笑接过字条说：“我知道了”并打开，“王丽，数学册是我们发奖的那天，我忘在你那的，说了你那么多难听的话，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原谅我吧……”

9. 青春不会迟到

音乐教室里，王丽说：“张应呀，我和秦言跟刘忠华说，你看上他了，他把我们给骂了，把我们给骂了个狗血喷头。”

张应问：“他怎么骂的？”

王丽复述给她听：“滚！闲的没事干了，你问郭苒，她都听到了。让人给骂了呀！多没面子呀！连我们的脸都给搭上了。”

郭苒告诉张应：“你写信吧。”

王丽：“就是，写信。”

女生们围在钢琴边站着，王丽在钢琴上弹奏《梦中的婚礼》……

老师走进教室：“上课！……”

春天的傍晚，暖风浮煦，王丽和秦言、马君从食堂出来走进操场，秦言说：“男生真是不像话，老是拿手电照女生宿舍的窗户。昨晚突然一道手电光划过窗子。”

王丽：“他们男生怎么这么变态。”

马君：“真是不要脸呀！”

秦言：“没想到男生这么不要脸！老是照女生宿舍的窗户干什么！”

王丽：“犯贱！你们把窗子关上，窗帘拉上。别让那些不要脸的男生再往你们这看。他们怎么那么不要脸。是不是查宿舍的老师照的？到了熄灯的时间，你们老是不熄灯。”

马君：“谁知道呀。”

王丽：“找个时间，做个实验看看。到底是谁照的。”

秦言：“什么实验？”

王丽：“我想起一个好办法！现在不告诉你们，到时候就看见了。”

傍晚在食堂的餐桌上，王丽、秦言、马君围在一起吃饭，凑近说话。

秦言问：“王丽你的菜在哪个窗口打的？”

王丽：“东边窗口，这边的几个窗口挤不进去，我到那边打的。”

秦言不想咽的样子：“我说没看见这边的窗口有这样的菜，这菜太特别了吧？”

王丽：“吃我这个。”

秦言：“不用。”

马君静静的吃饭，秦言说：“我去水房打水的时候，高三的一个男生也在打水，他先让我打，他让着我，你看高一的男生就不行了，还和我争。”

王丽诡秘地说：“高三的男生，一看是一个高一的小妹妹，让着你吧，又长得这么漂亮。”

说笑了秦言，她难为情说：“你什么呢！”

王丽：“我是说……你很漂亮呀！”

秦言：“停！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样！去！一边呆着去。”故意严肃地说：“滚！”

王丽说：“人家高三的觉悟多高呀！都快考试了，还这么镇静、有序。高一的男生是没强化的原因？”

秦言：“现在就不会和你争了。”

王丽回答：“也倒是。”

秦言把匙子放下，然后把王丽一边准备要喝的一合奶打开，把吸管插上，并做着上嘴里送的动作，刚要到嘴边的时候却改变了方向，送到王丽的嘴边，同时为这一虚惊的动作笑着，王丽一直看着她的动作，最后也笑了，并接过这盒奶，同时，又送到秦言嘴边，示意让她吸一口，王丽说：“来一口。”

秦言摆着左手笑：“耨！耨！”

最后王丽把吸管放到自己的嘴里，刘忠华一边吃饭，一边凑近过来……

刘忠华拿着饭盒准备离开：“我去水池。”

王丽问：“你那么急干吗！”

刘忠华：“去打球。”

王丽话中另有寓意：“你干的还挺多的呢，比赛不是挺好吗，还打球呀！已经很好了。”虽然听到了这话是反对的意思，刘忠华还是离开了食堂。

王丽说：“今天是星期六，要回教室写周记。”

秦言说：“今天是星期六，晚自习前可以回宿舍。”

王丽说：“走，到406看看。”

王丽来到406室。王丽问：“秦言，拿面膜给我。”秦言递给她面膜，王丽开始在自己脸上涂抹面膜，涂满之后去关窗子，突然听到对面男生宿舍的男生喊：“鬼！”王丽说：“男生真不要脸。就是他们男生干的。”

秦言朝对面男生宿舍看时，发现在水房打水的高三男生，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王丽问：“你看什么呀？看谁？是不是又有男生用手电照过来？”

秦言告诉王丽：“是高三打水的女生。”

王丽恶作剧地唱起来：“对面的男孩看过来！看过来！……”然后又转折地说：“什么看过来！不看过！别胡闹啦！人家都高三啦！都高考开始啦！他又不是傻子！谁那么缺心眼！我们去教室写周记。”走出406室。

王丽她们从宿舍回到教室，开始写周记：

《十七岁的脚步》

十七岁，你拥有了很多权力，你的自信，你的才华，你的单纯，都随着这刚刚获得的权利一起放飞，春夏秋冬，海角天涯。季节总是如期而至，我们依旧翻阅那喜欢的风景，没有人拒绝春天的邀请。我们看云去，我们看海去。青春的甜、青春的乐、青春的情与火，十七岁时候马马虎虎不在意。

十七岁的时候，还经常想起八岁的故事，那时的历史并不辉煌，今后的日子还很漫长。你完全可以相信：十七岁以后的日子会有滋有味；十七岁以后的生活会多姿多彩。十七岁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笑，二十八岁的时候，你也许会在同一个地方哭。走过伤心地，你将变的快乐；走过荆棘路，你将变的坚强。男子汉的风度就是这样铸造的，女孩的魅力随岁月逶迤而来，蜿蜒而去，你已不再为别人的风风雨雨作出肤浅的注脚，你终于有了自己的故事。十七岁，青春已至，征程漫漫，应将把脚步放宽，量它几道，问，量它几座山，为人生的旅途留下一路自豪的歌！……

教室里同学们有的开始自习，有进有出，李淑娟走进来，她说：“同学们下一节语文课，教委领导听我的课，希望同学们配合我讲课，你们把课文《听听那冷雨》预习一下……”王丽回答：“老师你放心吧！我们会帮你的！”

李淑娟看着王丽笑着说：“好好好！你们都是帮我！你们不是听课？！这是什么话！我这不是给你们上课呀？”

刘忠华：“老师你吵他，使劲吵他！叫他们试试！真不懂事呀！”

李淑娟：“好了！好了！告诉你们就行了。”

王丽突然问：“老师，你怎么现在不那么吵我们了？”

李淑娟：“因为你们听话了！懂事多了。”李淑娟离开……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静下来。教委领导、校长走进教室，李淑娟走向讲台：“同学们上课！”

同学们起立：“老师好！”

李淑娟回敬：“同学们好！今天讲课文，《听听那冷雨》，作者于光中，他 1928 年生于南京，1949 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后赴美进修，1992 年才有机会回大陆访。本文创作于 1974 年，正如文章中所说，离开大陆已经二十五年了。几十年来，余光中经历了离别家园的痛苦，浪迹天涯的辛酸，却始终在精神上与祖国血脉相连。本文以乡愁导入……从时间上……哪位同学回答？”

王丽举起手，然后回答：“第一，叠词运用，形象生动描述雨景，节奏强。第二，修辞的运用比喻、拟人等……用散文的文体进行描述，是一篇诗质的散文！本文以听雨为线索，将横的地域感，纵的历史感，从太初有字，到亡宋之痛、再到公寓时代，交织成一个美的境界……”

王丽在日记里写到：“老师今天班会时的话题，那么沉重！这也许是高中以来最为严肃的话题，讲了关于 2007 年高考的事，听得满教室的同学一愣一愣的，那么沉重的话题这张薄纸怎能承载呢？痛痛的双眼，让我再次体会到了高中生活的艰辛。

周末的课外活动时间都是这样伴着纸和笔度过的，虽然搭上了吃饭的时间而闹得夜里胃痛，但能在无尽的喧闹中觅得一份少有的娴静，久违了！”接下来是一首诗：

《写给妈妈》

妈妈，您的生日快到了，我一定要为您点燃生日的蜡烛，默默地为您祝福。现在依旧记着去年母亲节我送您一束康乃馨时您那欣喜的样子，我只是说，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好好过生日，可这一天还要等多久呢？妈妈，也许您生日那天不会带给您什么惊喜，可您要相信，我会承载着您的期望走好每一步。妈妈，祝你幸

福。

下午的课活。教室。

李淑娟走进教室，同学们立刻静下来，李淑娟说：“我们表演课本剧，曹禺的话剧《雷雨》片段，时间是一个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表演，第一组，由王丽、秦言表演……”

王丽站起来，犹豫着用征求意见的眼神看一眼同样站起来的秦言和又老师李淑娟：“到讲台么？”

李淑娟告诉她：“到讲台上来。”

王丽、秦言笑着走到讲台。

李淑娟走下讲台，站在门口说：“把桌子拖到一边。”她看着王丽和秦言搬桌子。

刘忠华问老师：“放到讲台下面吧。”他很快走到讲台上，帮她们把桌子搬到讲台台下。

李淑娟又说：“把下面的桌子也往后拖一拖。”同学们把桌子拖到教室后面，教室的前面留一块空地做表演。

秦言说：“我千万别说错了，说颠倒了。”

王丽：“没事，你注意点就行了。”

秦言说：“啊，千万，千万呀。”

刘忠华把桌子摆放好后回到座位。

李淑娟说：“开始。从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开始，王丽饰鲁侍萍，秦言饰周朴园。”

（鲁侍萍）王丽：“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秦言：“（抬起头）你姓什么？”

王丽：“我姓鲁，老爷。”

秦言：“（喘出一口气，沉思地）侍萍，侍萍，对了。这个女孩子的尸首，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王丽：“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秦言：“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王丽：“亲戚？”

秦言：“恩——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王丽：“哦——那用不着了。”

秦言：“怎么？”

王丽（看着他）：“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秦言：“（惊愕）什么？”

王丽：“（看着他）她没有死。”

秦言：“她还在？不会吧？我看见她河邊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王丽：“看他）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秦言：“哦，救活啦？”

王丽：“（看他）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以为她那夜死了。”

秦言：“那么，她呢？”

王丽：“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秦言：“那个小孩呢？”

王丽：“（看着他）也活着。”

秦言：“（忽然立起）你是谁？”

……

王丽：“（看他）：老爷，你想见一见她么？”

秦言：“不，不。谢谢你。”

王丽（看他）：“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衣服、做饭（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

同学们“哈哈”笑起来，王丽难为情地笑着，看上去明显有些紧张。

秦言：“（强迫自己立刻收了笑容）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王丽（带着紧张）：“大概她是不愿意吧？为了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

王丽：“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你那雨衣，我怎么说？”

秦言：“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

里纺绸的衬衣也拿出来。”

王丽：“旧衬衣？”

……

王丽：“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秦言：“（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王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同学们：“呵！（起哄）”

秦言：“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同学们：好！（起哄）

王丽：“（朝上他）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秦言：“你……侍萍？（不觉得望望柜上的照片，又望鲁妈）”

同学们：“噢！（共鸣）”

王丽：“（带有感情地走到他跟前，扑上她）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同学们：“噢！（掌声）good！现代版！好！精彩！精彩！”

秦言：“（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挪动了几步）？”

王丽：“不是我要来的（哭着）。”

秦言：“谁指使你来的？”

王丽：“（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看着他）”

秦言：“（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王丽：“（愤怨）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

……

晚饭的食堂里，王丽、马君、秦言围着桌子吃饭，马君看着王丽说：“你就是让人笑，老是出错，还节外生枝，怎么趴到秦言的身上了？是怎么回事？”

王丽说：“周朴园说，谁指使你来的？她说，是命！是不公平的命让我来的，你找侍萍吗？”

马君听明白了回答：“啊，是那么回事呀，说错了。进入角色了，太好玩了。”

王丽还带着课堂上表演的兴奋：“真搞笑。唉，课本剧，挺有意思的。那么好玩。”但她们都在回避一个情感危机的话题，对美好情感的向往。

秦言：“可不是怎的，就是有意思。”

王丽从外面走到马君一边：“吃的什么菜？好不好吃？”看着对面桌子吃饭的高三男生说：“育栋梁，可口饭菜。”父亲就站在他身旁，正在吃父亲送来的饭菜。

王丽：“看，吃的什么呀。他都高三了，快高考了，也该补补了。看到了吗？这就是氛围，什么叫节奏，这就是高考的节奏。高三的同学在高考前和即将分手的时刻，表现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的十几个同学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分明是享受这段美好而难忘时光，格外的珍惜。有的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有的同学一个人躲到角落里用最快的速度吃饭。”她们看到有好多来送饭的高三家长，站在学生身边看着学生吃饭。

10 . 没有预料的烦恼

大姐红娟周五直接来到日照，没有提前通知红萍，到了母亲那里她电话告诉红萍已经到了，在红萍见到她时，她就问王充上班了没有她这样的问话是对红萍也有不信任的疑点。

红萍回答：“不知道。”

红娟问：“王大纲没告诉你？”

红萍说：“没有。”

红娟说：“王充上班了，上班几个月了。也不知道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全家人都跟着你受气。王大纲如果不愿意过，就离了吧。”说得红萍一愣愣的，一时找不着切入话题的切入点……

第二天，周六上午。红娟来到红萍陪读的家中，费红萍准备好了午饭，王丽来到饭桌前吃饭，红娟和红萍说话，红娟说了一个很严肃的话题，“红萍你跟我说，王大纲到底怎么想的，这次就是来看他的态度，问题就出在他那里！王充上班好几个月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遇到你的市长同学，问我王充工作的怎么样？问了几次了，我们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虽然你和他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同学，但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王大纲太不像话了，就是王大纲的事！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如果他想离婚，你没必要这么样巴结他，你做好离婚的准备，我给你先把房子买上，你不用担心生活问题。”

红萍说：“我的房子已经买好了，生活方面没问题。”

费红娟又说：“用的是我们最好的关系，不能抹了面子，王大纲他这么做是欺负我们。他想离婚，你就跟他离了吧，我们全家人为你受气。”

费红萍说：“王充上班了，我都不知道，过分了。”

费红娟强调：“所有的原因都在王大纲那里。离婚就离婚，你害怕什么！他欺负我们一家人！”

费红娟手机响了，她接了电话：“啊，昨天到的，现在在你陪读的家。”

王大纲“晚上我请你们出去吃饭。”

费红娟语气严肃地说：“不用！我没有时间，还有别的事，你就不用忙活了！王充上班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费红萍生气的说：“让他少来那一套！谁去吃他那顿饭！耍赖皮！不要脸！”

王丽听着不说话，感到了母亲的态度，她看看红萍再看看红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但谈话的氛围已经让她感到了硝烟的味道。

费红萍说：“王丽你吃饭吧。叫你爷爷过来吃饭。”

费红娟继续说：“你怎么受这个罪！过不了就离婚，我们都跟着你受气，我们受不了！”

这时，爷爷走过来，红娟和红萍暂时停止了对话……

红娟没有接受王大纲及刘敏一家人的任何邀请，态度非常冷漠，王大纲明显被冷漠的氛围，一个人呆在那个家里。

第二天也就是周日的上午，王丽停下学习准备吃午饭，她问费红萍：“我大姨去哪里了？”

费红萍：“去海边了，他们在那里吃饭，你吃饭。”

爷爷感觉时间到了过来吃饭，王丽、爷爷、费红萍围着桌子吃饭，爷爷问：“王大纲又不回来吃饭啦？”

费红萍告诉他：“不回来啦！你吃你的，不用管他。王丽你爸又不回来了。”

王丽问：“他上哪啦？”

费红萍说：“在那个家吧。他经常这个样，不回来。”

王丽说：“你给我手机，我给他发个短信。”

费红萍说：“你快吃饭吧，发什么短信。”此时红萍是阻止不了王丽的决定，她放下饭筷决然拿起手机说：“我给他发！”开始发短信，结束后王丽继续吃饭。

王大纲却走了进来，看着王丽，用手指着她喊：“王丽！你给我听着！你好好学习就行了！什么事也不该你管！你发什么短信！”

王丽回答：“我就发！”

王大纲手指着王丽的额头喊：“你再给我说一声！”

爷爷看着王大纲说：“王大纲你怎么事！”

王丽继续说：“我就说！我长大了！我为什么不能说，你就是做得不对。”

王大纲再次指着王丽的额头说：“你再给我嘴硬！啪!!!”一个耳光上去，王丽被激怒了，哭着喊：“啊!!!你为什么打我!!!我就说！你就知道动手打，你还知道什么？连一点道理都不懂，别人做错了你也跟着错！你们都欺负我妈！”

爷爷喊：“王大纲！王大纲！你怎么回事！”

王丽还在继续：“我就说！为什么不让我说！就是那么回事！”

费红萍说：“王大纲你干什么！想离婚就说，你打孩子干什么！你就是找事！”

王丽接着红萍的话说：“你不就是想找理由离婚吗？”

王大纲的思路非常清晰，他说：“好，你就教育这样的孩子对我！离婚！我走！”

王丽对着王大纲的背影喊：“你快走！离婚就离婚！我妈离了婚，能找个比你好的！”

爷爷看见一家人闹成这个样子，他纳闷的说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王大纲两个星期都没有回陪读的家了，也没有打过电话，他们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什么，红萍把自己的态度告诉王丽，她说：“王丽我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你爸他起诉离婚，我就签字，你愿意跟着谁，你自己选择。”语气和表情是严肃认真的。

王丽在红萍的情绪及语气中已经读出严肃，她说：“你们真要离了，我跟你。”

费红萍告诉她：“可以以后生活比现在就苦了，现在是两个人挣钱供应你，以后就我一个人挣钱了，你要吃苦了。”

王丽安慰红萍说：“我什么苦都能吃！以后我也不买衣服了，等上完了大学我就挣钱了。”

费红萍说：“以后你更要好好学习。争气。”

王丽告诉红萍：“我知道，你放心。”

费红萍又告诉王丽说：“你爷爷春节从来没在我们家过过，都是说到王充家过年，是因为你是女孩，他有那个旧观念，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气！将来要立足！”

王丽听着发愣，这是她无法选择的问题……

这个下午，红萍下班回来，高洁听见了声音过来问：“回来了？”

红萍问：“你怎么进来的？”

高洁说：“门开着，我进来了。”

红萍告诉高洁：“王大纲他嫂子过来。你在这里别走。我是不想跟她叨叨。”

高洁听了没说话。

她们正说着，刘敏和王建军进来了，和往常一样他们进堂屋坐下，红萍为他们上了绿茶，然后离开……

高洁没有离开……

刘敏一直等不着红萍，终于还是开始问了高洁一句：“红萍呢？”

高洁告诉她：“我看见出去了，是不是有事呀？”

刘敏和王建军还在等着红萍回来，但始终没见红萍，他们不得不到父亲房间看看，准备离开……

晚上，费红萍在结束晚自习回家的路上，把刘敏过来的事情告诉王丽“你伯母来了。”

王丽问：“她来干什么？”

费红萍说：“想解释这个事呗。”

王丽说：“让她少来些这个！王充上班了不告诉你，就不对！”

费红萍时候：“就是！”

王丽问：“你们学校那边怎么样了？复活吧！”

红萍说：“还复活！老了！热闹是你们的。”

王丽不答应了：“哎呀！你就和真的老了似的。你千万别老，我还没想你老了的怎么样。”

红萍说：“就我现在这个样，和你爷爷一样。”

王丽不服气的：“哎，不过，你是真的老了，比如说，我穿衣服，你好像老是把审美停留在你的时代，跟着你的审美走。我是学生，我会把握的，我热爱美。”

红萍警告：“怕你审美过度。”

王丽回答：“不会，那只是件衣服，日用品而已。”

红萍改正：“哪有那么简单，是文化、是观念。”说着话回到家。王丽开始洗漱。

高洁一直很关注红萍和王大纲的矛盾，只要听见红萍回来，且自己有时间的话，都会过来了解一下动态。红萍刚进院门，高洁就进来了，她问：“听见你回来，我就

过来了，在家没事做，真难受，跟坐监狱一样，院子这么深。”

红萍听着回答：“啊，院墙是挺高的。夏天还行，冬天可能有点冷。”

高洁说：“到冬天再说吧。”然后转入正题，她问：“王大纲什么情况？没打电话？”

红萍告诉她：“今天到我们单位把他的工资卡拿走了。”

高洁问：“你给他了？”

红萍回答：“给他了。怎么啦？不给他怎么的？就应该给他。”

高洁叹口气，不知怎么回答，可能是预感着情况向不利一面发展：“哎呀，怎么办呀！”

红萍看着高洁的神态不说什么，自己的神情中却是淡淡的……

红萍也许是因为受大姐态度的影响，或是对生活的淡定，她和往常一样上下班，晚自习后按时接王丽，没有以前发生矛盾时的那种痛苦不堪的情绪。

中午王丽放学回家急匆匆跑进院子，进了厕所，红萍站在院子里看着王丽跑进厕所，她对王丽说：“你怎么来家就进厕所？”

王丽从厕所里出来，告诉红萍说：“我做作业了，没有时间上厕所。”

费红萍听了王丽这话后，有一种对王丽的肯定，她问：“连厕所都顾不得上了？”言辞里透露出一种赞许和表扬。

王丽说：“作业太多了。”

费红萍告诉她：“高中就是这样，是正常。高中阶段最辛苦。是知识‘拔节长高’阶段。”

王丽只是听着红萍的话，却没有清晰的概念回答红萍的这些话，沉默着……

红萍说：“离了婚，我们就这样过。你要学着吃苦了。分居半年就可以离婚，你爸爸已经快两个月没回来了，他就等着条件成熟了。”

王丽安慰红萍说：“妈，我以后一定听话，好好学习，也不乱花钱了。”

费红萍说：“我看出来了，我闺女一定行！”

王丽又说：“妈，像你素质这么高的人，离了婚一定能找个比他强的，他再也找不到像你素质这么高的了。”

又是一个中午，王丽跑进厕所，从厕所了出来，红萍告诉她：“你伯母上午到单位找我了，说真要是离了，对女人不好，女人就要服从，红萍你就不能软一点。”说

得很气愤。

王丽听着红萍表达的意思……这时高洁过来了，红萍告诉她：“王大纲他嫂子到我们单位找我，做我的工作，说真要是离了，对女人不好，红萍你就不能软一点。”

高洁听着同时在思考着社会现象，她说：“的确存在这种现象。”

红萍说：“她去找我说这个！”

高洁说：“她可能也是考虑你这方面。”

红萍说：“她不应该来说我，应该做王大纲的工作，去说他。我给王充帮忙找工作时为什么，就是让他们去说王大纲。”

高洁明白了：“哦。”高洁思考着红萍的话，也明白了她的思路。

爷爷看见王丽回来了，走出自己的房间准备吃饭，高洁问：“大爷。”

爷爷问高洁：“你吃饭啦？”

等爷爷放下碗筷离开后高洁说：“你们老是这样你在这里他在那里，的确不是个事呀。”

王丽说：“他不是就等着分居半年要离婚吗！”

高洁说：“王丽。他们的事你不要说多了，你上学就行了，别影响学习。”

王丽说：“就是我爸爸不对！王充上班了，他知道也不告诉我妈，就是他不对！”

红萍问：“王大纲他应该把情况和他们说清楚。”

高洁说：“说了也不一定好使！你嫂子那个人不行！太狡猾！”

红萍思考高洁刚才说的这个点，到底与王大纲有多大关系，她说：“王大纲是站在他们一边，有事都瞒着我们，好像我是外人，我是想好了，他要离婚我同意签字。”

高洁说：“这个事不好说。”

高洁说：“你看，陪读还把老人接来了。你伺候老人多好呀。人家也可能说找那个女人做老婆也要这样做。”

红萍听高洁这么说，立刻反应道：“他如果这么说，我现在就让他走。”红萍拨通电话：“王充，我要带王丽去外地学习，你过来把你爷爷接过去。”

高洁见红萍这样做，她来不及了地说：“你怎么这样，我说多了。”

王丽说：“姨，我走了，你和我妈在这里玩吧。”

话刚落下王充来了，他说：“过来接我爷爷……”

高洁看见王充开始给爷爷卷起铺盖，她回家了……等听到王充接爷爷离开时，她又过来了，她说：“哎呀，我说多了，你看你，反应那么快干什么，你也不想后果。”

红萍说：“你看叫他来接，他就得马上接……”

周六日红萍带王丽外地学习两天后回来，星期一的上午，红萍准备做午饭，发现堂屋门开了，进里间看见王大纲躺在床上睡觉……也没说什么便开始做饭。

等王丽放学走进大门发现王大纲回来时，她吃惊地说：“回来了？哎？回来了？”

王大纲说：“吃饭吧！吃饭吧！”

他们开始围着桌子吃饭，费红萍问王丽：“你早饭没回来吃？怎么鸡蛋还在那里好好的，你一个也没吃！稀饭看着也没少。吃两个鸡蛋不多，听见了吗？”

王丽说：“我喝稀饭了，不想吃鸡蛋。”饭桌上还放着早晨的鸡蛋。

第二天上午，红萍和王大纲回老家，把父亲又接回来。但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刘帆给红萍打电话，约晚上在一中门口见面。

红萍和高洁到一中外面散步说话，刘帆看见她们走过来，高洁喊：“刘帆。”

刘帆看着她们笑着走过来说：“你们住的很近？”

高洁说：“隔一道墙。”

刘帆听明白了说：“啊，是挺好。”

红萍说：“有时间过去看看。”

刘帆说：“要照顾我婆婆，没有时间，出来一会就要马上回去，不能在外面呆久了。一会儿我要回去。”

红萍说：“你照顾婆婆还照顾得挺好。”

刘帆不说什么，红萍看看她，从她的神态中可以读出一份坦然与淡定。

刘帆切入主题，开始讲关于王大纲的家庭琐事，她说：“刘敏到我这儿找我啦，说你没有城府，把你公爹赶走又去接。我回家也听家里人说这个事。”

红萍听得一愣，她问：“她找你讲这个事？”

刘帆说：“前两天我回家的时候，听家里人讲，你把公爹给撵出去了，全村人都知道了，负面影响很大。”

红萍听着，这是她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她或许在为那次驱离公爹的决定后悔，

或许眼前浮现出村民议论她的画面，但却加深了对刘敏的不良印象，她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说话。

高洁却说：“就应该接回来，接回来更有城府，她嫉妒了。”

红萍听着她们的话，自己一直沉默，似乎听得有点懵，一时似乎思路被禁锢了起来，找不着话题。

刘帆说：“不行，我不能在这里时间长了。你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应对刘敏。”说着离开了。

中午饭的时候，王丽、爷爷、红萍一起吃饭，爷爷问红萍：“王大纲怎么没回来吃饭？”

费红萍告诉他：“他不回来吃了。”

爷爷明白了：“啊。”

王丽说：“爷爷你多吃点，这么多菜。”

爷爷说：“你吃，你吃！好了，我吃饱了。”

王丽看看爷爷说：“就吃那么点儿？”

爷爷回答：“啊，你吃吧。”他站起来。

费红萍说：“恁吃得太少了。”

爷爷说：“行了，行了。”说完走出堂。

中午饭的时候，王丽急匆匆走进院门看到爷爷、王大纲、费红萍都站在院子里，一时没顾上和她们说话就跑进厕所里，等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她眼睛看着王大纲问：“恁怎么在家里？”

王大纲没回答王丽的话，王丽又问：“吃饭吧？”

王大纲向屋里一边走着说：“吃饭。吃饭。”

王丽、王大纲、费红萍、爷爷围着桌子吃饭，爷爷问：“王大纲，你怎么天天不回来吃饭？”

王大纲听着不回答，费红萍接过话茬说：“他有事，回不来。”

王大纲接着红萍的话说：“有事。”

费红萍触景生情地说：“你应该多回来吃饭，陪陪老人和孩子。王丽恐怕只有这段时间我们还能在一起吃饭，我都想过了，等上大学了，就不可能在一起吃饭啦。”

高一快结束了，数着算着也就还有两年的时间。”

王大纲心里默默的赞许，他说：“嗯，以后我多回来和王丽一起吃饭。”

王丽答应：“嗯。”

费红萍说：“老的已经老了，小的要走！”

王丽答应着：“嗯，考上大学我就走了，到别的城市去了。不能天天一起吃饭了。”

王大纲听王丽这么说，他表示：“以后，我要多回来陪陪他们。”

王丽站起来说：“饱了，弹琴。”走到钢琴边开始弹琴……”

费红萍仔细听着，她问：“哎？这是什么曲子？”

王丽告诉她：“我的散文《我的幸福》配乐曲。自己创作的。”

费红萍说：“还挺好听的。”

王大纲吃饱了站起来，听着曲子，爷爷放下碗筷，坐在饭桌前也听着曲子，最后他说：“啊，还可以。”

费红萍问爷爷：“你听着你孙女弹得怎么样？”

爷爷说：“还行呀。”

费红萍说：“还行就行，你听着还行？”

王丽笑着说：“哎呀！妈！”

费红萍说：“你爷爷也很厉害，他也能听出点事来，你问问你爷爷是不是？”

爷爷不好意思的笑着站起来说：“啊，你弹吧。”说完就走开了。

11 . 青春的决堤

音乐教室。王丽、张应、郭苒围着钢琴站着，王丽坐到钢琴座位上，她说：“来，我弹一会儿。”张应和郭苒让开了。

王丽开始弹琴……结束一曲。郭苒到王丽一边说：“我弹弹看看。”

王丽把钢琴让给郭苒练习曲子，张应拿给王丽一封信，王丽看看信说：“谁的信呀？”

郭苒一边弹琴，一边看着张应和王丽的动作，见张应拿出信来，便停下钢琴，看着张应的信。

张应问王丽：“你给他行不行呀？”

王丽疑惑地问张应：“我给他？他要是认为我给他的怎么办？你说到底是谁给他的？”

张应听王丽这么说，她把信又拿回去了，说：“那拿过来吧！”

王丽说：“还是你自己给他吧。”

郭苒和王丽诡秘的一笑。

郭苒故意再问一遍：“什么呀？”

王丽说：“给他的信。”

郭苒说：“我给他。”

张应答应：“行！那你给他吧。”

王丽问郭苒：“那他认为是你给的怎么办？”

郭苒一想：“是呀！那怎么办！不妥！算了吧！”

王丽补充说：“不妥呀！还是算了吧！还是你自己给他吧！”

老师走进教室喊：“上课！”

王丽、郭苒、张应其他女生一起矫情地喊：“老师！”

又是音乐课，王丽结束曲子，张应迫不及待地说：“我弹！我弹！”张应上了钢

琴，开始钢琴曲……

郭苒问：“张应那事怎么样了？给他了？”

张应没有回答，郭苒着急地问：“唉，他怎么说？”

王丽顺便说了一句：“他是不是说你，闲的没事干了！”

张应说：“我没有给他，他都不认识我，我怎么给他。”

郭苒问：“还没给他呀？要不就用一首歌词表达吧！”

王丽赞同：“行行行！我给选，《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怎么样？”

郭苒说：“可以！可以！”

张应也说：“行，可以。”

王丽又问：“谁读给他听？”

张应说：“你们两个读谁读都一样。”

王丽果断地说：“我不读！让他误会了怎么办？要是再让人给骂了怎么办！多没面子呀！”

张应说：“那让郭苒读吧！”

郭苒也说：“那他要认为是我呢？我看还是不妥！”

张应说：“算了！算了吧！”

王丽说：“哎呀！我帮你吧！给想想办法！”

张应结束曲子，离开钢琴，郭苒下定了决心说：“我给你想办法！”

王丽说：“好！那这事就交给你去解决了！”

张应、郭苒围站在钢琴边，这时老师走进教室说一声：“上课！”

王丽、张应、郭苒她们娇滴滴地喊：“老师！”

老师冷落她们的娇滴滴，走上讲台……

上午教室的课间，王丽走进教室，郭苒喊：“王丽。”

王丽一边走进座位一边问：“什么事？”

郭苒说：“我读歌词，就等着你回来。”

郭苒问王丽：“他要再骂怎么办？我把脸往哪搁。”

王丽说：“他骂就让他骂吧。骂，就不说了？你答应的事就要完成。”

郭苒无奈地说：“好！我读了！”郭苒拿着书翻看。

王丽说：“我喊开始，你就读。开始！”

刘忠华在全神贯注地做数学题。

郭苒说：“刘忠华你听着！是二班女生用一首歌词向你表达……让我读给你听。”

王丽神秘的笑一下提示的意思：“什么歌词呀，读呀！”

刘忠华问：“什么歌词？”

王丽告诉刘忠华：“《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

郭苒说：“啊！找着啦！《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

王丽低着头笑听着，不敢看郭苒和刘忠华的反应和表情，刘忠华听完了，抬起头说：“不好听！不好听！是首老歌了。五六十年代的歌。”

郭苒：刘忠华怎么样？

男生问：“是谁呀？哪个班的？”

王丽说：“不能和你说。”

男生说：“不就算了！”

王丽说：“学习了！”

刘忠华说：“你还知道学习呀。我看你是闲的没事干了。”

王丽强调说：“我抗议！不是我说的！是郭苒说的。班长，你吵她！告诉老师！让老师吵他！似乎全中国除大学外的任何一个教育机构都会将其列为禁止重点！她还在这里读什么情书。”

刘忠华说：“是歌词好不好。”

张应探进头，郭苒喊：“刘忠华！二班的女生在门口。看！”

男生一边跑出教室，一边问：“在哪里？在哪里？”看一眼又跑回教室，说：“哎哟！怎么长得跟变形了似的！”

王丽说：“眼睛长得多漂亮！”

男生说：“就眼睛长变形了！”

刘忠华也起身刚要走，听这么一说又坐回座位，他说：“你们给介绍个好的，怎么把那样的介绍给我呀！”

男生附和着说：“就是！你们要是没事干的话，给介绍个好的。”

王丽把话锋一转说：“谁给你介绍呀！是人家让我们帮她，是郭苒答应她的，没

我的事！我学习了！不和他们玩啦！自己的事自己办！让她自己读歌词吧！”

郭苒说：“关我什么事呀，我怎么还给读情书！”

王丽解释：“你读的是歌词好不好！不是情书！”

郭苒说：“王丽不是你让她读歌词的吗？”

王丽话锋尖锐：“我让她读，又没让你读！你自己愿意读！”

郭苒无可奈何地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呀！”

张应站在教室门口喊：“王丽！我看你的历史练习册。”

王丽拿起历史练习册朝门口走去……

下午晚饭后，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走在教学楼门前，王丽问：“刘忠华你怎么那个样呀？”

刘忠华说：“王丽你们真能闹呀！别再闹下去了。”

王丽说：“以后谁也不许再说这个事啦！”

秦言说：“我看也是！”

王丽说：“不行！我也得再抓紧点！”王丽看着校园里盛开的夏花，浮想联翩：

《小幸福》

我希望快乐、安静地守着属于自己的小幸福，不会再唱那些孤寂的歌。“小幸福？”这是初中同学给我的信上说的，真不知道她是因为想起了这样一个词，当看见这个词的时候，伴着我的不仅是满心的感动，还是一种满足。或许我真的是幸福的，虽然有时会莫名的感伤，但是我知道那是属于成长的插曲，抹不掉的旋律。零零散散拼凑出的是生活百味，尽管苦、辣、酸、甜交织，平淡无奇中却透露出一种近乎完美的美好，那种美是源于自然，天生丽质。我感谢走过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我会用心的记住无声间流走的大片韶光，用心的采撷生活中每一缕感动，然后去编织成最美好的珍惜。守住我的“小幸福”……

上午第三节是体育课，同学们来到操场，刘忠华没有看见王丽，心里觉得少了什么，空荡荡的，无滋无味，他开始梳理自己的心思，他想，“当我看不到王丽的时候，才感觉到她的存在对我是多么的重要，我突然发现自己可能是爱上王丽了，这是长大吗？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喜欢一个女孩。不！不要去想！现在还小，只能好好学习，

将来都还不知道怎样，去哪，还是算了吧！不要讲的好……”

刘忠华站在队列前喊：“向前看齐！向前看！”同学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操场上跑步，这时王丽跑进操场，跑进队列，早已进入刘忠华的视线……”

刘忠华看到王丽的表情由衷的灿烂起来，喊：“一、二、三、四！”洪亮的声音中潜藏着青春的喜悦……

体育老师讲：“女子测验，开始！5、4、3、2、1！”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散开。刘忠华走到王丽身边问：“王丽怎么迟到？”

王丽告诉他：“班主任叫我去趟办公室。”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刘忠华告诉王丽：“王丽，我长大了，看不见你的时候，我真的好想你，是我真实的感觉。你呢？”

王丽不回答刘忠华的话，向前走，她说：“我给你读一篇作品，《我会在你身旁》，如果有一天你想哭……给我打个电话，我无法许诺我能让你哭…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哭；如果有一天你想高飞……别害怕，给我打个电话，我无法许诺我会让你止步…但是我可以和你一起飞；如果有一天你谁的话也不想听……给我打个电话，我保证会到你的身边……我还保证我会一声不吭。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打来电话……而没有人接听……赶紧过来看看我，也许我需要你……”

晚自习的教室里，和往常一样，都在认真学习。刘忠华从班级的报箱里拿回几封同学们的信件走进教室，把信放在讲台上，自己手里拿着一封粉红色信封的信走到座位上，然后又走出教室，在教室的走廊里，打开信封，信中写到：“刘忠华，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和你有同样感觉，我不能回答你，至少现在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用这首诗表达我的心情：

《星星》

暮夜沉沉

寥寥星辰

人人徘徊的云

和流转的风中

洒落清辉

在落寂的心的近旁

我的心

一半为你忧伤

一半为你歌唱。

刘忠华看完王丽写来的信，他回到教室，开始看书。

王丽一直在学习，一声不吭，聪明的秦言看看刘忠华手上的粉红色的信，心里猜着是一封来自女生的信，但她不知道是王丽写给他的。

马君起身走向讲台，一边说：“看看有没有我的信？”翻找信件的时候，她说：“有我的。”拿起信，慢慢地走下讲台，然后说：“王丽、秦言你们都有信，你们自己过来拿吧。”

王丽到讲台拿到信回到座位上，然后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方芳。”马上告诉秦言说：“是美女方芳的信。”

秦言告诉王丽：“我这封也是她的。”

王丽开始看信的内容，之后写回信，写到：“方芳，一道中考，你我近在眼前，却距离天涯海角，只言片语，寄上对初中怀念。”

《风抹天空》

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很随性的快乐着，因为我坚信着自己的那份骄傲，可以每天都以自信的步伐，踏起第一缕晨光，送走最后一抹昏暮，可是终究错的还是我，那份骄傲所带来的固执，让我在中考时填报志愿时与父亲产生矛盾，也许是繁重的复习已让我不堪重负，一向听话顺从的我第一次想用那种逆反的心理去面对所谓的父命，无数次的在心底暗暗说到：不要上一中！直到在考场上，当志愿卡落入手中的那一刻还是那样的固执。可当我望向窗外，恰与父亲严厉的目光相遇，我心软了，匆匆几笔涂抹，我飞奔出考场……之后的几天，同学们都在为中考的成绩或是担心，或是焦虑，而我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因为我早料定我的成绩足以让所有人吃惊，事实果然是如此的，我的成绩并不是一中的前三，可就当它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全然没有了以往的洒脱，好难受，以至于忘记了怎么哭。

时间总在无声的流逝，那个六月的风雨交加已永远沉淀在记忆的底层，不曾轻易回首，无心的回望也会让我感到真切的痛楚，它的沉淀已让许多一同曾漂浮

的心绪积淀，就像昨夜一场冷风吹去了满是的茫茫送归此时的秋阳闪耀……

刘忠华唱：“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喔，我的泪光承载不了喔，所以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我吻着你的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揭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秦言看看刘忠华粉红色的信封说：“哎？我们的信封都是这样颜色的，怎么刘忠华的信封是粉红色的？”

同学们看着刘忠华粉红色的信封没有说话。

刘忠华喊：“我感觉我要谈恋爱了！”

秦言听着刘忠华的话沉默。

男生笑着说：“你谈吧！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刘忠华说：“咱都是真的！”

马君喊：“都自觉点！别说话了啦！”

王丽借马君的话茬说：“别影响别人学习！”

12. 学校高考氛围

2006年5月24日，清晨，王丽在学校门口不远处与走读生汇集的地方，看见校门两边肃然立起两块火红的扁牌，上面写着：“青春无悔奔赴万里鹏程；同学少年铭记光辉岁月。”的字样，一下子把2006年高考帷幕拉开。

王丽进入走读生的人群走进学校大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教学楼前站着全校等待出操的高一级的全体师生，在组成的队列中，有很多同学在目不转睛的看书或拿着小抄背记着单词，王丽走进队列，早操开始，悠扬的体操广播……结束早操，王丽在回教室的路上，分享着校园里在这个即将高考的特别时期的风光，这里的空气、阳光、拂面的暖风、还有开放的花儿，高三同学搬运课本的画面，无不触动王丽敏感的直觉，对事物她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那道明媚的伤》

每到这个季节，我就喜欢在街上闲晃，看风穿过我的视线，穿过每根繁茂的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空隙，在大片的树荫上，写下片片斑驳的，熠熠闪烁的零散，如同凌乱的碎片和剪影，大片大片，更如碎裂的时光。当暖暖的风吹开了凤凰花的花蕾（校园里盛开的凤凰花，高三的同学搬运课本的画面），我知道，在这里，又会有一群人奔向远方。伴着窗外芙蓉树的叶子，由绿变黄，黄了又绿，一年的光阴就这样悄然逝去，一年了，我似乎是见证了他们的高三吧。提及高三，心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是欣喜、是无奈、是不堪、是苦楚，无从知晓。

有人说高三常常意味着中国孩子青春的结束。我忽然颤了一下，然后想起了很多。我在想，那曾经背着背包，骑着单车，在夕阳余晖或者冷清月辉下的游荡，曾经在某个角落安逸地听着喜欢的CD，然后被路过的朋友抢走一只耳朵，再看着她傻笑着还给你的画面……那么多的现实，就在凤凰花绽开的一瞬，定格成了遥远的回忆……

王丽回到教室，上课铃响了。李淑娟走进教室，走上讲台，她讲：“高三高考，借教室做考场，为了给他们倒考场用，我们四号开始放假，6月13号晚上，开始上晚自习。”说完走下讲台，走出教室，自习的教室里很静。

2006年6月4日，午饭后，教学楼门前，王丽和秦言正在搬运课本，看见高三的学姐和一个女生走过来，王丽观察着她们的神态喊：“学姐，去哪？”

学姐看看她们笑：“去买冰糕。你们在说什么秘密？我们真的很羡慕你们现在。”

王丽问她：“没有压力是不是？还不到时候！还有好多没有经历！我们迟早也会有这一天。为什么要去买冰糕吃？并不热呀？”

学姐神秘的告诉王丽说：“紧张，出来放松放松。哎？你们抱这大摞书干什么？”

王丽笑笑说“我们要放假了，教室被高三的考生用做考场，4号（今天）下午两点半我们就离校，十二点就开始上课，两点半放假回家，假期是九天的时间。这也许是我们在一起最后的日子。”王丽哭了：“啊！——”

郭庆也很难过，他看着王丽安慰她：“好了，不要哭，长大了还哭？迟早会这样的，会离开的，我们都会离开的，你们也会离开。”秦言看着王丽，而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语言来安慰她，王丽收起眼泪对学姐说：“忠心的希望你们取得一个好成绩，到一所理想的大学读书，等着你的好消息。”

学姐说：“谢谢！等着我的消息。明早老师要给我们考前嘱托，八点后，我们就不能进教室了。”

王丽看着学姐，笑笑说：“祝你们好运！”

学姐说：“我们就等这一天了。拜拜！”

王丽目送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想：昨晚晚自习的时候，我路过高三的教室门口，看见老师在自习课上讲课，搞考前突击，这个词不对，应该怎么说呢？我说不准，具体是什么，反正老师连自习课都给他们讲课，老师的神态让我感觉到，他在奉献着一种爱责任，是在丰富着他们，唯恐他们学的不够。

秦言也说：“是呀！就是这样，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王丽说：“时间来不及了，快，放下书该到教室啦。”

王丽回家放下书走进学校大门时正和吃着冰糕的学姐相遇，王丽喊：“学姐。”学姐和女生吃着冰糕笑着问王丽：“去教室呀？”

王丽说：“等你们！”

学姐递过去冰糕说：“给你冰糕？”

王丽看着学姐摇摇头说：“不要。”

学姐说：“我最爱吃奶油的。”

女生也说：“我也是。”

学姐说：“就是怕吃奶油发胖。”一边说话，一边尽情地吃冰糕。

王丽看到她们的表情，心里不免有些酸楚，她问：“学姐，怎么样？吃了冰糕不紧张了吗？”

学姐回答：“紧张！”

王丽又说：“是找一点借口，想吃冰糕了吧？不客气地说，是偷懒！”

学姐大声地笑起来：“哈哈！多幸福的词，偷懒，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我倒真想偷懒！我想休息！”

学姐递给王丽：“给，冰糕。”语气、神态中充满着专注。

王丽笑着说：“你手里的这支冰糕，是你考前的镇静剂，谁敢分享！给我们传授点经验。”

学姐笑着说：“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我们累并快乐着。自信，成功的第一秘诀。用这样的心态去迎接今后的每一个日子，百战百胜。”

王丽说：“不说这些啦，放松吧！请相信，不会辜负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付出了汗水的日子。呀！你吃得这么快！吃冰糕比吃饼干还快！”王丽说羞了学姐，她告诉王丽：“你们该上课啦！”

王丽说：“再见！好好考！”说完回教室上课了。

提前课时结束后，班主任李淑娟走进教室，上了讲台，她强调：“高考用我们的教室，所心我们要放九天假，教室和宿舍的钥匙都要交上来，各宿舍把钥匙交给班长，然后交到我办公室。全部交上来，放假期间，一律不能进教室和宿舍，做人要厚道，诚实……”

王丽、刘忠华、秦言认真听课，张应等候在教室门口，有点不安。

李淑娟继续讲：“高中的第一个学年就要结束了，在这一年里，你们从不适应高

中的快节奏逐渐到适应再到强化你们的学习，掌握知识，丰富自己，想到将来一定要成功，这当然很好！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你的成功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把成功的目标只定位在众人之上的利益之争，那我要说，你是自私的！思想是狭隘的！你们是否想过，你们的知识，不仅是你们自己的，而是这个社会的和整个人类的，知识越高，肩负的责任就越重！你们的生命和知识，不仅属于你们自己，他属于所有给过你们爱的人和这个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不要把成功的定位只定位在个人的众人之上利益之争上，而要定位于你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少爱，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你的存在是美好的。不要把我们的知识、才华用于狭隘利益之争上，要多一些奉献，给这个社会及这个世界……先讲到这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王丽、秦言走出教室和张应打招呼，张应看见她们过来，喊她们：“王丽、秦言，放假你们干什么？”

王丽“张应！你还没走呀？”

王丽突然想起来地说：“哎？我们去海边怎么样？”

张应说：“去！当然去啦！”

刘忠华走过来喊：“王丽，你们商量什么？”

王丽说：“我们去海边。”

刘忠华说：“还有谁？”

王丽告诉刘忠华说：“都可以参加，现在还不清楚多少人，我们刚刚开始商量，你也可以参加。”

刘忠华说：“那我也参加啦。你们现在定了都有谁参加？”

王丽说：“秦言、张应还有我。”

刘忠华：“你们等我一会，我把钥匙给老师。”

王丽：“不用着急，你去吧！今天下午我们就是玩！刘忠华、秦言你们去教室收拾东西，我回家，半个小时后，在学校门前的公交站点集合！”

公交站点。王丽在家的方向朝公交站点走着，刘忠华喊：“王丽！”

王丽笑笑问：“他们都还没来呀？”

刘忠华回答：“没有呀！我担心他们拖了时间。”

王丽告诉刘忠华说：“不会的！这些人呀，在时间上没问题。”

刘忠华担心地问：“会不会家长不让出来了？”

王丽说：“我想不能吧，这事，家长还是能同意的。”

秦言跑步朝公交站点前进，张应也从不同方向朝公交站点跑来。

王丽喊：“看呀！秦言和张应都跑着来了！去年也是在这里，也是这个季节，那个时候是我们结束了中考，我、秦言、张应我们三个一起去了海边。”

公交车驶过来，王丽、秦言、张应、刘忠华挤上公交车。

13 . 把感觉说出来

海边，王丽他们走下公交车，朝向海边走去，张应问：“你们班主任给你们讲什么呀？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王丽说：“她讲做人要厚道啦！不要把知识、才华用于狭隘的利益之争上。要多一些奉献给这个社会及这个世界。”

张应回答：“你们的班主任真好！”

王丽又补充并且强调道：“这是经常的事，她经常给我们这样讲的。”说着话，他们已经走到海边。

刘忠华看着大海表达心境，他说“难得这份清闲与恬静呀！记得有一位诗人这样说，‘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因为你拥抱着天；海水你为什么这么咸，因为你流淌着农民的汗……’”

王丽争先恐后地接上：

《我》

渴望传奇的生活

让自己的故事在别人口中传说

这也是一种名利

是名利就该淡泊

可谁忍心掐死自己的梦

圆梦并不是一种过错

拥有了自己的哲学

却失去了别人的认可

是缺乏自信的猜测，是源于自身的怯懦

分辨到了最后，我只找到了沉默

幻想在遥远的渔村，围着沙滩上的篝火
海浪声中老人正给孩子们讲述
曾经的我

秦言接上：

《绚丽的午夜》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我是不会飞翔的叶子。
在漫无边际的长夜，窗外的霓虹照不到我蜷缩的角落，
那河外的恒星，它的光芒，穿越了千年的圣听，
来到这里，却与我失之交臂。
我犹豫，我彷徨，面对诺言，我却无法实现，
纵有亘古的生命，仍有无法弥补的遗憾，曾经的信誓旦旦。
樱花瓣在飘零，是失落的精灵。
在无人的谧宇，孤独等待黎明。”

王丽接着说：

《个性》

个性是一种独立的品格，它不趋同，不媚俗，它拥有挑战的血型、叛逆的气质、奇异的风采；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敏锐的视角、超凡的见识，无论得失，无论宠辱，它都波澜不惊，一如既往。个性是一种精神，有了它就有了自我尊严，有了生命价值；有了它就摧不垮，压不倒。追求不泯，意志不衰。是雄鹰总要高翔，是翠竹总要拔节，是种子总要破土，是金子总要闪光；个性是一种力量，它能使你羁绊自拔，从无奈中奋起；它能使你放飞思想，冲破樊篱，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个性成功的潜动力。”王丽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滩，她说：“我们到海滩上赶海吧，一定会有收获。”边说边走向海滩，刘忠华、秦言、张应跟上她。

海风拂煦，王丽缩了下身子说：“海风有点凉呀！”

秦言跟一句：“这是六月了呀！”

王丽说：“海边是避暑的好地方呀，六月了还这么凉！”

刘忠华说：“把我外面的衣服给你穿吧。”

王丽说：“不要！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刘忠华说：“怕你感冒。”

王丽说：“不要！”

刘忠华看着一个海星喊：“这是什么呀？”

王丽看一眼在海水里拣起来，拿在手里告诉刘忠华说：“海星！”

他们都过来看一眼，然后继续朝前走，刘忠华疑惑地重复一遍：“海星？”

王丽解释：“就是和五星长得有点像的意思。它是四个角。”

刘忠华明白了：“啊！就这么叫的。”

王丽说：“可能吧！给你吧！怎么感觉凉呀！”

刘忠华又问：“我把外边的衣服给你穿吧？”

王丽说：“不用！不用！不是我的衣服我怎么穿？”

刘忠华说：“是你的！”

王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地问：“你说什么？”

刘忠华勇敢地说：“我喜欢你！”

王丽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问：“你说什么？”

刘忠华一字一字地告诉她：“我喜欢你！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王丽故意地说：“我听错了是不是？你说错了吧？”

刘忠华语气肯定地告诉她：“是真的！”说着把衣服脱给王丽，秦言和张应都看到了这个过程。

刘忠华捡起一个贝壳问：“王丽，这是什么贝壳？”

王丽看看贝壳说：“是西施舌的贝壳！”

秦言看一眼说：“啊！我想起来了！是送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西施舌！”

王丽说：“是叫西施舌！”

刘忠华说：“西施舌！西施的舌头！什么意思呀？”

秦言回答：“漂亮呗！王丽，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丽回答：“大概是吧！我也不知道！”

2006年6月13日下午，教室里，王丽走进教室看看她们感叹一声：“啊！他们

考完了！”看着教室被用做考场的痕迹和摆在后面的课桌。

刘忠华看着摆在后面的课桌说：“这桌子还摆在后面呢。”说完开始搬动桌子。

王丽在里面找：“我的桌子呢？”焦急地找自己的桌子。

教务处的老师走进教室问：“这是高一一部一班的教室对吗？落实一下课桌的情况。核对了没？”

刘忠华回答：“对！”

马君走进教室自然自语地感叹一声：“哎呀！他们考完了。”大家都听到了马君的话。

王丽闭着嘴说：“恩。考完啦。”

刘忠华问：“王丽，这几天，你在家干什么？”

王丽回答：“学习啊，大部分时间学习。”

同学们都在拉桌子，王丽终于看见了自己的桌子说：“我的桌子在这儿，在后边，哎呀，怎么拿呢？”说着走过去抱出桌子，放到自己的位置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抽屉的锁，突然手缩了回来，下意识地看看周围，“不对！不是我的。”把桌子推向一边，继续找桌子，她又说：“找到了，这是我的啦。”拉出来，放到自己的位置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抽屉的锁，“哦！”她昂了一下头，放松的吸了一口气说：“对了！是我的。”

教室里，同学们越来越多，王丽再次感叹：“他们考完了，该我们了！他们解脱了！我们开始了！”开始整理书本。

明亮的灯光下，自习课的教室里很静很静，王丽划一下手腕上的那串香木珠，声音如此清晰，班主任在教室里走着，听到了声音，这时响起了下课的铃声，班主任走到王丽一边问：“王丽，你手上戴的是啥呀？”

王丽悄悄告诉老师说：“避邪的。”

班主任问：“你说啥？”

王丽悄悄地：“避邪的。”

班主任侧着耳朵听：“啥？”

王丽悄悄地告诉她：“避邪的。”

班主任说：“你大声点。”

王丽最后说：“老师，是避邪的。是什么木头做的。”班主任听明白了王丽的话，吃惊地看着王丽问：“什么？真的吗？”老师向教室的前面走，两次回头用诧异的目光看看王丽说：“你大声说，让同学们听听。同学们每人都戴一个，就不用学习了。有特异功能没有？哪像个一中的学生！戴个破珠子就美了？我倒没看出来。”

王丽动作干脆地取下珠子说：“老师，我不戴了还不行吗？”

班主任走出教室。

晚自习的课间，教学楼前，王丽、秦言一起走着，秦言问：“王丽你的珠子是怎么回事？我看看，什么样的珠子？听说很轰动。”

王丽无可奈何地：“哎呀！”

秦言说：“王丽，你们怎么回事？上次你的眼睛，刘忠华的态度你忘记了，是吗？你们几周没说话了。”

王丽看一眼秦言的表情，内心歉疚地挽起她的胳膊默契地向前走着，她叫一声：“秦言。”两个人来到校园路旁的树下，王丽告诉秦言说：“我们赶海那天，你猜刘忠华和我说什么？”

秦言问：“他说什么？”

王丽说：“你都想不到！把我给笑死！”

秦言问：“他说什么啦？”

王丽说：“你不知道呀！我都不相信他说的话呀！他说喜欢我！让我吃惊呀！”

秦言语气深沉地说：“我早就知道他这样！”

王丽听了秦言的话沉默了，两人静静地慢慢地走着，王丽突然想起什么，问：“哎？我怎么感觉不对呀？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那个……”

秦言否认一切猜测、遐想、逻辑：“谁呀！不是！”

王丽敢于面对不同的挑战，她说：“你别骗我了，我看出来啦！说！怎么回事？”

秦言说：“没怎么回事！真的没怎么回事！你怎么逼人！”

王丽说：“我怎么看着危险！不要胡思乱想呀！不想学习啦？我不是警告你，是奉劝你。”

秦言狡辩地说：“刘忠华都向你表达出来了。”

王丽说：“当时我心一颤，和老师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王丽和秦言默默地走向教室，刘忠华正在发承诺书，王丽接一张过来说道：“又

要搞什么形式主义！呵呵！看看再说吧。搞什么呀！第一条，珍惜光阴，严守纪律，要想全心投入学习，时间和纪律是前提，显然老班抓住了重点，我想一下，在一个声如蜂窝的教室里学习，伴着一个又一个的报告，这样的环境似乎能把人整疯吧，我不是对班级纪律不满，只是好孩子不说假话。”

秦言说：“哎呀！又要搞什么呀！”

王丽说：“想想我们的前途吧。在教室里，尽量不喊报告，让不自觉的人自觉！以后有事就写字条，班长你说呢？杜绝看课外书，老师都说不让看了，那咱也得服从，做个好孩子。其实也有有用的东西，只是现在的时间不允许。那就服从老师的吧！好呀！服从，做好孩子！说到网吧，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拼了条老命往网吧跑？比网吧好玩的地方有的是，一大把的青春就这样的被浪费掉了，真可悲！是呀！我可是听话的孩子。不说这些啦！男女生关系这个问题，似乎全中国除大学外的任何一个教育机构都会将其列为禁止重点。我们都还小，还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关心太多的事情。唠了半天，还没说到重点上来，热爱集体，团结同学，说实话，看到这一条，我真的有点想吐的感觉。好不容易混熟了，哪能那么贱呢，让人恶心。不能伤了同学的感情。什么敬爱的师长，亲爱的兄弟姐妹，都是假的。我不是不满意，也不是对班级不满，我只是厌倦用正常的角度观察这里罢了。什么都可以变！人也可以变！带着承诺，奔上期末，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好好学习，如果不服当代中国教育体制，那就努力改变它，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学习吧。我们别再玩了，都做好孩子啦！你们都听到了没有？”

晚自习课间的铃声再次响起，刘忠华唱着“如果你不再出现，我的世界还有什么可贵，可惜不够时间，让我们实验什么叫永远，想念变成怀念，心动变成心碎，偏偏还会关切，你最终属于谁，我的天空今天有点灰，我的心是个落叶的季节，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今夜，所有的灯早已熄灭，如果你从来没出现我会不会觉得快乐一些，可惜残忍时间，总要把诺言一点点摧毁。”

王丽默默地听刘忠华唱歌……

男生说：“我怎么听着不对呀！最近好像有点怪！不会是爱情吧！”

上课铃响起来，一切恢复沉静。

第五章

面对高考的心态

1. 高一的最后

早自习的教室，班主任李淑娟走进教室，走上讲台，她讲：“高一已经快要结束了，开学后就分文、理科了，这是高一的最后一班会了考试完了就分科……”

刘忠华讲：“我们只剩下这一次，为我们共同的一班创造辉煌的机会啦，乾坤纠过自由谈……”

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来，同学们走出教室，在教学楼门前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一起讨论分科的话题，王丽说：“我会想家的。甚至是会想家想的很难过。”

秦言也说：“是呀，我们都会想家的。”

王丽说：“那我们就哭，哭过之后开始另一个自我。走了，就可以遗忘吗？曾梦想就这样永不分离，就这样的快乐的长大，可是梦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很好却无法实现。梦毕竟是梦…十七岁经历了很多。

《刻写十七岁》

我依旧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岁月的小溪中奔流，奔流的我告别了过去，又将迎来更多狂风与巨浪。十七岁的我，依旧天真爱笑，伴着春风、摇着树影、追着雪花，以绚烂的色彩点缀着生活，时而沉默，时而吵闹，像快乐的天鹅，展翅踏波，我的十七岁，我要用苞谷洒的浓郁提升我生命的主题，让黑幕下的田野铺满跋涉者的坚强。十七岁的太阳已经升起，我恋恋地拖着岁月的摇篮，去享受星空的灿烂，倦倦的我，深深惋惜，没有读完夏夜的童话。便默默等待飘零的雪花。雪花为我的十七岁而歌，雪花为我的十七岁而舞，轻轻地将我昔日充满幼稚的笑声，纷纷扬扬，飘洒于布满我足迹的故乡，故乡呀，故乡将我的童年久久酝酿，在新世纪的春天，让我用心刻写，刻写一个天真与困惑的十七岁。

刘忠华说：“还在困惑呀？可别再困惑了。”

王丽问：“刘忠华你学文定了？秦言、马君你们学什么？”

秦言说：“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好。”

王丽听出了秦言的意思，她问：“你还没定下来呀？我肯定是学文了。”她看看周围然后说：“去教室复习了，明天还有考试呢，明天就考完了，考完了就放假

了！”她几乎是带着一种对放假渴望的兴奋。

王大纲打电话给红萍“嫂子病了要住院治疗，让父亲先到我们家。”王大纲把父亲安排下，他走了。爷爷站在院子里，红萍回家看见公爹问声：“你过来了？”

公爹回答：“啊，怎么回事？”

红萍进了厨房，回避着问题，忙乎完了午饭，站在院子里等王丽放学回来，公爹又问：“你嫂子怎么事？”

费红萍说：“不知道。”

公爹又问：“什么时候住院的？”

费红萍告诉他：“不知道。”

王丽放学回家走进院子看见爷爷，她喊声：“爷爷。”

爷爷问：“丽丽，放学了？”

王丽回答：“啊。爷爷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王丽告诉红萍“明天上午考试结束，就放假了。”

费红萍告诉王丽“这个假期就不出去啦，你伯母住院了，不能接你爷爷过去，假期里北京有个老师来讲课，我给你报名了。”

王丽听着回答：“恩，行呀。”

爷爷还是问：“你嫂子怎么事？”

费红萍回答：“不知道。”

王丽放下筷子说：“好啦。吃饱了。”

爷爷说：“吃得太少了，再吃点。”

王丽说：“吃饱了，恁吃吧。”

爷爷吃饱了离开，说：“行了。”走出屋。

红萍告诉王丽：“你大娘住院了，家人都去看她，我不准备去，不想和她们叨叨啦！让她们可是伤着了，不叨叨也好，少些伤害。”

王丽听着沉默不语。

放假前的晚上，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跑出教室，站在教学楼门前，王丽到一边坐着，马君走过来兴奋地拍起手喊着：“放假了！放假了！明天放假了！”王丽听见男生说：“明天就放假了，还有这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开刘忠华的飞机怎么样？”

王丽喊：“我同意！我同意！”

马君喊：“我同意！”

当刘忠华走出教室来到教学楼门前时，男生们起哄喊起来：“嗷！”

王丽、秦言、马君一齐喊：“嗷！”抬起刘忠华抛向上空“开飞机。”

刘忠华：“干什么！”加重语气，带着严肃。

男生们放下刘忠华，王丽见此问：“怎么恼了吗？”听见刘忠华说：“你们干什么！起来！一边去！远点！”说着离开他们，朝王丽这边走来。

男生们也走到王丽、马君这边，刘忠华问：“你们放了假干什么？”似乎没有人能回答上来，也不想回答，又问：“王丽你放假干什么？”

秦言突然喊：“刘忠华追王丽！快说，你放了假干什么？”

王丽也大声的喊喊起来：“刘忠华追秦言！”

同学们都听到了王丽这洪亮的一声喊哈哈大笑起来，恰巧被走过来的班主任听见，她笑着走近他们，王丽兴奋地说：“明天就放假啦！高兴啦！放松啦！真高兴！啊！真有意思！真好玩。”

同学们看见老师走过来，都走进教学楼，走进教室。

晚自习结束后，红萍接王丽，她们在老地方汇合后返回回家的路上，王丽说：“妈，老师在课堂上说了，要分科了……”

红萍告诉王丽：“音乐特长的都是学习文科。你就学文。”

王丽回答：“我知道。”

红萍说：“到时候你就选文科就行了。”

王丽回答：“嗯知道了。”

红萍补充说：“选科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你以后的就业问题。”王丽只是听着没有回答红萍的话……

陪读家中。爷爷站在院子里，想着家里的事情，大儿媳刘敏住院的病情，他要问红萍，减压疑惑和谜团，当看到红萍和王丽回来的时候，他问：“红萍，你嫂子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红萍回答。

“到底怎么回事呀？”爷爷疑惑地问。

红萍进了厨房，回避着问题，忙乎完了午饭，正要准备吃饭时，公爹又问：“你

嫂子怎么回事？”

费红萍说：“不知道。”

公爹又问：“什么时候住院的？”

费红萍告诉他：“不知道。”

王丽放学回家走进院子看见爷爷，她喊声：“爷爷。”

爷爷问：“丽丽，放学了？”

王丽回答：“爷爷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王丽告诉红萍说：“明天上午考完试就放假了。”

费红萍告诉王丽说：“这个假期就不出去啦，你伯母住院了，不能接你爷爷过去，假期里北京有个老师来讲课，我给你报名了。”

王丽听着回答：“恩，行呀。”

爷爷还是问：“你嫂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费红萍回答：“不知道。”

王丽放下筷子说：“好啦。吃饱了。”

爷爷又问：“你嫂子怎么了？”

“不知道！不知道！”红萍拒绝回答。

“你和他谈。”王丽在一边听见了，忍不住地这样告诉着红萍。

费红萍告诉王丽说：“不是我不和他谈，他知道，早就跟他说你伯母住院了，让他先住在我们这里，他不是不知道，他怎么不问他儿子？他儿子在家怎么不问？他意思就是问我怎么不去看你伯母！”

王丽听了红萍的解释后，无奈地叹一声：“哎呀。”先是沉默，然后说：“不去就不去吧。”

红萍把态度和立场告诉王丽：“和他们的关系就此结束。”

王丽听着红萍的话，她沉默了，是默认了母亲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她没有语言的表达直接可以让别人知道……

王丽开始进行必须练琴的列席，钢琴曲回荡在盛夏傍晚的平房小院中，衬托出这里陪读的一份高雅的氛围……

放假当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李淑娟手里拿一叠表走进教室，她说：“这是一张选科志愿表，把自己选择的志愿按要求填写好……”教室里很静，同学们都很严

肃地填写自己的志愿……李淑娟说：“放假了，开学后就分科啦！有的同学可能到别的班去了，分文、理课后，同学们，不管到那里，做人都要厚道、诚实、守信……”

李淑娟走出教室，秦言喊：“王丽，你学文还是学理？”

王丽回答：“当然是文！你呢？”

秦言告诉她：“理！”

王丽：“啊！你选理？马君呢？”

马君说：“理！”

王丽说：“可惜呀！你怎么不学文？”

马君说：“但我觉得选择理更合适我，更好。”

王丽告诉马君说：“学理也很好！一班的女生都疯了！怎么都学理！可惜不能都选择。”

王丽在笔记上写道：都说分离了之后才想起他们的好，我想这话应该是对的。开学之后就分科啦！这几天，我想来想去就是舍不得这些人，虽然我们这一年，有过各种的酸甜苦辣，有过欢笑，有过泪水，有过误解，有过感动，我们在一起创造过属于我们的辉煌，无悔于我们的青春。秦言、马君、刘忠华我们曾在一起高声辩论谁是谁非，曾混在一块批判80后作家，也曾坐在一起写些无病呻吟的文字，更多的是聚在一起听我讲英语、秦言讲文学、马君讲历史，闹翻了也会写纸条和好如初。有人说高中没有友谊，只有利益……要栽一片香樟树林，就回忆起那段美好的回忆……

当班主任李淑娟宣布放假了的时候，王丽、秦言、马君她们走出教室，走在校园里，王丽说：“我们班这么多学理科的，分在一起的可能比较大。”

秦言说：“千万不要再分到一个班。”

王丽不解地问：“为什么？怎么啦？”

秦言说：“不愿意！我讨厌咱班的男生！”

王丽还是不明白：“怎么啦？”

秦言说：“我讨厌他们！”

王丽不解的说：“哎呀！什么呀？你说呀！”王丽看着秦言。

马君说：“我们班学理的这么多，有可能还在一个班里。”

秦言说：“最好是重新分，我不愿再在这个班。”

马君问：“为什么？”

秦言说：“我烦咱班的那些男生。太不要脸了！他们说那些无聊的话，让人恶心！”

王丽问：“你听见了？”

秦言说：“让我一不小心突然听见了。”

王丽问：“真的吗？”

秦言回答：“真的！说的可难听了！想不到呀！我前面的男生说，后面的男生也说。你们不知道呀！恶心死了！可难听啦！”

王丽问：“有这么严重吗？”

秦言回答：“就这么严重！所以我烦他们。快重新分班吧！”

王丽说：“哎呀！怎么这么可恶呀！”

秦言补充说：“也就他们这几个差生。”

马君说：“是呀！就他们这几个差生。”

王丽说：“真是不要脸。好不容易混熟啦，怎么这么犯贱！让人恶心！”

张应追上来喊：“王丽！秦言！”

王丽回头看着张应笑着喊：“呀！快点！”

马君提着大包小包，向校门口走去，王丽问：“马君你去哪？”马君告诉她：“我回家呀！”

王丽问：“你就这么简单的走啦？”

马君说：“啊，是呀！就这么简单！再见！”

秦言、张应都说再见了的时候，王丽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开始想象未来……在她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首诗：

《以后的日子》

我会一个人好好地生活

学会照顾自己

我会像以前一样

一个人走过那个太阳都发烧的夏天

一个人走过大雪纷飞的街道

一个人挤过拥挤的公车

一个人在雨中狼狈奔跑
因为属于我的那个夏天
早已死在年华分岔的路口
彻底的被时光冲破
朝向北方
四分五裂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空旷的大地上
绝望的哭泣

2. 高一暑假

告别了有高一的日子，王丽回到陪读家中，开始高一的暑假，看见爷爷、父母都站在院里，她说：“放假了！”

费红萍问一声：“放假啦？”

“放假啦！”王丽一边回答一边走进屋里，然后开始练习钢琴，费红萍、王大纲、爷爷都站在院子里听着发出的钢琴声。

王丽结束曲子后，费红萍和王大纲走到堂屋门口，红萍对王丽说，“假期里好好练习吧。”

“嗯。”王丽答应。

王大纲也说，“好好练吧。”

第二天上午，很早的时候，王丽在陪读家的堂屋内一边对着镜子梳头一边说着：“妈，你换了衣服了吗？”

费红萍告诉她：“好了！我都换好了！你快点吧，就等你了！第一天去上课，我们去早点。以后你要改变一下，积极一点，以前都是我催着你的行动，以后要改变。”

王丽或许听了红萍的话，或许确实已经准备好正要走的时候，此时她抓起书包嘴里说着：“走走走。”红萍和王丽走出房门，红萍回头说“锁上这个门。”然后她们走出院子。

红萍告诉王丽说：“这次给你报的补习班是英语语法学习和英语实用练习……一定要珍惜学习机会。高一都已经结束了，高二马上开始，时间很紧，学习时间不多了……”

王丽一边走一边听着，把红萍的话记在心里。红萍见王丽一直不说话，把目光投向王丽的眼睛和表情，这一刻她观察到了王丽的神情里有思考，此时红萍转变了话锋“这次学习是锦上添花，是对知识的一个补充。”

王丽最后说：“她们都说高一学东西，高二很重要，高三复习面对高考。”

红萍回答：“我觉得你的高一应该没问题，你从幼儿园到现在，我对于你的学习安排都是比较到位的，你放心，好好学习就可以了。把学习的过程把握好就可以了，不用担心考试。”

王丽也说：“最近我对自己也有这个感觉，我都不担心考试的成绩。”

红萍听着王丽她对自己感觉的叙述，红萍告诉王丽“这就对了，这就是教育的结果，要的目标，但是还是希望效果更好一些。”

王丽领悟“那当然了，谁不希望？”……

中午，红萍接回王丽正要准备午饭的时候，先和王丽谈了谈话，了解一下王丽在学习班上的课程情况，她问“上午讲什么了？你感觉怎么样？”

“行呀，可以。”王丽回答，然后红萍放心做饭去了。

王丽、爷爷、红萍一起吃午饭，红萍继续问“老师的语法讲得怎么样？比学校的老师讲的好吗？”

王丽说：“不行，不如老师讲得好。有的地方讲的不一样。”

红萍反问：“是吗？只是作为一个提高的铺垫，学习长处和好的地方，可以扬弃。”

王丽回答：“我知道……我已经开始实施我的英语实用能力计划，日记和自我推介及求职信的书写能力的训练。”

红萍说：“不参加学习班也要做这些，还要再逐渐地提高一点。参加学习班是为了提高。”

王丽回答：“我知道。要一点点的挑战。”

红萍比喻：“就像跳高一样，把尺度一点点上升……”

王丽说：“就是，我就是这样做的。”

红萍说：“行。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就可以了。”

又是傍晚，在陪读的小院里，门外围起了一群听琴的三四年级的学生，王大纲走过来，孩子们问他：“伯伯，我姐姐弹不弹钢琴？”

王大纲回答：“我不知道，我问问，回来告诉你们。”王大纲走进院子里，爷爷看见王大纲回来了，便迎上去说：“大纲呀，我问红萍，你嫂子怎么了？她说不知道！不知道！”王大纲听着父亲说话，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屋里，看一眼正在堂屋学习的王丽，没有和王丽说话，直接到了里间。

王丽听见王大纲回来，放下手中的笔，合起课本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圈，然后走到钢琴旁掀开钢琴顶盖，开始练习钢琴，钢琴曲回荡在院子里，营造出浓郁的陪读文化氛围，外面等候的学生挤在院门口听着琴声，此时他们是否能够感受到这是一种文化……当琴声落下的时候，门口听琴的学生们还不愿离去。

红萍下班回来，被同学们围住了，问她“姨，姐姐还弹不弹琴了？”

红萍看着这些学生说：“我给问问。”红萍走进院子。走进屋里，看见王大纲躺在床上，她说：“都在家？还不做饭？做饭！做饭！”没有人响应她的话，她看看没人行动，便说：“只好我做了。”还是没有人回答她的话，她开始做饭。

红萍在做饭之前先到门外告诉听琴的学生们“你们回去吧，姐姐今天不弹了。”同学们听红萍这样说便散去，红萍关上大门，开始做晚饭。王丽、费红萍、爷爷、王大纲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王大纲一直不说话……晚饭后，王丽挑灯学习，听见里屋传出噼里啪啦打架的声音……她起身走到门口仔细辨别里边的声音……

红萍喊：“你干什么！”

王大纲说：“什么事，你整天绷着个脸。你想着哪个男人？咋？怎么回事？”费红萍无言以答，沉默着。王大纲继续说：“你和我找事是不是？噎噎！”推桌子的声音。

王丽用力推开门说：“怎么回事？你干什么？你又找事！”

王大纲喊：“王丽，你出去！”

王丽说：“我就不出去！”

王大纲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看看！你看看！还是这个样！就是你教孩子对我这样，你教出这样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就是你的事！离婚！王丽你和你妈在这吧。”

王丽愤怒的喊：“你就这个样！你们都欺负我妈！你又找我妈的事！你们都欺负我妈！”

王大纲怒喊：“王丽！你说什么！”

王丽为红萍辩解“我就说！我大娘他们都那样啦，还让我妈生气，我妈不愿提他们的事，我爷爷他这是干什么？老问老问干什么！你们就是欺负我妈。”

“王丽你这是说什么？！我没法和你过！离婚！王丽你和你妈在这吧。”王大纲喊着，喊完了离开。

费红萍又沉默了，看着胳膊上的紫青，王丽问：“你的胳膊是他给你拧的？”

红萍顺着胳膊向里找着，一边说：“还有这，你看。他要离婚，我就同意，王丽，你也不小了，也懂事了，什么你也看见了。”

王丽看着沉默，然后心情沉重地说：“离就离吧。”

费红萍说：“这样怎么过。”

王丽说：“他就是想离婚。”

第二天中午。

高洁走过来问：“在家呀？”

红萍听见声音走出来说：“在家里。”

高洁未发现王丽的踪影，问：“王丽不在家呀？”

费红萍告诉她：“去学习去了，有个英语学习班，补习高中的课程。”

高洁说：“那不错呀。在哪？也给我儿子报了。”

红萍说：“明天一起去吧。”

高洁说：“要先和他商量好了才能去。现在的孩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行。”

红萍说：“都是那样。” 停顿了片刻，高洁问：“你们家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费红萍说：“又打架了。王大纲嫂子住院了，因王充工作的事，我不打算去医院看望她，他们一家人为这事找我的事。王大纲很狠，你看，我胳膊被拧青了。” 红萍亮出被拧伤的胳膊。

高洁疑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真想离婚呀？看你伺候老人伺候多好呀！多么热的天，这里又这么晒，条件又这么差，顶风冒雨，挨晒受冻，日晒雨淋。你说王大纲他怎么就……那次，我说起你伺候老人伺候得挺好的，他说，娶谁不这样，娶谁也得这样伺候。”

费红萍听完，然后说：“这些臭男人真不要脸，他自己伺候就是了，自己的老人让别人伺候还说这样的话。”

高洁也有同感地说：“就是这个样，你当是怎么的。”

红萍家的矛盾一直牵动着高洁，她随时都与红萍沟通。这是一个中午，王丽正在学习，费红萍、高洁在卧室说话，高洁分析“王大纲他怎么老是这个死样子，怎么回事？离婚！离婚！还经常夜里不回来，我见的就有好几次，天亮了才回

来。”

红萍听到这里，态度很明确地说：“他想离就离好了，我都想好了。说是在外面打扑克，谁知道他干什么，晚上有时候不回来，还天天要离婚。”

高洁说：“没个好的，你们没听见，我家也经常吵架。”

红萍说：“恩，也听着吵吵。”她们的谈话被王丽听到了。

高洁再次提及红萍对待家庭赡养的态度，她说“你伺候你公爹真是伺候得好，我都看见的，看来不是自己养的就是不行呀，具有排他性，怪不得儿媳妇都不孝顺。我说王大纲，你看红萍她伺候老人伺候多好。天这么热，这里又这么晒，条件又这么差，顶雨挨晒的做那顿饭，他说，娶谁不这样？娶谁也得这样伺候。”

经过再三思考和揣摩，红萍在今天终于做出决定，态度坚决，她说：“他说这个？他不是说这个吗？我让他现在就领走！把我慈仁视为他的特权。”拨通了王大纲姐姐王珍的电话“大姐，把父亲接你那里吧，我要带王丽到北京去学习。”

然后又拨通王充的电话：“王充，把你爷爷领你家去吧，我要带王丽到北京去学习，今天上午就来。”

红萍的举动让高洁措手不及，她说：“你也太急了。你想好了再做。”

红萍对自己的决定义无反顾，她说：“让王充来带走，不用想。本来假期应该带王丽去外地学习的，她伯母住院，就让她爷爷到这来往，就没让王丽出去学习，王大纲他这么说，我带王丽去学习。”

高洁说：“王大纲嫂子住院了怎么伺候公爹？即便出院了，短时间身体恢复也不好。”

红萍告诉了高洁一个家庭内幕，她说：“王大纲的父亲最听他大姐的话，大闺女说话最好使。”

高洁听明白了：“啊，是这样。可以让大闺女接去。”

红萍思路清晰地说：“我来陪读，她们把老人随便就塞给我？现在王丽的学习最重要，其他的可以调控，而王丽的学习时间不能调控。”

高洁听完红萍的解释后，她说：“对。老人应该先让她们接走。”

王珍接到红萍的电话立刻过来，王充也来了，进来后到爷爷屋里看看，然后到堂屋，爷爷也跟过来，正在学习的王丽跟姑妈和哥哥打招呼，爷爷问王珍：“你怎么过来了？”

王珍告诉父亲“过来接恁到我家，王丽到北京学习”。

父亲听着大闺女的话没说什么，意思是听儿女们的安排，就在这个时候，王大纲回来了，他指责大姐：“你来干什么！”

大姐王珍说：“红萍打电话让我来接父亲。”

王大纲愤怒地说：“她让你来你就来啦！”

大姐不说话了，此刻也只能如此。王大纲又开始对王丽喊：“王丽，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王丽的语气是反抗和敌对的“我怎么不好好学习了！我妈伤心啦！”

王大纲的家庭霸权意识在此刻上升到极点，他怒喊着王丽：“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

王丽对王大纲的偏见和行为的反抗也上升到了极限，尊重和谦让已被抛之脑后“我就说，你不就想离婚吗？”也许王丽的话戳穿了王大纲，也许王大纲对王丽的态度和思想感到吃惊和愤怒“你这个小东西子！啪！”一个耳光上去，打在王丽的脸上，被打痛的王丽扑向王大纲，一边哭，一边喊：“啊!!!”

王大纲喊：“你再给我动！”

王丽抓着王大纲“你再打！”此时王大纲又扇了王丽一个耳光：“啪！”王丽哭起来：“啊！”

大姐王珍目睹这揪心的一幕，很难过，但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她难过地看着王丽，对王大纲说“王大纲，你怎么了？”

王大纲对大姐的话沉默，朝向大门口走去，王丽冲着王大纲喊：“你找个妓！”王大纲听到王丽的话，诧异地回过头，愤怒地喊：“你说什么？”然后转身走着，王丽继续喊：“霸王和妓。”王大纲听到王丽的话反问着：“什么？”然后又离开。

大姐王珍目睹着眼前这一幕，沉默着，在她心中升起一份对家庭的责任……

高洁在隔壁听到了一切，她走过来先与王珍和王充打过招呼，然后说：“王丽你别说了。他们两个的事情，你不要掺和，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越说他们闹得越厉害，是帮倒忙！”

王丽说：“我就管！他什么样！”

高洁说：“你不要管她们的事情！王丽，你的脸又出血了，又划破了。”高洁告诉王丽，王丽用手摸一下脸发现手指上有血痕，脸色一下子黯淡了。

高洁告诉王丽“别告诉你妈是爸爸打的，就说是没看见碰在窗子上碰的！让她知道是爸打的，就是要了好的命了。王丽，你不要管他们的的事情，你是孩子。”

高洁又疑惑地问王珍：“怎么回事吗？他们经常这样，是不是王大纲外边有人了，有时候晚上不回来。没有的话他不能这样！”

王珍听着不说话，高洁继续说：“他经常这样就不对呀！”

王丽洗了脸，开始学习，费红萍回家，看见王珍和王充都来了，“大姐来了？王充你也过来了？我要带王丽到外地去学习，把你爷爷带你家去吧，你们吃过中午饭再走吧。”费红萍开始忙乎着做饭。

高洁告诉红萍：“我也该做饭了。”

当王丽、费红萍、王珍、王充、爷爷一起吃饭的时候，王珍告诉爷爷：“我来带恁到我家，红萍要带王丽到外地去学习。”

爷爷回答：“啊，行。”

王珍说：“吃了饭就走。”

爷爷听着没有说话，过了一会说：“王丽，以后好好学习，听见了吗？以后，我说说你爸爸。”

王丽说：“恁不用说他，怎么他自己没思维？恁叫他回来他就回来啦？”

费红萍发现王丽脸上划破的伤痕，她问：“王丽你脸怎么回事？”

王丽告诉她：“划破了。”

王珍说：“王大纲刚才回来了。”

费红萍猜到：“他又打王丽啦？王丽的脸就怕划破，他也不是不知道，鲁莽到了极点！”

（2006年8月13号）王丽和红萍提着大包、小包回到陪读的家，一首《回家的我》正在构思，正在王丽的灵魂深处酝酿诞生……

《回家的我》

结束一段旅程，放下行囊，卸下了疲惫。站在故乡街头，跟流浪告别，飞机带走时光沿着航线，拉长了思念。我近乡情怯，我感触万千，我无语无言。回忆过了今夜，感伤微微，抬着天上月。站在夜的尽头，跟无知告别。飞机带来希望，那么浓烈，激动不能言。我不曾后悔，我藏着喜悦，我思念着谁。

离家的我，迷路的我，像一颗任性的红色气球盲目追着风。多数时候，已懂

向前走，受了伤，不说话低着头。回家的我，长大的我，满怀着感动带着笑容暖暖迎着风。现在的我，单纯握在手中，有一种不知名的感动……她想过了之后，首先打开钢琴，手指在钢琴上滑动着……高洁听见钢琴声走过来问“王丽回来了？”

费红萍说：“回来了。”

高洁说：“是有进步。”

费红萍问：“听出来了？”

高洁告诉红萍“嗯，听出来了。”高洁盯着王丽弹琴的动作看，一直到王丽停下来……

王丽告诉红萍：“我现在去学校。”

费红萍不赞成地说：“刚三点。”

王丽说：“他们上午就有来的了。”王丽抱着书离开。

高洁问红萍：“怎么样？好了？”

费红萍说：“我和王丽出去学习刚回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也没打电话。”

高洁想了想说：“没打电话就不是个好现象。”

费红萍的态度是一贯的，也是一致的“他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离婚，他办好了，我签字。”

高洁说：“别人也不好说，还是你们自己的事。”

费红萍一再表态：“他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都想好了，他不说离婚，我也不说离婚，他要离婚，办好了，我签字。”

3. 高二分科

(2006年8月13号)晚饭后,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他们又聚到一起了,在校园里快乐地走着、笑着、说着话,王丽说:“啊,又开学了!”

秦言说:“在家,我就想着快开学。”

马君说:“我也是,想着,快开学吧!快开学吧!”

刘忠华说:“在家的時候,我早就想我们班的同学们了。盼着快开学……”

王丽用心听着,她接着说:“高二开始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分科,各奔东西,要好好面对哦……”

《快乐的风》

我穿过快乐的风,想着阳光在秋千上荡漾我的童年,那些曾带给我们快乐的如今已成为了那轻轻吹拂的风,时不时给予我们那些逝去的快乐。不管那曾经的忧伤,如今也变成了一团炊烟,随风而逝,给予我们萌芽,给予我们启发,也同样给予我们希望;也给予我们不曾尝试过的惊讶,带给我们沉思,沉思那些所有幸福与不幸,我们该如何诠释它,让我们在无法言语的语境中,用行动与智慧去设计一个美好的回忆吧!好好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积淀吧……

高二第一节晚自习的铃声响起,他们走进教室,此刻,他们完全不知道文理分科就安排在这个第一节。李淑娟走上讲台:“分科了,现在就分班,文科的同学留下,理科的同学去楼上的八班,我公布各科名单……”

秦言、马君走出教室……新同学走进来…李淑娟看着新同学走进来……在王丽的日记里,不得不写下:

《分科的痛》

分科带给我们最多的是物是人非。留给我们的选择真是少之又少,只能悲伤的说一句,再见。我们什么时候还能一起走走、一起开舍会、一起写检讨、唱舍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再见吧!我的高一,

获得、舍得、懂得、记得，等到我老去的一天，突然记起还有过这样一个美好的高一，就足够了，再见吧！

晚自习结束后回家的路上，王丽告诉红萍：“妈，分科了，秦言学理，到别的班去了，我还在原来的班里。原来的班是文科班。这个下午，我的心情糟糕透了，今晚在我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的心情》

我是怀旧的，心里总是会浮逸着那些曾经拥有的零零散散，那些片断如同凋零中的落叶，洋洋洒洒，一幕幕的叠加，而我就任凭记忆的幻灯片，换了又换，我像个追逐者，用尽所有的力气去挽回其中点滴的真实，去采撷那大把的落叶，用心的去嗅那份即将消逝的新鲜，然后放在风口晾干，捧在手里，含着泪，我给那种感觉取名为念昔。

曾经愿把自己比作蜗牛，背负着自己沉重的壳，活在自己的世界。然而幼稚的心是承载不了太多的沉重，过多的迷乱会让我找不到方向，走在雾里的人是看不到阳光明媚的一面的。所以，那些若即若离的梦，我会小心翼翼的保存好，等到风的步履再次奏梳椽子花瓣颤颤而绽的曲调，我的脸颊也会挂上甜甜的笑。

注定已收入行囊，至于每一段，痛苦的采撷便将它们陈封在岁月的箱底，待到时间的流逝，将其带有尖锐的一面，削得近乎圆滑，再回首，那些零零散散，而此时心——无言……

红萍说：“分科了？还在原来的班？那很好！比较熟悉原来的环境，容易沟通。不过到别的班去也没什么不好的，一样，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很重要，也足够了。”红萍一番话，使王丽形成清醒的思路，她知道自己接下来该面对高二、高三高考的现实，不再一味伤感失去。

王丽沉默，想着她自己的心事，一直走着。

红萍问：“班主任要求学习了吗？”

王丽回答：“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和话题，天天讲。”

红萍告诉王丽：“高二的开始部分一定会提出目标，学习方向。老师会找你谈话，你要有一个明晰的学习计划。”

王丽说：“啊。我知道了。”

4. 高二开始

(2006年8月14号)上午。校园里到处是军训新生的身影。

上午第一节下课铃声响过，王丽、刘忠华、马君、秦言第一时间聚集到教学楼门前的台阶上，蹲着说话……

秦言看着王丽和刘忠华说：“我回娘家看看，想你们。”

王丽说：“我也想你们。怎么样？”

秦言说：“我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就是不如在我们班好！太爱我们原来的班了。”

王丽说：“那也要面对。谁让你学理。”

秦言说：“英语老师他就站在我一边读课文，我硬是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说的明明是人语，我硬是听不明白。”

王丽问：“有那样吗？”

马君说：“就是那样。”

王丽说：“哎？不会吧。我不相信。”此时，一男生从前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包冰，另一男生从教学楼走出来，看见男生手里的冰，一个飞跃扶着刘忠华的肩膀，一个跨越飞过头顶，直奔男生手里的冰。

刘忠华看着男生喊：“干什么！”

男生立刻就把一包冰全部给了另一男生，自己站到王丽、刘忠华他们这边。

刘忠华站起来去拿冰块，男生走过去，抢过那包冰说：“这是我的，你怎么都给分了！”

男生说：“啊，是你的？我给忘了，认为是我的了。”

王丽、秦言看看他们的动作不说话，男生顺手在一边花坛里摘了一朵花，轻轻放在了刘忠华的头上，一边笑，一边歪着脑袋看刘忠华，唱着：“花儿你为什么这样红？你为什么这样红？”

王丽、秦言、马君看着刘忠华头顶上的花笑，引来众多目光。

刘忠华面对大家笑着的表情，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男生终于忍不住地说：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刘忠华听出自己头上肯定有花，便用手摸下头上的花，拿在手里，想着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王丽观看着并体会着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默默无语。

在晚自习的教学楼门前，王丽被班主任李淑娟叫到了他们教学楼前，在路旁的小树下谈话。

优秀班主任总有其优秀之处，每一次与学生的谈话，是实施教学的过程，无论是选择的氛围和场地，都要考虑受谈者的感觉和直觉，以及所衬托出的某种氛围、要表达的目的。今晚她选择这个学习氛围很浓的场地，是精心安排的。

李淑娟说：“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已经是高二了，开学后同学们学习看样子都比较自觉，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同时也希望你们更好地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把各门功课都学好，没问题吧？”

王丽听着，没有发言。

李淑娟还是问：“你觉得怎么样？”

王丽回答：“嗯，我知道。”

李淑娟：“王丽期末考试成绩在全年级前进了十个名次，不错！你知道就行了。关于以后的学习有什么计划？”

王丽告诉李淑娟：“高二，跟上各科进度，并学好、学精，强化知识面的纵伸发展。”

李淑娟仔细听着王丽话中内容回答：“关于纵伸靠高二，高三恐怕要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教育的课程也是一样如此，基础从小学和初中已经开始，一中在选择课程方面，不用担心，学好就可以了，没问题。回去吧。先谈到这。”

王丽一直揣摩着班主任的话，她没有能力领会其中的意思，需要妈妈的解释，在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她向红萍说：“妈，班主任找我谈了，告诉我前进了十多个名次，问我学习计划。班主任为什么说一中在选择课程方面，不用担心，学好就可以了，没问题？”

红萍说：“为什么我坚持让你选择一中，答案就在这里。受教育的课程很重要，近些年，不同地区的学校选择的课程不一样……将来的趋向就会不同，人生所向也会不一样。这就是很多学生回到了父辈的行当里去了的原因。一中的起点很高，

你不用担心，只要好好学就可以了。”

王丽说：“老师说纵伸靠高二，高三恐怕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不让看课外书。”

红萍说：“无论给了你多么优秀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你还是要应试高考，这是现实，必须面对的。”

王丽回答：“啊。我知道。”

红萍告诉她：“重要的是，在应试的过程中，学习的态度和策略都很重要，只注意应试而放弃知识的宽度掌握，对将来的实用价值不利，如果只是注重知识的掌握而不重视应试，对将来也非常不利，所以要兼得。”

王丽说：“好。我知道了。放心吧。”

红萍告诉王丽“你不要顾虑知识面不够，有很多的优势支撑你，英语辅导班从学前我一直给你上着，这也是支撑的部分。知道就行。”

王丽回答：“好。”

5. 家庭文化

中午，红萍正在做饭时，高洁走过来告诉红萍“我看见王大纲了，看上去情绪很不好，人也瘦多了。”

费红萍：“什么时候看见的？他在干什么？”

高洁说：“刚才，在路上。他没说干什么，我也没法问那么多。”

费红萍说：“如果外边有女人的话，就不可能那样的情绪，没女人的话，他在外边肯定不舒服，情绪也不会怎么好。”

高洁把观察到的信息告诉她“瘦了。”

费红萍略下结论地说：“看来外边是没女人。”

高洁：“你没回去看看？”

费红萍：“我回去找东西看了，没发现什么。”

她们正说着，公爹走进来，他说：“丽丽放学了吗？我来看看丽丽。”

费红萍告诉他：“还没放学。很快久放学了。”递个凳子给公爹“坐下吧。”

高洁说：“我回去做饭了。”

公爹说：“红萍，你做饭吧。”

等到王丽放学回来的时候，看见爷爷来了，她问“爷爷来了？”

王丽和红萍一起端菜上桌，她喊“爷爷吃饭了。”

王丽、红萍、爷爷一起吃饭，爷爷说：“红萍呀，王大纲很多做法与家庭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的家族观念里，一定要管住媳妇，不是要离婚。”

费红萍反驳：“管着媳妇心里就平衡了？这样王大纲他好过吗？你们共同抵制我，小事不和你们计较，太过分了，为什么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爷爷不折不扣地给红萍下结论：“你也不是个软弱的。”

王丽不说什么，她放下筷子站起来，说声：“我走了。”离开。

陪读家中，星期六上午。

王大纲回来了，躺在床上，王丽从辅导班学习回来看见房门开了，知道是父

亲回来了，没说话，开始学习。

费红萍也回来了，她问王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丽告诉她“刚回来。”

费红萍进里间的时候看见王大纲躺在床上说“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大纲不说话，费红萍走出里间，到厨房做饭，等把饭全部做好的时候，她开始上菜端饭，喊吃饭了。

王大纲听到喊，出来到桌子前坐下，王丽也到桌子前坐下，她看着王大纲说“爸。”

王大纲说：“吃饭吧。”

费红萍也过来坐下，王丽：“妈，不用送我啦，我坐公交车去。”

费红萍答应了：“行。我不去送你了，你自己去吧，怎么样？老师教的还可以吗？”

王丽回答的很干脆：“嗯”她放下饭筷站起来说：“到点了，我走了。”

王丽结束辅导班学习回家时，发现王大纲在家也没说什么，王大纲问“放学了？”

王丽回答：“嗯，放学了。”

王大纲说：“回来好好巩固。”

王丽答应：“嗯”

王大纲说：“王丽你别想多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对你妈依然如初。有时候我晚上不回来，都是和他们在一起打扑克，你和你妈都放心。我依然深爱着你妈。这次这个矛盾还是王充那事引起的，你爷爷、你大姑、我们整个家庭对王充都特别关心，向着他，包括我，感谢你妈这么多年来对整个家庭的贡献。”

王丽听着王大纲的话，被他真诚的语言打动，沉默了……

这个初秋的傍晚，微风拂面，在陪读的小院里，再次回荡着钢琴曲，这里的文化氛围再一次悠悠升起……

星期日晚自习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王丽告诉红萍“妈，我爸跟我谈话了，他说，‘我对你妈依然如初，有时候晚上不回来，都是和他们在一起打扑克，你和你妈都放心，我依然深爱着你妈。你爷爷整个家庭对王充都特别关心，包括我，感谢你妈这么多年来对整个家庭的关心’妈，谢谢你对王充的帮助，我替王家谢

谢你的贡献。

红萍讽刺：“免了。别说些好听的迷惑我，没有进化的旧式民识。这个事就过去了，从此结束。”

王丽强调：“也不排除是真诚的。”

费红萍告诉王丽“那天以那种方式让你爷爷走了，我一直觉得不好，人老了，再糊涂也得原谅他，不能和失去生存能力的人计较是非、对错，他再糊涂也是老了，再天等我抽个时间和你爸爸再去把他接过来。”

王丽回答：“妈，谢谢恁。妈，你说，等我爸爸他老了的时候，要是和我爷爷这样，那我怎么办呀？”

费红萍说：“把他送敬老院去！”

王丽说：“哎呀！愁死啦！”

费红萍说：“不用愁！有我！”

6. 高二家长会

中午，陪读家中。王丽快步跑进大门笑嘻嘻地看着红萍说：“学校星期天开家长会，怎么办？谁去呀？”

费红萍说：“不能让你爸去了！”

王丽说：“那你去吧。”

费红萍说：“我不去，你在学校表现的那样，我怎么去？”

王丽反问：“我表现什么样？”

费红萍说：“还问我，下位的事不记得了？关于男生的传言……”

王丽说：“哎呀，没有。不是的！”

费红萍说：“事一个接一个。”

王丽说：“去吧！不羞恁脸。放心。”

红萍看看王丽自信的表情，答应了，说：“行！那我就去看看。叫你爷爷吃饭。”

王丽问：“我爷爷来了？”

费红萍告诉王丽：“嗯，我和你爸去接的。”

爷爷走进来看着王丽说声：“丽丽放学啦？”

王丽问：“爷爷来啦？”他们围着桌子吃饭。

王丽、爷爷、费红萍围在一起吃饭，从隔壁传来一声“咣！”和一声男孩的狂吼“别说了！我知道！”

费红萍说：“听听，又是孩子学习。”

王丽说：“怎么这样。”

学校礼堂，家长会现场。

……学生代表王丽发言：尊敬的校领导，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您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请所有的父母放心，我们可以对世界高喊“我是第一！我们很优秀！那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百分百的努力。我是高二的学生，屈指一算行程过半，马上就

是高二下学期了，接着就是高三，很快进入倒计时了……

今天在这里，我要郑重的对着我的母亲说声，妈妈！谢谢您！在我成长的路上，您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女儿读你心，会让你满意……永远逝不去的，是母亲站在门前张望的身影；永远听不够的，是母亲絮絮叨叨的叮咛；永远逃不出的，是母亲深情注视的目光；永远还不了的，是儿对母亲的情债。也许你永远不会明白，可惜一切不会重来。如果上帝给我一次再生的机会，我将从小抒发对母亲的爱戴。妈妈，请你放心，我不会把青果摘下枝头，等待未来每一个阳光都灿烂的日子。”

红萍看着主席台上发言的王丽眼圈里兜着激动的泪花，走出家长会现场……

7. 乡间的家事

家长会结束，费红萍在校园里遇上高洁和刘帆，她们说着话，刘帆问“红萍，王丽学习这么好，比较懂事，恁陪读干什么？”

费红萍：“陪读出现很多争议，到底怎么样还不好说，陪读是自己的观点，在否定与认可中驳议。他们爷俩观点不定。”

高洁：“王丽挺好的。”

费红萍：“高洁，你儿子学习也不错呀，在年级排二十几名。秦言也不错，王丽经常回来说。”

刘帆：“高洁，你儿子在年级排二十几名，是不错。”

高洁：“还是王丽学习好呀，那是个好孩子。”

费红萍：“秦言学习也好，综合能力不错。”

刘帆：“红萍在陪读过程中发生多少事呀，王大纲嫂子说恁几次撵走了王丽爷爷，又快去叫回来，没城府。”

费红萍：“她什么意思，怎么这么个女人。”

刘帆：“她就是这样的人。硬是搅散我和王大纲，不提这事了。费红萍她可是够你玩的。好几年我都不见她了，前些日子来找我玩，听她说你们要离婚。”

费红萍：“我们离婚她去找你干什么？恁还与他结婚不成？”

刘帆：“她不是和我说说吗，从她做事的态度、言行，可以看出她心理不健康。”

费红萍：“向你报告好消息。”

刘帆：“她可能是那个心态吧。”

高洁：“原来还是这事呀。王大纲怎么就那么愿意听她的？那说明他很厉害。”

刘帆告诉红萍和高洁“王大纲父亲的工作是他嫂子爹当村支部书记的时候，给安排的村里的招工名额。

高洁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她那么场面、有心计，红萍你知道这事吗？”

费红萍：“王大纲说了。那与我无关，王充的工作不是王大纲给解决的。”

刘帆说红萍“恁玩不过她。看，你们发生多少事呀，你那个嫂子也没闲着，你们家的情况都是她告诉我的。”

费红萍：“她不愿我去接就是了。”

刘帆：“哎呀！她在村里说你把公爹赶出去了，村里人都知道啦。”

费红萍痛苦的表情“破坏我的声誉。我去接回来怎么我又没城府？我怎么就是做不对呀！”

刘帆告诉红萍：“你要不去接，她又可以在村里大做文章了。”

费红萍：“想让我一败涂地！她怎么可以这样搞？我真的搞不明白她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她到底要做什么？”

刘帆告诉她：“统治恁们的家，让王大纲听她的摆布，制约你！”

红萍听着没有说话……她或许在考虑以后如何与其交锋……

晚自习结束，王丽走出学校，在学校门口老地方与红萍集合，一同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费红萍和王丽一起谈论着家长会，红萍告诉王丽“这次的家长会，感觉不错，看来你的语文基础不错，文字语言功底比较扎实，英语、化学、物理都没问题……家长会，遇上秦言她妈，她告诉我你伯母对村里人说我把你爷爷赶出去了，是为这事你爸和我离婚。她还会颠倒黑白！后来我去接你爷爷，又说我没城府。以后我还是不认识她的好！很险恶。”

王丽：“她不说因为王充工作的事要离婚？”

费红萍：“这就是她可怕的地方。还是离她远点吧。”

王丽说：“怎么还这个样呀。”

红萍给王丽解释“她这样对别人说，是掩盖自己的责任。表达和传递出去的，无非就是强调，离婚与他们无关。”

王丽说：“嗯。她就是想这样。”

8. 决定体验高考

晚自习课间，王丽一个人跑到教学楼门前，坐在一边的路沿上哭起来。

这一场景被走过来的男生听见了，“哎？王丽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你和我说，我去揍他。”

王丽还是哭：“啊。”

男生跑到楼上把秦言、马君喊过来，秦言问：“王丽怎么啦？怎么啦？”

马君坐到王丽一边：“王丽怎么啦？怎么啦？”

王丽告诉她们：“我想哭！我不是委屈，也不是难过。说不出的感觉。”

秦言告诉王丽：“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哭，我也有哭的冲动，不堪的高中。还是学习重要，我们还小。”

王丽说：“让我哭吧。我想哭。”

秦言说：“好，我什么也不说，陪你坐在这里，让你哭，哭完了，过去了就没事了。”

王丽说：“不堪重负的感觉，好压抑。我想体验高考，去尝试特长考试。”

秦言问：“你决定了吗？”

王丽告诉她：“我决定了。走！回教室吧。你回教室自习吧。”

音乐教室，老师走进来，看着大家，王丽、郭苒、张应一齐喊就“老师！”

老师：“上一节课讲的都练习的怎么样了？”

王丽、郭苒、张应一齐回答：“很好！”

老师看看她们的表情说：“王丽，你弹弹看。”

王丽在钢琴上弹奏肖邦的钢琴曲……

老师告诉她：“进步了，还得需要很好的练习。”

王丽说：“老师，我们都想去体验高考。”

老师问：“你们能行吗？”

王丽说：“想去体验一下。”

老师告诉她们：“体验和不去体验都一样。”

王丽说：“我们想去。”

老师说：“跟班主任说。”

晚自习后，王丽把体验高考的决定告诉了红萍，王丽说：“妈，我们几个音乐生想去体验高考。先去适应一下，高考的时候我们还有个准备。”

费红萍问：“学校同意？”

王丽说：“我们找班主任申请了。”

费红萍问：“同意吗？”

王丽说：“要经求家长的意见。明天晚自习时让家长去。”

红萍告诉王丽“你坚持要去，我就同意。”

费红萍走进教学楼二楼时，王丽迎出来“妈，你来了，办公室在这里。”王丽推开办公室的门“老师，我妈来了。”

李淑娟老师说：“来。”后面跟进来几个家长。

李淑娟老师：“你们家长来了，他们要去参加考试，你们同意她们去参加考试，可以让她们参加。”

费红萍问：“老师的意见呢？”

李淑娟说：“我不赞成。为什么呢？首先是耽误上课，家长还要给她们花钱，虽然不多，也是钱。学校在这期间正常上课，不会等着他们，没有带队老师。希望他们想好。家长要是同意的话，可以让她们去，你们家长是什么意见？”

一个家长发言“我是不同意。”

费红萍说：“我本身不赞成，她要去那就让她去。”

李淑娟最后说：“他们愿意去就让他们去。好，就说这些。”

9. 陪读妈妈住院

医院费红萍躺在S光室的床上……

在陪读的家，费红娟拿着S光片心里暗自琢磨：“医生说已经病变了，非常严重了，赶快到北京的大医院去治，王丽什么时间放寒假？”

费红萍说：“还有五天。”

费红娟说：“等不及了，你现在就走，王丽放假再去。”

费红萍说：“行。我去告诉王丽。还不能说我病了。”

费红萍到王丽教室门口喊出王丽，王丽出来问“妈，什么事呀？”

费红萍告诉她：“你大姨来了，她有点事让我去帮着办，我和你爸爸都去，现在就走。这几天你在食堂吃，放了假，你自己坐车到北京，还要学钢琴。”

王丽说：“啊，我知道了。你走吧，尽管放心好了。”

北京医院。王大网站在病房，费红萍躺在病床上哭：“胳膊就是你上次打的，现在病变了。你就是没好心，想让我死。”

王大网一声不吭，费红娟站在床边不说话。

查房的医生：“已经病变、恶化了，但是未查到癌细胞。”

费红萍闭上眼睛听着医生的话。

放寒假，王丽来到大姨家，已经去参加学习几天了，一直没见到红萍，她问“大姨，我妈去哪了？”

费红娟：“有事，你去老师那里学习就行了，这几天你妈很忙，你不用管她。”

王丽问：“怎么天天有事？”

费红娟说：“在老师那里好好练习，这几天你妈很忙。”

王丽答应：“啊。那我去了。”

费红萍出院住在北京大姐家，王丽见到红萍喊着“妈，你回来了？事办好了？”

费红娟说：“你妈去住院了，胳膊手术了，没告诉你。”

王丽责怪地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我说怎么天天有事！天天有事！”

费红萍说：“你差点就没有妈了。胳膊肌肉已经病变、恶化，但是未查到癌细胞。”

王丽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这么大的事不让我知道！”

费红萍说：“好了，不是怕影响你学习吗，我们想等到好了的时候再告诉你，我这不是好了吗？”

王丽说：“妈，快让我看看，怎么啦。”

费红萍说：“好了，回家取了药布你再看。”

王丽说：“这么长时间，我就寻思不对呀，怎么老有事？”

费红萍说：“明天下午你们开学了，上午我们回去。我也要回去上课。”

王丽从北京回到陪读的家中，红萍去学校了，家中只有王丽和父亲两个人。王大纲说：“王丽，你妈给王充找工作，这件事你伯母没处理好，你妈不高兴，这我很清楚。”

王丽说：“何止是不高兴！是很不高兴！是我大姨不高兴了。在这一家，我妈真是受气。我爷爷也向着王充，你也不理直气壮。我爷爷为什么那个态度？这不是他的做法，好像是不讲情理。他就是护着我伯母。”

王大纲说：“王丽，你不知道我们的家史，你爷爷的母亲继承了祖传治疗蛇胆疮秘方，去方圆几百里出诊，家境是不错的，你爷爷在当时能上学。后来，你伯母的父亲是我们村的村支部书记，因为你爷爷读过书，推荐他参加了工作。你伯母的父亲有恩于你爷爷。这就是你爷爷向着王充，还有那个态度？好像不讲情理！护着你伯母，我也不理直气壮的原因。”

王丽说：“那与我妈和我大姨没关系呀？”

王大纲告诉王丽“这件事虽然不清楚，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了。我感谢你妈。”

王丽听着，沉默了。开始练习钢琴曲……

傍晚，一中的门口，费红萍、高洁、刘帆眼睛看着校园，她们在散步、说话，费红萍告诉她们“你们猜我春节的时候去干什么啦？”

刘帆问：“干什么了？陪王丽去北京学习了？”

费红萍说：“我去北京住院了，这个胳膊……前段时间感觉有点不对劲，去医院看看，结果S光片出来一看是病变了，化验报告肌肉病变，未查到癌细胞！就差一点！与死神擦肩而过。住院的时候没让王丽知道，出院了才告诉她，她一听

发火了。王大纲这次害怕了。”

高洁说：“这个年龄是这个病的病发年龄。”

刘帆说：“这么危险。”

费红萍说：“从这件事以后，我也想开了，以后要愉快的生活、轻松的活着。”

刘帆说：“以后什么事也别太在意了，学会从困境中解脱自己，特别是你特别生气的时候。”

高洁说：“有些时候就得想开了，不能生气，有人就是想让你生气，我们更不能生气。”

费红萍大笑：“哎呀！你可是够会生存的了！”

刘帆问红萍：“王大纲还是那个死样？”

费红萍说：“好多了，家务活也多少能干点了，也不和我那么吵了。”

刘帆说：“幸亏我没和他。”

费红萍开玩笑地说：“你就不用后悔了吧，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刘帆笑起来说：“你个死样子。”

高洁说：“谁家也是那个死样子，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试一试就知道了，都好不了哪里去。”

费红萍说：“所以现在我想开了。”

10 . 体验高考

音乐教室里，王丽问：“郭苒你出去学习了？”

郭苒回答“学了。”

王丽问：“那一定很好了？弹弹看？进步了？”

郭苒说：“怎么了？就是比原来进步了。”

王丽问：“你会听吗？”

郭苒说：“就是好多了。”

王丽说：“就只是好多了、进步了？就不能说太好了！”

郭苒说：“啊呀！你弹得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

音乐招生考场。王丽入场开考……结束走出来对她们喊：“不行，不行，快走，快走，你们别上了，上了也白搭！根本不行，还有很多的東西都没学。”

郭苒说：“那也得我上去试一下呀，就没打算能考上，就是想来看看高考的过程。”

杨阳：是呀，我上去试一下。

张应：我也上去试一下。

王丽说：“都试试吧，不行呀，回去吧。得好好学，很多的東西都没学。不到时间就是不行呀，别忘了我们还有整整一年的课程，来到这里也看到我们的差距了。快回去吧，还要上课。留着那份洋相吧，我都后悔了。”

王丽考试后，回到家对红萍说：“妈。不行！根本就不行！差多了！”

费红萍说：“快去上课去吧。总算了解自己了。哪儿不行？”

王丽说：“啊呀！都不行！我走了，回来再跟你说。”匆匆走了。

11 . 被发现的纸条

这是一个上午，费红萍在陪读家中收拾王丽的书本和衣服发现了不同的旧稿
验草纸，内容都清晰，可以读出完整的内容，有敏感的词语进入红萍防线，第一
件和第二件分别是：“刘忠华……你就是个猪头……”

《星星》

暮夜沉沉

寥寥星辰

人人徘徊的云

和流转的风中

洒落清辉

在落寂的心的近旁

我的心

一半为你忧伤

一半为你歌唱……

第二封关键敏感词是：猪头……

《回家的我》

结束一段旅程，卸下了疲惫，站在故乡街头，跟流浪告别，飞机带走时光，
沿着航线，拉长了思念。我近乡情怯，我感触万千，我无语无言，回忆过了今
夜，感伤微微，我不曾后悔，我藏着喜悦，我思念着谁。离家的我，迷路的我，
像一颗任性的红色气球盲目追着风，多数时候，已懂向前走，受了伤，不说话
低着头。回家的我，长大的我，满怀着感动带着笑容暖暖迎着风。现在的我，
单纯握在手中，有一种不知名的感动……

中午王丽放学回家，进屋，她喊“妈”红萍早已经把饭菜端上饭桌，她说吃
饭。

红萍和王丽围在一起吃饭，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说着话、夹着菜等到王丽放下碗筷，洗手，然后拿起英语课本躺到自己床上读英语课文时，红萍还是没有提演草稿纸的事情……直到王丽停下所有学习，准备去学校的时候，红萍终于拿出王丽的旧稿验草纸，摆在王丽的前面，“这写给男生的信是怎么回事？内容清晰、敏感词……你回答验草纸是怎么回事？”

王丽一边听着，一边看着纸条说：“哎呀！什么呀！是马君写的。”

费红萍严肃的指出“不对，是你的笔迹！”

王丽还在编故事掩盖写信的事实，她说“马君和我的笔迹差不多。”

费红萍说：“我不相信，这么像吗？”

王丽说：“不信，你去问她。”

费红萍说：“我去问她干什么，你肯定告诉她怎么说，给你打圆场。”

王丽还是在掩盖给刘忠华写信的事实，她还是用掩盖的语言和红萍说话“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

费红萍和王丽算老账地说“你还说没有那事呢？看，让我看到了事实，你还狡辩。”

王丽不得不告诉红萍实话“是我给班长写信了，是普通的信，什么也没有。”

红萍：“写信干什么？同学之间有事说事就可以了。”

王丽：“哎呀！在教室里不让出声。”

费红萍：“撒谎！找理由狡辩！”

王丽似乎是被红萍的指责说得委屈了，有一种叛逆和无法言喻的感觉，她说“我就狡辩！怎么着！”她带着情绪走出家门，眼睛里涌出了泪花，她在思考所发生的一切，她在想：“我为什么要流泪，不是为妈妈委屈了我，而是因为和妈妈顶了嘴，为我的行为后悔，妈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晚饭的时候，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走出教室，走在校园里，秦言说：“我不去食堂吃了，想到外边吃。”

马君说：“我也去。”

王丽问：“吃什么呀？”

秦言说：“到门口看看再说。”

王丽说：“走，我和你们一起去。”

班主任走过来，看着她们没有去食堂的意思，问她们“你们怎么还不去吃饭？还站在那里干什么？怎么，商量着开桌？”

王丽看着班主任笑笑说声等会。

刘忠华说：“走吧！走吧！到学校门口看看。我和你们一起走。”

王丽、秦言、马君、刘忠华朝大门走……

红萍放学回家后，先没有做晚饭，而是一个人来到一中门口附近散步，她在想着王丽的草稿纸内容，以及敏感的词……就在这个时候，王丽进入了她的视线，感到有那么一点突然，原本期望王丽不会与同学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学校门外，担接着好发现一个男生的行为举止和王丽有点暧昧……此时，费红萍选择了离开，转身向后，走向学校大门前的河堤大道，看着层层梯形东流的河水，脑海里却在思考着一个摆在她面前的新的课题：如何指导女儿安全度过青春期，防止以往发生过的悲剧在女儿这里重演。

晚自习的时候，费红萍赶在放学前到学校门口，在她们约定的老地方等王丽。当最后一节晚自习下课铃响的时候，她看着走读的同学们一个一个走出学校大门，却始终没有看到王丽的身影，开始猜测和胡思乱想起来……等到学校大门口走出的学生渐渐少了的时候，王丽突然出现在红萍面前，喊一声“妈。”王丽是从另一边走过来的。

费红萍问：“怎么才出来？有什么事？”

王丽一听红萍的语气不对，她说：“哎呀！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费红萍说：“我说什么意思，你很清楚！是不是跟哪个男生说话了？”

王丽不承认：“你怎么这样说话。”

费红萍强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下课就快往外走，听见了吗？五分钟的时间。”

王丽强调：“我走那边的大门。”

费红萍说：“那边的大门有个男生陪着你？”

王丽反对红萍这样说“哎呀！妈！你怎么说这个？你让我说什么好？”

王丽年龄不断增加、知识不断加深，男女生之间的好感问题是红萍及必须面对的问题，她说“你也不要躲闪了，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你们那点秘密根本就不算秘密，我们都是从你们这个时候过来的，你们那点事根本不算什么，只能

成为回忆，怎么驾驭这个回忆是一个关键，对一个男生产生好感，或者是喜欢一个男生都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王丽沉默了，她还是不能说出心中的秘密，走在回家的路上……

12. 说出来的秘密

第二天中午，王丽放学回家吃饭的时候，她问红萍“妈，在哪里找到的演草纸？那都很长时间了，恁问我什么呀？让我怎么回答你呀？我没法回答你，连我自己都无法回答的感觉。”

红萍说：“我收拾衣服和旧书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不放心，问一下你，怕你把握不好，我不会强调过多的，没什么，希望我能帮你。”

王丽说：“也没什么，就是给刘忠华写的信，两封信里面有两首诗，表达我内心的懵懂感觉，只是一封很平常的信。他是班长。”

红萍问“昨天下午晚饭的时间，在学校外面你们一起走着的那个男生吗？”

王丽说：“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红萍说：“我看见了，你们两个走的有点近。”

王丽说：“那是我比较优越，我能满足某种需求。”

红萍说：“吃饭。”红萍和王丽一起吃饭，红萍告诉王丽，“我不否认你的这一观点，但这两封信有敏感的关键词，某种信息的透露。”

王丽说：“那怎么了？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些关键词，信还有意义吗？写了干嘛呀？”

王丽和红萍继续吃饭，等王丽放下碗筷，站起来，去洗手回来的时候，她说“我是一名女学生，十八岁，高二；我喜欢一个男生，他也喜欢我，我们现在要面临高考，不能荒废了学业，我们把这种感觉藏在心底，等到合适的时机开始……”

红萍说：“你长大了，不知不觉开始喜欢一个男生或对一个男生产生好感很正常，只是现在是非常时刻，耽误不起。不要耽误学习，不要影响高考。”

王丽说：“放心吧。”

红萍说：“不要让我再发现了……”

傍晚，红萍叫上高洁一起去一中附近散步，红萍一直观察着周围进进出出的一中学生。在学校大门前的河堤大道上一个男生走在了她们前面，后面跟过来一

个女生，男生责怪女生：“怎么才来？”

红萍很留意这两个学生的举动，看看他们两个的表情，然后走开了。

高洁对红萍说：“看见了吗？这两个学生是干什么的？”

红萍说：“约出来的。太正常了。也没有大惊小怪的。相反，如果生理和心理完全没有这种潜意识行为的话，就不正常了。我最担心考学这一节，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高洁说：“这是关键。是主要问题。”

红萍看着花坛讲：“这里结束了一个悲剧女生的生命，她的母亲每当走到这里，都掩面哽咽地哭着跑开……可以想象是何等的不堪，如果当时那位母亲能够换个角度，一定会避免一场悲剧发生，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她一定会珍惜孩子的生命，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她一定会选择十八岁感情的正确疏导……”

高洁说：“这位母亲十分让人同情，而这个好孩子也让人扼腕啊”

红萍被这个话题压得近乎喘不过气来……

红萍晚上去接王丽的时候，她尽力把气氛搞轻松些，在回来的路上，她问“最近有没有可以公开的诗或者散文？”

王丽踊跃地说：“有，我一天能写一篇，又有新作。”

《看轻自己》

上帝和天使一起来到人间，人看到天使会飞，十分不满。

人：为什么你会飞，而我们不会呢？

天使笑而不答。

上帝说话了：人啊，你对世界的贡献有多少？你的价值又是多少呢？

人：世界是我装扮的，世界为我而生，我为世界万物生灵。

上帝：天使，你呢？

天使：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没有多少贡献。我的价值我也不知道。

上帝：人类，这就是答案，你明白吗？

人：不知道。

上帝：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很轻，你不会飞是因为你把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早就失去了飞翔的功能……”

红萍说：“有思考，有深度。提高了。”

王丽问：“听出来了？真的假的？”

红萍沉默不再解释，王丽陶醉在诗的意趣之中，她们很快回到家。

陪读的家中，钢琴曲回荡在院落的上空，当停下来时，高洁走过来，在门口围了很多孩子，她看看孩子们笑笑。

孩子们问：“阿姨，我姐姐还弹不弹了？”

高洁问：“好听吗？还想听？”

孩子们：“想听。你去问问姐姐弹不弹了。”

高洁说：“好，我去问问。”

高洁进屋的时候说：“王丽你弹得很好了。听见你弹琴知道是你们回来了。出去学习回来了？”

“不好呀。”王丽谦虚地说。

“有进步？”费红萍问。

“就是专业的了。”高洁说。

“是吗？”费红萍问。

“真的很好。”高洁说。

“老师说就这样，应试没问题了。”费红萍告诉高洁。

“老师说是那么说，关键是境界的提升。”王丽说。

“王丽你弹得就挺好，我听着你比他们弹得好。”高洁说。

王丽看看高洁笑，高洁说：“王丽门口站了一帮小孩听你弹琴，问我姐姐还弹不弹了，我说我去给问问。”

王丽说：“马上去学校了。开学了。”

高洁问：“你今天回来的？”

王丽回答：“上午回来的，下午要返校。”

高洁说：“我去跟那些小孩说你今天不弹了。”

高洁到院门口告诉孩子们：“今天不弹了，你们回去吧。”

小孩们：“什么时候还弹呀？”孩子们散去。

高洁告诉他们：“不知道。”

第二天中午，红萍告诉王丽“北京的老师到了，过来给你调试了钢琴，主要调调音，老师说考试之前就不用去北京了。”

王丽：“老师说我的悟性很高，学得很快，考试没问题，等着考试就行了，春节就不用去了，考试就行了。”

费红萍说：“没考之前怎么着也不踏实。还是要学。”

王丽告诉红萍“在高二的暑假里，我的特长进步很大，也很快……”

红萍一语双关地说：“除了学习，一切私心杂念都应该放弃……”

王丽问：“什么意思？放心吧。”

红萍接着说：“经常看见高中学生，男生女生一起出来走走……”

王丽说：“那怎么了？”

红萍说：“不要让我看见你……”

王丽说：“放心吧。”王丽开始试琴音，琴曲在上空回荡，引来听曲子的孩子们……

高洁也过来了，等到王丽结束了钢琴曲的时候，费红萍问：“老师把音给调准了，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王丽说。

“那你就多练习。”费红萍说。

“已经很熟练了。”高洁说。

13. 转业与安置

陪读家中王大纲告诉红萍“转业的问题开始落实了，部队专业干部国家有政策，一次性安置和转业两个类型，一次性安置费团级是二十万，转业到地方是副处级。”

费红萍问：“你是想一次性安置还是转业？”

王大纲说：“二十万，也不少。”

费红萍说：“是呀，一次性安置拿二十万，自己再干点事也挺不错，还可以再创造价值。”

王大纲沉默，对这个问题不回答，可能他还有其他的想法，或许正在考虑之中，或许他有自己的想法……费红萍看着王大纲的反应，但她知道最终还是要由王大纲自己做出决定。

王丽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红萍在厨房告诉她“王丽，你爸转业的问题开始落实了，部队转业干部国家一次性安置和转业两个类型，一次性安置费团级是二十万，转业到地方的是副处级。”

王丽问：“你的意见呢？”

费红萍说：“一次性安置拿二十万，再自己干点事也挺不错。你上大学就轻松了。”

王丽说：“不用。”

费红萍说：“一次性安置拿二十万，自己干点事，以后还可以再创造价值，不让他安排工作了，怕他老毛病又犯了，再和我吵。”

王丽说：“那得经过他同意，我看够呛，一万个不可能，他能把好不容易拼出来的结果在这儿结束了。不可能！不可能！”

费红萍最后说：“无论他怎样选择我们都同意。”

王丽说：“行。他不会选择一次性安置的。”

红萍说：“让他自己选择吧。”

傍晚，一中门口，红萍、刘帆、高洁散步，红萍告诉她们：“王大纲马上就要落实转业问题，分一次性安置和转业。”

刘帆问：“你的意见呢？”

费红萍说：“一次性安置国家给二十万。拿二十万自己干点什么也不错。”

刘帆问：“王大纲同意？”

费红萍说：“他没表态。拿不定主意了。”

高洁说：“这事你们可要想好了。”

费红萍沉默了，她真的拿不定主意了，高洁说：“还是要安置。”

费红萍说：“现在还没定下来。”

刘帆说：“男人是以社会地位为生命的。”

红萍说：“王丽说要经过他同意，一次性安置，一万个不可能，他不可能把好不容易拼出来的结果在这儿结束了。”

高洁说：“这事你们可要想好。”

上午，陪读家中，费红萍给王大纲找衣服，然后试穿。

费红萍问：“你怎么走？”

王大纲说：“来车接我。这一年在家可把我憋坏了。”

费红萍问：“谁来接你？”

王大纲说：“单位来车接，好几个人，还有好几个女的。”

费红萍问：“是不都很漂亮？”

王大纲说：“啊呀！她们都很漂亮。让她们过来你看看？”

费红萍说：“你们走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王大纲笑笑。

红萍问：“晚上回不回来？”

王大纲：“他们的家都住在日照这边，每天都回来，单位有车。”

中午，王丽回家吃饭的时候，红萍告诉她：“今天你爸爸上班了。”

王丽兴奋地问：“去了？那不是挺高兴的？”

费红萍说：“笑嘻嘻地走了。”

王丽欣喜地问：“是吗？每天都回来吗？还是和原来一样？”

红萍说：“原来是部队，现在到地方上了，是工作。性质不一样了。”

14 . 进入高三

2007年5月，上午，教室里，班主任宣布：高中三年的课程已经全部讲完了，下一步是总复习，包括月考、三次模拟考试。第一轮复习结束后，进行第一次模拟考试，接着第二次、第三次模拟考试……王丽的感觉是敏锐的，她似乎能想象今年高考的场景，又在想：“在这个季节，又是桅子花开的时候，又有人将奔赴考场……”

在教室里，王丽经常习惯的环视一下同学们，她用睿智的目光看这个教室高三上学期，同学们都俯身学习，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的東西不会，惜时如金。学累了时，在课休时，到教学楼门前站几分钟就算是奢侈的举动，我想这应该是高中三年中最为紧张的学习时期了，同学们都很努力。”

2008年的招飞开始了……在教室里，班主任李老师告诉同学们“军队开始招飞，如果谁想去试试的可以报名，到学生处报名……”

下课铃响起来，刘忠华飞奔出教室，到学生处报名……

在返回教室时，看见王丽、秦言和马君都站在教学楼门前，他走过来。王丽说：“我们也终于等到招飞的这一天了，飞行员体检可是很严格的。”

刘忠华说：“我去试试，报上名了。”

王丽问：“你真去呀！”

刘忠华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许心里有主见。

课间的教室里，王丽问：“刘忠华，怎么样？”

刘忠华脸上荡漾着喜悦的欢喜，他回答：“初试通过了。”

王丽告诉他：“听说招飞很严格的。”

刘忠华自豪地说：“咱就通过了。”

王丽说：“你的思想考评没问题，太合适你了。看你就考上了。”

刘忠华说：“还有复试。”

王丽问：“还有几次复试？”

刘忠华告诉王丽：“最后一次是春节后。”

王丽说：“听说是很严酷的。你好好加油，这样就和你的目标更近了。”

教室里，班主任宣布：“第一轮总复习全部结束了，学校进行一次摸底考试，看看掌握情况……”

考试结束后王丽被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数学老师说：“你这次数学考得不是很好。”

王丽回答：“我知道。”

数学老师说：“你不要不自信嘛，你看这道题，同一种题型在这做对了，到了这儿就错了。你不要不自信嘛！为什么在后面做错了？还是不自信……”

王丽又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班主任说：“你排到年级十几名去了，考得不好。总结一下，找一下原因，数学……”

王丽说：“老师，我知道，我也在找原因，我在尝试改变学习方式……”

班主任说：“本次摸底考试结束了，进行第一次模拟考试，接着第二次、第三次模拟考试……”

15 . 高考临即

寒假的时候，王丽一家回到家中，暂时离开陪读的家。

王丽正在练习钢琴曲，等结束一曲时，红萍告诉王丽“这个春节不去北京老师那里了，老师也说不让去了。”

王丽说：“过了春节马上要考试了，开学就得准备走，这段时间我重点练习钢琴。”

她们听见噹噹地敲门声，王丽去开门，走进来的是王充，手上拎着礼品。

费红萍说：“你拿东西来干什么？快带回去吧。”

王大纲看看费红萍，再看看尴尬的王充，他说：“放下吧。”

费红萍说：“不行！你必须带回去，我们什么都有，带回去你们吃吧。”执意让他带走了。

王大纲走进卧室：“噹！”一声关上门。

费红萍见王大纲这样，她便朝门口走，这时，王丽一把拽住红萍，她喊：“妈！你别走。”

费红萍回到沙发上坐下，王丽靠过来说：“妈，你为老王家出力了，我向你表示感谢。请你理解我爸爸，他也是为人子，我也是为人子。我爸把家史都讲给我听了，我伯母的父亲有恩于我爷爷，我爸爸是爷爷的儿子，我是爸爸的女儿，你是我的母亲，是爸爸的妻子。”

费红萍听明白了王丽的意思：“不是我给找的，是你大姨找的。”

王丽说：“我去感谢我大姨。妈，你必须解决好你的情绪问题，不然我们这个春节过不好。我马上要考试了，会受影响，咱们都不闹情绪，好不好？”

费红萍说：“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王丽说：“别再生气了，中午我做饭，你们等着吃就行了。”王丽进厨房切土豆。

费红萍跟到厨房问：“你做什么呀？”

王丽告诉她：“一会就好，你出去等着吃行了。”

费红萍坐到客厅看电视，让王丽自己做一次饭，王丽走出厨房后敲了敲王大纲的门：“爹！吃饭了。”

王大纲从卧室走到餐厅，费红萍也到餐厅。

王丽从厨房端出一盘菜放到桌子上说：“我的地三鲜做得越来越地道了！”

王大纲说：“是有进步。”

费红萍看看，然后问：“还有吗？”

王丽说：“没了？再炒个鸡蛋？”

费红萍说：“这一盘够吗？还是我来吧！快去吃你那地三鲜吧。”

春节开学后，王丽一家来到陪读的家中，王丽在打包行李，高洁。

费红萍告诉她：“在学校集合，老师带队。王丽，你快点！好了吗？”

王丽回答：“好了！好了！”

高洁看看王丽一家的气氛好像一首歌里的感觉“军号已吹响，部队要出发……”

费红萍唱：“钢枪已擦亮……”此刻王丽似乎没有心情在意她们感觉……

王丽结束音乐考试后，心情放松了许多，文化课她没问题，但她是追求得更高……

当刘忠华结束最后一次招飞复试走进教室的时候，笑眯眯的表情引起王丽的注意，她问：“刘忠华，怎么样呀？”

刘忠华回答：“通过了！”

王丽说：“你请客吧！给我们发喜糖吧！”

刘忠华笑……

王丽说：“我们等着你的喜糖了。”

郭苒说：“就是呀！还不给我们发喜糖？”

刘忠华说：“发！”

晚自习。班会。刘忠华说：“我们的高中阶段，还有四个月就结束了，我们都将怀念这段日子……这个班会有点特别，说一下我自己，我招飞复试全部被通过，高兴之余与大家共同分享我的喜悦，我特地给大家准备了糖。”

郭苒疑问：“买喜糖了？”

刘忠华走下讲台给同学们送糖，到王丽桌旁的时候，他说：“王丽，该你了。”

王丽看着刘忠华故意说：“是金丝猴奶糖呀！我愿意吃大白兔奶糖！去给我买！我等着！”

刘忠华笑笑，不回答王丽的话，继续发糖。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走出教室，郭苒对王丽说：“真甜呀！”

王丽没有回答郭苒，飞奔到教学楼门前，她告诉秦言和马君：“刘忠华发喜糖了。”

秦言和马君到教室去找刘忠华……当她们再次聚集到教学楼门前的时候，马君问：“王丽甜不甜呀？”

王丽拉长了声音回答：“甜！”

马君靠近王丽说：“我闻闻？”

王丽抗议地喊：“啊！”

傍晚，王丽和刘忠华又一次来到操场上，刘忠华说：“王丽，我给你买了大白兔。给。”

王丽说：“我说着玩的。”

刘忠华说：“给你买的。给你的。”

王丽说：“祝贺你复试通过了。”

刘忠华说：“还有文化课考试呢？”

王丽说：“你文化课肯定没问题，不用担心。”

刘忠华表情自信，心知肚明自己的文化课成绩，招飞肯定是没问题，他又问王丽：“王丽，你的特长也没问题，放心吧。”

王丽说：“你放弃了音乐，选择了招飞，选择的转折很大。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等伟人的选择”。

刘忠华说：“我是理性选择。”

王丽说：“选择军队，太适合你了，这样离目标更近了。”

中午，王丽回到陪读的家，兴奋地说：“妈，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费红萍回答：“好呀！是哪的？”

王丽说：“四川和山东。”

费红萍说：“都很好。”

王丽继续说：“还有！”

费红萍说：“再等等。”

“放起来，看看能收到几份录取通知书。”王丽说。

“好，你把它放好吧，看你能收多少。”费红萍告诉王丽。

学校里，高三进行第一轮模拟考试，学生放假，教室用作考场……

中午，陪读家。王丽兴冲冲回家：“妈！又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

费红萍说：“好！哪个学校？”

王丽说：“北京。”

费红萍说：“这几个学校都很好。”

王丽说：“还会有！”

费红萍说：“再等等。”

王丽告诉红萍说“第一轮模拟考试，秦言成绩是我们班第一名。”

费红萍说：“这段时间考特长把你耽误了，第二轮考试的时候你就会上去。”

王丽说：“现在我可以专心学习文化课了。”

费红萍说：“成绩肯定会好些。”

王丽说：“那当然。学校让我们拿名校。”

费红萍说：“到现在，你考哪里都一样。”

王丽说：“我也这么想。”

高洁进来问：“来录取通知书了吗？”

费红萍说：“来了，好几份了。”

高洁说：“我看看。”

费红萍说：“拿出来让你姨看看，都拿出来。”

王丽把5份通知书都拿给高洁，高洁说：“这几个学校都不错。”

王丽说：“放起来，看看我能收到多少份录取通知书。”

费红萍说：“好，你把它放好吧，看你能收多少。”

四月的中午，陪读家中，费红萍照例把饭菜做好等王丽回家吃饭，可王丽中午一直没回来，等王丽出现的时候，红萍问“你怎么才来？”

王丽回答：“秦言肚子痛。”

费红萍故意逗王丽：“她肚子痛，又不是你肚子痛，你肚子不痛就行了。”

王丽解释：“我去给她打饭了。去晚了食堂就没饭了。”

费红萍说：“你还挺愿意帮助别人的。”

王丽说：“明天中午我不回来吃饭了，张应她妈让我们去她家吃。”

费红萍说：“考试之前不是不让你参加会餐吗？”

王丽说：“他们都请了，我都没去，这次张应又让我去，我就答应了。”

费红萍嘱咐：“不要影响学习。”

王丽说：“放了学，我们去就吃饭，不耽误学习。”

费红萍说：“好，那你去吧。我也请请你们，星期天中午。”

王丽说：“那我告诉他们。”

星期天中午，陪读家中。费红萍在厨房准备饭菜。

高洁进来问红萍：“你在干什么？”

费红萍说：“中午让王丽的几个特长生同学来家里吃饭。”

高洁说：“开始请了？”

费红萍说：“早开始了，他们都请完了。”

高洁说：“等会过来看看他们。”

费红萍开玩笑：“你看看哪个好，瞧个儿媳妇。”

高洁说：“还早呀。”

正说着，王丽她们进来了，她们喊：“阿姨；阿姨。”

费红萍招呼她们：“到屋里坐下。”

高洁说：“快开始吧。看见了，都长得这么漂亮。”

……

四月天的傍晚，微风宜人，红萍、高洁走在一中校园外，与刘帆遇上。

红萍问：“秦言考得不错？”

刘帆掩饰不住喜悦：“还可以。”

费红萍问：“第几？”

刘帆伸出一个食指：“第一。我们没有钱，就得好好学习，不像你们有钱给王丽学音乐。”

红萍只是笑笑，无从回答。

刘帆说：“我们秦言就知道学习，哪有时间去想着谈恋爱，学习时间都不够用，

只想着学习。”

高洁看看刘帆的表情，然后故意说：“王丽已经接到五个录取通知书了。”

费红萍沉默。刘帆没有说话。

红萍说：“还有一个月高考了。”

高洁：“今天是4月26日，还有一个月。”

五一放假，陪读家中，中午吃饭的时候，高洁过来说话。

王丽说：“五一，给他们都放三天假，我们才放两天。”

费红萍说：“你也不用攀比，很快放大假了。”

高洁说：“那可不，高考结束之后是放大假了。”

王丽说：“你看，又来个什么素质教育，等高考完了再素质还不行？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上课了。”

费红萍说：“星期六、星期天不上课不等于学生不学习。”

王丽说：“怎么素质教育也要学习，也要考试。”

费红萍说：“考试是检验素质的高低，是筛选优劣。”

王丽问：“到什么时候素质才能均衡呀？”

高洁说：“全社会都重视教育并懂教育的时候，像你妈妈这样，素质教育就均衡了。”

红萍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均衡，教育是一个多载体，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有千差万别。社会可以给以均衡，但由于家庭环境的不同。”

王丽说：“特别你们这些一中毕业的学生，就是素质教育的先导。比如，秦言她妈、高姨、还有我妈。”

费红萍说：“王丽，到现在为止，我对你的教育也有失败的地方，可惜不能重来。秦言让她妈那么自豪，考第一！还说，秦言顾不上去想谈恋爱的事，只想着学习。”

高洁说：“伸出一个食指说第一！”她又伸出一个食指模仿着说：“第一！她还很谦虚伸了个食指，要是伸出个大拇指更好了！孩子学习好确实让家长挺高兴。”

费红萍说：“是呀！咱的孩子也不错！只要努力就很好！不在乎结果怎么样，重要的是过程。”

教室里，班主任说：“今天是2008年6月2日，明天晚上离开教室，7日高考……”

后 记

成书日期：

2006年12月12日星期三晚20点43分（农历十月二十）

2006年12月25日17点10分星期一下午（农历十一月初六）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21点44分（农历四月十一）

2008年6月2日、星期一17点20分（农历四月二十九日）

2013年5月5日星期日16点28分（癸巳年辛未日三月二十六日）

编辑：廖彦李君

封面设计：樊腊梅

全球维基出版
国际出版数字平台



钟书国际出版网
BOOKLOVERPRESS
www.bookloverpress.com

联系电话：0086-10-88177119



钟书国际出版网
BOOKLOVERPRESS



Price: \$18.00